

邳州文化丛书(二)

周七猴子的传说

刘向侠
编著

图书在版编目

苏出准印(2015)字 JSE-1005994

邳州文化丛书(二)

I. 周七猴子的传说 II. 刘…

书 名: 周七猴子的传说

编 著: 刘向侠

责任编辑: 刘汉超

承印单位: 徐州绪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8×1005 毫米 1/16

印 张: 15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7 月印刷

苏 准 印: 苏出准印(2015)字 JSE-1005994

印 数: 1—1000 册

《邳州文化丛书》编委会

总顾问：程树榛

顾 问：黄玉生 罗阳明 武立金 朱蔚荣
邹为瑞 田秉锬 罗东来 周唯一
程荣华 冯子礼 李金友 吕立言
张士伦 周伯之

主 任：刘 彤 李 岩

副主任：刘汉超 王 源 徐景洲

委 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 璐 王如坤 王朝堂 刘付凡 刘向侠
刘学继 刘振武 朱思强 何立富 张元栋
张本传 张林薇 李全景 李 倩 花怀坡
陈宜英 陈建超 尚化启 屈绍金 林凯军
晏文军 徐善良 秦群泰 高海峰 崔学法
曹云启 曹树彬 董忠全 董跃进 韩洪江
谭常春 魏云东

编 务：吴作杰 沈梅生 刘 涛



刘向侠

笔名：岁寒三友，江苏邳州市五交化退休职工，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徐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徐州市《周七猴子的传说》“非遗”传承人，邳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邳州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自七十年代起，先后在《民间文学》、《民间故事》、《省民间文学集成》、《徐州市民间文学集成》、《邳州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徐州《乡风》、《徐州日报》、《邳州日报》、《邳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汇编》、《邳州文化》、《大运河文化研究》等多家刊物上发表民间故事、歌谣、歇后语、大俗话、鼓词、儿歌等近百万字，多次获奖。

《周七猴子的传说》是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项目，现作为传承项目已上报省非遗待批。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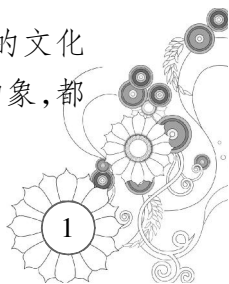
《邳州文化丛书》序

程树榛

邳州文化研究会继编辑出版《邳州旅游文化丛书》之后,又推出《邳州文化丛书》,这对于一个以老年文化人为主体的社团组织来说,能有如此作为,其向心力、凝聚力和执着的追梦精神值得称贺!

邳州系苏北古老的历史文化名区,她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底蕴厚重。早在六千多年前就融汇在中华民族文化的长河之中。它不仅像长江之水——源远流长,而且像参天大树——根深叶茂。位于邳州域内的大墩子和刘林两处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文物震惊中外,足以证明邳州文化是中国远古新石器时期文化的一个庞大支系。南京博物馆的历史专家在《江苏彩陶》一书的前言中说:“以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彩陶,数量最丰富,彩绘最绚丽;器形种类之多样,构图之精美,艺术风格之独特,同仰韶文化的彩陶一样,是我国迄今所发现的最古老的艺术品之一。”史前文化在中国史前文明之传说文化中占有可观的一席: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的《大雅·常武》、《鲁颂·閟宫》、《鲁颂·泮水》等篇,形象地记述了炎黄部落与东夷族部落的撞击与融合;中国最早的图腾文化——《龙凤基因》则源于东夷地区;邳州恰好处于东夷域内,因此,她的古代神话和民间传说更是五彩缤纷,多姿多彩了。

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长卷中,邳州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无不彰显其魅力和风骨。多元文化的激荡,澎湃出的万千物象,都



源自于东夷原始氏族的古徐国。徐王嬴诞仁义治国,以国易仁的盛德,为儒家文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公元前 2157 年,轩辕黄帝六世孙——奚仲封薛,开创了邳州有史文化的先河;此后《仲虺助成汤》、《宋襄公筑城》、《要离刺庆忌》、《邹忌讽齐王纳谏》、《孙子兵法》、《左传》等传世之作无不是古代邳国这块土地上的文化奇葩。秦汉时期,张良匿下邳,演绎了“圯上文化”(《圯上进履》);黄石公圯上授书,外延出《太史公书》文化;项梁、项羽、韩信、彭越等将帅逐鹿下邳,打造了辉煌的战争文化;渊德公韩棱、下邳相张禹、汉末蜀将关羽、湖海高士陈登,相继在邳州演创了流芳千古的忠义文化。魏晋南北朝时期,建安七子中的二号人物,下邳丞——陈琳,不仅以诗中凸显傲骨著称,还以书檄擅名当时;南朝时期,佛学盛行,下邳应运造就了震惊佛学界的佛学大师——僧佑,他不仅弟子遍及朝野,且给后人留下佛教著作数十卷;晋代于下邳葛峰山炼丹的道教理论家、医学家、炼丹术家——葛洪,一生著书七种近百卷,不仅为我国医学文化留下了极其宝贵的财产,还为我国的史学、经学、和文学增添了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隋唐暨后,邳州文化越来越生机勃勃,越来越绚丽多彩,不仅文化种类(表现形式)多样,物质文化、非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百舸争流,史传、传说、小说、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精彩纷呈;而且文化反映的社会面越来越广,反应的思想内容越来越深刻……

挖掘如此丰厚的文化积淀,整理一部亘古至今的文化典籍正是邳州人民的众望所归,《邳州文化丛书》实乃应运而生。它虽不可能覆盖迄今为止的邳州所有的历史文化,也不敢妄言为典籍,但至少可以说它是打造邳州文化典籍的前奏,是邳州文化典籍这出大戏的预演,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系统工程。

《旧唐书·魏征传》曰:“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鉴,乃镜子。这里所说的“铜”、“古”、“人”,说到底就是历史文化的载体,而这种文化载体的作用就是“正衣冠”、“知兴衰”和“明得失”。邳州要发展,邳人要进步,不以文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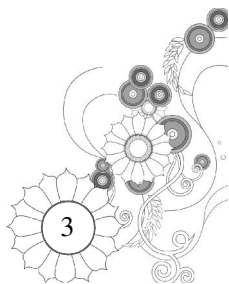
化为鉴,何以为援?纵观历史、社会的变革,经济的发展以及人格的提升无不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从这一角度上讲,《邳州文化丛书》是邳州人实现自己梦想的一支不可忽略的源动力。

《邳州文化丛书》以讴歌邳州人和事为主旋律,以诗歌、史传、散文、传说等为主要表现形式,多方位、多角度地反映邳州六千年来的沧桑巨变;它囊括了邳州古今历史变革、人文兴衰、社会风貌等内容。它以恢弘的气势、广阔的涵盖、博大的容量为邳州各界文化探索者构筑了崭露头角、释放正能量的平台,补充了期刊——《邳州文化》容量的不足,为挖掘邳州文化资源提供了游刃的空间。是邳州广大文化探索者难得一阅的资料。

老子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编纂《邳州文化丛书》是一项浩繁的工程,它不可能一蹴而就,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相信邳州读者一定会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它,满腔热情地支持它,使它不断的充实提高,最终把它打造成一部传世的典籍。

我生于邳州,故乡的热土育我成长,故乡的文化润我成才。后来负笈外地求学,继之又浪迹他乡,凡数十载,现已届耄耋之年,寄寓京都,但对故乡这片热土一直魂牵梦绕。念兹在兹,故乃不揣庸愚,应约为《邳州文化丛书》做序,虽力不能逮,但至情或可补拙也。

2014年8月28日于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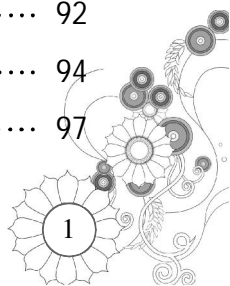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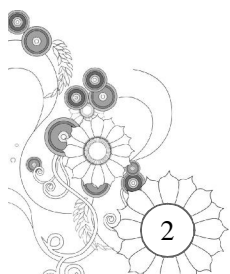


目 录

《邳州文化丛书》序	程树榛	1	
出世	1	是(柿)树一棵不卖	51
救王槐	4	打赌	54
进学堂	8	正面借反面还	56
写对子	11	一石四鸟	57
神仙饽	14	家常菜	59
气走青龙闷死蛟	18	斗诗	63
有智不在年长	21	戏李蟠	65
算鸡	24	枫树害羞	68
三解难	28	买罐鼻	71
过河	30	分井	73
渡船惩凶	32	相亲	74
狗耳朵夹磨里——没人声	36	调教逆子	77
秀才坐棺	38	装乞丐	82
别让人听见	40	周七猴子说书	85
赔火钱	43	凤凰蛋	88
雇脚驴	46	换龙衣	92
一字值千金	49	剃头	94
		大运河干了	97



逮“鬼”	99	治媒婆	170
救寡女	102	智斗王半仙	173
拜寿	106	驴吃腊条——肚里编	177
“酒鳖子”	108	教侄	179
打短工	111	撵没撵	183
治眼	114	应聘	186
破袄换皮袍	116	换饭	189
干剃头	119	小馒头不挣钱大馒头挣钱	192
下厨	122	斗笑面虎	195
最好吃和最难吃	125	借粮	199
一百天自(恣)死	127	俺的萝卜剩半截	204
周七猴子戏“叫蚰子”	130	老江湖	207
鸭子生鹅蛋	134	题诗消祸事	211
还帐簿	137	一句话打赢官司	214
卖宝画	141	绵苍子开花蒲篮大	218
治泼媳	146	周七猴子怕妻	221
惩恶棍	151	后记	224
巧用“拧筋头”	155		
种瓜得肥	159		
骂麻	163		
谁的孩子	166		





1 || 出 世

深秋，夜凉如水，穿着夹衣也还觉得凉，可周老爷却满脸是汗，来回不安地在院子里走动。

为啥？说来是喜事，周夫人临盆，要生孩子了。前面，周夫人已经为周家生过了六个千金，这是第七胎，周老爷子盼子心切，从夫人一说肚子疼，就立马把接生婆请来了，可等了大半天了，天也黑了，屋里还是没动静。你说周老爷能不急，不淌汗吗？

周老爷正怨自己，不该让夫人再生第七胎，万一夫人有个好歹……“哇哇！”屋里传来婴儿的哭声。“生了！”周老爷几步跨到产房门口，刚要推门，门开了，接生婆手里抱着包好的婴儿，喜得嘴张得跟瓢似的：“恭喜周老爷，贺喜周老爷，您夫人给您生个胖小子！要不是小家伙脖颈上绕了两圈脐带，也不能耽误到这会才生。还好，母子平安。快看看您的儿子吧！”

周老爷这才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咽回肚里，喜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哆嗦着手接过儿子，对着月光看。巧了，小孩这时也睁开了眼，两只眼挺大，还是双眼皮，看着他爹，连眨都不眨一下，只是五官全都挤在一块，一脸的皱折子，跟八十老头似的。周老爷用手指拨拉婴儿的脸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跟小猴样？”

这时，周老爷的五闺女跑过来说：“爹，俺娘让您给小弟起个名字。”周老爷因这第七胎不知生男生女，所以没先起名。听说让起名，寻思开了：“这孩子是绕脐生，自带名来了，就叫绕脐吧？不行，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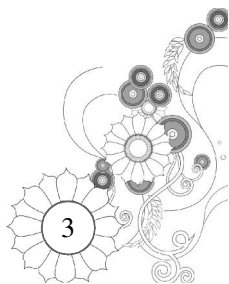
说

不行!”周老爷摇摇头:“这名字太不雅,他上面有六个姐,就叫七儿,不行,字不好,叫什么呢?……哎,想起来了,叫‘琦儿’,琦——美玉也。好!琦,七音近意不同,对,就叫周琦!”

周老爷嘴里念叨着:“周琦,周七……”又趴小孩脸上亲一口,说:“你这个小七猴子啊,可叫爹等苦喽!”五姐忙往屋里跑着喊:“娘,小弟有名了,大名周琦,小名七猴子。”

以后,大家都叫周老爷的儿子——周七猴子。时间长叫顺了嘴,“周琦”这个大名,反而没人叫了。

邳州文化网
www.zwhjy.com



2 救王槐

说起王槐，邳州人都知道，此人一身好武艺，好抱打不平，是个仁义汉子。王槐跟周七猴子的爹交好，经常到周家来喝酒啦呱。

这天，王槐买了二斤猪头肉，又拎了两瓶绿豆烧来周家找老友喝酒叙旧。刚到城里，见当街围着一群人闹哄哄的：“仗着自己的爹是县官，青天白日的，当街就敢硬把人家闺女往家里拽，这还有没有王法了？”

王槐一听，气不打一处来，拨开人群，近前一看：一个二十多岁歪鼻子斜眼睛的男人，正拽着一个十七八岁的漂亮闺女不撒把。非要人家给他当姨太太不可。这闺女满脸是泪，哭着拼命往外挣，一群衙役围着，嬉皮笑脸地劝她快跟衙内去家成亲。围观的人敢怒不敢言。

王槐平生最恨的就是欺男霸女的事。他把头上戴的斗笠往下一压，遮住了半个脸，一步踏进去，抓住那“烂眼子”的手腕，用劲一捏，往下一带，这家伙疼得又蹦又嚎：“你是哪来的野种？敢管老子的闲事，我看你是活腻了，来人！把这小子给我活剥了！”几个衙役刚往上闯，就被王槐三拳两脚全给揍趴下了。“斜烂眼”衙内窜到王槐跟前还没拉开架子，就被王槐“砰”的一拳捣在嘴上。这小子“扑通”倒在地上，爬了半天也没爬起来。王槐对着那闺女和众人大喊一声“你们还不快走！”人们醒过神来，一下跑个干净。

王槐过了河，赶紧往周家走去。快到老友的庄头了，他急忙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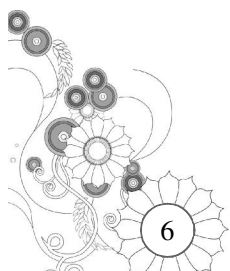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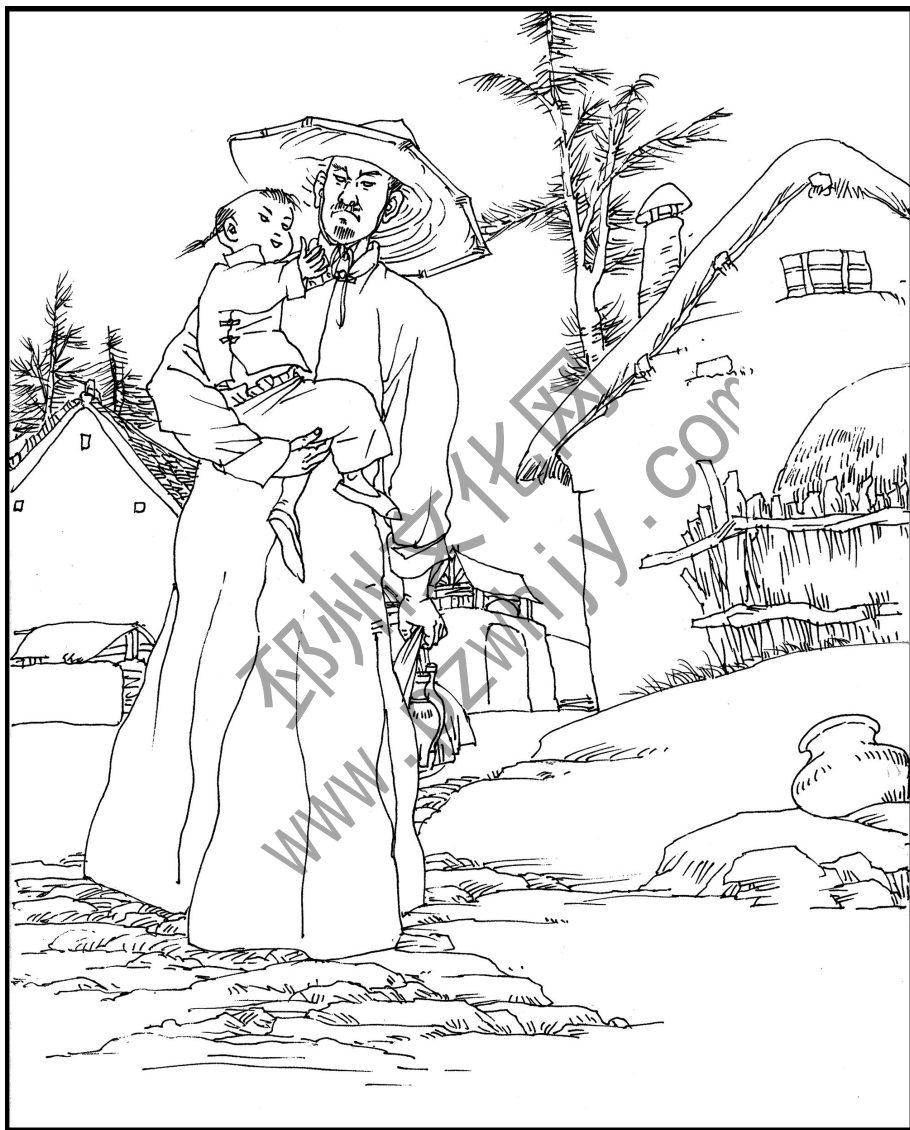
下斗笠藏在了草丛中。这时,就听到身后的乱咋呼声:“快追!别让那小子进庄躲了,那小子穿一身青衣裤褂,头上戴个大斗笠,压得低,没看清眉眼……”

王槐刚要进庄,“呼啦”一下,身边围上来二十多个衙役:“你个东西,打伤衙内你还想跑,没门,跟我们走一趟吧!”王槐见他们人多,又都拿着家伙,硬拼恐怕是不行,就笑笑对衙役说:“各位兄台,你们认错人了,俺是这周家庄的人,俺又不会什么武功,更别说打伤什么衙内了。俺这是赶集回家,没事俺跑什么呢?”“就是你!奶奶的,你斗笠压脸上我虽没看清脸,你穿的一身青衣俺可看清了!”“穿青衣的人满城多的是,再说,俺也没戴斗笠。”“哼!你别嘴硬,等庄上过来人一问,就知道你是不是这庄的了。哼哼!别看你小子武功高点,俺这二十多口子也不是吃素的!”正说着,从庄里出来一位白头发白胡子,手里拄着拐棍的老头。衙役喊:“哎!老头,你看看这人是不是你庄里的?你认识吗?”老头看了看王槐,又看了看众衙役,嘴抖嗦了半天,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又哆嗦着转身进庄了。

“这回看你还有什么话说,跟我们走吧!”衙役刚想锁王槐,忽听一个娃娃喊:“爹,你怎么还不回家?娘叫俺到庄头来等你回去吃饭呢!哟!那么多大叔干什么的?都是你请来咱家喝酒的吧?”说着,小孩跑到王槐跟前,两手一张说:“爹,你抱我回家。”

王槐经常到周家庄来,认得是老友之子小周七猴子。一弯腰,把小周七抱起来说:“你这孩子,一会不见爹,你想得慌了。”众衙役一看这小孩也不过三四岁,头上一边一个冲天髻,一双大眼骨碌碌乱转,瞅瞅这个,看看那个,拍拍王槐的膀子说:“爹,咱快回家让俺娘多做点饭菜,来那么多人,别回去不够吃。”众衙役这下直了眼喽。一个衙役过来用刀指着王槐问:“他真是你爹?”小周七眨巴着眼说:“爹还有真假,他不是俺爹,是你们谁爹?噢,我知道了,您都不是来俺家喝酒的,都是来寻爹的。”众衙役听了,笑也不是,恼也不是,小孩太小了。一个衙役不死心又上前问:“你说他是你爹,你爹身上有什么印记吗?”“有,俺爹脖颈后下面有颗黑痣子,上面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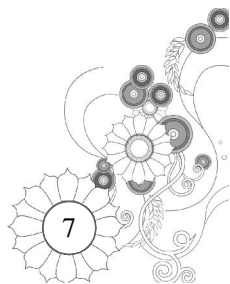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有几根毛，你过来看看。”衙役过去一看，还真有一痞子，跟小孩说的一样。“哎！看样咱追错人了，小孩嘴里讨实话，算了，天也不早了，咱们也该回衙交差了。”

王槐抱着小周七来到老友家，弟兄俩边喝酒边啦今天的事。王槐问小周七：“你怎么想起认我爹的？又怎么知道我脖颈后边长痞子的？”小周七眨眨大眼说：“其实，俺刚到庄头玩就看见那些人要捉王叔了，那个老爷爷又不敢说话，俺要再不上前认人，王叔让他们捉去不就坏了吗！他们想不起来小孩会认假爹吧。黑痞子的事，是俺让王叔抱，趴他脖颈看见，就顺便说出来当证明的。”“好孩子，真聪明机灵。”王槐长叹一声说：“这真是八十老者没有用，三岁顽童救王槐。”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3 进学堂

小周七有六七岁了，周母打听到岨山脚下有个好私塾馆，教书的先生名叫李云龙，四十多岁，文武全才。周母决定带小周七去求学拜师。

小周七猴子的家离学校有十来里路。走着走着，小周七就累得光喘跟不上娘了。周母心疼儿子，就让小周七猴子趴在自己背上把他背到了学馆门口。正巧，学馆的李先生出来瞅见了。李先生看看正擦汗的周母，又望望小周七猴子说：“劣子指母为马。”小周七指指母亲说：“慈母望子成龙。”李先生眼一亮，指指学馆前不远的一口池塘问：“湖水无心因何愁？”小周七两只手左右摆了摆说：“风吹池水起波皱。”

李先生点点头，用下巴点点对面的岨山又问：“青山无思何故老？”小周七又用手拍拍自己的头说：“只因白雪盖山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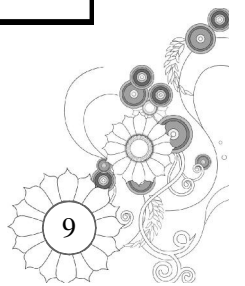
李先生笑着拍拍小周七猴子的肩膀说：“你既是来求学拜师的，那就给我跑趟腿，到山后给我打斤酒来。”转身进厨房拿出个箬篓，连钱一起交给小周七说：“你可看好，就用这个箬篓给我把酒端来，要是漏一滴，我可不收你噢！”“先生，你就等着喝酒吧。”小周七接过箬篓和钱，撒腿就往山后跑去。

周母可急坏喽，心想：“先生不是故意为难俺这么小的孩子吗？别说是水酒，就是稀饭，搁这都是眼的箬篓里，也得漏干净！看来这学是上不成的多。”周母正担心，只见小周七两手捧个箬篓喊过来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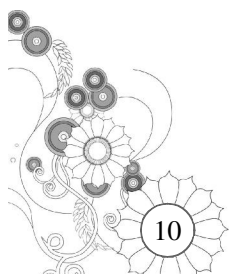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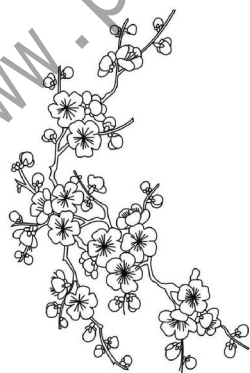


了：“先生，酒给你打来了，你快看看，俺可是一滴都没洒！”李先生和周母等小周七近前一看，乖乖，还真行，原来小周七先在箬篓里垫了张碧绿的鲜荷叶，酒在垫了荷叶的箬篓里托着，当然一滴也不漏喽！绿荷衬白酒，一眼望带底。小周七还在上面撒了几瓣荷花瓣，酒不但光荡不出来，还添了荷花的清香。

周母急问小周七猴子：“小东西，你怎么想起来用荷叶垫箬篓的？”小周七嘻嘻笑着说：“俺常和村里的小孩到荷塘边玩，一遇到下大雨，就一人掐一个大荷叶当伞打，一点也淋不着。您想，荷叶连雨都不漏，当然也不漏酒喽。”

李先生说：“好，这孩子聪明伶俐，将来准能成大器。从今儿起，你这个学生我收下了。”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4 写对子

小周七猴子刚上不到半年学，学馆就放年假了。今天是腊月二十九，明天就是年三十了。周七的娘把做饭炒菜的锅翻过来，用铲子刮了半碗锅灰，放上点盐和水调好，喊过周七说：“七，明天年三十了，咱家还有去年请人写对子用剩的两张红纸，你也上学认字了，你就学着给咱家写对子，省下买对子的钱给你上学用。”

周七猴子听了，急得直摇头：“娘，先生让俺光念书，俺才刚学几个字，可不会写对子。”这孩子，你忘了往年咱没钱买对子，不都是用碗沾上锅灰水在纸上先印大圈，再用碗底在大圈里印小圈，然后贴门上。庄里人都说怪好看。再说咱庄上有几个认字的？来，就拣你认得的那几个字写！”

小周七猴子急得直揪头上的小辫，猛然想起自己会画画：“娘，俺连写加画行不？”“行，那更好！有字有画，这才叫大学问。快写快画吧！”

小周七把红纸裁好折成五格。上联的头一格画了块地，上面还长很多苗苗；第二格画了个粮食折子，里面盛满了粮食；第三格画了个筛面箩，里面盛满麸子；第四格画了个长胡子老头；第五格画了个小车，车里装满宝贝，还直闪光。下联呢？小周七猴子写了五个字：大多福长好！横批上画了个小人，正开着门，张着个嘴笑呢！小周七说那是‘开门见喜’。“娘，俺画好了。”小七猴子把两张对联放在一起指给娘看：“娘，你看这第一格俺画了块地，大大的，咱穷人不



就想有块大点儿的地吗？俺在下联给配上个‘大’字；第二格俺画了个粮食折子，地大粮食才收得多，俺给配个‘多’字；地大粮多福也满，俺画了箩和麸子，配了个‘福’字；有地、有粮、有福，人也长寿，俺画了个长胡子寿星，又配了个‘长’字。穷人都巴望财运好，俺画个小车装满金银珠宝。合起来就是：地大粮多福满寿长财运好。俺可是把学的几个字都憋出来了，你看俺汗都淌出来了！”“啧啧！都是吉祥话，亏你个小东西能想出来。呵呵呵！”

小七猴子娘儿俩正说笑着，本庄的吴万财大财主从门口经过，抻头一看，小七猴子面前又是‘墨’碗又是笔，心说：“这小熊羔子才上几天学，也会写对子？”别看吴万财是个大财主，他可是个抠鼻眼咂手指，饿得扯粘丝的人。虽说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可就是会算计，庄亲庄邻，他沾人点小便宜都觉得吃亏了，谁也甭想沾他碗凉水的光。

吴万财眼珠转了转，想：“俺家还没有门对子呢，买，得花几钱银子，来回还得给过河摆渡钱，不如趁小东西正写对子，叫他给俺也写一副，既省钱又省跑腿。”心想着一抬腿就进了周家的院子，上前拍拍小七猴子的肩说：“七侄都能写对子了，学真没白上，俺家还有办喜事用剩的两张红纸，麻烦七侄子也给俺写一副呗！”“哎！他吴大爷，他能写什么对子啊？快别糟蹋你那红纸了，还是请别人写吧！”“他婶，看你说的，他能给自家写就能给俺写，男孩子有火力，俺七侄子写的对子，贴上保准发家，俺去拿红纸去了。”

小周七猴子最烦吴万财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他对待穷庄亲庄邻都是翻着白眼看人，生怕人向他借钱似的。吴万财进家，他连理也没理。一会，吴万财拿着红纸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七侄子，累你，等会写好对子，你上俺家拿两根麻花吃！”小七猴子白了他一眼：“俺才不吃你麻花呢，俺不会写。”“七侄子，你随便画几个黑道就行，俺不是说了吗，写什么都行！‘锅底摸山芋，你拣熟的掏。’”“行，俺给你写，俺就拣俺会的写。”小七猴子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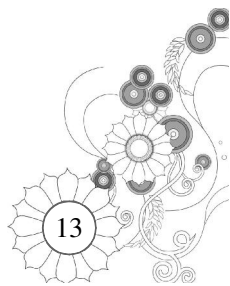
小周七拿起笔在“墨”碗里沾了沾，上联上写了：一一二三四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五。写了两个“一”字。下联上写了：六七八九十。写了两个“十”字。横批上画了个小人，抱条鱼，手正抠着鱼鳞；画好了又写上“东南西北”四个字。“东”字少写了一点，“西”字多写了一横。把笔一放说：“写好了，你拿走吧！”吴万财趴在对联上横看竖看，干急不认得，忙笑着对周七猴子说：“花花离离花，它不认得俺俺不认得它。七侄，烦你再给俺念念写的什么，有人问，俺好问答。”“噢！俺给你写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吴万财一听不高兴了，这这不是数数吗？“你甬看数数，这里头意思大了，你看这‘一’和‘十’不都是多写了一个吗？这叫多‘一’[衣]多‘十’[食]，就是穿得好，吃得饱，是丰衣足食的意思。这门横俺给你画个人抱鱼是富贵有余[鱼]，后面这四个字是‘东南西北’。咱这大榆树村东西南北转圈谁不知你吴员外吴大财主钱多、地多、粮食多？所以俺才给你写上‘东西南北’。”“你看看，你看看，到底是上过学的人，说得头头是道！”吴万财喜得嘴咧得跟裤腰似的：“七侄子，你可真是个大才子，赶明准能考个状元！俺想给你两个写字钱，恐怕你也不要，有情后补。那这对子俺拿走了。”吴万财喜得屁颠屁颠地拿着对联走了。

吴万财一走，娘就问七猴子喽：“你说你不会写字，怎么给他写恁好的？”“娘，你不知道，俺给他写的是：‘一’[衣]多‘十’[食]多，画个小人抠鱼鳞吗，就是‘死抠’；‘东西’两个字，一个少一点一个多一横，那就不是‘东西’了。‘衣多食多’还死抠，不是东西！”周七猴子的娘一听，笑着用指头点着小七猴子的额头说：“你个小东西，变着法骂人，还让人喜得难受。不过，话说回来，俺看你写的意思也没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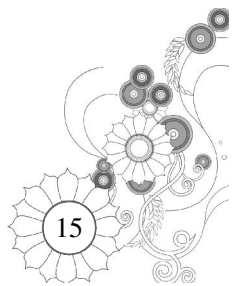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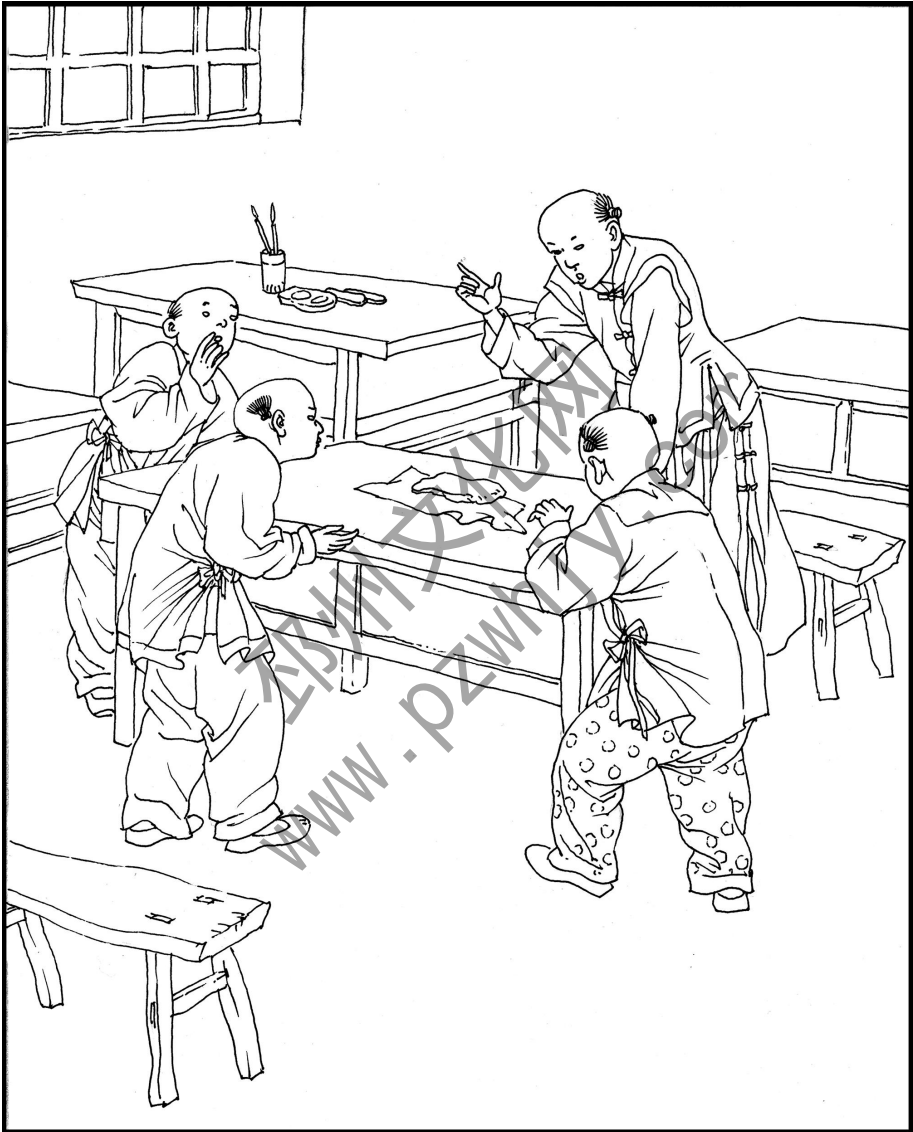
5 神仙饽

阳春三月，虽说是春暖花开，却也是青黄不接时节。周七猴家里人多地少，再加上卖了不少粮食给父亲治病，离麦收还有近两个月，家中只剩下还不到半斗粮食，眼看就要断顿。没法，周母只好到地里去挖野菜做饭，也让孩子们谁见到野菜都往家挖。这样，周七猴姐弟七个只要放学一回家，每人都从湖里带回半包各种野菜，荠菜、齐齐芽、富苗秧、猪耳朵、酸柳子、灰灰菜、婆婆丁、苦苦菜、麦珍珠、野苋菜、马齿菜、节节菜，只要能吃的就挖回家。周母将这些野菜洗干净晾干，剁碎，掺上一瓢麦，用磨推出糊子烙煎饼。野菜多，粮食少，烙出来的煎饼碧绿、碧绿的，跟荷叶似的。就这样的野菜煎饼也只有上学离家远的周七猴子每天能带上两张当晌午饭，在家不上学的只能喝野菜粥，吃半个野菜煎饼。

这天放晌午学，学生们离家近的都回去吃饭了。学屋里就剩下周七猴子和另三个孩子。那三个孩子家住城里，都是有钱人的孩子。是家中慕李云龙先生的大名，人托人、脸托脸地把孩子送来的。一个姓刘，叫刘金梁；一个姓张，叫张来富；一个姓周，叫周双全。这三个孩子富里生富里长，被家里惯得不成样，什么都长，就是不长脑子。调皮捣蛋在行，论学习，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小周七从书包里拿出野菜煎饼，就着半块咸菜疙瘩吃。刚咬一口，就听刘金梁问：“哎，周七，你吃的是什么？怎恁绿的？跟绿荷叶似的，好吃吗？”刚要吃饭的来富和双全听金梁问，也都好奇地过来又看又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问。周七心想：“你们这些整天鸡鱼肉蛋都吃腻了的孩子，哪知道穷人苦，别说吃野菜了，恐怕连认都不认得，更不用说挨饿了。”想到此，大眼眨了眨，放低声音很神秘地说：“告诉你们，你们可别对别人说，俺吃的这叫‘神仙饽’。”“什么？‘神仙饽’？俺们怎么没听说过？”“你们井里蛤蟆——见过多点天！这是俺舅在东海东做生意，看那里的人个个聪明长寿，问他们是吃什么才那样的？他们告诉俺舅，就是吃俺手里拿的这‘神仙饽’。这‘神仙饽’长在东海东高山上，跟灵芝草长在一起，比灵芝草还金贵。俺舅花大价钱才给俺买来几斤，俺娘连俺几个姐姐都舍不得让吃一块，全留着让俺天天上学带点来吃。你们看这‘神仙饽’薄如纸，绿如玉，虽说吃起来有点涩苦，可人吃一口长精神，吃两口变聪明，要是经常吃，人能长生不老，俺长这么大，连这回也只吃了三回。”边说边大口大口地吃。

“俺说他咋这么聪明呢，原来是吃‘神仙饽’吃的！”刘金梁恍然大悟地对来富和双全说。金梁这一提醒不要紧，仨孩子眼再也不愿离开周七手里的‘神仙饽’了。周七往嘴里吃一口，他们就咬下牙；周七往肚里咽，他们就吞口唾沫；眼看小周七一个‘神仙饽’吃完了，又去咬第二张。“周七，你别忙吃！”金梁实在忍不住了，对周七说：“俺跟你商量个事……”“什么事？等吃完饭再说不行吗？”“就得这会说。俺想，俺想拿俺带的白馒头和火腿跟你换点‘神仙饽’尝尝行吗？”金梁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另俩孩子也赶忙说：“俺们也用俺带的饭和烧鸡咸鸭蛋跟你换点‘神仙饽’。”“那可不行！不行！”小周七两手护住手中的野菜煎饼，生怕他们抢去了似地说：“俺指望吃它变得更聪明，身子长得更高更壮呢！俺可不跟你们换，这东西可金贵了，俺舅给俺弄来可不易，俺不换……”“周七，你在咱学堂里可是数一数二的聪明了，俺们老是学不会，你就换点给俺们吃，让俺们也变变聪明不行吗？”双全近乎求周七猴子了。看周七还是不肯，金梁又忙说：“俺们知道，‘神仙饽’是您舅花大钱给你买的，从明天起，只要你天天能给俺点‘神仙饽’吃，俺每天给你一串钱，外加俺带的饭和肉！”“俺也是！”“俺也是！”来富和双全唯恐周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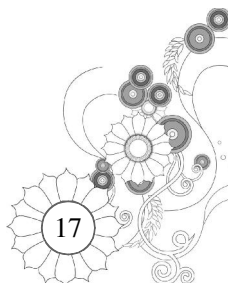


不分点‘神仙饽’给他们，也赶紧表态。

“咳！俺吃点东西也吃不安稳，谁叫咱们是同窗呢。哎！换给你们吧……”来富他们刚想换，周七脸一本说：“这‘神仙饽’的事你们知道就知道了，可不许告诉别人，如别人知道了，都要买、要换，俺到哪弄那么多‘神仙饽’去？要是传到俺娘耳朵里，俺娘不让俺再带‘神仙饽’还得揍俺！你们得发誓，不能告诉别人，俺才跟你们换！”三孩子恨不得立马把‘神仙饽’吃到肚。周七话没落音，三人齐举手发誓：“谁要把这事说出去，天打五雷轰！”见他们发了誓，周七才把一张野菜煎饼一分三份换给了他们。三人接过来，几口就下了肚。双全还把拿‘神仙饽’的手指全舔了一遍。来富则赶紧喝一大口水，在嘴里咕嘟咕嘟涮了老大会，又把那口水咽下去。金梁低头在地上看见一块指甲那么大的‘神仙饽’，赶紧捡起来放进嘴里。

周七猴子看着，一拍手笑笑说：“看看，你们这才刚吃下去，就变聪明了，知道舔手指头，涮嘴，连掉在地上的都捡起吃了，往天你们从来没这样过吧？！”

“可不是吗，这‘神仙饽’真能一吃就变聪明呢，俺们过去掉个大馒头在地上也不会捡的，明天可别忘了跟俺们换‘神仙饽’哦！”三人齐打躬作揖地说。



6 气走青龙闷死蛟

冬去春来，小周七猴子进学堂两年多了。这天下课，小周七到茅房拉屎，刚蹲下，就看见茅房墙角的大树根边有个鸭蛋粗的小洞，咕嘟嘟往外直冒水，跟开了锅似的。小周七觉得奇怪，赶紧系好裤子，到水洞跟前趴下身看，洞里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小周七猴子站起来，用脚去踩冒水的小洞。说也怪，水当时就不冒了。一抬脚，又咕嘟嘟往上冒，一踩又不冒了。周七玩了一会，腻了，想回学堂，谁知刚一转身，就听‘呼’的一声，身后水眼里的水一下‘窜’起来有尺把高。水越冒越急越高，水眼也越来越大。小周七猴子吓坏了，赶紧到墙角搬来块薄板石把洞眼压上，但怎么也压不住，石板下面的水冒得更急了。不大会，茅房里的水就脚面深了。小周七不敢走了，掀开石板，用脚踩住水眼。出奇了！水不往外冒了。七猴子不敢挪步了，就在那踩着，等人来。

过一会，上茅房的几个孩子，看小周七在那站着，茅房里遍地是水，都说：“周七，你不回去吃晌午饭，在墙角里站，闻臭味的？这茅房里哪来那么多水？”小周七说：“这树根下有个水眼往外直冒水，我一踩就不冒了，一抬脚就冒得更高，用石板也压不住，你们快去把先生喊来，看是怎么回事！”几个孩子不信，非要周七猴子抬脚让他们看看，有没有水眼。小周七没法，把脚从水眼上挪开，‘呼’的一声，水从洞眼里‘窜’起来有五六尺高。周七猴子赶紧又把脚踩上去，催同学快去喊先生。几个孩子都不走，都想踩水眼玩。一个叫有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田的孩子一把推开周七，一脚踩上水眼，可怎么也踩不住，水从他脚底‘呼呼’往外淌，一会茅房里的水就脚脖深了。几个小孩都来试，使出了吃奶的劲也不行，不但没踩住水，水反而越来越深了。大家这才让小周七再过来踩。小周七脚一踩上去，水立时就不往外冒了。几个孩子急忙跑去喊先生，李先生跑来一看，小周七猴子小脸累得通红，正在那使劲踩着呢。

李先生搬来几块大石头，压在水眼上面，可不管多少石头也没把水眼压住，水越冒越急，没法，只得又把石头掀过去，让小周七在那踩着。

就在这时，只觉得天色暗淡，只见茅房的正上方飞来亩把大一块黑云，上边托着个似龙似蟒的怪物，头有笆斗大，两眼似铜铃，身子有几丈长，正伸头探爪对着小周七往下抓呢。它一探爪，“咣”就是一个炸雷，一摇尾，“啪”就是一道闪电。“咣咣”“啪啪”左一个炸雷右一个闪电，离小周七的头顶不过丈把高，就是龙爪抓不下去。大雨像瓢泼似地在茅房上空亩把大的地方，直脖地往下倒，脚下的地也跟着晃动起来了。“呼通”！茅房的墙晃塌了，眼看着大树也要掀倒。小周七猴子两眼紧闭，两手死死抱着大树，就是没抬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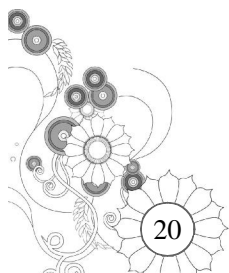
李先生几次想过去，却被雷炸了回来，根本到不了小周七猴子跟前，只好对着小周七大喊：“好小子，你可千万撑住了，别抬脚！我听老辈人说过，这叫‘龙起蛟’，你踩的水眼下可能就是蛟窟，龙配蛇生的蛟就在里面。你造化大，能镇住这蛟窟，青龙也不敢下来抓你！要是你一抬脚，那老龙把蛟往外一起，咱这地方非发大水不可！整个邳州几万口子生灵，还有房子、土地，可都保不住了！为了邳州父老，孩子，你可要咬牙挺住了！”小周七甩甩头上的水大声说：“先生，原先我怕水洞冒水把咱们茅房给淹倒了，照您这样说，就是雷劈了我，我也不抬脚，您就放心吧！”

雷和闪电更急了，老龙恨不得一口吞下这个毛孩子，却又不该。小周七被镇得头晕耳响，胸口一阵阵发紧发疼。小周七眼看要撑不住了，忽觉眼前一亮，头顶一轻，地也不晃了，树也不摇了，只

听“嗡嗡”声响，抬头一看，那青龙正张牙舞爪架着黑云往正南翻滚呢。原来老龙看天已过午时，没能把蛟给起出来，知道蛟已闷死在窟里了；又不敢拿小周七出气，一股火没法撒，就掉头直奔古邳而去，一路劈雷闪电，狂风暴雨，把古邳给淹沉了。后人们讲的“沉旧州”就是那时的事。

那青龙沉了“旧州”还不解恨，又到天上参了周七一本。玉皇大帝说：“你知道周七有状元之命，不敢违天命，才没劈死他。这样吧，我命管功德簿的把周七猴子的状元给勾了，让他光有状元才没有状元命，他闷死你一蛟，你告倒他一状元，算扯平了吧！”

从那以后，周七猴子年年科考屡考不中，人们说他光有状元之才没有状元之命，岂不知小周七因“气走青龙闷死蛟”，那老龙在玉帝面前告了一状，把他的状元功名给告掉了的。





7 有智不在年长

周七猴子进学堂的第三年，学堂里新来了个名叫胡万宝的学生。胡万宝长得又高又胖，年龄也比周七猴他们大得多，得有十一二岁了。据认得胡万宝的同学说：这胡万宝是个大阔商的儿子，他家光在邳州城里就有十几处商铺，有粮行、布店、古玩店、当铺、钱庄等。胡万宝是家中独子，从小就被娇惯得不像样子，不服任何人管教，不论在哪个学堂上学，从不好好听课读书，打仨肋俩，骂老师。他自己不学，还怕别人学得比他好，只要看同学比他学得好，他就找茬欺负人。不是撕人书本，就是揪人辫子，不然就拦着学生不让回家，打骂人。老师稍加管教，他就书包一背回家又闹又吵，说学馆老师和同学都欺负他，逼着家里给他另换学堂，另聘教书先生。就这样胡万宝从七岁到十二岁，五年多里，光学馆和老师不知换了多少，他却连《三字经》的头两句还背不上来。

胡万宝一进李云龙的学堂，首先就打听谁书念得最好，先生严不严厉。听说周七猴子书念得最好，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周七猴子，胡万宝嫉妒心又犯了，无缘无故恨起了周七。这天刚放晚学，胡万宝瞅着周七和同窗们有说有笑地往外走，紧走几步到跟前，一把抓住周七猴子的胳膊说：“俺听说你怪能，老师学生都喜欢你，俺想找你比比拳脚，咱两单练练呗！”周七猴子看看比自己高出大半头的胡万宝说：“你才来，先生让俺们多帮你，俺才不跟你打架呢！”“不行，你今天要不和俺比个高低，俺以后就不让你进学堂读书。俺这

就把你的书给撕了，看你怎么学……”说着，胡万宝就来抢周七猴的书包。同学们看见了，有的去喊先生，有的过来拉胡万宝。“慢着！”周七猴高喊一声：“俺不和你打架，咱们来比别的！”说着，用手指学校的围墙说：“你看见了吧？那墙也就丈把高，俺找样东西来，咱们从墙内往墙外扔，扔出去的算赢，扔不出去的算输。如俺赢了，你往后在课堂上就好好听课，不许再欺负同学。”“那你要输了呢？”“俺以后就听你的，任你打骂。”“行、行、行！扔什么？你说吧。”胡万宝心想：“俺个头比你高，胳膊比你长，力气比你大，不管扔什么，俺都得赢你，你就等着以后天天挨揍吧……”想到这，胡万宝禁不住笑出了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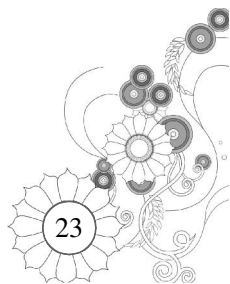
这时，学馆里所有的学生，还有李云龙先生全都围了过来。李云龙站在学生的后面没有出声，他知道周七准想出了点子来对付胡万宝了。只见周七不慌不忙地来到先生养鹅的圈边，抓住一只白鹅，从鹅身上拔下一根鹅翎下来递给胡万宝说：“你是新来的，俺让你先扔，你只要把这根鹅毛扔过去了，俺就认输。”胡万宝看周七拿根鹅毛过来，心说：“那些同学还都夸周七有点子，聪明，俺看他就是个笨猪。拿个重东西过来还差不多，拿根鹅毛来，这不找输的吗？这小子八成是被俺吓憨了……”想到此，回头对同学们说：“你们看着，俺可要扔了！你们都做个见证，别让周七耍懒！”说着，来到离墙头丈把远的地方，单膀一用力，把手中鹅翎使劲往墙头外扔去。谁知，那鹅毛在空中飘了几飘，不但没过墙头，反而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这不算、不算！俺刚没扔好，俺得重扔一次。”胡万宝赶紧拾起鹅毛，更用力地往墙头外扔，还是没扔过去。这回胡万宝是草把撞钟——没声了。瞪大两眼，拿着鹅毛左看右看，怎么也不相信，这么小的一根鹅毛，自己用那么大的劲扔不过去！回过身，把鹅毛往周七猴跟前一递说：“见她娘的鬼了，俺扔不过去，你扔给俺看看！你要能扔过去，俺才真认输呢。”

周七猴眨眨眼，接过鹅毛，来到学堂的菜园地边，抓了把湿土，团成个土疙瘩，把鹅翎往土疙瘩上一插，一扬手，“唰！”鹅翎飞到了



墙头外边。“这不算、不算！俺刚才光扔的鹅毛，你是把鹅毛插在泥蛋上扔的，你算输。”胡万宝手指周七大喊大叫，周七问胡万宝：“你说，扔轻东西扔得远还是扔重东西扔得远？”胡万宝想也没想就说：“当然扔轻东西扔得远。”“那不就是了，你光扔根鹅毛，比俺扔的轻多了。你连扔两回扔不过去，怪俺吗？”“你、你、这、这……”胡万宝怎么也找不出话来回周七了。周七笑笑指着胡万宝说：“你没听人说‘有智不在年长’，你仗着比人年龄大，个子高，家中有钱，专欺负弱小。可你却不想用脑，时间一长就成了草包一个。你以为俺们比你小就好欺负么？”一招手，一个同学搬来块石板，周七猴子上前单掌一竖，往下猛一劈，石板断成两截。把胡万宝惊得嘴张得跟螃蟹窟似的，半天合不上。周七指着断石板说：“看见了吗？俺们这些同窗个个都跟先生学了一身功夫，俺们不跟你一般见识罢了。”

自那以后，胡万宝再也不敢上课捣乱欺负同窗了。后李云龙先生对周七说：“真是有智不在年长。俺说你偷偷弄块石板锯断又粘上，干什么用的？原来早就想好要教训教训胡万宝呢！”



8 || 算 鸡

小周七猴放学回家刚进村，就看见大财主吴万财和邻居李二婶在争吵。一个要赔粮食，一个要自家的老母鸡，吵得脸红脖子粗，好多人上前劝，谁也没劝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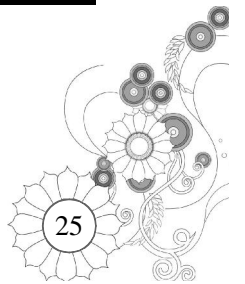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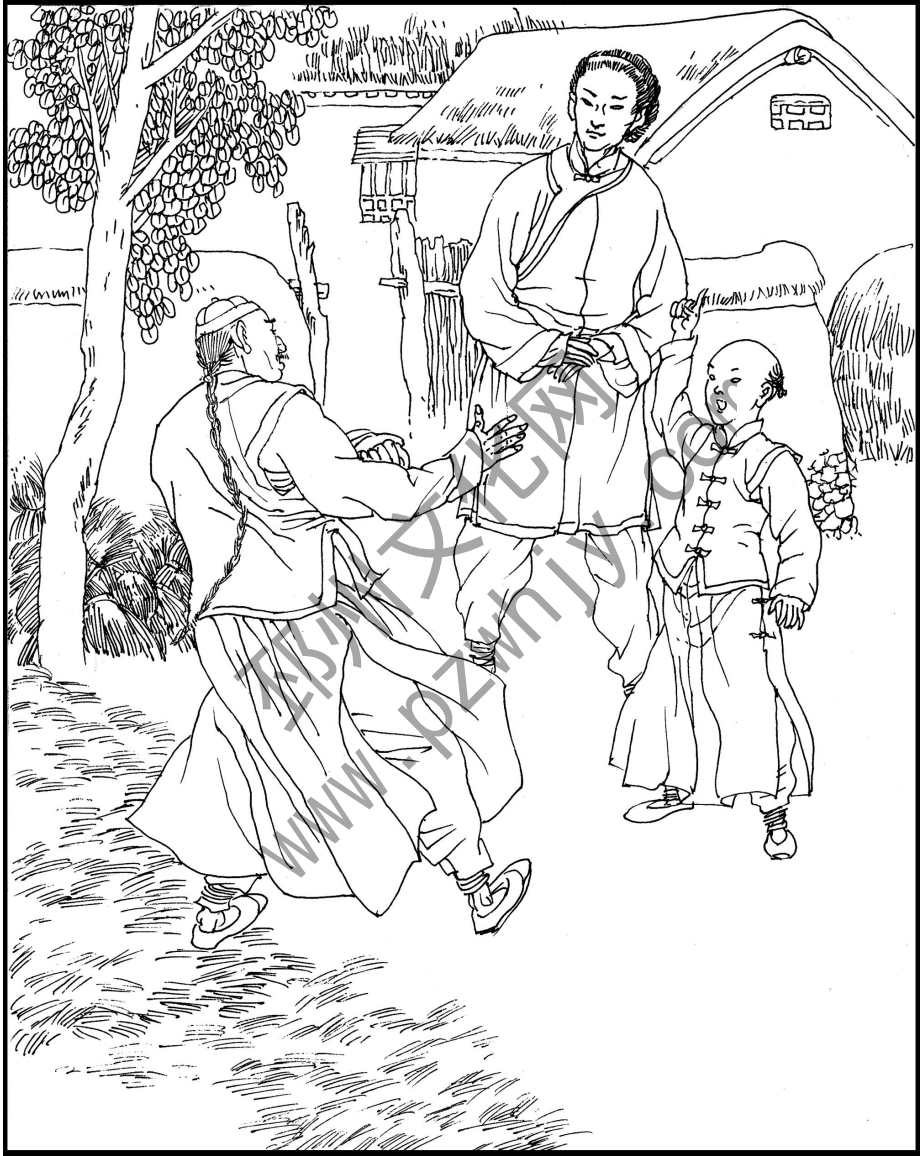
小周七猴见众乡邻都劝不开，就走过去，站在吴万财和李二婶中间，一手推一个人说：“您看您俩，邻居这么近，有什么大事，值当这样吵？您都说说，我给评断评断……”小周七猴话没说完，吴万财一把推开他，没好气地说：“去，去，一边玩去，你一个八九岁的毛孩子，懂什么？能断什么断！”“哎！有智不在年高，无智空长百岁，您怎么知道俺就不能评断？”“七，俺跟你说，是这么回事。”李二婶拉着小周七的手说：“今儿他家晒麦子，俺的鸡没圈好，钻出来，吃了他家几粒麦。他把鸡逮去了。俺不能不讲理，就挖了一瓢麦送给他，说鸡吃了你的麦，俺多赔你行了吧？可他就是不把鸡还给俺，非要俺赔他两石麦，才能把鸡给放了，不然，就把鸡杀了烩吃。你说，这不是讹人吗？”

小周七猴点点头，劝吴万财说：“万财叔，二婶家的鸡吃了你几粒麦，她多还给你就行了。你家财万贯，手指缝落点，也够二婶家吃半年的！你还在乎那几粒麦。再说，二婶的鸡吃一年撑死也吃不了两石麦，就那么一会，牛也吃不了两石麦！鸡也不过吃了二两麦，她还你一瓢就行了，您就把鸡还给她。因为这点事，这样吵闹太不值得！”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吴万财小眼一翻说：“咳，你怎么算的帐？她的鸡吃了俺半瓢麦，俺的麦可都是好麦种，哪粒不跟瓜子似的？种下地得收多少？收下来再种上，又得收多少？俺让她赔俺两石麦，那是念庄亲庄邻面子的；要不讲庄亲庄邻的面子，她就是赔俺十石麦，俺也不能还给她鸡，不能跟她拉倒！”二婶气得嘴发青：“鸡，俺不要了，全当叫黄狼子拉去吃了！”“哼！你不要鸡就算完了？你不要鸡也得赔我两石麦，少一两，俺带人上你家扒去，俺可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吴万财说完，转身想去找人。“别忙走！”小周七猴两手一张，拦住吴万财：“看样子，这两石麦您是非要到手不行喽？”吴万财脖颈一挺：“她敢不给俺，别怪俺不讲究！”“那咱还得问问二婶吧？”“你问！俺看你能问出个什么花样来！”

小周七猴说：“庄亲庄邻都听着，到时当个见证人。二婶，您的鸡是个下蛋鸡吧？”“是的，俺那个黄母鸡一天一个蛋呢。”“那黄母鸡一年能下多少蛋？”“最少也得下二百多个蛋吧？”“就算二百个吧。这二百个蛋能孵二百只小鸡，二百只小鸡就算一半母的吧。这一百只明年一只鸡下二百个蛋，二百只就下两万个蛋，两万个蛋再孵小鸡，小鸡再生蛋……老天爷哟，二婶来，您一只小鸡卖一钱银子，您也得卖几十万两银子！我看，二婶，您鸡也甭要了，就给万财叔二石麦吧，让万财叔把小鸡钱算给您。您讲究点，也别多要了，就要两万两银子吧……”

吴万财没等小周七猴算完，一蹦三尺高：“你个龟羔子，怪会算来！鸡下蛋，蛋生鸡，要照你个忸种这样算，把俺家的地、房子、粮食都给她也不够！你这是想帮她讹俺的……”“那你种了收，收了种，就不叫讹人？只准你放火，不许人点灯？俺劝你别疤拉眼照镜子自找难看，快把二婶的鸡还给她！要不然，走，二婶！咱上衙门跟他讲理去。俺就不信咱打不赢这官司。”

吴万财本想仗着财大气粗讹李二婶，被小周七猴子鸡下蛋，蛋生鸡的这么一算，干张嘴，没词了。听人说，小周七猴子人小鬼大，能说会讲，衙门里还有他的亲戚，弄不好，要真让他打赢了官司，别



周

七

猴

子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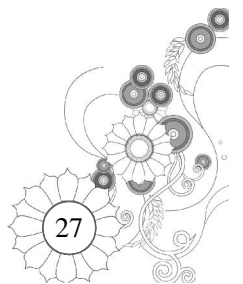
传

说

说给她千百两银子，就是给她几个铜板，也是割俺的肉啊！亲娘来，好事让这个贱种弄瞎了。因几粒麦，跟他们打官司不值得！

“算了，算了，你看你这孩子，俺是跟您二婶闹着玩的，你没看出来吗？到底是小孩，分不出好赖。”转头大声对家里喊：“大赖，快，把您二婶的鸡给放出来，甭忘了，再抓把麦给喂喂！”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9 || 三 解 难

周七猴子姐弟七人中六姐和周七相处得最好，一是他俩年龄相差不大，二是小七猴子人小鬼大点子多，不论遇到什么难事，他都能想点子帮六姐解决。

今天是六姐出嫁满月回门的日子。七猴子一大早就站在门口等六姐。六姐坐的车还离他老远他就看见六姐愁眉苦脸的。心说：“六姐八成又遇到什么难事了！”他边扶六姐下车边问：“六姐，你遇到什么难事了吧？”“七弟，别提了。俺婆婆让俺三天后回去，给她带三样东西，俺想破头也没想出让俺带的东西是什么，这要是带不回去，往后，俺在婆婆眼里还不得大掉价？可愁死俺喽！”

“什么事值得你这么愁？快说给俺听听。”“俺婆婆要的是：纸包火、纸包风、天地万物包纸中。这不是难为人吗？哪有纸能包住火、包住风的？得有多大的纸能包上天地万物？这不是难为俺的吗！唉……”看着唉声叹气的六姐，七猴子眼珠子转了几转说：“六姐，不就三样东西吗？你只管安心在家玩三天，等你回去时，俺保你把这三样东西带齐！”

三天过去了，六姐的婆家来接了。七猴子递给六姐一个布包说：“你要的东西都在包里，你看看吧！”六姐接过一看，包里有一把扇子、一个灯笼、一本书。七猴子一一指着说：“六姐，纸包火是灯笼，纸包风是扇子，能包下天地万物的是书。书不是用纸写的吗？”六姐听后，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拍着周七的头说：“我的七猴子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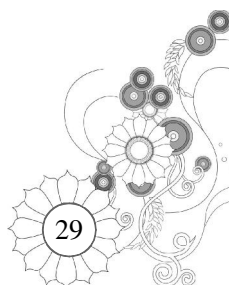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来，你可真行啊！这回你六姐我有脸回婆家了！”

这天，六姐又急急慌慌来找七猴子了。“七弟，俺老婆婆又给俺出难题了。她要俺到集上给她买回三样东西。第一样，站着一尺高，睡倒一尺宽；第二样，里面光滑外面麻，眼里塞个胖娃娃；第三样，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半截插在泥里。哎吆！你说俺这婆婆，买什么东西直接说就是喽，非得打什么哑谜，真难为死俺了！今天要是买不回去，俺还不得被两个大伯嫂子笑话死？俺老婆婆也看不起俺了。”七猴子拍拍六姐的肩说：“六姐别急，让俺想想。”他看到了娘用的针线筐，便拍着头高兴地说：“六姐，俺想起来了，你婆婆要买的第一样东西是尺子。尺子不是站着一尺高睡倒一尺宽吗？第二样是顶针。顶针不是里面光滑外面麻的吗？第三样是墙撅子钉，钉钉在墙上不是上不沾天下不沾地吗？”六姐仔细想想，还真是这三样东西。喜得一把抱住周七的头，在他的脸上亲了一口说：“怪不得人家说你有状元之才，俺看，还真不假来！”说完欢天喜地地去买这三样东西去了。

中秋节眼看到了。六姐回到娘家，在后院找到了周七猴子，一把拉住他说：“七弟，上两次多亏你帮俺解了难。俺婆婆夸俺聪明，有心眼，她要买的东西都买回去了。快过节了，俺婆婆又让俺买三样吃的带回去，你再给俺想想是什么吧？一是：切切牙、对对嘴，落在地上张着嘴。二是：一个东西扁又圆，膏药贴在脐上边，对着此物咬一口，青蛇红蛇来看天。三是：小娃娃穿红袄，跳到衙门去洗澡，等他出来你再看，光有骨头肉没了。兄弟，你帮俺想想，这三样是什么东西？”七猴子哈哈地笑了说：“六姐，你公公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可没少教你婆婆。你婆婆老是咬文嚼字……六姐，这三样东西是瓜子、月饼和大枣，你带回去，俺保你婆婆不挑刺！”



10 | 过 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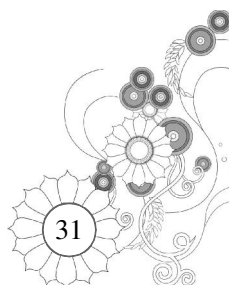
转眼，周七猴子已十一二岁了。这年乡试，小周七考了个头名，心里别提多恣了。俗话说：“人一高兴，看什么都好”。周七小孩子的心性更是如此。周七猴子每次从学堂回家都要坐渡船过河。这次乡试回来，他站在渡船上，看运河两岸，高粱红了，稻谷黄了，风吹杨柳，片片黄叶随风起舞，蓝天白云倒映水中……禁不住吟道：“舟船行卧白云间，竹篙点碎水中天，最是两岸风景好，丹青巧手难画全。”“好！七公子，说得好！咱这大运河的风景真是再好的画师也画不全的！”说话的是摆渡的老艄公，在大运河上已摆渡几十年了，是个爱说笑，没事还好喊几嗓子大戏的人。因这个码头只有他一个老艄公，小周七猴又经常过河，一来二去早混熟了。老艄公见小周七高兴，就想逗逗他，捋了捋胡子说：“七公子，咱这地风水好，出了你这个有状元之才的人。那天，有人说了几个谜给俺猜，差点想破了头俺也没猜出来。人家临下船才对俺说出了谜底。今天俺也说给你猜猜？”“行！大爷，你快说！快说给俺猜猜！”小周七猴最喜欢听人讲故事，猜谜。他喜得抓住老艄公的胳膊直晃，催他快说。老艄公抓起竹篙，说了声：“站稳，开船了！你听清：来去无声息，敢掀人家衣，天热盼它有，天冷人不喜。好了，猜吧。”周七猴子大眼转了转说：“大爷，俺猜出来了。”“怎恁快？你说俺听听。”周七朗朗念道：“来去无影又无形，觉得到它摸不成，曾在三国助一阵，从古至今留美名。大爷，俺说的谜和您说的是一样的，您听对不对？”“对！对！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怪不得人都说七公子人小才学大，有状元之才，看来真不假。七公子，俺再说一个你猜猜！你听着：枪挑它没有洞，刀砍它没有缝，你要说它硬，没牙的都能咬得动。你猜猜！”小周七猴两眉一皱，大眼眨了眨，猛一拍额头说：“俺猜上来了，俺还是用谜解您的谜。大爷你听对不：原本真干净，洗了不干净，不洗它明亮，洗了看不清。”“哇呀呀，小娃儿，又让你猜对了啊！”老艄公高兴得学着京戏里的大花脸腔调说：“来来来，七公子，船么，还有一段才能靠岸，咱爷俩再说一个，你看可好？”小周七猴看老艄公高兴，也学着京腔京调，一揖到底说：“老人家，小子礼当奉陪。”“好，你听了：无叶，无藤，又无花，漫悬空中结个瓜，从小到老牙两个，半老不少没了牙。快猜猜，它是什么？”小周七头往两边歪歪，两手拍着说：“普天同夸一美人，二八年华正青春，谁料得了相思病，三十岁上命归阴。”“哈哈哈哈哈！俺活了六十多岁，没见过七公子脑子转得这么快的小孩。俺今天算开了眼了！周公子，船要靠岸了，今后只要你过河，俺一文船钱不要！”“那可不行，您老人家风里雨里也不容易，过河钱俺是非给不行的。您老以后多给俺说几个谜和故事就行了。”

一同过河的人都拽住小周七猴不撒手，说：“您爷俩又说又念的，怪恣，还净打哑谜；想把俺们憋死？你要不说出谜底，俺这些人到家饭也甭想吃安生。你别慌走，快对俺讲讲三个谜！”小周七猴竖起三个指头，一个一个往下按，说：“第一个是风，第二个是水，第三个嘛，等晚上你们抬头往天上看看就知道是什么啦！”说完，小周七猴撒腿往家中跑去。



11 渡船惩凶

光阴似箭，周七猴子已十三、四岁了。自进学堂拜李云龙先生为师后，他能吃苦，肯用功，白天学文，夜晚习武，不分寒冬酷暑。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次乡试，周七猴子考了个头名。一身的武功，三五个人也别想近他身。

这天，学堂放假一天。周七约了几个同窗好友，一起过河进城游玩。刚到渡船上还没站稳，就见一个十六、七岁的闺女，胳膊上挎着篮鸡蛋，慌慌张张地往渡船上跑，一边跑，一边回头往后看。大姐身后十几步远，一个三十多岁又黑又胖的男人，正紧追过来：“哎，小妮子，你跑那么快干什么！站住！跟大爷回家享福去，麻溜站住，俺不信你能长翅膀飞过河去……”闺女吓得直往人窝里钻，边躲边哭：“俺不认得你。俺是进城瞧俺姨的。俺刚出庄，你就撵俺，还说些难听的话。你不是好人，别上俺跟前来，离俺远点……”黑胖子嘴里不干不净：“什么认得不认得？你跟俺回去一上床不就认得俺了！大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黑胖子边说边推开众人，硬往闺女身边挤。船上的人有认识他的，也有不认识他的，他那么横，没有一个人敢拦他。他挤着闯着来到了闺女跟前……

周七猴子是个爱管闲事，好打抱不平的人。看到光天化日之下，黑胖子在这么多人面前，竟要强抢人家闺女。火“噌”一下就窜上来了。他后退一步，挡在了黑胖子的跟前说：“难道说，俺邳州就没有王法了？”黑胖子看有人敢出来说话，冷笑一声说：“什么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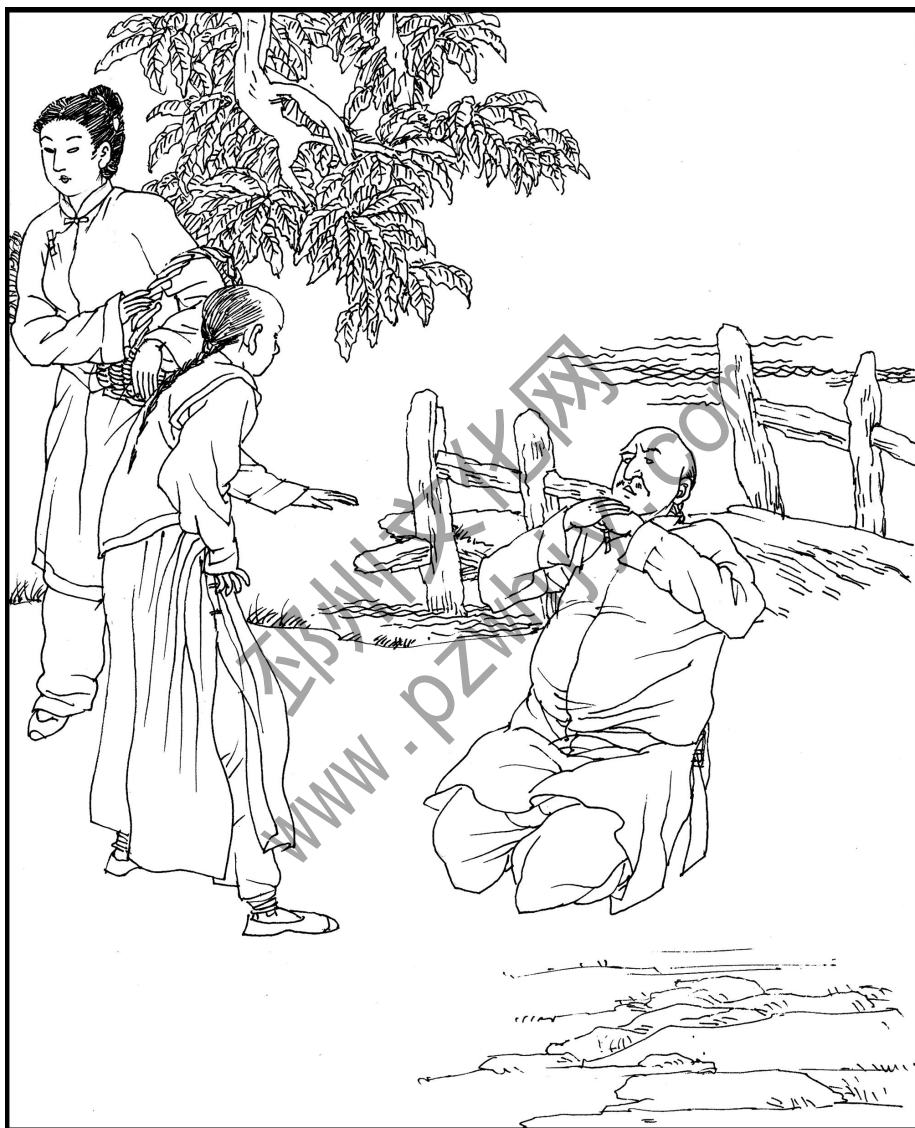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母法?大爷俺就是王法!”老艄公手提竹篙,走过来嘴贴在周七耳上说:“七公子,这人姓王,因少了两颗门牙,人都喊他王豁子。他会武功,又仗着他舅在咱县衙里当师爷,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谁都不敢惹他。七公子,你还是别惹他好,省得吃亏……”周七猴子冷笑了笑,也没吱声,两手往胸前一抱,双腿微叉,挡在大姐身前,纹丝不动。

王豁子一看,满船的人都不吭声,偏偏这个毛孩子非但不让道,还脸仰对天,睬也不睬他,挡在闺女身前。王豁子横惯了,哪把个半大小孩放在眼里。他伸手就一拥,想把周七猴子拥到河里去。这时,船上的人都吓得“哎呦”一声,心里话:“这下周七非掉到河里不可了。”谁知,王豁子一拥,周七猴下半身动都没动,那上半身往右边一歪,非但没掉河里去,还差点把王豁子闪到河里了。“吆!你个小熊羔子还怪会躲,大爷我今天碰到俊闺女心情好,不想揍你,快让开,不然,大爷把你个小熊羔子揍扁扔河里喂鱼去!”周七猴子剑眉一扬说:“这么大的渡船,你小祖宗想站哪就站哪,你管俺?”“哼!个耍熊羔子,给脸不要脸,今天叫你知道猴子是尖嘴,婆婆是娘!……话没落音,拳头对着周七猴子的心口窝捣来了。说时迟那时快,周七猴子左手往上一架,右手紧跟着就抓住了王豁子的手腕,往后一撤步,右手往下一带,左手猛一推,只听“咯吧”一声,王豁子胳膊脱节了。王豁子“扑通”一声趴到船板上,疼得“亲娘皇爷”地直喊,干爬爬不起来了。船上人全都看直眼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一齐拍掌喊好!

王豁子疼得汗珠子直冒,知道遇上高人了。趴在船上一个劲地求饶:“小太爷,怨俺有眼无珠,得罪了您,求你饶了俺,把胳膊给俺接上,求求你,疼死俺了……”“俺问你,以后还敢不敢仗势欺人,欺男霸女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那俺身后这位大姐,你还要把她抢到你家去吗?”“怨俺耍种,俺不敢了,你饶了俺吧。”周七猴子一脚踩在王豁子的后背上,双手抓住王豁子的右手腕,往怀里一带,往外一送“咯吧”一声,胳膊接上了。王豁子“哎呦、哎呦”地慢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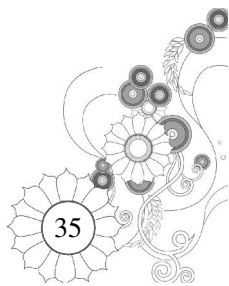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爬了起来，眼珠一转，双手抱拳说：“请小太爷留个姓名，往后俺给你传扬！”周七猴脸一寒说：“俺知道你口服心不服，问清俺是谁，以后找俺报仇。俺既然管了，就不怕！俺姓周，家住周庄，排行老七，人都喊俺周七猴子。你以后想找俺，尽管去！可有一条，别让俺碰上你作恶，再碰上了，拼了命俺也得让你两条胳膊都不能动！”

王豁子听到周七猴子的大名，当时就猪尿泡掉进葛针棵里，消肿(肿)带撒气了。别看周七猴子年岁不大，但打抱不平，好出点子整人是远近出了名的！王豁子的当师爷的舅还跟他讲过：周七猴子的表哥李蟠，在徐州府当官，县官都得听李蟠的，别说当师爷的了！从那以后，王豁子再也不敢干欺男霸女的事了。



12 狗耳朵夹磨里——没人声

大财主吴万财新娶了个五姨太。这五姨太长得漂亮，比吴财主小二十多岁，原本是戏班里有名的“花旦”。

俗话说：打大的，骂小的，怀里搂的是好的。吴万财对这位新娶的五姨太非常宠爱，凡事都顺着她。五姨太乍离戏台，总觉得不习惯，嫌吴家太闷，走动老想唱几嗓子。为了讨五姨太欢心，吴财主赶紧找来几个能拉会弹的，伴着五姨太唱戏。还怕她嫌不热闹，又让自己的另四位太太，天天跟着五姨太唱戏。

别人唱还罢了，吴财主的公鸭嗓子，嚎起来比驴喊强不哪去，也天天跟着驴喊马叫。他家的下人和几位太太，都不敢当面说他唱得难听，还都瞎奉承他，说他唱得好听，合辙押韵。这一瞎奉承可不要紧，吴万财是个驴不知自己脸长的主，麻绳拼股——上了劲了。每天晚上都驴喊马叫到半夜才过瘾。下人们可倒了霉了，天天伺候他们闹腾到半夜，天一亮又得爬起来干活。谁敢偷睡打盹，要是让吴财主知道了，轻的扣工钱，重的拳打脚踢，卷铺盖走人。

不光吴家鸡犬不宁，乡邻也被闹得不安生。庄户人都是土里刨食，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吴财主家吹拉弹唱，锣鼓喧天。吴万财驴喊马叫，半个庄都能听见。起初，众乡邻挺稀奇，不少人去他家门口看热闹。时间一长，谁也受不了了。乡邻和吴万财说了几回，让他晚上别唱了。吴万财非但不听，还较劲了，干脆在大门口院场上，点上灯烛火把，敲锣打鼓，丝竹管弦地唱开了。只要有人路过，他派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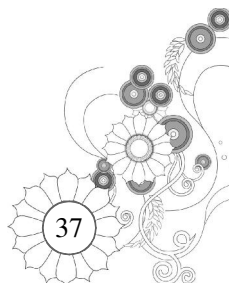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硬拦着人家，让人听他唱完再走。乡邻们晚上谁也不敢从他门口经过。

这天晚上，吴万财扯着嗓子嚎呢，小周七猴子急慌慌从那边过来了。吴万财一把抓住他，说：“小七猴子，你怎么不过来听大爷唱戏？别走了，在这听过瘾再走！都说我唱得好，不比戏班里唱戏的唱得差……”“你快撒手！”不等吴万财说完，小周七跺着脚，脸急得通红说：“俺急着去请兽医！”吴万财一愣，小眼珠一转说：“不是吧？小七猴子，你家又没喂猪、马、牛羊的，请兽医给谁看病？你小子又哄俺！”小周七脸苦着说：“俺家大黑狗的耳朵夹到磨缝里去了！”“你净胡扯！狗怎么能把耳朵夹磨缝里去？”小周七眼一瞪，大声说：“这个不通人性的畜生，看俺家借驴拉磨，它也不问问自己‘秫秸解棺材板——是不是那块料’，也想学驴拉磨，自己硬往磨上套。这下好了，狗耳朵夹磨缝里去了，怎么也拽不出来！嚎得没人声，半截庄都能听见，闹得乡邻不安。吴财主，你说，咱不能‘光腚苦屋——对不起四邻’吧！你等俺把兽医找来，治好狗耳朵，它不嚎了，再来听你唱戏。”掰开吴财主的手转身边走边说：“有钱听大戏，没钱不听狗叫唤……”

吴万财明白了，小周七猴子是编着谎在骂他。一跺脚说：“收家伙，回家睡觉！以后再想听，老子还不唱了呢！又叫这个孬熊白骂了一顿……”

从此，吴万财晚上不再瞎闹腾了。“狗耳朵夹磨缝里——没人声”，成了俺们邳州地的歇后语，流传到今。



13 秀才坐棺

周七猴子正在家中吃晚饭。门外有人喊他：“七兄在家吗？请出来说句话！”周七出来一看：是大财主吴万财的儿子，自己的同窗吴兴业。吴兴业穿一身重孝，上前跪在周七跟前说：“七兄，俺娘老了（死了），后天下湖（下葬）。俺大娘跟俺爹都说，后天俺娘出棺的时候，不能走中门（正门），只能走西角门。俺怎么求都不行。说俺娘原是丫环，是偏房，能让走西角门就不错了，要不是养了俺这个儿，还得从后门抬出去呢！七兄，俺娘活着没享一天福，临了还不能走正门，太不公平了！你点子多，俺求你给想想，怎么让叫俺娘从正门出去？也给俺娘俩长长脸，不然俺娘死不瞑目；俺这秀才的脸也丢尽了。说着，吴兴业泣不成声。

周七猴子听母亲说过：吴万财的大老婆婚后几年没生育，吴万财又娶了大老婆的陪嫁丫环当偏房，第二年就生了吴兴业，眼看要过舒心日子了，谁知大老婆也生了个儿子。大老婆生了儿子后，把兴业母子看成了眼中钉、肉中刺。对兴业的娘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张口就骂，抬手就打，罚跪，关柴房，不给吃，是常有的事。兴业娘是穷人家的孩子，是卖给大婆当丫环的。大婆的娘家有钱有势，连吴万财都得让着大婆。兴业的娘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天长日久，窝成了病，这不，刚四十来岁就走了，怎不叫小兴业伤心怨恨呢！

周七拉起兴业说：“走，进屋去，一块想想办法！”“七兄，俺一身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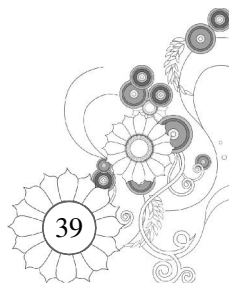
孝,不能进你家!”“你就进来吧,俺家没有那么多穷讲究。”进了屋,周七猴子给兴业倒了碗水,自己就在屋里不吱声走来走去。过了抽一袋烟的工夫,七猴子眼连眨几下,说:“兴业,等出棺那天,你就……”声音放低了,两人头抵头叽咕了一会。兴业听完,跪倒给周七猴子磕了个头说:“多谢周兄!重孝在身,不敢久留,俺走了。”

兴业娘出殡那天,天一亮,吴万财家门口就围满了众乡邻,大家都想看看到底棺材是走正门还是走偏门。

午时已过。管事的一声喊:“出棺走西门,起棺!”“慢!”只见孝子兴业高举哀棍过头,爬起来一屁股坐在棺头上,大喊:“秀才坐棺,快开正门!”管事的楞了,到底该走哪门?吴万财和大老婆说过让棺材走西门的。管事的不知怎么好了。这时,大老婆来了,手叉着腰说:“一个丫鬟下人,有什么资格走正门(中门)?能走角门就看得起她了!”兴业用哀棍指着管事的问:“俺是吴家的亲生长子,又是秀才,有没有资格走正门?”管事的赶忙回答:“有,你当然有资格走正门了!”“这就对了。俺就坐在棺头上,让俺娘跟着俺走正门出去,谁敢拦本秀才!”说着,吴兴业高举哀棍,两眼圆睁,像个凶神似的,还真没有人敢上前阻拦。

管事的本来就替兴业娘抱不平,一看兴业高坐棺头,他有了对付大婆的理由了。于是大喊:“时辰已到,秀才坐棺,正门大开,出棺!”“轰”正门打开,大老婆再想阻拦,也找不出理由来了,眼睁睁地看着棺材和兴业被从正门抬出去了。

事后,乡邻们问兴业:“你怎么想出了坐在棺头上的点子的?”兴业感激地说:“这多亏了俺七猴子兄,给俺娘出了口气,也给俺长了脸!”



14 别让人听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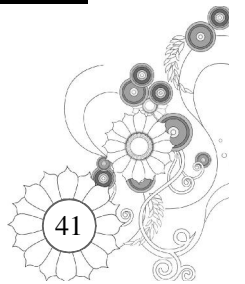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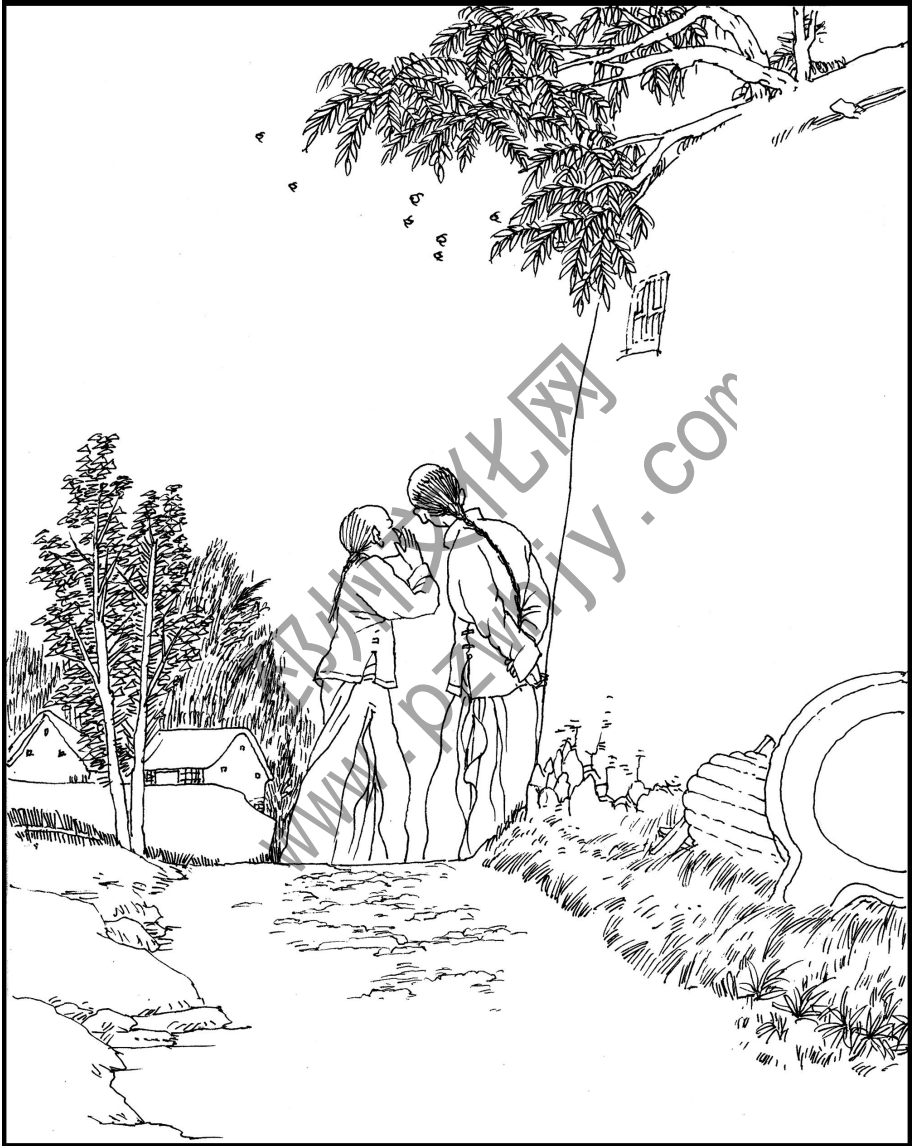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有个远房表哥姓皮，排行老三，大家都叫他皮三。皮三的家紧靠运河码头，码头上一天到晚船来人往，客商又多，皮三便在码头边做起了打烧饼卖的生意。皮三的烧饼炉在码头上是“蝎子的屎——独(毒)一份(粪)”，生意可好了！每天从早到晚，做多少卖多少。烧饼卖得多，钱也赚得多。可皮三不知足，嫌利小，亲娘老子来买烧饼，他也得扣人家的秤。每份少个五六钱。人家说也不好，吵也不好，不就是一大口饼的事吗，不值得。皮三还特“馊抠”，谁也别想不花钱吃他一口饼。没钱赊账？更别想了，那是大腰裤子——免提。

有一回，皮三的娘病了，想吃块热烧饼。皮三的爹到他烧饼炉子跟前，想向他要一块。谁知皮三脸一挂，脖子一梗说：“你吃不给钱，他吃不给钱，我这生意也别做了，都送人算了！”没法，他爹回家端了半瓢麦，换了他一块烧饼。爹娘想吃他的烧饼都不行！因此，大家都叫他——“皮馊抠”。

周七猴子听说此事，想跟皮三开个玩笑，气气这个“皮馊扣”。一天，周七猴子来到皮三的烧饼炉前，神秘地对皮三说：“表哥，你过来，我告诉你个事。”皮三怕周七猴吃他的烧饼，脸一寒说：“有什么事你说吧，没看见我正忙吗？”周七猴子压低音说：“这里人多，不能说，你跟我来，别让人听见。”皮三起了好奇心，跟周七猴子走了几步，把头伸到周七猴跟前。周七猴刚要讲，又转头看看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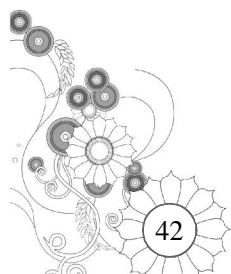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不行，不行，这里人还多，咱再走几步。”皮三又跟了过去。周七猴子把嘴凑近皮三的耳朵说：“这事你可不能往外说！”一回头：“呦，不行，你身后过来几个人，别让人听见了，咱再往那边走几步。到没人地方我再给你说，保管对你有好处。”皮三听说对自己有好处，又忙不迭地跟周七猴子走。

大约走了半里地，周七猴子故意前后左右地看了看，嘴贴在皮三的耳跟说：“表哥，你知道吧，人不能太饿，你都饿得扯粘丝了，快没人理你了！”“你，你……”皮三气得手指着周七猴子乱点。猛想起烧饼炉里贴的烧饼还没往外拿，撒腿就往回跑，到跟前一看，一炉子烧饼都烤糊了，哪还有一块能卖钱的。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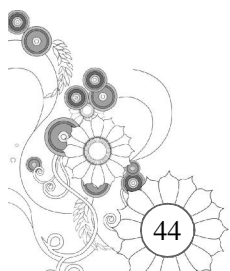
说

15 赔火钱

周七猴子和众举子走在赶考的路上，天下起了鹅毛大雪。没法，只好先找家客店住下来。他们一行五人住进了高升客店。

他们做好饭刚要吃的时候，后院传来了争吵声。过去一看，三个穿着挺阔气的少爷把一个穿得怪破烂的人推来搡去。周七猴子看理不顺，说：“快住手！你们三个人怎么欺负人家一个？”一个“阔少”眼一瞪说：“你少管闲事！他吃了俺的东西，俺还不找他要钱？”穿着破烂的人说：“这位大哥，俺是个推盐的。刚才吃饭时，俺向他们要了一碗饺子汤泡干煎饼吃。俺心想，他们吃饺子，饺子汤他们不喝也得扔，也没说要卖钱。俺喝完了，他仨向俺要一两银子，俺说没有银子，他们让俺把盐和车留下来，算赔了他们的汤钱。俺一家老少就指望着俺用这车子推盐卖挣饭吃，把车和盐赔给了他们，俺一家老小不都得饿死啊！”

周七猴子对三个“阔少”说：“别说一碗饺子汤，就是一锅饺子也不值一两银子！你们这不是讹人吗？”“你懂什么！”一个“阔少”脸一扬说：“俺这饺子是肉馅的，煮熟了，香味都在锅里了。他喝了俺的汤，就得给钱！”周七猴子点点头说：“既是这样……车夫，你过来！”周七跟车夫嘀咕了一阵，转过身对三个“阔少”说：“大雪封门，天怪冷的。咱先烤烤火，再商量赔银子的事吧！车夫，你还不快去弄柴火！”“就去！”车夫答应一声，向店老板借了把斧头，“噼里啪啦”，三下五除二把推盐的车给劈碎了，点上火烤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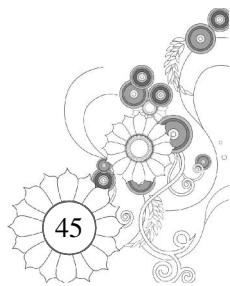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周七猴子问几个“阔少”：“你仨都能烤着火吧？”“能，俺都能烤着。”“烤这火暖和吧？”“暖和，真暖和，俺都快烤冒汗了！”“那既然暖和，你仨就掏烤火钱吧！每人二两，少一文都不行！”几个“阔少”咋呼起来：“凭什么？车子是他自己劈的，俺就烤把火嘛！”周七猴子脸一拉说：“火的筋骨都在‘暖’字里，你们既然烤暖和了，识文解字的，还要我多说？三人六两，刨去一两饺子汤钱，再给五两，快掏吧。”

三个“阔少”哪愿意，抓着车夫要到县衙讲理。周七拍拍车夫的肩膀说：“老哥，你只管跟他们去，有俺呢，县官大人是俺亲娘舅，俺今天来就是找他办事的，你见到他就说俺说的，先打他们每人五十大板，再罚他仨每人掏五十两银子，戴上枷锁在衙门口站上十天半月示众。”

三个“阔少”一听，吓得干张嘴没声了，半天才回过神来，给周七猴子又打躬又作揖：“大哥，您别生气，俺们不是人，是豸种，您就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那银子你们给不给？”“给，给，一文不少！”三个“阔少”忙不迭地掏出五两银子给车夫。周七猴子冷笑着说：“哼，要不是大雪封门，就亲自把你们送衙门去！”

事后，几个举子问周七猴子：“你真有娘舅在县衙？”周七猴子笑笑说：“俺娘舅早死了。倒是那个车夫，得了五两银子，除去买车钱，剩下的也够他全家吃半年的了。那三个东西‘粮没领，搭条口袋’，往后恐怕再也不敢讹人喽！”



16 雇脚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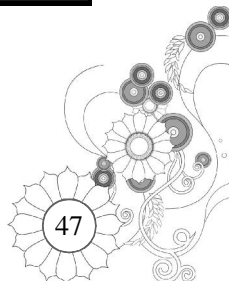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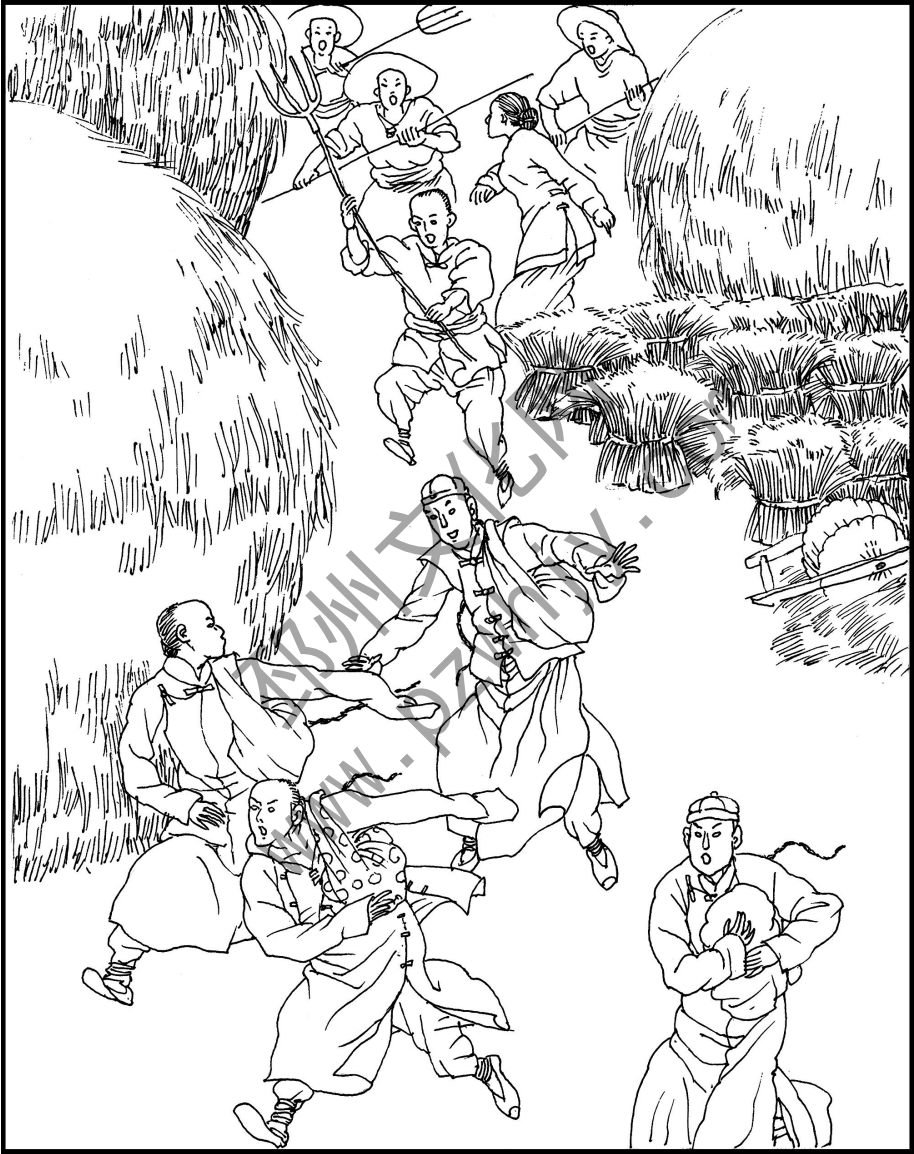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同乡里几位秀才一起去赶考。因天太热，大家太累，又渴又乏，离有客栈的集市还有三里多路，众人说什么也不想多走一步了。瞅瞅路边有个晒粮的场，场上有新堆的麦秸垛，几个人走过去，往麦秸垛上一靠，闭上眼歇歇。

正歇着，听场边有吵架的声音，是小两口在吵架。周七猴子伸头一看，青年妇女背着个小孩，正用笆斗提粮食，往男青年挣开的口袋里装，边干边吵。男青年气哼哼地对妇女说：“不就晒这点麦吗？你自己干就行了，非得喊我！俺眼看要赢这一局，你个贱人，硬把我往外拽，到手的钱被你个龟孙拽飞了！”背小孩的妇女一句不让：“哼！你怨俺，俺还没怨你呢！这刚收下的麦，不多晒几个太阳，过夏霉了，坏了，您一家还不把我吃了！雨眼看要来了，不把麦送回家，下雨淋了，冲跑了，你吃屎也赶不上热的！俺带个小孩，又顾里又顾外。这不是一个人干的活！你个男子汉不想干，就知道赌，还有脸说俺……”两人你一刀，我一枪，谁也不让谁。周七猴仰头一看，天上黑云翻滚，看样子要下雨。他招呼大家快赶路，别等下雨挨了淋。喊了半天，大家都嫌没歇过乏来，不愿走。

周七猴子看众人不起来走，眼珠一转说：“您都嫌累不想走，好，俺去给你们雇几头脚驴去。”众人都是穷秀才，哪有钱雇脚驴？知道周七猴子说着玩的，也没理他。周七猴子来到堆粮食的夫妻俩身后，弯腰掂起个大笆斗，扬起来，对着男青年正撅着的屁股，“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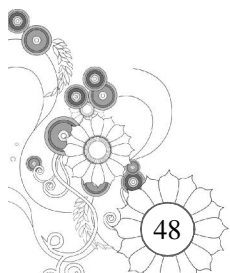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砰!”就是两笆斗,嘴里还骂着:“撅尾巴驴,叫你懒,叫你懒……”
“砰!”又是一笆斗。男青年被他砸得:“哎哟哎哟”几声,差点摔倒地上。他回头一看,不认识这个用笆斗砸他的人,你说他能拉倒吗?他伸手抄起扬粮食的木锨,对庄里大喊:“快来人啊,有贼抢粮食了,快来逮贼……”背孩子的妇女也扬起了扫帚,两人向周七猴子扑过来。庄里人听到喊声,也都杈箬扫帚扬场锨地拿着,来逮周七猴子。

周七猴子转身就跑,边跑边对众秀才喊:“快跑啊,来揍人的了!被逮到可就没命了……”他撒开脚丫子,跑得比兔子还快。

众秀才一看庄里出来几十口子奔他们来了,爬起来就跑,只恨没长四条腿。秀才们在前面跑,庄里人在后面追。一气追有二三里路,庄里人看追不上了,回去了。众秀才脸累得煞白,两手按着心口窝直喘气。周七猴子笑着问大伙:“怎么样,我雇的这个脚驴快不快?没花一文钱,‘雇’这么多人送咱快到客栈了,还免得下雨挨淋!一举两得。”





17 一字值千金

周七猴子和几个举子进京赶考来到河北地界。天晚了，该投宿了。看看前面不远处竖一上写“招财客店”的旗幡，就和众举子走进。但老半天也没人出来招呼，四处冷冷清清。周七猴子大声问：“有人吗？俺们要住店。”喊了三四声，才从后院出来一位二十多岁、穿一身重孝、怀里还抱着个婴儿的大嫂。大嫂两眼又红又肿，到了众人跟前，道一个万福说：“客官，俺无法招待你们，请到别处去吧！”

周七猴子觉得奇怪，问大嫂：“既开店，就巴不得多来人住店吃饭，你怎么还往外撵俺们？是怕俺们不给你钱吗？”大嫂流下泪说：“客官，开店哪有怕来人吃住的？客官有所不知，十天前，孩子他爹上山打柴摔死了，俺老公爹疼儿心伤过度，也病倒在床。俺孤寡一人，孩子幼小，借债无门，举目无亲，连给公爹看病的钱，都是俺卖的陪嫁首饰钱。可怜公公水米不进，无钱抓药，家中能卖的都已卖光，俺自己连饭都吃不上，哪有什么来招待你们！”话没说完，早已泣不成声。

众举子听了都跟着伤心掉泪，可怜这女子。一行人都是穷举子，带点盘缠，自己花都不够，哪有多余钱来接济她！众举子都知道周七猴点子多，一齐说：“七兄，快给想想办法吧！孤儿寡母的，多可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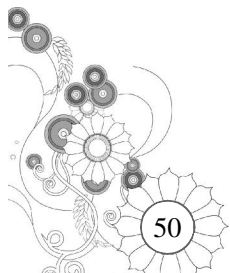
周七猴闷头想了会说：“大嫂，你明天到县衙告状去吧！”“告

状？我去告谁？”“你别问告谁，只管去告。我给你写状纸！”大伙赶紧铺纸，研墨。周七抓过笔“刷刷”两下，状纸写好了。大伙一看，愣眼了，状纸上只有一个字“冤”！

周七猴把状纸卷巴卷巴交给了大嫂，又低声交代了半天，只见大嫂点点头，拿着状纸抱着孩子回后院去了。众举子也只得用自带的干粮弄点汤将就着喝了，睡下了。

第二天，大嫂怀抱幼儿击鼓喊冤，县官升堂问案。大嫂把状纸递上，县官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个“冤”字。县官说：“这一女子，把你的冤情讲来！”“大老爷，民女冤！”“怎么冤？”“小妇人冤！”“快讲冤情！”“冤！冤！冤！”县官左问右问，她只是一个“冤”。这可把县官难住了。县官看看状纸，看看大嫂，猛然醒悟：“是了！是了！她年纪轻轻，定是看堂上人多，不好讲话！”“左右，全都退下！”衙役们都退下了。县官走到大嫂跟前说：“你有什么冤情，说出来老爷为你做主！”大嫂抱着孩子，跪爬半步到了县官跟前低声问：“大老爷，我夫新丧，老公爹病重，这孩子尚小，无财无产，民女是嫁人好还是不嫁人好？”这可把县官给问住了。若判她改嫁，她年迈的公爹和幼子谁来养活？再说，她公爹若到州府里告状，说我让寡妇改嫁，那我非去官获罪不可。若不判她改嫁，她拿什么养老抚小？叫她去抢人不成！这、这、这可怎么判好呀？县官急得直擦汗，乱转圈，但又不能不判。县官沉思了一会，一咬牙说：“这样吧！本官给你一纸凭证，自这月起，每月到县衙领取十吊钱；如我离任，哪任不给你，你就像今天这样告。今天先领取十吊钱回家去吧！”

大嫂背着十吊钱抱着孩子回到了家里，对周七猴子和众举子千恩万谢，把告状的经过讲了一遍。众人齐竖大拇指说：“七猴子兄，一吊钱是一百文，十吊钱是一千文，你这一个字真是‘一字值千金’哪！”





18 是(柿)树一棵不卖

周七猴子祖上留下一块树林地，地里栽的全是柳树，有千把棵，树干都有两搂粗细了。

周七猴子本家二大爷，叫周半仙，虽然有万贯家财，可是个出了名的铁公鸡，一毛不拔。平时跟人打交道，占人二分便宜还得算吃亏了。抠鼻孔砸手指头，一点油水也不能漏。

周半仙看着周七猴子的树，早就眼红了，一心想把这千把棵大树弄到自己手里赚大钱。可周七猴子不愿卖，周半仙整天在那里瞎算计，瞅机会。

听说周七猴子要和本乡的举子一块进京赶考，没有路费。周半仙主动找上门来。“七儿，你进京赶考没有盘缠，那怎么行！把你祖林的大柳树都卖给我吧！一棵一两银子。二大爷是怕你缺钱用，误了考期，别人的树，一棵五钱银子俺也不买呢！”周七猴子心想：“我这千把棵树，哪棵少说也得值五六两银子。给我一两银子一棵，还喊吃亏了。好！今天就叫你这个铁公鸡掉几根毛。”

周七猴子想好了主意，说：“二大爷，我把大柳树都卖给你，但地头的那棵柿子树不能卖，我爱吃柿子，留着结柿子吃！”“行，行，赶快立个字据吧！”周七猴子拿来笔墨，在纸上写了：“杨柳千棵，是树一棵不卖，卖银一千两。立据人：周七猴子。”写好后递给周半仙。周半仙扁担长的“一”字都不认识，怕周七猴子哄他，又找人念了一遍，听听不错，与周七猴子念的一样，才将一千两银子给了周七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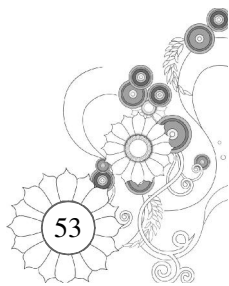
子。

第二天，周半仙带人来伐树，周七猴子怎么也不让他伐。周半仙急了：“七儿，你怎么不让我伐？这千把棵树可都是我花银子买来的！咱可是立过字据的！”“字据上没写我要卖树给你啊！我卖的是树下的地。”“我有字据，不怕你赖，你敢跟我到县衙里去讲理吗？”“去就去！”

两人拉拉扯扯来到县衙，县官升堂问案。周半仙抢先说道：“大老爷，小人买他一千棵大柳树，讲好一千两银子，字据也立了，银子也给他了，可他翻脸不认帐，不让小人开锯。”周七猴子说：“老爷，小人卖给他的是那块长树的地，树没卖给他，他仗着有钱，想讹我。”“咳！别吵，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把老爷我也吵糊涂了。”“老爷，小人有字据为证。”“拿上来！”周半仙递上了字据，县官接过一看，上面写：“杨柳千棵，是树一棵不卖，卖银一千两。”县官看着，心里也琢磨开了：是树一棵不卖！不用说，树是不卖的。卖银一千两，定是卖那长树的地。哼，这铁公鸡富得流油，来打官司还空着个手，早送些钱来还差不多。人家占理，你铁公鸡想打赢，门都没有。

“啪！”县官一拍惊堂木：“大胆周半仙，字据上写的清清楚楚，是树一棵不卖，你却诬告好人，本县罚你一千两白银，快回去送来！”“老爷，他说柿树一棵不卖！”“我明白！是树一棵不买，光卖地！”“树荫下不长庄稼，我买他的树林地干什么？”“你是愿打愿挨，还不快滚回去送罚银来！”

周半仙爬起来就往家跑，一边跑一边喊：“他说柿树一棵不卖……我的银子！我的银子！”周半仙连气加上心疼钱，病倒一个多月没能爬起来。



19 打 赌

周半仙想买周七猴子的树，树没买成，不但未赚到便宜，反而上了周七猴子的当。挨板子，失银子，双倒霉。从那以后，他恨死了周七猴子，总想找机会报仇。

正巧，今天周半仙和周七猴子都去赶集，冤家路窄，半道碰上了。周半仙上前一把扯住周七猴子说：“哎！七猴子，你别忙走。人不都说你有状元之才吗？咱俩打个赌，你现在能当着俺的面再生个点子哄了我，看见了吧？俺这篮鸡蛋不要了，你连篮子挎走。你要是不能哄了俺，你得趴在地上给俺磕仨响头，另还得赔俺的一千两银子！你说，你敢不敢跟俺打赌？”周七猴子一边使劲挣自己的衣袖，一边急得脸红脖子粗地说：“您老快松手！俺媳妇在家生孩子，等着用红糖胡椒，这事可不能耽误。您要是想赌，等哪天俺得闲了，再找您赌吧！”周半仙一听，把周七猴子抓得更紧了。心想：人都说事急乱谋，趁这个机会，今天俺非把这小子治倒不可。

周半仙挡住周七猴子，不让走：“七猴子，今天你不跟俺赌也行，你就趴在地上给俺磕三响头，承认你输了，俺就放你走。”周七猴子急得乱跺脚说：“现在，俺哪有闲心跟你打赌！要不这样吧，俺在你两胳肢窝各放一个鸡蛋，你呢，在路边站着等俺，俺去买红糖胡椒，吸袋把烟的功夫，俺就回来了。俺回来时，你胳肢窝的鸡蛋掉下来一个，你就算输了，这一篮子鸡蛋俺挎走；一个没掉，算俺输了，俺给你磕头、赔银子，怎么样？”周半仙心想：这小子急晕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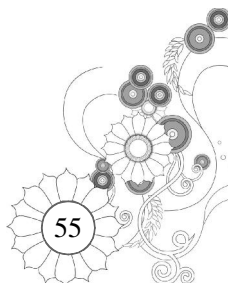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俺那么大个人，别说胳肢窝夹一个鸡蛋，夹十个八个也不难！今天非赢这小子不可。”好，就依你，你可得快去快回。”“俺老婆坐月子，俺比你着急，恨不得一步打来回！咱说好了，俺回来前，你不能把鸡蛋放下来。俺可派人看着你！”周七猴子说完，从篮子里抓出两个鸡蛋，在周半仙的胳肢窝各放一个，扬长而去。

周半仙一边胳肢窝夹一个鸡蛋在路边站着，起先还没觉得怎么样，可站着站着，就觉得两个膀子受不了了，又酸又麻又涨，伸又不能伸，抬又不能抬，两条胳膊紧紧夹着，一动不敢动，一动鸡蛋就得掉下来。想把鸡蛋拿出来，歇歇胳膊吧，但没长第三只手。他站得腰酸背疼，想蹲又蹲不下来，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大路，盼周七猴子快点回来。

又过了顿把饭的时辰，周半仙急了，大声问本庄赶集回来的熟人，有没有看见周七猴子？有人告诉周半仙，周七猴子正在集上听人说书呢。”什么？他老婆不是坐月子，等着用红糖胡椒吗？”“哪来那回事！俺来赶集时，看见他老婆正在地里干活呢。”“哎哟，这个挨千刀的，打从一开始俺就又被他当了，可气死俺了。”周半仙气得两手一拍腿，“啪嗒！”两个鸡蛋从胳肢窝掉下来全摔碎了。怎么这么巧，周七猴子正好来到了跟前：“您不是叫俺当面生个点子哄你吗？这回你又输了。俺可就不客气了。”说着，周七猴子将盛鸡蛋的篮子挎走了。

这会，周半仙成了个离水的王八——干鳖（憋）了。谁叫他硬找周七猴子打赌呢！



20 正面借反面还

周七猴子和众举子赶考路过山东境内，住在李二孬客店。他们为了省钱，自己开伙做饭吃。谁知，店老板李二孬可是个雁过也要拔根毛的人。

晚上，李二孬端个大空碗来找他们，说：“店里没油吃了，借你们一碗油。”第二天，李二孬端着用碗底盛了油的碗，说是来还他们油。举子们很生气，与李二孬辩理。李二孬说：“正面借，反面还，俺老祖宗留下的老规矩，可不是一天两天了，俺可不敢乱改。”大家还要说，周七猴子拦住说：“算了吧，这是人家祖传的规矩。”

第二天一早，周七猴子拿着箩面用的箩子来找李二孬：“店老板，我们做饭，光有面没有米了，你借一箩子小米给我们，等会还你一箩子面。”李二孬见有利可图，就借给周七猴子一箩子小米。不一会儿，周七猴子还面来了。李二孬接过箩子一看，面是用箩底盛着的，总共不到一碗。

李二孬眼一瞪，两手一拍，一蹦多高，咋呼起来：“你们想讹我，借我满满一箩子小米，还了我不到一碗面，跑我这占便宜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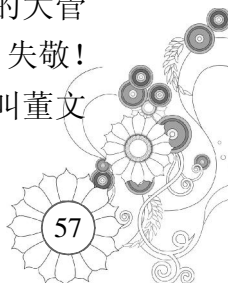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不慌不忙地说：“老板，正面借，反面还，这可是你昨天晚上还油时说的，是你老祖宗留下的老规矩。客随主便，谁敢改你老祖宗的规矩？”李二孬听了，脖子上的青筋鼓得像豆角子那么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21 || 一石四鸟

周七猴子和众举子千辛万苦来到了京城，在‘连升’客店住下了。店老板是徐州地方人，一见来了老乡，特别热情。晌午，周七猴子几个正在吃饭，店老板走过来，指着靠窗坐的几个吃饭的人低声对他们说：“那边吃饭的人，来了好几天了，可有钱了！每回吃饭，都是单开一桌。有一天他喝醉了，说：他姐夫的表弟是和珅的大管家；今科监考的三位考官都是和珅的人。他给三位考官各送了三万两银票。还说，今科他即使不去考，有和珅的大管家这把大红伞罩着，状元也准是他的。哎，要真是那样的话，老乡，你们这些穷举子，今科怕是没指望了！”

周七猴子仔细看看靠窗坐的那人，有二十多岁，朝天鼻，眯缝眼，薄嘴唇，瓦楞脸。正吃着饭，一条腿还跷在凳子上乱点。周七猴眼珠一转，端了杯酒走过去往那人对面一站说：“这位兄台，俺打老远就看你印堂发亮，人有人品，貌有貌相，兄台要是来赶考的，今科状元非你莫属！”这人酒已喝得差不多了，一听有人这样夸他，当时来精神了：“哟，兄台，连你也能看出来俺今科必中状元。实话对兄台说，俺根本就没打算进考场！”“那兄台不进考场，谁替你写卷子？”“有钱能买鬼推磨，俺那每人三万两也不是白花的，到时三位考官一人替俺填一张卷子就行了呗！再说他们敢不听和珅的大管家的？敢不给俺个状元？”“哟，兄台还有这么大的靠山，失敬！失敬！敢问兄台尊姓大名，日后俺也好去投拜兄台。”“俺姓董，叫董文



章。”“好名，久仰久仰！兄台知道三位监考大人都姓什么吗？”“俺当然知道。第一场监考的是林大人，第二场监考的是韩大人，第三场监考的是徐大人。俺还能不知道……”说着，口水滴多长，趴桌上睡着了。

周七猴子冷笑笑，心说：“俺周七这回爽当不考了，俺得治治这些贪官，也给天下有才无钱的穷举子出口气。”

科场开考，周七猴子知道监考这场的是林大人，他坐在那里也不答题，在卷子背面写道：徐大人，前天差人送的十万两银票，不要嫌少，如能让我登上榜首，再奉送二十万两，还请徐大人为我做考卷，我就不做了。落款：董文章。写罢，将卷子一折。上前交给了监考官林大人，还故意咳嗽一声，又对卷子呶呶嘴，这才离开考场。

林大人看到递卷子的人又咳嗽又呶嘴，走出了考场，心中直嘀咕，赶紧把卷子打开看。这一看，林大人可气得不轻：“好啊，你个董文章！你给本官三万两银子，还说给我最多；原来，你给徐大人十万两。哼，看不起本官！亏你把本官当成了徐大人，这回我不但叫你当不上状元，连徐大人我也得参他一本，证据在我手，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把卷子塞袍袖里了。

在后面两场考试中，周七猴子如法炮制，交给林大人的考卷写成徐大人，给徐大人的写成韩大人，给韩大人的又写成林大人，三位主考官都窝了一肚子火，袖筒里都塞着别人的证据，谁也不理谁。

三场考罢，皇帝要点状元了。朝庭上，三位主考官一齐说，臣有本要奏。皇帝看过他们的奏折，脸都气青了，手指着他们：“哼，你们三个佞臣！本朝科考是为国家选拔贤才，你们竟敢贪赃卖官！来人，摘去他们三人的顶戴花翎，送三法司查办！再把今科举子董文章重打一百大板，拉到考场外戴枷示众三天，永不准再进考场！”

令三位考官不解的是：俺告的是别人，皇帝怎么治俺的罪了？难道皇上未卜先知？知道俺也贪银子了。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周七猴子给他们下的套。过后，人都说，周七猴子这是一石砸倒了四鸟。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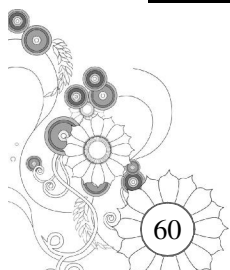
说

22 家常菜

这年，周七猴子又和本县几个穷秀才相约一起进京赶考。因家中没有多少银钱，一路上他们差不多都是自己开伙做饭吃。看看再有四五十里路就要到京城了，天已不早，周七猴子提出就到前面的连升客栈去吃饭住宿。

七八个人一起走进连升客栈。店小二见来了这么多人，赶紧满脸堆笑往里让：“几位来了，快请坐！不知各位是吃饭还是住店呐？”李秀才嘴快，忙说：“俺们也吃饭，也住店。不过，俺们身上都没有多少银子了。麻烦你给俺们安排最便宜的客房和饭菜就行了，俺们明早就走。”店小二刚刚还满脸堆笑，一听这话，脸立马拉长了，跑到柜台后跟老板咬耳朵。连升客栈开在进京的主要路口，是天子脚下，南来北往赶考的、做生意的、有钱有势的人，这老板见得太多了！听店小二一学说，哪会把几个穷秀才放在眼里，脸一寒，对周七猴子他们说：“最便宜的饭菜没有，最贵的倒是不缺。要想少花银子，等会有人吃剩的，可以便宜卖给你们。至于客房嘛，我看你们不如就到俺的柴房去住，那里省得铺被褥，还暖和。俺保证给你们算便宜。”说着，鼻子一哼，嘴一撇，眼斜着，瞟几个人，再不搭理他们。王秀才性子急，忙站起来要和老板说道说道，被周七猴子一把摁坐在板凳上，低声说：“别急，看俺对付他。”

周七猴子站起身，冲老板双手一抱拳说：“请问老板，您店里什么样的菜都做得上来吗？”老板见问，心想：“几个穷酸，能见过多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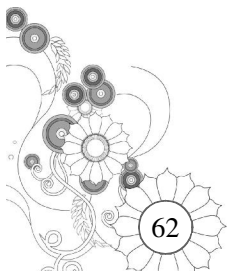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世面！”就大声对周七猴子说：“不论是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水里生的、土里长的，你能点出来，俺店里就能给你做出来！”周七猴笑笑，故意大声问：“俺要是点得出，你做不出来呢？”店老板见穷秀才当着满店吃饭的人问这话，心想：“你个穷书生想拿大话喷我，让俺出丑露怯，你还嫩了点……”哼哼冷笑说：“你还别激我，既然你话说到这儿了，俺也和你赌上了，你点出来俺们店要是做不出来，俺情愿倒贴你们一桌上等酒席，安排你们住头等客房。不过俺要是做出来了，你们每人得给我一百两银子。”“好，一言为定。”周七猴子和老板击了掌，又笑笑说：“俺也不多点，就点四个菜！您记下，一熬两木匠比武，二炒两豁子亲嘴，三烧两头蹬腿，四炖两个人比智。好了，就这简单四样吧，麻烦你快点弄上来，俺们等着，吃饱了好温习功课呢。”周七猴子报完菜名，老板愣了半天，直眨巴眼也想不出来这是四样什么菜。这下老板“驴头不叫驴头——长脸了”。心想：“俺开了几十年客店，从没听说过这四样菜，莫不是这穷酸有意瞎编骗俺的？”老板脸一绷说：“这四样菜是你瞎编的，世上根本没有，你们得给我银子！”周七猴子头一昂说：“俺点出来，自然它就有。这些菜三岁小孩都吃过。要是瞎编的，俺把银子输给你！”店老板没法，拿着菜单去找后厨。厨师们看来看去，都直摇头说：“不知道是什么菜，做不出来！”这时，店老板可是“三伏天穿皮袄——淌大汗啦”！周七猴子见老板磨磨蹭蹭不出来，一个劲地催：“快点给俺们端上来！这么简单的几样菜，还要做这么长时间？”厨师见老板急得直转圈，就说：“老板，愿赌服输，大话既然说出去了，那么多人听见了，也赖不掉了，就照你说的办吧。怨咱们见识浅，他们既然来赶考，肚里的知识多着呢！等会他们吃饱喝足，你问问这到底是四样什么菜，俺们也长长见识。”

老板只得给周七猴子他们上了一桌上等酒席，他们吃饱喝足了，老板把他们领进头等客房，才脸红红地不好意思地说道：“几位，刚才怪俺有眼不识金镶玉，还请贵客告诉俺那四样到底是什么菜？”周七猴子慢慢剔着牙，过了会才拉长腔调说：“这四样菜嘛，



噢！也就是几个家常土菜，再简单不过了。听好了，一、两木匠比武——斗斧{豆腐}；二、两豁子亲嘴——斗牙{豆芽}；三、两头蹬腿——斗脚{豆角}；四、两个人比智——斗脑{豆脑}。老板啊，不就是这四样菜吗？俺家乡三岁小孩都知道，不是瞎编骗你的吧？今后可别势利眼瞧人了……”老板被噎得脸发青说不出话来，恨恨地把门一摔走了出来。刚出客房就自己给了自己一个大嘴巴。“开了几十年客栈，什么样的人 and 事没见过？今天倒叫个乳臭未干的穷秀才给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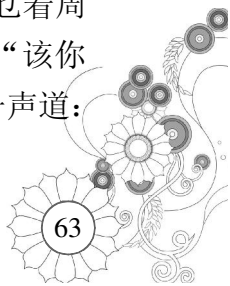




23 斗 诗

周七猴子进京赶考，到客栈投宿的时候，遇到了同是进京赶考的一位秀才和一位举人。秀才名叫岳云燕，举人名叫索海波。一个是富家贵公子，一个是衙内阔少爷。大家走进客栈要老板安排客房。店小二告诉他们说，住头等客房每宿花二两银子。周七微笑着对老板说：“老板，俺进京赶考，所带银两不多。二两银子足够庄户人家一年的花销了。您就给俺安排一间下等客房、柴房通铺都行！”谁知，秀才和举人听了，两眼乜着周七猴子，撇着嘴，秀才说：“没钱何必来赶考？丢人现眼面无光。”举人接着说：“一表人才相貌好，原来是个苦穷酸。”周七猴子冷笑笑，回他二人道：“俺虽身上银两少，肚中文章车斗量，强胜驴粪搽白粉，外表好看内里脏。”俩阔少爷听周七说他们徒有其表，气得一跺脚说：“今天咱们就较量较量，比诗论输赢。谁要是比输了，谁就把吃饭住宿的钱全包了。”“好，就依你们！店老板，你给做个见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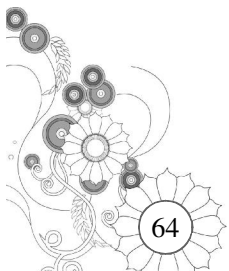
秀才岳云燕提议：“用‘一来一去’、‘一去不回’，每人作诗一首，作不出来或文不对题就算输！俺先作，诗曰：一来一去云中燕，一去不回弓上箭，云中燕，弓上箭。”说着手指向周七猴子，接着道：“腰无金钱你住什么店？”举人索海波说：“贤弟作得好，该俺了。诗曰：一来一去机上梭，一去不回浪上波，机上梭，浪上波。”眼乜着周七说：“身上无钱你作什么作？”二人一起催促周七猴子说：“该你了！快作，作不出来，俺们的费用可都得你垫咯！”周七冷笑一声道：



“诗曰：一来一去喉中气，一去不回腩上屁，喉中气，腩上屁，”手指二人继续道，“腰中无银才受熊气！”“你、你有辱斯文！”岳云燕和索海波气得一齐指着周七猴子说。周七猴子看着老板和二位阔少爷，问：“俺作的哪句不对？哪句不是实话？你们给俺指出错，俺就认输！”两阔少气得脸通红，半天也想不出对付周七猴子的话了，只好各自付了酒席钱和店钱住下来。

第二天早上，周七刚从柴房出来，那岳云燕和索海波早在店堂内等着他说：“昨天比诗，没分输赢，俺们不服；今天，俺们雇了辆马车，咱三人到车上再比，谁输谁给车钱。敢不敢？”周七点点头说：“那有什么不敢？等会还让你出题先来！”

仨人上了马车。岳云燕说：“这次，‘用独立又独站’，‘好吃又好看’，恍恍惚惚来作。怎么样？俺先作了。”岳云燕指着路边正开花的石榴树说：“诗曰：石榴树独立又独站，结果子好吃又好看；人说蝙蝠吃盐能变老鼠，恍恍惚惚没有人看见。”“作得好！该俺了。”索海波指着一农家院子中的粮食折子说：“诗曰：粮折子独立又独站，做糕点好吃又好看，人说屎壳螂喝风能变知了，恍恍惚惚没有人看见。”“好！”二人齐对周七猴子说：“快点，该你了！”周七猴子回头一看，一农家院门口站着位手拿着两串糖球{糖葫芦}的怀孕的大嫂。“有了！”周七猴子回过头说：“诗曰：小大嫂独立又独站，冰糖球好吃又好看，人说她生的双胞胎一是秀才一中举，恍恍惚惚没有人看见。”岳、索二人气得对周七猴子大喊：“你个穷酸，你骂人……”周七猴子让车把式把车停下，他从车上跳下来对二人说：“俺再送你们一首。你们听着，‘上山狗，下山狼，狼心狗肺坏肚肠，劝人别和狼同路，仅防恶狼把人伤。’”说完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24 戏李蟠

这年刚收完秋，周七猴子的母亲就又劝周七进京赶考。周七看着面黄肌瘦的母亲说：“娘，您身子骨不好，咱家又无余钱。您身上的衣裳，穿了十几年了吧？该换换了！俺打算把秋粮卖了，给你置办一身新棉袄裤，再添一身夹衣，赶考不赶考的，等以后有闲钱再说吧！”“胡说什么？男子汉当以前程为重！”周母着急地说：“家无余钱不怕，把咱家的粮食卖了，你再到徐州府你表哥李蟠那借几十两银子，俺估摸着，这钱也差不多够你赶考来回花销的了。”“娘，李蟠当官，有钱有势，俺才不去呢！让他看不起俺？”“哎！你这孩子，没听人说吗？‘人穷志短’！李蟠是你亲表哥，姑舅血脉，什么看起来看不起？又不是外人！百善孝为先。你不听娘的话，就是不顺不孝！正巧，你三大爷的往徐州送货的船明早开航，你搭你三大爷的船顺道过去；借了钱再跟你三大爷一起回来。就这么定了！”

第二天天还没亮，周七猴子就被母亲逼着起了床上三大爷的船。近晌午时分，船到了徐州，周七下了船，心想：“反正来徐州了，不管怎样，到户部山表哥李蟠家去一趟吧。”走走逛逛，看看街景，等到了表哥家门口，天已过晌午了。表哥家两扇大门紧闭着，周七刚想敲门，“吱呀”一声，大门开了。巧了，李蟠和一位官员模样的人走出来。两人红光满面，嘴唇油光发亮，看样子，刚刚吃罢酒宴。李蟠看见了周七猴子，脸微微一寒，心想：“这没出息的东西，穿得这么寒酸，干什么来了？”心里想着，嘴里不咸不淡地说：“你来了。”

你表嫂在家。你还没吃饭吧？正巧还有剩的饭菜，让你表嫂叫下人热热给你吃吧。俺还有事，不能陪你了……”边说边和那官员一道走了。

周七猴子见表哥这样的不咸不淡，分明是没瞧起他。他冷笑笑，转身走了。约有吃一顿饭的时辰，周七猴子怀里抱着个粗纸包细纸裹的大包，来到了李蟠门口，“砰、砰、砰”地敲门。看门的开门问他干什么的？周七猴子把包裹递给看门的说：“这是俺从家里给李大人带来的土产，烦你交给他。你就说是您表弟周七送来的，俺现在跟家里来的船一起回去了，就不等他了。”

约一炷香的时辰，李蟠回来了。看门的把包裹交给李蟠说：“这是您表弟给您捎来的土产，他说不等您了，回去了。”李蟠纳闷了：“刚才我见他时候，他手里没拿什么东西，他从哪弄来的土产？”李蟠没进屋，在大门口就把一层层的纸打开了。一看，李蟠哭笑不得。纸包里包的是：一块瓷碗碴子，被磨得平平的；一块约有三寸厚四寸长的木块；还有一根一头被折弯的、尺把长、小指粗、被剥了皮的鲜柳棍。李蟠是什么人？大才！是皇上钦点的状元。看过这些东西，李蟠脚一跺，吩咐看门的：“快去！到内宅让夫人给俺送一百两银子来，快！”看门的飞跑去了内宅。不大会，李蟠夫人拎着银子急慌慌来到门口，问李蟠：“官人，有什么事急需银子？”李蟠把纸包递给夫人说：“周七猴子来了。你看他给的这些东西就明白了！”夫人看了又看，不解地说：“这不都是路边扔的破烂吗？周七猴子弄些垃圾给你什么意思呢？”“咳！刚才周七猴来了，俺没大理他，他是嫌俺怠慢他了。你看，那块平瓷破渣，平瓷——{评词}，那木头代表说书用的醒木，柳棍代表唱书用的敲鼓条。他这意思是，要把俺编成评词、鼓书，去到处传讲胡侃呢！俺真要被他们胡侃乱唱，这状元公的脸就丢尽了。还怎么在徐州为官？快把银子给我！”说着，从马房里牵出匹枣红马，翻身上马，急急往大运河边追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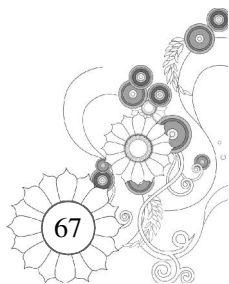
李蟠追到运河码头，没找到周七猴子，听说有艘船刚起航不久往邳州方向去了，李蟠翻身上马，沿着河边追。追了约三里路的光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景，果见一条挂着“周记”旗幡的船正往东行驶。李蟠人马离大船还有两三丈远的地方，就听见周七猴子高声大嗓地讲着：“话说那‘十八子’，外号叫‘龙绕’的小子，一朝得地，就头扬上天，看不起家乡亲朋。狗眼看人低。这天……”李蟠听不下去了，高喊一声：“船家，快把船靠过来，俺找那说书的有事……”撑船的看见岸边一身穿官服的人喊，要船靠岸，忙把大船向岸边撑来。周七猴子拦着说：“别去，别去！咱们身上有穷气，别沾了人家当官的一身……”“表弟啵，你嘴下留情吧……”说着，李蟠一扬手把银子扔到了船上说：“表弟，你说的那‘十八子’，谁都听得出来是什么字。‘龙绕’不就是‘蟠’字吗。刚才，怪俺送客慢待了你。你就别变着法拿表哥涮着玩了，表哥给你赔礼了！银子不够用，再到俺这来拿……”“这还差不多。表哥！俺别的本事没有，说书，胡侃，俺从来不打草稿。”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25 枫树害羞

那年，周七猴子要去周半仙家干长工，几个给周半仙干过活的人劝周七猴子说：“老七，你别去，周半仙可会坑人了！你干完一年的活，临了，他准得想个点子，让你干不能干的活。有一样不会干，他就扣你半年工钱；两样不会干，一年工钱全扣完。还得说‘干活不遂主，累死枉无功’，让你白挨一年的累，你还是别去的好。”周七笑笑对众乡邻说：“俺就是听说他好坑人，才特意上门去给他干活的。俺非得让他个铁公鸡掉二两铁沫下来不行。”

周七猴一对周半仙说来干活，周半仙就笑里藏刀地对他说：“七，咱可是瓦屋不漏——有檐〔言〕在先，俺叫你干什么活，你就得干什么活。一样不会干，扣半年工钱，两样不会干，一年工钱全扣完。”“行！管！！俺就是干庄户活的人，有什么干不上来的？你让俺干什么俺就干什么。”周七猴子爽快地答应着。“七，这可是你自己答应的，到时可不能反悔。”“那俺要是什么都干上来了呢？”“工钱一分不少，另加五斗小麦。”“好！一言为定！”“一言为定！”周半仙心中暗喜。

春种、夏收，眨眼秋庄稼也全收了，粮食归仓、柴禾归垛，小麦也种下去了，这一年的活算干完了。周七猴子找周半仙要工钱和粮食，周半仙摆摆手说：“七，别忙，还有两样活，你一干完，俺立马就把工钱给你。”“什么活？你说，俺这就去干！”“噢！也不是什么难活，俺家东边不是有个荷花汪塘吗？俺想让你把那汪塘给俺搬家门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口来,夏天不出家门,就能闻到荷花香。有一条,那汪塘里的水不能辱,更不能在俺家门口挖土,你把汪塘原样搬过来就行了。你能干吗?”“能干,俺这就去给你搬来!”周七猴子答应得很干脆,愣都没打一下,转身从放农具的屋里拿根长绳走了。周半仙心想:“七猴子,都说你能,俺看你再能,也不能把十几亩大的荷塘搬来!你个憨种,这一年你算白给俺干喽!”

周半仙歪在太师椅上,闭着眼,手拍椅把,摇头晃脑,正哼着戏文,忽听周七猴子喊:“半仙叔,快来、快来……”周半仙一看,周七猴子浑身上下都是泥点,胳膊手上全是湿泥。疑惑地问:“你把荷塘搬来了?”周七猴子一跺脚说:“咳!别提了,俺用绳把荷塘捆好,想把它背回来。谁知它老往一头缩溜,俺来喊你过去,帮俺在后头托一下,俺好给您背来!”周半仙眼珠转了几转,心说:“这个熊东西还真刁,俺要是能托动汪塘,俺就是神了。俺故意难为你,你反过来难为俺,哼!就给你半年工钱。”心里想着,嘴里却说:“算了,它不想来,就让它搁那边吧!”周七猴子一本正经地对周半仙说:“那汪塘不是俺不能搬来……那俺的工钱……?”“工钱照算行了吧!”周半仙咬着后槽牙说。

周半仙指着院子对周七猴子说:“七侄,俺院中有竹有松,但缺棵红枫树,距山前有棵半搂粗的红枫,怪好。你能把它移到俺院子里来吗?那树根转圈的土可不能动,你能干呗?”“这不难,俺去把那棵枫树带来就是了。”周七猴子从周半仙家出来,找了个麦穰垛扯了个洞,钻到麦穰垛里,一觉睡到了下傍晚。出了麦穰垛,掸干净头上身上的麦草,来到周半仙家门口,装着气喘吁吁的样子,喊:“周财主,半仙叔!俺有话跟你说……”周半仙走出大门,问:“你跑哪去了?把红枫树移来了吗?”周七猴子眉头一皱,拍着大腿说:“俺不就是上距山给你移枫树去了吗?俺好说歹劝,总算把枫树说动心了,要跟俺一块来。谁知,离这还有三四里路,它怎么也不愿走了。它说:‘她’害羞,还说,‘她’是女,松树是男,哪有女的先往男家跑的?要想叫‘她’进家,得让家主亲自带着松树到庄前去迎。还得给它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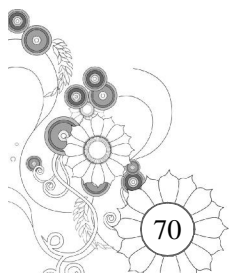


红挂绿放鞭炮，才显得重视它。不然再过半个时辰，它还返回崛山去。俺心里急，才来喊你的。周大财主，你快带着松树去迎一下吧！”

周半仙看周七猴子脸本着，说得跟真事一样，心想：“七猴子，你瞎胡扯，树还能自己走来走去？”可这话又说不出，说出来不是自己搨自己嘴吗？自己让周七猴子把树不动一点土的移来，树不自己走，怎么来？这下，周半仙戏园子关门——没戏唱了。他憋了半天，瞪着眼说：“它不来拉倒！屎壳螂坐轿——臭架子不小！它想来俺还不让它来呢！”“周大财主，这可是你让它回去的，不能怨俺活没干上来，俺的一年工钱，还有另加五斗小麦得给俺了吧？”周半仙那个气哟……只好把工钱、粮食如数给了周七猴子。

事后，村里人都说，“周半仙个铁公鸡还真让七猴子把铁沫给刮下来了。”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26 买罐鼻

瓦窑街上有个王老财，开着两座瓦罐窑。王老财心肠黑，窑工没白没夜地给他干活，他却整天想方设法，克扣窑工们的工钱，恨不能把窑工们的骨头熬成油吸。窑工们恨死了王老财。听说周七猴子有点子，就都一起来找周七猴子，请他想法治治王老财，给大伙出口气。周七猴子答应了。

第二天，周七猴子肩上扛条扁担，用绳穿的两个罐鼻子分别挂在扁担两端，从王老财的瓦罐窑旁路过。他边走边喊：“买罐鼻喽，一文钱一个！”王老财听到了，赶紧追出来，喊住周七猴子：“你要买罐鼻吗？”“是的，一文钱一个。”“那你别走了，我这瓦罐窑就是罐鼻多，我想都砸下来卖给你！”“哎！咱可先说好，一文一个，多了不要。”“那当然，那当然！要不放心，咱就先立个字据。”“也好，立个字据，有个凭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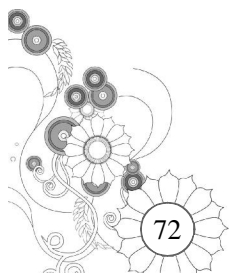
字据立好了。王老财像喝了瓢喜婆婆尿似的，喜得不知扶那块好了。他早就算好帐了：“一对瓦罐子才卖一文钱，而这个憨子拿一文钱买一个罐鼻子。一个罐子两个鼻，一对罐子四个鼻，四个鼻就卖四文钱。哎哟哟！一窑抵过四窑，这不该我王老财发财了吗？”

王老财赶紧找来窑工，乒乒乓乓一阵砸，顿把饭功夫，两窑瓦罐全被砸光了，只剩下罐鼻子放在一旁。王老财对周七猴子说：“你过来见见数吧！等交过钱，我叫伙计用车把罐鼻给你送到府上去。”“用不着！”周七猴子在罐鼻子堆里扒拉了半天，只捡了一个罐鼻



子,掏出一文钱递给王老财说:“给,这是你的罐鼻子钱。”王老财一看,可傻了眼喽,一把扯住周七猴子:“你,你,你怎么只买一个罐鼻子?你不能走!”“字据上不是写得清清楚楚吗?一文钱一个罐鼻子,多了不要,我又没少给你钱,再说,我要那么多罐鼻子干什么用?又不能煮了吃!”

王老财这时像王八吞了铁秤砣,噎得干瞪眼,瘫在地上爬不起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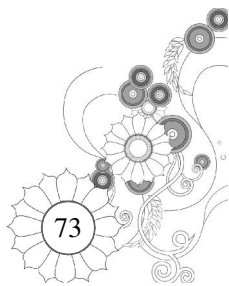


27 || 分 井

周七猴子因爱打抱不平，帮穷人办事，本庄几个有钱有势的财主都恨死他了。这天，周七猴子赶考刚回到家，三家财主就一起来找周七猴子：“老七，俺们来找你商量个事。”“什么事，要你们三位财主一起来？”“咱这庄从古到今不是合用一口井吗？现在吃水的人多了，有些人用破罐烂桶到井里提水，把水弄脏了。想找你商量一下，把井水分开，如果谁用水，谁就提自己这边的，那沾到别人那边的，就得掏钱。”“好！好！我也正想找您爷几个商量这事呢，咱这就去分吧！”

等三个财主把井量好，分好，周七猴子说：“您爷几个稍等一下，我去去就来。”三个财主暗自得意，心想：这下可把周七猴子难倒了。不掏钱，他也别想吃这井里的水。

一会儿，周七猴子抱捆秫秸来了。“老七，你抱秫秸来干吗？”“噢！我正愁没地方攒粪，现在井水分开了，我想在我的那半井水里夹个粪茅子，沤上秫秸，留着攒粪上地。”三家财主一听，驴头不叫驴头，可长脸了。一齐说：“七爷，算了，算了，井就别分了，还是大家合着用吧！”



28 | 相 亲

周七猴子二十多岁了，到了该娶妻的年龄了。母亲跟着整天催。听说北坊上村刘家有个三闺女，勤劳、贤惠、聪明，周七猴子托人去说媒。媒人去后回告说：“刘家三姐说了，她要试试你。让你双六月、三九日到大榆树街赶集，在集上找到一个头戴铁帽子，手捧白方，骑着土龙听书的人。那听书的人还要让你干点什么。如果你样样都做到了，这门亲事就算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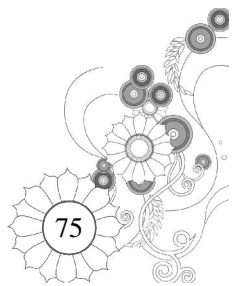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笑笑对媒人说：“你替俺回复三姐，俺照办就是了！”

腊月二十七这天，周七猴子换上新衣裳，梳洗板正，上大榆树街赶集去了。街上人来人往，拥挤不动。周七猴子顺着人流来到集北头，刚到拐弯处，就听到了敲鼓声。顺着鼓声望去，一个四周围着半人高土墙的空场上，一个说书人背靠土墙面冲南正在说书，一二百个听书人有坐着的，有蹲着的，还有骑坐在土墙上的，都聚精会神地听书，生怕漏掉一个字。

周七猴子把所有听书人打量了一遍。他看到，说书场东南角一个人，头顶铁锅，手捧豆腐，骑坐在墙头上，听着书。周七猴子走过去，弯腰施礼，悄声说：“请问，您认识坊上村的刘家三姐吗？”头顶铁锅的人说：“你问俺这个什么意思？”周七猴子说：“是刘家三姐叫俺找你的。”“你凭什么说是三姐让你找俺的？”这人说，离开了书场。周七猴子跟随过去，说：“刘家三姐让俺双六月、三九日来赶集，俺想，‘双六月’是十二月，十二月是腊月，三九二十七，就是腊月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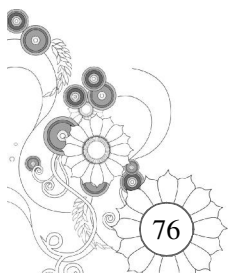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十七呗！腊月二十七大榆树逢大集，正是今天！她让俺找一头戴铁帽子、手捧白玉方、骑土龙听书的人。俺看您头顶铁锅，像戴个铁帽子；手捧豆腐，方方正正，像块白玉；坐在曲里拐弯的土墙上，不活像骑条土龙吗？俺想，她让俺找的就是您！”

“难怪人家都说你有状元之才！”戴铁锅的人拿下铁锅，哟！原来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老头上下打量周七猴子。看周七猴子身高六尺往上，两道剑眉，两眼又黑又亮，鼻直口方，心里很满意。老头点点头说：“算你说得靠谱。”周七猴子又施一礼，问：“敢问您老尊姓？”老头头一扬说：“芒砀山，斩白蛇，跨战马，兴汉业，高祖姓刘！”“原来您就是刘老伯父，失敬。”老头问道：“公子贵姓？”周七猴子双手抱拳说：“登金阶，上御辇，子牙曾拉八百人。文王姓周！”老头哈哈大笑说：“好吗，咱爷俩一武一文干上了。不错！那你再去给俺买几样东西吧，快过年了，俺好用。”“大爷要俺买什么？”“你记好。一、一块肉皮值千金；二、口含黑珠笑吟吟；三、生了儿女卖娘亲；四、弟兄八个一根筋。另外再给俺买：远看是点心，近看是点心，虽说是点心，就是不能吃。好了，你去办吧！”

周七猴子边走边念叨着老头让他买的东西。没走几步，看到一个卖熟肉的，他笑了。不大一会，周七猴子回来了。把买来的东西一一指给刘老头，说：“一块肉皮值千金，是桂（贵）皮；口含黑珠笑吟吟，是花椒；生了儿女卖娘亲，是生姜；弟兄八个一根筋，是八角；点心不能吃……俺想，那就是蜡烛了。大爷，俺买的对吗？”刘老头喜得嘴咧多大，说：“俺闺女让俺先来看你，还真来对了。俺闺女有眼力！这门亲事，俺答应了。过完年，你就来娶亲吧！”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29 调教逆子

周庄的东头有三间茅草屋，住着周大周二周三弟兄仨。因他们没地，周大常年在峪山上给人放羊，周二常年在峪山砍柴，周三呢划个小划子在大运河里逮鱼。

有一年，从山东逃荒过来个妇女，快饿死了。周三看着可怜，就把她带回家，熬了锅鱼汤给她喝。这女人就留下来，给周三当了媳妇。

第二年，周三媳妇生了个儿子。哎哟！这跟天上掉了个金元宝似的，弟兄仨喜得乱蹦：“有续香火的喽！”他们给孩子起名叫金宝。

俗话说“娇养无义郎”，这话可不假。金宝从一落地，有爹娘和两个大爷宠着，水来湿手，饭来张口。老弟兄仨宁可自己吃糠咽菜，也得省下钱来，鸡、鱼、肉、蛋地供着金宝。一点不合适，金宝就用“不吃饭”吓唬他爹娘和两个大爷；年龄大点了就摔锅砸碗，打爹骂娘，揍大爷；近二十了，别说干活，连吃碗饭都得他娘给盛好端到跟前。

金宝活不愿干，却学会了赌博。他把老弟兄仨攒的留给他娶媳妇的钱偷出来，一夜输了个干干净净。两个大爷和爹娘数说他两句，他眼一睁，脚一跺骂道：“您几个老不死的，没本事挣钱给俺花，还有脸管俺，惹烦了俺，放把火把您几个老东西都烧死！”

这天，金宝又逼着他爹给他找钱去赌博。他爹说，家中哪里还有钱啊！金宝摸起菜刀就要砍他爹。他爹撒腿往外跑，金宝举着刀

撵，正巧，被周七猴子撞上了。周七猴子夺下金宝手中的刀说：“俺看你个孬熊是活腻了，敢杀你爹了！”金宝比七猴子大，但论辈份，金宝得喊周七猴子叫叔。金宝知道周七猴子会武功，没敢吭，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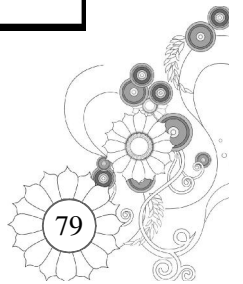
金宝爹看儿子跑了，往地上一蹲，直叹气：“唉，俺哪辈子造的孽，怎么让俺摊上这个忤逆不孝的东西！”周七猴子拦过话说：“三哥，别怨天怨地！这得怨您老弟兄仨和金宝娘，这孩子都是你们给惯的！养儿不孝不如不要。干脆送衙门里，治他个忤逆罪，看他还敢作吧！”“七弟，俺老弟兄仨就这一碟子酱，要真把他送衙门里去判个忤逆罪，坐牢杀头的，还叫俺老弟兄仨过吧？俺仨都是奔五六十岁的人了，以后谁给俺领棺下葬摔老盆？还不如把俺弟兄仨杀了。”“那你们就由着他胡作，作大了叫衙门逮去，照样砍头！”周老三站起身，抓住七猴子的手说：“七弟，人都说你是状元之才，你给俺想个法管管他，只要不让他坐牢、杀头就行。”“叫俺想法也行，不过咱先说好，你弟兄仨得听俺的，不能再惯他，照俺说的做，心不能软；若心软了，俺可就帮不了你们了。”“行，行，俺几个都听你的。”周七猴子跟周老三说了好大会才走。

这天，金宝又拿着刀，逼他爹娘去给他借钱。这时，他家来了两个公差，公差晃着锁链：“谁叫周金宝？庄上有人举告你犯忤逆罪，快跟俺上衙门走一趟！”金宝一看这阵势，吓得手里的刀“咣”地一声掉到地上。清朝那时最看重的是孝廉，金宝也听家里人说过，要是庄上有三户联名告谁忤逆罪，谁就得被衙门抓去。轻者坐牢充军，重者杀头。要是父母去告儿子，罪更重。金宝看公差奔他来了，吓得一腚坐到地上，两手抱着他爹的腿死不撒手。正在这时，周七猴子进来了，看看俩公差，又对金宝点点头，说：“金宝，进了县衙，你就有‘好日子’过喽！”金宝跪爬到周七跟前说：“俺七叔，您快给俺讲讲情！俺不上县衙，往后俺改了，俺不敢了……”

周七猴子装着很为难的样子，从袖筒里摸出块银子，塞到公差手里说：“两位大哥，他还小，不懂事，饶了他吧！”“那俺们回去怎么交差？”“您就说，金宝上山东走亲戚去了，没在家。你们抬抬手，放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过他吧！”边说边挤眼。两个公差掂量了一会，说：“好，今天给你个面子，往后，要是有人再告他，绝不能放过他！”

送走两位公差，周七猴子回身板着脸说：“金宝，从明个儿起，先跟你大爷上山放羊，等俺说行了，再跟你二大爷上山砍柴，学会了砍柴，再跟你爹下河学逮鱼。要是不干，嫌苦怕累，俺立马到衙门去，让公差来抓你！”

金宝不情愿地跟着大爷上山放羊了。山上到山下，山前转山后，实在受不了了，就往地上一睡，赖着不起来。他大爷说：“你七猴子叔说了，他藏在一边瞅着你。让他看见了，他立马到县衙喊人来逮你！”金宝不得已又爬了起来。过了十多天，周七猴子到山上问金宝：“放羊累不累？你在山上看到什么好景了？”金宝苦着脸说：“有什么屁景！放羊这活，太烦人了！这些熊羊，都不搁一处啃草，到处窜。俺明天跟二大爷砍柴去！”周七猴子咋呼一声：“不行，你还得放羊！”

又过了十几天，七猴子又来问金宝：“放羊苦不苦？看到什么了？”金宝羞愧地说：“七叔，俺知道了，放羊真苦。渴死饿愣都不敢离开羊群，万一少了一只，还得赔人家。俺大爷六十多岁了，可真不易啊！俺看到。羊羔吃奶跪着吃，羊羔也知道老娘吃草变奶不易呢！”“好，行了！你明天去跟你二大爷砍柴去吧！”

过了二十多天，周七猴子见着金宝挑着柴担走下山来，问他：“金宝，砍柴这活怎么样？”金宝诚恳地说：“七叔，砍柴可不是好活，上崖爬树，一不留意摔下来，命都难保！俺摔了多少回了，多亏俺二大爷护着。您看看，俺脸、手、身上，被刮了许多血道道，俺都疼哭好几回了，也不知二大爷这些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七叔，那天，俺还看见小乌鸦打食喂老乌鸦呢！小乌鸦的娘趴在窝里飞不动了，它反哺回报它娘呢！”“知道了。你明天别去砍柴了，跟你爹打鱼去吧！”

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天晚上，周七猴子来到金宝家，问：“金宝，打鱼比放羊、砍柴轻快吧？”金宝皱着眉说：“七叔，人说世上三样苦，打铁捞鱼做豆腐。一点都不错，一条小划子搁在水里，三面水一



周

七

猴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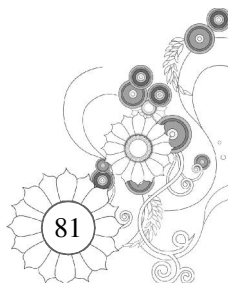
的

传

说

面天，天热还好过，天凉了，人被冻得恨不能胳膊腿都蜷肚里去；半夜来半夜走，浑身弄得又湿又腥又臭，只能用身子焐干衣服。这些年，可苦死俺爹了！”金宝说着眼泪流下来了。“七叔，那天俺看见一群小黑鱼都偎在大黑鱼嘴边，俺怎么撵，它们都不离开大黑鱼。俺一瞅，原来那条大黑鱼眼瞎了，看不见逮食吃，小黑鱼怕它娘饿死了，都偎在它娘嘴边让它吃，它们舍身孝母呢！七叔，乌鸦反哺，羊羔跪乳，黑鱼舍身孝母。比比它们，俺羞愧死了，俺连畜生都不如！俺要是不跟大爷和爹出去干活，还真不知道他们挣俩钱得受多大的罪呢！七叔，你看着，从今往后俺要是再胡作非为，就叫俺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周七猴子看着变得又黑又壮的金宝，笑着对他的家人说：“俺可是还你们一个好儿子了！往后你们要是再把他宠犯了‘病’，俺可不再去找俺的同窗冒充公差，陪你们演戏了！”



30 装乞丐

奉母命，周七猴子和新媳妇刘氏来徐州拜望表哥李蟠。在表哥家刚住了一天，七猴子就腻了。李蟠是官，他是民。表哥说话净打官腔，他看不惯。再说周七猴子干庄户活，自由惯了，过不惯水来湿手，饭来张口让人伺候的生活。吃罢晚饭，周七猴子说，在府里闷得慌，想和媳妇出去逛逛。李蟠也不想跟他多搭谈，给了他十两银子，让他和他媳妇到街上随便买点什么。

周七猴子和媳妇在街上边走边看，一家坐北朝南的茶食店还没关门。周七猴子说，给两家老人买点糕点带回去。刚走到店门，从店里出来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男人使劲推搡着一个二十多岁抱孩子的妇人，嘴里还骂着：“快滚，你他娘没钱还想吃糕点。俺这又不是慈善堂！滚，滚远点！”抱孩子的妇人苦苦哀求：“老板，行行好，少卖点给俺吧，俺孩子快饿死了，卖给俺点碎的也行……”抱孩子的妇人被推得趔趄着，差点摔倒，刘氏上前一把扶住了她。

周七猴子打量这妇人，二十多岁，又黄又瘦，怀里的孩子最多也不过三、四个月大，干张嘴哭不出声。这妇人穿得又破又烂，上身一件开花袄，外边罩着也不知从哪捡来的破大褂子，光剩下了襟，搭到膝盖下；一条破棉裤露着棉花，外罩条青不青蓝不蓝的破裤子；脚上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鞋，烂得没后跟。七猴子看得心发酸，问妇人：“大嫂，刚才那人因为什么推你的？”大嫂用衣袖擦擦泪说：“俺命苦，生下女儿不到三天，俺丈夫得急病死了。俺公婆说是俺给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克死的，硬把俺母女赶出家门。俺身无分文，又没地方可去，就抱着孩子要饭。可怜俺连吃都吃不饱，哪有奶喂孩子？孩子饿得哭不出声了，俺跪求路人，才要来十文铜钱；俺想买条糕喂孩子，老板说得二十文一条；俺求他卖半条给俺，卖点碎糕渣给俺也行。可他又推又骂，说穷要饭的还想吃点心！唉，大哥，你看，孩子这么小，让俺拿什么喂她……”话没说完，早泣不成声了。

周七猴子气得直咬牙，说：“俺得想法整整这个狗眼看人低的老板！”他四下瞅瞅，看到街边有个垃圾堆，到垃圾堆里翻了翻，找到了一顶少边没沿的破帽子，又找出了一截破草绳，来到妇人跟前，说：“大嫂，你身上的破大褂子和破单裤借给我穿一会！”大嫂脱下来递给周七猴子。周七猴子找个没人的地方脱下自己的衣裳，换上了破褂破裤，把换下来的衣服交给刘氏，说：“你和太嫂找个地方等俺一会，俺去给孩子买糕点！”他把草绳往腰里一勒，敞怀露胸，将两手在地上沾沾，又往脸上和胸口上抹抹，拿出李蟠给的十两银子往头上一搁，戴上破帽子一弓腰进店了。

店老板看有人进店了，刚想招呼，一看，是个乞丐，还一脸一身灰土，气不打一处来。气冲冲地把周七猴子往外推：“出去！出去！俺这不是饭店。”周七猴子是练功之人，一使千斤坠，老板没推动他。老板眼一睁：“你不出去还想赖搁俺这？快滚，别找挨揍！”周七猴子低着头说：“俺是来买糕点的，你往外推俺。你的糕点不是留卖的吗？”“是留卖的，你买得起吗？”“狗眼看人低，你怎么知道俺买不起？”“哟呵！说话怪壮！”老板上上下下打量周七猴子，看到周七猴子穿着破褂子，露着怀，腰里勒着稻草绳，破裤子露着腿，浑身上下净窟窿，哪有搁钱的地方，浑身上下不值半刀火纸钱，这明摆着是来骗糕点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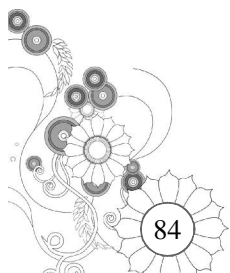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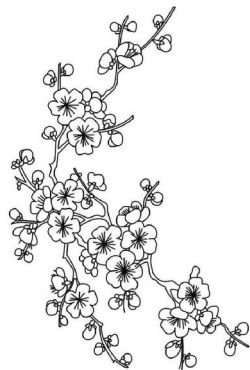
老板嘴一撇，手一伸说：“拿来吧！”周七猴子假装糊涂：“拿，拿什么？”“笑话，你不是来买糕点的吗？拿钱来，俺卖给你！说俺狗眼看人低……”老板指着进店里来看热闹的十几个人说，“大家作证，这人能从身上掏出一钱银子，俺店里的糕点尽他抱！”周七猴子边



假装满身找钱，边说：“俺的钱明明带在身上，弄哪去了？”看周七猴子半天掏不出钱来，老板气更壮了：“别装了！看你那样，掏钱？掏虱子差不多！俺再说一句，你要是能掏出一钱银子来，俺的糕点不光尽你抱，还倒送你十两银子！再掏不出钱来，可别怨俺揍你了！”周七猴子又追问说：“老板，俺要掏钱了，你说话算话？”老板摆着手说：“你拉到吧！俺要说话不算话，这些人都骂俺，天打雷劈俺！”“这可是你说的？”周七猴子抹下帽子，翻过来，说：“老板，你看这是什么？”老板一看，可长脸了，帽子里十两一锭的白银，还是官银呢。老板光瞪眼张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

周七猴子也不贪心，抱了十来条云片糕，又提了二斤白糖，伸着手对老板说：“十两银子，拿来吧！你说过倒送的！”老板脸上汗哗哗的，那么多人在场，又不能赖账，只得拿出十两银子，给七猴子。周七猴子接过银子说：“记住，进店买东西的人都是你的衣食父母，要多积德行善，你的生意才能长远……”

周七猴子找到了媳妇和抱孩子的妇人，把十几条云片糕和白糖送给了大嫂；又掏出表哥和老板给的二十两银子，说：“大嫂，糕点和白糖够孩子吃一阵的。这二十两银子你拿去做点小生意，养活自己和孩子，别再要饭了！”说完，换上自己的衣裳和媳妇扬长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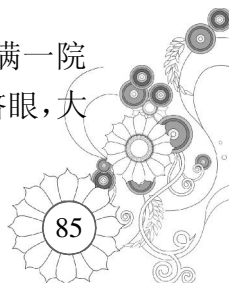
31 周七猴子说书

周七猴子的本家二大娘，急三火四地来找周七：“七侄子，你二大爷跟我怄两天气了，睡在床上谁喊也不起；不吃，也不喝。这要怄出个好歹来怎么办？哎哟，俺可叫这个老东西给怄坏了，你快想个法，把这个老东西给俺从床上弄起来！”

周七猴子知道，这二大爷可是个好人；家里地里活，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性子直，对谁也不坏。就有一条，脾气太倔，顺着他万事好说，要是惹他犯了倔脾气，九头牛也拉不过来。周七猴子说：“二大娘，您给俺说说，谁，因什么惹他犯倔了？”“咳，你二大爷是个‘听书迷’，不管是集上、还是哪个庄里有说书的，他什么事不干，也得去听书，不散场，他不走。前天，集上来了个说书的，他非去听书不可。我拦着不让他走，让他铡完草喂上驴再走。干完活他去了，回来就跟我脸不脸、腭不腭的。我跟他说话他不理，叫他吃饭也不应，就在床上蒙头睡，不起来。俺向庄上跟他一块去赶集的人打听，才知道，他到了集上，说书的散场了，他没听上，回来家就跟俺怄气的。”

周七猴子说：“二大娘，别急！您回去告诉庄亲庄邻，就说从外地请来个说书的，晚上到你家说书！等天黑俺去你家说书，保准能把二大爷从床上说起来。但不能让二大爷知道说书的人是我。”“那好，俺这就回家去找人！”

天刚黑，周七猴子来到了二大娘家。男女老幼坐了满满一院子。大家看来的是周七猴子，想打招呼，周七猴子又摆手又挤眼，大



家这才不出声。周七猴子在二大娘事先摆好的小地八仙桌前一坐，手拿二大娘家嵌磨用的小木板，“啪”的一声拍在桌上，哑着嗓子说：“各位乡亲父老，今天初到贵地，我给众位演说一段‘三国演义’，咱掐头去尾，单说‘赵子龙救阿斗’……”

屋里的二大爷，虽蒙头睡在床上，可耳朵好使，早就听见院子里闹哄哄的，说是家里请来个说书的。想爬起来，又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但想听书。没法，只好闭着眼，把头伸出被外，仔细听说书人说书。

只听说书人说：“这赵云挺枪跨马，杀了个天昏地暗，血流成河，三进三出，才将幼主阿斗救出。刚冲出重围，忽听三声炮响，迎面来了员白袍小将，挡住了赵子龙的去路。赵云大声喝道，来将通名报姓！白袍小将说，俺乃岳家将岳云是也！说罢，挥斧便砍，和赵云大战起来……”二大爷听到这里可就纳闷了：“俺的娘来，是俺没听清，还是听岔耳了？这说书的扯的是哪跟哪啊，赵云是三国的，岳云是宋朝的，前后朝的人，怎么弄一块打起来了？再说，岳云使的是枪，不是斧，哎！这是跟他哪个师娘学的……？”又听说书人说到：“赵子龙和岳云大战三百回合没分胜负，岳云板斧一收，跨马便跑。赵云拨马刚要走，忽听三声炮响，路边闪出一人，穿青挂皂，手执方天画戟，拦住赵云，挺戟便刺。赵云挺枪架住方天画戟：‘呔，俺手下不死无名之鬼，快快报上名来！’来将说：‘俺乃唐王驾下征东大元帅，薛礼、薛仁贵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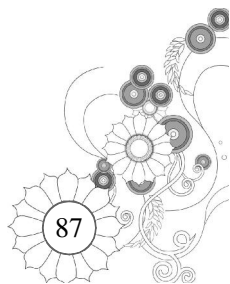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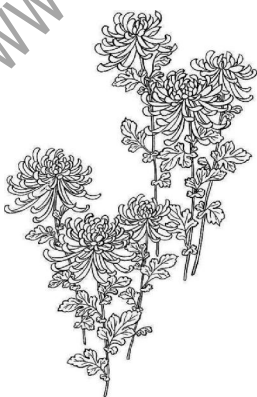
二大爷听到这里，再也睡不着了，一下坐了起来：“这他奶奶的怎么又扯到唐朝来了？薛仁贵是白袍将，使的是亮银枪，怎么还穿青挂皂，使方天画戟了？这怎么扯得跟烂裤套似的？不行，俺不能叫他在俺家瞎胡吡，哄这些庄亲庄邻！俺得起来耍耍他……”又听说书人说道：“薛礼薛仁贵和赵云战了半天，没分胜负。忽听一人喝道，‘赵云休得张狂，某来也！’赵云闪目观看，只见来将头戴虎皮帽，身穿虎皮裙，腰缠浑天绦，脚踏风火轮，手拿金箍棒，抡棒便砸。赵云大喊，‘来将报上名来！’来将说：‘俺乃姜子牙元帅帐下哪吒三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太子是也……’”没落音,就见二大爷赤个脚丫子从屋里冲来说:“俺看看这是哪里来的骗钱的龟孙,前后几百年,都往一块扯,欺负俺庄户人没听过书还是怎么的?俺要是再不出来,他能把盘古给扯出来!孩他娘,快给俺弄碗面条,俺吃饱了,好好地问问他,他是跟他哪个师娘学的?”院子里的人一齐哈哈大笑。二大爷就着灯亮仔细瞅瞅,原来是周七猴子。他摸过来扫帚就扑向周七猴子:“俺就觉着哪个说书的也不会扯这么些,还是你个孬种!”

周七猴子边躲边笑着说:“二大爷,俺要不瞎胡扯,您能这么快爬起来吗?您要是再不出来,俺连‘母古’也给扯出来。”“你说什么?母古、公古的?”“咳,您老听了一辈子书,连这也不懂?俺说的母古,就是盘古的娘!”哈!哈!哈!这下连二大爷也跟着笑了。



32 || 凤 凰 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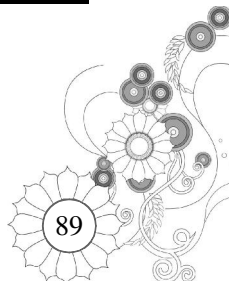
俗话说：“当年不收当年穷。”邳州连着两年遭灾。百姓连地里的野草根都抠吃光了，不知饿死了多少人。周七猴的小儿子饿极了，把平时滚着玩的一块鹅蛋那么大的圆石头，抱在怀里，又啃又舔，干咽唾沫。刘氏疼得掉泪说：“儿啊，石头不能当饭吃……”正巧这话被从外边回来的周七猴子听见了。他拿过儿子手里的石头，左看右瞅，眼珠一转说：“谁说石头不能当饭吃？俺就叫它给全庄人当饭吃，救大家的命哩！孩他娘，你到集上给俺买点金粉来！”

第二天，有人看见，周七在岨山脚下东瞅瞅，西看看，低着头，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人家问他找什么？他不说话，越问越不理，问急了，他头都不抬，不耐烦地回道：“找宝！”说完，又低着头四下里瞅。一连几天，庄上的人都说：岨山八成出宝了！人越来越多，跟在周七猴子腩后四下里找。大财主吴万财听说岨山出宝了，也坐不住了。紧跟在周七猴子腩后的吴万财，听见周七猴子边找边咕叽道：“明明看见它落在这儿下蛋的，怎么就找不到呢？”吴万财跟在周七猴子后边更紧了。

找啊找！傍晚时分，周七猴子拨开草层：“俺的亲娘哩，可让俺找到了！”周七猴子喜得扑上去，一把抱起来。吴万财伸头一看，周七手里捧了个金光闪闪、鹅蛋那么大的东西。周七猴子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咧个大嘴笑着说：“这下俺可要发喽！俺周家要出贵人喽！”吴万财忙问：“七侄子，这是什么宝贝？看把你恣的！”周七猴子小声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说：“您可不知道，这是凤凰蛋。那天，俺上山来挖野菜，看到一朵祥云飘过来，再仔细看，原来是只大鸟，一身通红的羽毛，金光闪闪的，黄色的冠子，哧哧往外放光，尾巴上拖着两根几尺长的毛翎，比唱戏的插在头饰上的野鸡翎还好看。俺想，这不就是老辈人所说的凤凰吗？我想凑近细看，凤凰飞走了。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这几天俺虽说没找到什么宝贝，可这凤凰蛋到底让俺找到了。听老辈人说，谁家能招来凤凰，男主当朝一品，女主后宫娘娘。俺把这蛋带回家，让孩子他娘焐，焐七七四十九天，焐出来小凤凰，俺家不就要官有官，要财有财了吗？哈哈！”周七猴子边说边笑，一蹦一跳地往家跑。

吴万财跟在周七猴子腩后撵，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好不容易追上，一把拽住周七说：“七侄子，你俩儿还小，你媳妇又不能选娘娘，你又不愿当官，俺看，你还是把凤凰蛋给俺吧，你要什么俺都答应。”“不行，那可不行！”周七猴手摆得跟荷叶似的：“俺儿子小，还有长大的时候！俺媳妇不能当娘娘，俺不能再生个闺女吗？俺不想当官，俺不能进宝换钱吗？”“七侄，那得等到什么时候！俺儿子、闺女都十七八岁了，正是时候！再说，你家现在连吃的都没有，等焐出来小凤凰，你拿什么喂啊？要是饿死了不白瞎了吗？”周七猴子愣了愣说：“你说的也在理。不过，这千年不遇的一个凤凰蛋让俺找到了，俺可舍不得给你，俺还是带回去让俺媳妇焐吧！”“哎！七侄，眼下青黄不接，大人吃点糠菜能忍过去，小孩能忍吗？你媳妇哪有劲焐凤凰蛋的？”吴万财一咬牙说：“这么着，俺给你五石小麦、五石秫秫，换你的凤凰蛋，你看行不？”“俺说万财叔，你哄三岁小孩吧，这可是凤凰蛋啊！你就是当上个七品官，一年少说也得弄它七、八万两银子，能买多少石小麦？你真想要，至少得给俺三十石小麦、二十石秫秫，少一两俺也不能把凤凰蛋给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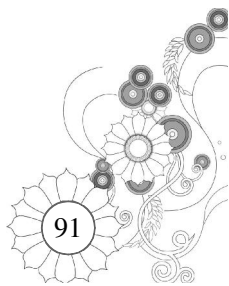
吴万财想了想，一跺脚说：“就依你！你可不能反悔，咱得立个字据。”周七猴子和吴万财立好了字据，喊来了穷庄邻，各家分了些小麦和秫秫，这才不情愿地把凤凰蛋给了吴万财。



五十天过去了，吴万财一蹦多高地来找周七：“七猴子，你个挨刀砍的，你搁哪弄块石头蛋来哄俺？你赔俺粮食！不然俺上衙门告你去！”周七猴子站在门口笑着说：“万财叔，你告俺什么？”“哼！俺告你骗俺粮食。你不说凤凰蛋四十九天就出了吗？俺都焐了五十天了，也没焐出小凤凰，蛋上的金粉也掉光了！俺细看看，原来是块石头蛋！你说，赔不赔俺粮食吧？”

周七猴子说：“别急，我问你，你是怎么焐凤凰蛋的？”“怎么焐？俺跟孩他娘轮流抱着搁被窝里焐的呗！”“每天你们烧香、沐浴、换干净衣裳了吗？”“什么？每天还得烧香、沐浴、换衣裳？”“看你说的，你以为是焐小鸡、小鸭啊？那可是神鸟蛋，你浑身俗臭气，对它不恭敬，把它的神光都给弄褪了。你还来找俺！可惜，俺这千年不遇的凤凰蛋啊，白叫你给糟蹋喽！”“你怎么不早说呢？”“这还要俺教你？三岁孩子都知道，怨你自己没那命……”

这回，吴万财哑巴唱戏——干张嘴、没声了。



33 换龙衣

北风呼呼刮，大雪纷纷下。周七猴子去给妻舅张开源拜年。妻舅有钱有势，瞧不起周七猴子。看见周七空着手，只穿着单裤单褂进来，手里还拿着扇子边走边搧，气不打一处来。哼，连棉衣都穿不上，大雪天搧扇子，穷酸相！

晚上，张开源给两个闺女婿都安排了软床暖铺，三铺两盖，却把周七猴子安排在三间仓房里，给了一张床，连条被也没给。

天亮了，佣人推开仓房门，看见周七猴子热得满头大汗，拿着扇子直搧，嘴里还直喊热死了。张开源道：“哟！你八成中邪了，热得这个样。”周七猴子道：“不瞒你说，俺这身衣服可不寻常，是俺祖上留下来的宝衣，叫‘火龙衣’。大雪天，穿上它走一百步，自会来热。越到风口越暖和，天越冷就越热。平时我舍不得穿，昨天来给你拜年，想穿上试试，起先还觉着有些凉，谁知越到后来越热，热得我受不了，搧扇子也不顶事了。”“您姐夫，你年轻，穿这衣受不了，不如咱爷俩换换！”“不！不！不！俺可不跟你换，哪有把传家宝随便给人的？不行！不行！”“您姐夫，我贴你一百两银子，怎样？”“那也不换！”“您姐夫，我可拿你比亲儿子还疼。你换给我穿穿，等我百年以后，你再来拿不行吗？”“唉！谁叫你是俺妻舅呢。换给你！”周七猴子穿上妻舅的皮衣皮裤，戴上皮帽，背着一百两银子，唉声叹气地走了。

张开源得意极了，吩咐家丁下请帖，把一方有钱大户官宦都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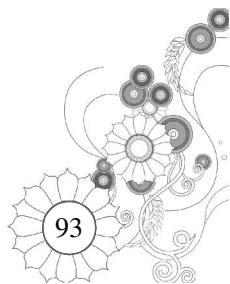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来了。张开源穿上七猴子的单衣单褂，对来宾说：“我今天把你们都请来，叫你们开开眼，看看我这身祖传‘火龙衣’。别看样子丑，越到风口越暖和，是宝衣！”说着，顶风踏雪往前走，边走边数“一、二、三、四”。张开源起先觉得刺骨地冷，受不住了，后来浑身冻木了，不觉凉。心里安慰自己：“快来热了！快来热了！”未数到九十步，“扑通”，张开源倒在地上，再也没爬起来。等大家回过神来，把张开源扶起来一看，都快冻僵了。

原来，周七猴子知道妻舅一向嫌贫爱富，想在给他拜年的时候治治他。那晚他一夜没合眼，从仓房梁上抽根扁担下来，乱舞乱打一夜。听见开门声，他才把扁担放回了原处，所以热得满头大汗。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34 | 剃 头

周七猴子有个老舅舅，最讲迷信，道道可多了。人家探亲戚、瞧朋友，出远门，他就赶快对人说：“要得走，三、六、九。这三天里，出门好，别的日子，不宜出门，出门不吉利。”对每个月内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他也有讲究：“正月不剃头，剃头死舅舅；二月二这天出过嫁的闺女不能吃娘家的玉米花子，吃了娘家的玉米花子会死大伯子一家；三月三，媳妇不过堰，过堰会主家里乱；五月里孩子不能掉床，孩子掉床会生癞；九月里不套被，套被要犯‘九女星’，说生女孩，得生九个闺女才能养小子……”

这年正月三十，周七猴子提个小水罐，拿把剃头刀子来找舅舅：“俺舅，你把头给俺剃剃吧，俺没有钱上别处剃，俺还想剪股头发卖俩钱花。”

“你这孩子，大正月里你想剃头咒死俺？怎么也能再将就一天！”

“舅！俺这不是没有钱花逼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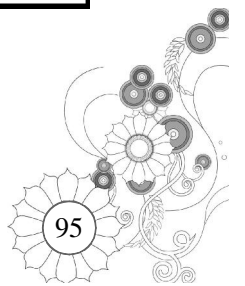
“给你五两银子拿去花，不出正月不能剃头。七儿，你可就俺这一个老舅啊！”

“好，不剃！不剃！”刚到门外，周七猴子又转身回来了：“舅，俺还是得剃头，昨天俺买粮借人五两银子，还了人，不是又没法花了吗？”

“你还是要剃头，嫌俺死慢了！再给你五两，快回家吧，俺还想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多活几年来！”

“不剃了，走！”周七猴子刚走几步又站住了：“舅！俺想，俺到底还得剃头，昨天你外甥媳妇看人卖的一对玉镯好，死活要俺给她买，一对玉镯十两银子，俺要是给她买，不是又没钱了吗？”

“唉！怎么叫俺摊上你这个忤逆不孝的外甥！就这十两了，拿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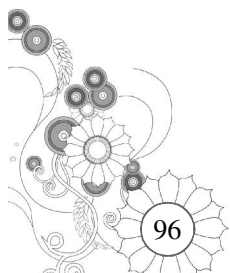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到门外又站住了：“舅！您老还是……”

“滚，你给俺滚！跑俺这喊钱眼来了！你愿到哪剃，就到哪去剃！俺不管！”

“那不把您老人家咒死了吗？”

“胡扯！谁信那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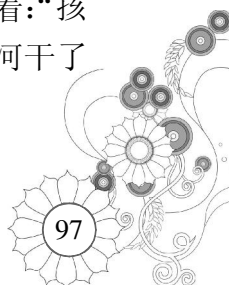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一抹帽子，把光头伸到他舅舅跟前笑着说：“您看，半月前，俺就请人剃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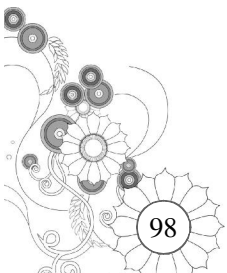
35 || 大运河干了

周七猴子有每天早起到大运河边练功的习惯。这天，周七猴子练完功回家，老远就看见本庄的两位财主周半仙和吴万财从庄里走出来。周七猴子眨眨眼，咧嘴一笑，趁两个财主没看见他，赶紧走到玉蜀黍地头的墒沟里，抓了两把湿泥，往胳膊和身上胡乱抹了抹，装成心急火燎的样子往家跑。周半仙和吴万财拽住了他。这两人都因贪心吃过周七猴子的亏。周七猴子赶考没中，他俩想耍耍他，出出气。周半仙说：“哟，七侄，你跑那么块，急等回家用功好再去赶考吗？”吴万财也一七眼说：“听说你怪来劲，弄倒了几个当官的，皇上给了你个什么官当啊？”周七猴子跺着脚说：“俺哪有功夫跟你们闲扯淡！大运河干了，俺得赶紧回家拿家什去逮鱼，快松手！”“什么？大运河干了？你小子又哄俺们的。”两财主把周七猴子抓得更紧了。周七猴子脸挣得通红说：“这还能有假！俺今早到运河边遛，看河里的水像被什么吸似的，哧哧叫地往下耗，俺走下河堰，到了河边，河里的水只剩下脚脖子深了。亲娘来，满河里的鱼，格殃殃的，乱蹦，俺还看见这么大的两个老鳖！”周七猴子对着两个财主用手比划着：“俺不敢逮，老鳖那么大，俺怕它咬俺。你们快松手，俺急着回家拿东西去……”两个财主瞅瞅周七猴子浑身都是湿泥，信了。手一松，两人跑得比周七猴子还快，离家老远喊叫着：“孩子他娘，快喊孩子，拿上家伙，跟俺到大运河里逮鱼去，大运河干了……”



两家财主带着家人连跑加落地来到大运河边。大运河清淹淹的，满满一河水，哪有鱼鳖？两个财主气得像鳖瞅蛋，眼睁多大说：“唉哟，咱又让周七猴子个耍熊给哄了。”

邳州文化网
www.zwhj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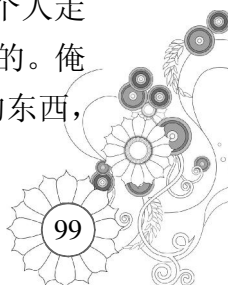


36 || 逮“鬼”

周七猴子出远门刚回到家，妻子刘氏就对他说：“半月前咱二大娘病死了，哎，死就死了呗，临出殡的头晚上，她能变鬼把自己的二儿媳妇——保善家的，还有东庄的三茄子都给吓得半死。”“别胡扯，人死如灯灭，哪来什么鬼神的！”周七猴子打断媳妇的话。“起先俺也不信，后来，俺去看保善家的，她还病得起不来呢。她说得有鼻有眼的，还能假了吗？”周七猴子边往外走边说：“听你这么说，俺还真得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哩！”

周七猴子来到二大娘的儿子周保善家。保善正端着饭喂媳妇，看周七猴子来了，赶忙搬凳子给他坐，苦着脸说：“七哥，你弟妹自打被吓病，俺神也请了，香也烧了，药也给她吃了，什么法都想了，也不管乎。她时好时歹，睡着了就被吓得乱喊乱叫，说：‘俺娘，你可别来抓俺！俺对不起你……’七哥，再这样下去，你弟妹得连命搭上！”说着，保善眼圈红了。

周七摆摆手，来到病人床前。原先白白胖胖的保善媳妇，变得又黄又瘦，只剩两个大眼了。周七轻声说：“弟妹，你能把那晚看到的事跟俺说说吗？”保善媳妇提起那晚的事，就吓得紧抓保善不松手，往被里缩了缩，说：“那天晚上，俺跟大哥、大嫂、保善在棺棚守灵，俺想解个手，看俺大伯哥在跟前，没好意思喊大嫂，就一个人走出来，到屋后宅旁草棵里蹲下，刚想解手。那晚上，月亮晃晃的。俺往东一转脸，俺娘哩！一个上拄天，下拄地，没有头，没有脚的东西，



晃荡、晃荡地就奔俺来了。俺吓得想喊，喊不出；干站，站不起来；急了，俺用孝手巾蒙着脸，不敢看。俺好不容易站起来了，只听‘嗽’的一声呼叫，又听‘扑通’一声……俺心都要跳出来了，转头往家跑。七哥，亏俺当时跑得快，不然，非叫鬼给抓去不可。这是婆婆显灵来吓唬俺的……”说着，眼越睁越大。周七猴子赶忙说：“弟妹不怕，俺一准想法把‘鬼’给你逮到。俺再到东庄三疤子家看看。”

周七猴子来到东庄三疤子家，坐到三疤子床沿，说：“疤子哥，听说你叫‘鬼’给吓病了？你胆那么大，整天半夜起来逮鱼，这回怎么能被吓病了啊？”三疤子睡在床上喘嘘嘘地说：“甭提了，那晚不到四更，俺想趁月亮地到西汪塘去逮鱼。谁知走到离二大娘家有半里地的地方，看见她的屋后宅旁有一团白晃晃的东西。俺在夜里逮鱼习惯了，胆大，想上跟前看看到底是什么。俺还没到跟前，那东西一下站起来了。有人把高，俺再上下瞅瞅，老天爷！……那东西有头无脸，是个上下一样的‘白板鬼’。人说‘白板鬼’最恶，俺被吓得‘嗽’的一声摔倒了，尿了一裤子。后来，我也不知道怎么跑回家来的。越想越怕，心里跟塞块砖头似的，俺想，这是二大娘显灵来吓俺的吧？”“噢，噢，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周七猴子点点头笑了笑说：“三天后，俺给你逮‘鬼’，治病，你就情好吧。”

第三天一大早，周七猴子叫人通知周保善和三疤子家，晚上出来看他逮‘鬼’。庄上人听说周七猴子要逮鬼，都惊奇得要命。你传我，我传你，不到半天，几个庄上的人知道了，大家相约着晚上一起看周七猴子逮鬼。

三更多天，月亮晃晃的，站在黑影地的周七猴子大喊一声：“大家快往东看！”一个上拄天，下拄地看不着头脚的黑影子，“晃荡、晃荡”地往西走来。众乡邻吓得大气也不敢喘。周七猴子又咋呼一声“看，二大娘屋后是什么？”众人回头望去，只见二大娘屋后宅旁边，一团白乎乎的东西乱晃着，一下子站起来，上下一刷白，有头没脸，又一闪，钻前面屋里去了。“俺的个娘来，吓死俺了……”虽说几个庄上的人站在一块，互相挨着，几个胆小的闺女媳妇还是被吓得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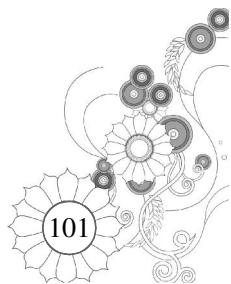
喊。“点火把！”周七猴子又喊。霎时，几十根火把亮起来了。周七猴子大声说：“大家看仔细了，俺要叫‘鬼’现原形了！”

这时，只见周七猴子的媳妇穿着一身孝服，蹲在二大娘的屋后边；东庄的二狗肩上扛着根长竹竿，上面缠着张渔网，也出现在火把下。周七猴子对乡邻们说：“那晚和今晚是一样的，月亮地，离得远。保善家的看到的上拄天、下拄地的‘鬼’，其实就是三疤子哥扛着渔网从东往西来走，月亮一照他的影子拉得长，显得上拄天下拄地的。疤子哥看到的‘鬼’呢，其实是保善媳妇蹲在二大娘屋后的。她看到大影子奔她来了，吓得把脸蒙上。而疤子哥看到后认为是有头没脸的‘白板鬼’，这才都被吓病了。刚才，俺叫孩子娘和二狗把那天的情景演了一遍，你们都看见了。哪有什么‘鬼’！都是自己吓自己的。”庄邻们听了，不约而同地“噢”了一声，都长出了一口气。

周七猴子对保善媳妇说：“弟妹，你吓病了还另有原因吧？你婆婆在你家吃饭，你不摔就砸，没给她好脸看过。你婆婆病了，你回了娘家，保善接你你都不回来。直到婆婆咽了气你才回来。俺说得不假吧？你心中有愧，老觉着你婆婆会变鬼找你出气！”周七又对三疤子说：“疤子哥，你在夜里逮鱼，把二大娘的下蛋鸡逮去杀剥了，用泥裹起来烤着吃，逮去几个吧？害得二大娘家前院后满庄找鸡，疼得直淌眼泪，俺说得不假吧？”保善媳妇和三疤子听周七猴子说出了他（她）们的心病，都弄得低着头，不敢看人。

周七猴子咳了声，清清嗓子又说：“俗话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叫门。’你做了亏心事，心里有‘鬼’，‘鬼’不找你找谁！这就叫‘疑心生暗鬼’嘛！这回你两人心里的‘鬼’，俺给你逮出来了，你们的病保准好了。

“对！对！老七这话不假。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老七，这‘鬼’也多亏你给逮出来了！”庄亲庄邻边说边各自回了各家。



37 救寡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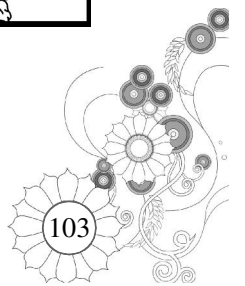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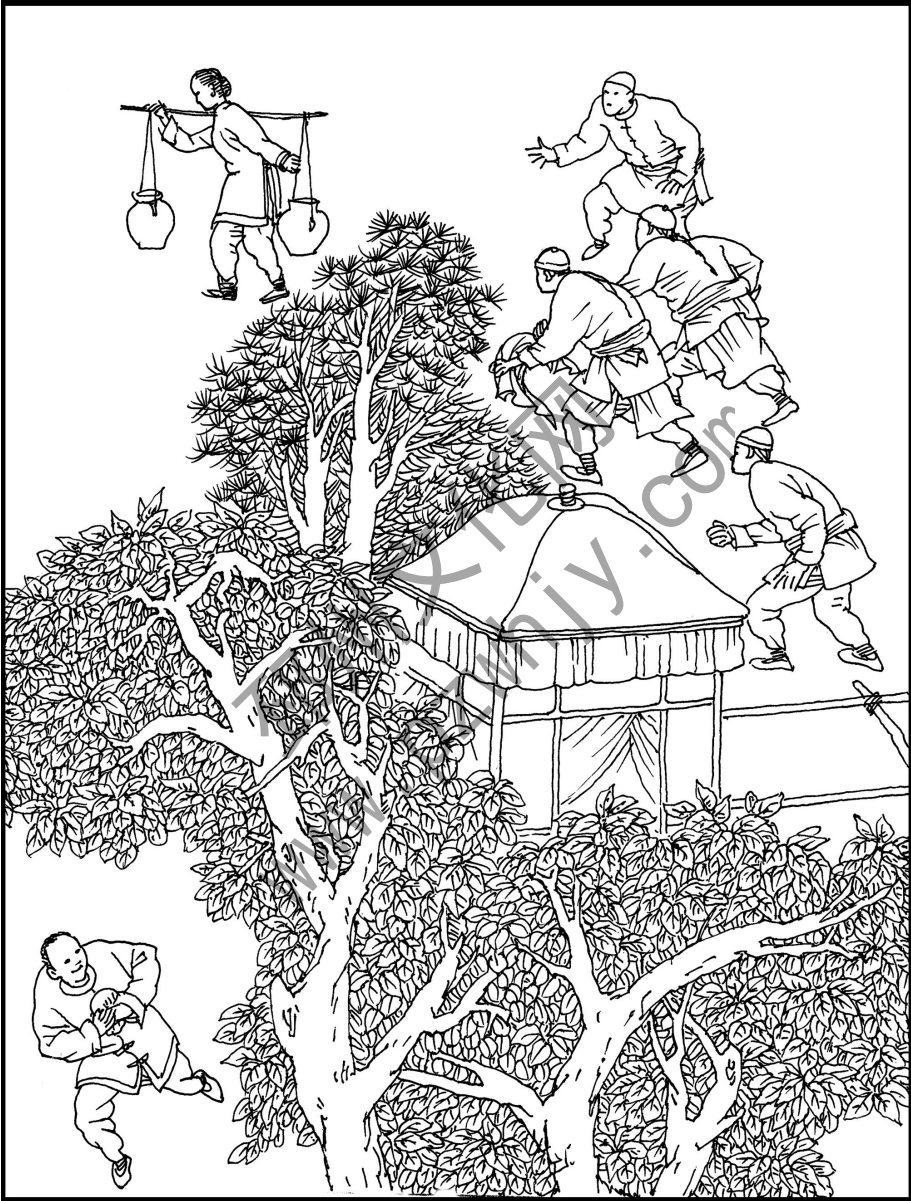
一天，周七猴子从万源茶庄门口经过，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和一个五十多岁的媒婆模样的人站在墙角，躲躲闪闪地小声叽咕着。周七猴子想：“这两人不是好路数，背人无好事。俺听听他们想捣什么鬼！”周七猴子是练武的人，耳朵好使，假装进茶庄喝茶，留神细听，听见那女的说：“张老四，俺可帮你办好了。男的五十多岁，是个老光棍，情愿出一百两银子买你的寡妇弟媳。你说过，事成后，谢我十两银子，你可不能反悔……”男的说：“你心就放进肚子里吧，等你来拿银子，我立马就给你十两！”女的又问：“你不是说，你弟媳不愿再嫁的吗？她才二十多岁，把她硬配给老光棍，她死活不走，怎么办？”男的又说：“这还能由着她，到时，你找两个人，乘她不注意，捆上塞进轿里，抬了就跑。等生米做成了熟饭，她不愿意也晚了！”“嘻！你可真缺德。你兄弟才死半年多，你就把弟媳卖了，又赚银子，又赚她的地和房。”“哼！这只能怨她命孬。弟死哥当家，俺凭什么把俺兄弟的房子、地留给她？再说，俺还等钱去赌呢！你快点把钱给俺拿来吧。”“好，俺这就再去找老光棍。这样吧，明早就来抬人。你带俺去认认门吧。”

周七猴子听到这里，心想：“这两个狗男女，俺非叫他们失火挨板子——双倒霉不行！”等张四和那媒婆前脚走，周七猴子就远远在后面跟着。

前边到了一个庄子，张四停下脚步，老远指着说：“庄头最西边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一溜三间草屋，就是俺兄弟媳妇住的，她跟俺们住在一院。好每天早起挑水。明早你带人在庄头井边藏好，等她出来挑水，你们把她捆上塞进轿里，抬了就走，人不知，鬼不觉的。明早，俺到井旁等你们。”

张四和媒婆走远了。周七猴子来到庄头最西边的茅屋门口，敲开房门。屋里走出来一位又黄又瘦的小媳妇，二十多岁，手里拿着正纳的鞋底，问周七找谁。周七猴子看看没人，放低声音，一五一十地跟小媳妇说了老大一会，小媳妇脸上先是惊，后是怕，再是恨，接着是一脸泪水，给周七猴子道了个万福。周七猴子摆摆手，悄没声地走了。

第二天，天还没露明，张四就等在了庄头井旁。一会儿，媒婆带着四个壮汉，抬着顶小轿子来了。张四一招手，媒婆走过去递给张四一包银子。张四见了银子，像狗见到屎似的，喜得嘴张多大，接过来，又掂又咬，极不情愿地拿出十两递给了媒婆，说：“照俺说的办，来硬的，别跟她心软。她一会就来挑水了，你们麻溜快点，俺先走了，让她看见起疑心。”张四拿着银子赌博去了。

不多会，从庄里走出来个媳妇，挑着两个罐子，来到井前。刚放下水挑子，“呼啦”！从暗处蹿出四个壮汉，上前抓住媳妇，把嘴堵住，绳捆索绑，塞进轿里，抬起就跑。

再说张四，拿着卖弟媳的钱赌了一天一夜，输得精光。第二天早上，垂头丧气回到家里，进门没好气地喊：“家里的，饭做好了吗？快端来给我吃！”喊了几声也没人理。这时他弟媳妇却来了：“哥，俺嫂子昨天早上去挑水，出去就没回来，俺以为她跟你一起走亲戚去了呢！”张四一听，眼睁多大，说：“什么？你昨天没去挑水？哎哟，坏了……”说完，转身就往媒婆家跑。他找媒婆要人，说抬错了人。媒婆不买账，腰一掐，手指着张四的鼻子骂：“你个孬种，输急了吧，跑这里来讹老娘。你钱也接了，人也卖了，还来找俺要人，老娘是好惹的吗？……”两人又吵又打，相互撕扯着上衙门打官司。

县官升堂问案。张四告媒婆带人抢走他媳妇，媒婆说张四卖弟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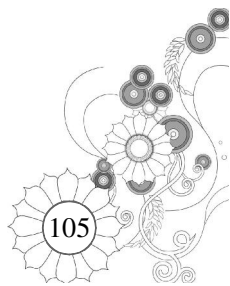
说

媳妇收了她的银子。县官越听越糊涂，命衙役把该案一千人等全带到堂上，老光棍也不例外。张四的媳妇和弟媳一上堂，齐指着张四，骂他是个畜生，尽干伤天害理之事。

县官叫张四弟媳上前问话。张四弟媳说：“大老爷，俺丈夫刚死半年多，俺还怀着他张家的骨肉。这个大哥哥好赌，家产差不多被他败光了，整天算计夺俺家产，赶俺走，俺不走，他就跟媒婆合谋把俺卖给了老光棍。多亏了一个叫周七猴子的大哥，路见不平，赶来把这事跟俺说了，又让俺装病，让嫂子早起替俺挑一次水，谁知嫂子一去，就给抢走了，送到了老光棍家……大老爷，俺说的都是实情，还求青天大老爷给俺做主！”

县官一听，这事是周七猴子给办的，心里暗笑。他知道周七猴子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才，好打抱不平。也只有他能想出这样的点子……“啪”！县官惊堂木一拍，说：“一千人等听判：张四好赌，不务正业，不顾手足之情，私卖兄弟媳妇，罪不可赦，拉下去重打二百大板，罚银百两，无银家产变卖充公，戴枷示众三天。媒婆为图银钱，私下与人合谋，买卖人口，拉下去重打一百，罚银百两。老光棍不该私买人妻，念其不知情，重打五十放回。张四弟媳无罪放回。张四媳妇，你是愿回自家还是愿跟老光棍？”张四媳妇说：“宁愿跟老光棍，也不跟这个张四赌博鬼。”县官当堂把张四媳妇判给了老光棍。

可叹张四，一心想卖寡弟媳，谋夺家产，却被周七猴子略施小计，赔钱挨板子，又丢了媳妇和家产，落得沿街乞讨，真是自作自受。



38 || 拜 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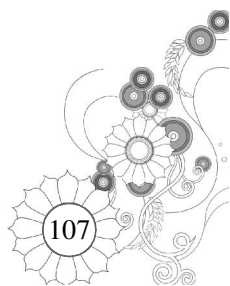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的老岳父刘敬文过六十大寿，周七猴子前来拜寿。刘敬文很有才学，曾开过学馆，教过学子。常听人说闺女婿周七有状元之才，想乘着周七前来拜寿之时，考考周七，试试他到底是真有才还是假有才。果真像传说的那样，在亲朋面前，不光自己有面子，也给女儿脸上添光。

离家老远，周七猴子就看见老岳父站在大门口迎客。他赶紧走上前，弯腰深施一礼说：“祝老泰山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刘敬文点点头，拉起周七说：“女婿虽好，却是半子。”意思是一个闺女半个儿，你再好也不能给我养老送终。周七猴子笑答：“月牙半边，照满乾坤。”意思是说，你别看我是半子，照样能跟儿一样孝敬你，给你养老送终。老头一听怪满意，手捋山羊胡笑了。心想：“我还得考考你。”看到门口野地里长了很多益母草，他手指着草吟出了上联：“益母草层层有花。”（益母草既是一味中药，又是湖中野草）周七猴子指指地里的齐齐牙（小薊）说：“齐齐牙叶叶带刺。”（齐齐牙（小薊）既是野草又是中药。）刘老头点点头。看到对面小河里有几只鸭子游来游去，他下巴一抬说：“七鸭戏水，数数三双一单。”正巧，天空“嘎啦”一声响，周七猴子抬头一看，几只大雁飞过，他张口就答：“十雁过境，算算四对一双。”“对得好！”刘敬文老脸笑成了菊花，拉着周七的手往家走。从大门口到客屋，有个过道屋，一个叫张秀的帮工正在沾水磨一柄生锈的锄头。刘老头眼珠一转，手指张秀



说：“张秀磨锈蹭了张秀一袖锈。”说完很得意地看着周七。心想：“周七，我这个上联恐怕你对不上来喽！”周七猴子急得眼到处瞅，忽然瞅见东屋里妻弟玉默正在研墨写字，手上沾满墨汁。遂眼一亮，昂头答道：“玉默研墨，沾了玉默一脉墨。”“好！真是状元之才！”同来贺寿的人齐声称赞。来到院中，西院墙边栽有几杆竹子，两棵梧桐，一棵枫树。一阵秋风吹来，梧桐树上掉下了几片叶子。刘敬文又出上联道：“绿竹转碧梧叶落。”周七猴子张口应答：“草染金色枫如花。”众人拍手赞好。

快进客屋了，刘老头不甘心，抬头看到离家不远处的山，说：“爬山赏景，贤婿，你说该怎么对呢？”周七猴子笑笑说：“那当然是步步登高了。”老头心想：“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我非难难你不可。”“贤婿，那要是‘下山回家’呢？该怎么对？”心想：“看你怎么说，你要说步步下坡或步步往下，我可就有话说啦！”来贺寿的人都咂着嘴，这可不好对，要说错话，可不吉利呀。谁知周七猴子一点也不为难，拍拍老岳父的后背说：“后背背（辈）儿高呗。”“好！对得妙，一语双关，怪不得人都夸你有状元之才！贤婿快入席，咱爷两不醉不休！”



39 “酒鳖子”

周七猴子有个本家侄子叫来富。来富爹平时好喝点酒，来富是家里的独子，每当来富爹喝酒时，总好把儿子叫到桌前，教儿子学着喝酒。

来富起先不会喝酒，一喝就呛，后来慢慢学会了。先只喝盅把两盅，后来喝两把二两，再往后就得喝三四两、五六两、斤把。来富越喝越能喝，越喝越上瘾。再后来，他把酒当茶喝。干活回来，进家就找酒。出来喝，进去喝。再往后就什么活也不愿干，光知道要酒喝。一天到晚酒酒不醒，家里点钱粮都叫他喝光了。爹劝跟爹吵，娘劝跟娘闹。砸锅卖铁也得逼着爹娘给他买酒喝。为这，来富的爹娘互相埋怨，再想叫他戒酒……晚了！

来富家中要断顿了，他爹把家里仅有的一头母猪也卖了。刚回到村头，来富早在那等着了，上去就夺爹卖猪的钱去买酒。来富爹两手护着钱袋说：“来富，咱家一粒粮也没有了，没法子，才把母猪卖了。你把钱拿去喝酒，俺和你娘怎么活？”来富只当没听见，硬掰他爹的手把钱夺走说：“俺管你怎么活，俺就知道俺没有酒俺不能活。”

下晌，来富的爹娘哭喊着跑来找周七猴子：“七叔，快去救命，来富酒喝多了，要醉死了……”周七猴子一听，撒腿就跟在来富爹娘的后边跑。到庄头路边一看，来富像猪打腻似的，滚得浑身都是泥，裤子尿得透湿，褂子也不知脱扔哪去了，光着脊梁，直挺挺地睡



在那，身上又红又紫，嘴唇发青，牙咬得格格响，两眼紧闭，喊也不理，叫也不应，眼看要不行了。周围一大帮人乱出点子，有人说撬开嘴灌凉水，有人说用凉水泡，还有人说赶紧灌绿豆汤……

周七猴子扒开来富的眼皮看看说：“不能硬灌，也不能用凉水激，他这是酒火攻心，得想法把内里的酒火先给表出来，如果用凉水激，他非死不可。大哥，你快到豆腐坊弄一角豆腐来！大嫂，你快找两个大瓦盆和刀来！”

一会儿，豆腐、盆和刀都拿来了。周七让乡亲们帮着把来富抬到树荫下，侧立着睡好。又让人在两个大盆里倒了满满两盆温水，把豆腐切成二指厚、拃多长，一块一块地放在水里浸着。他把来富的发辫散开，搭在水盆里。然后从水盆里捞出豆腐片，一片片地从来富的脖颈排贴到肚脐眼，贴完前腔贴后背，过了半袋烟的时辰，拿下来放到另一个水盆里浸着，再换贴新豆腐片……就这样换来换去，过了吃两顿饭的工夫，盆里的豆腐片发黄了，水里飘出了酒味。说也奇了，来富身上慢慢地不紫也不红了，气也喘匀了，也不格格地咬牙了。

周七猴子又让来富娘去捣碎两个黄梨，将汁水端来，给来富灌了下去。不大会，来富开始哼哼了，手脚也能动了，来富的爹娘和众乡邻都长出了一口气。

这时，周七猴子跑到路边的一个小水汪里，逮了个水螫虫回来了。他张开手给大家看看，又摆摆手，挤挤眼。大家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都看着他不说话。

来富开始呕吐了，呕了一大摊，又臭又臊，把人熏得直捂鼻子。周七猴子把水螫虫扔到来富吐出来的那一摊里。水螫虫被呛得直翻个，干爬爬不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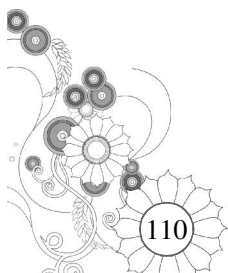
来富吐一地，好受多了，睁开了眼。他娘流着泪说：“来富，多亏你七叔救你，不然你小命早没了，快谢谢你七叔！”周七猴子忙打断说：“先别谢我。来富，快看！你刚才呕出来个什么东西？”来富抬头看了半天说：“七叔，俺怎么看跟水螫虫似的？”周七猴子说：“这哪



是水螯虫，这是你刚吐出来的，是老辈人所说的‘酒螯子’。不信你问问乡邻们，是不是你刚吐出来的？”周七向大家挤眼，大家齐声说是你吐出来的，还透活的。吓死人了！

周七猴子指着“小酒螯”对来富说：“你别看它还没有手指肚大，它可厉害了。它钻躲在好喝酒人的肚里，人喝酒越多，它长的越快，最大能张得像酒壶底似的。人一天不喝酒，它酒瘾上来了，就咬人的肝肠肚肺，在人肚子里生‘小酒螯’子，能把人活活地啃死。今天万幸，你把它呕出来了；不然，你让它‘啃’死了，你爹娘还活得下去吗？”

从那以后，来富一见酒，就想起了呕出来的“酒螯子”，立时就恶心，直想吐，滴酒也不喝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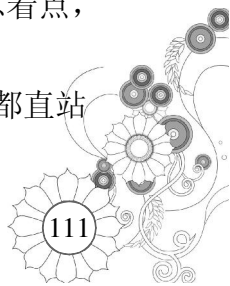
40 | 打短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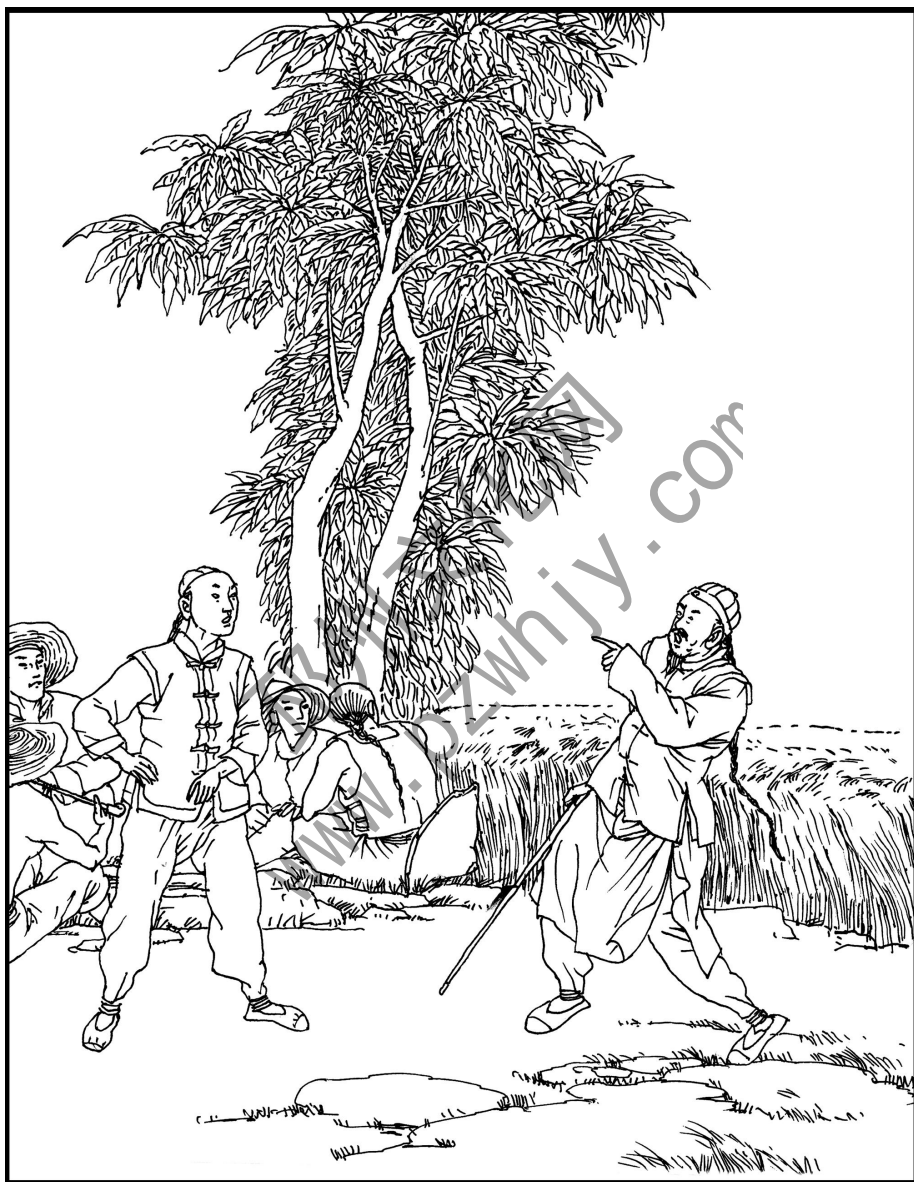
五月忙，忙五月。大麦上了场，小麦等着割；麦茬豆等种，玉蜀黍要点……庄户人忙得老少齐上阵，恨不得一人当两人使。

吴万财家里地多，活也多，每到农忙，就得雇短工。可庄户人都不愿给吴财主雇工，说他太抠、太狠了。凡给吴财主打过短工的都说，只要一进他家干活，他就想尽办法克扣短工工钱，横挑鼻子竖挑眼，非把几个工钱赖完不行。短工们在他家吃饭，事先说好吃三红七白的煎饼（三分秫秫七分小麦），喝小麦糊子稀饭，荤素四样菜。可一到吃饭时，煎饼变成了三白七红（三分小麦七分秫秫），且三分麦还都是陈仓底的烂霉麦。麦糊子稀饭跟刷锅水没两样。四个菜也变成了，咸菜、盐豆、萝卜干外加一碟辣疙瘩条，菜里连点油星也没有。庄邻都说：宁愿在家闲着，也不给吴万财打短工。

偏有不信邪的。周七猴子带着几个庄邻专门来给吴万财打短工。讲好：每人每天十个钱，三顿三红七白的煎饼，小麦糊子稀饭，四个菜。当天就下地干活了。晌午，饭被人送到地头来了。众人掀开饭筐一看，煎饼变成了三白七红，是好粮食也罢了，麦是烂霉麦，秫秫是瘪秫秫，煎饼又硬又难闻，吃到嘴里拉嗓子，干伸头咽不下去。想喝碗麦糊子吧？一罐子清汤水里，根本不见粮粒。众人直叹气。周七猴子把镰刀往地上一刨说：伙计们，咱都别吃了，忍着点，晚上吃好的，都找个阴凉地睡歇着吧，什么活也甭干了。”

傍晚，吴财主来到地里，想看看麦割得怎样了。一看，麦都直站







周

七

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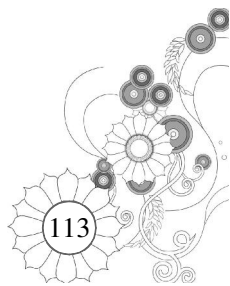
子

的

传

说

着，人都横躺着。他气不打一处来，脚一跺，手叉腰骂开了：“您些耍熊，光吃不干，跑这讹俺来了。俺拿钱雇你们来干活，不是雇你们来挺尸的！”周七猴子爬起来，慌得难受的样子说：“东家，你可来了，俺本来想去找你借把剪子和笊篱用的。肚子饿了，没有劲往回跑了，想歇会再去，谁知一下睡着了……”“哼！今天谁也甭想拿一个子儿，俺不能花钱养闲人！”“那是那是！俺这就跟你去拿剪子和笊篱。”“你要剪子和笊篱干什么？”周七猴子指着煎饼和稀汤说：“俺整天说俺的牙挺快的，可硬没干过您的煎饼。干咬，咬不碎。俺想用剪子把煎饼铰铰，让大伙用小麦糊子稀饭泡着吃。可他们偏说这不是麦糊子稀饭，是刷锅水。俺跟他们打赌，就想找个笊篱来捞碎麦给他们看看。刚才我睡着了。梦里还给您的饭编个唱来：俺唱给你听听。吴大财主真舍得，饭菜弄得没说的，煎饼硬得剪子铰，稀饭稠得上笊篱，四菜不用上锅炒，咸菜萝卜加盐豆，外带一碟辣疙丝……俺想晚上回家后，教庄上的大人小孩传唱传唱呢。”吴万财一听，放屁打脚后跟，立时没抓头了。这个周七猴子既能说出来，也能做出来，这样满庄教人唱俺，俺这脸往哪搁？今后再想雇人干活，那是大腰裤子——没门了。”哎哟！七侄子，你可不能胡唱八念。俺这就回去问问，是哪个不吃人粮食的叫送来这样的饭？”又跺脚说：“真是的，五忙六月的，不吃好吃饱，哪来劲干活！你说吧，七侄子？”周七猴子又问：“那俺们今天的工钱怎么算？”“十个钱，一个子也不少！”“俺们今天都还没吃饭呢，你看……”“走，都回去，俺让你婶子给你们熬肉，炒鸡蛋，小麦煎饼尽吃。”



41 治眼

周七猴子一伙人，在吴万财家打短工，已经有五六天了。这天下雨，一天哗哗没停。地里粘，没法下地。只能等天晴再下地干活。

吴万财看满湖的庄稼还有一半没收上来，短工们不能下地，还得吃他的饭，挣他的钱，心里跟猫抓似的，脸拉多长，出来进去哼哼地指天骂地。第二天，麻杆子雨还是哗哗地下。吴万财急得跟刀剐肉似的，摔桌子砸板凳，比三骂四，踢鸡打狗，说短工们白吃他的饭，什么不能干。这越急越上火。一上火不要紧，害眼了：两个眼通红，淌眼泪，还淌哆目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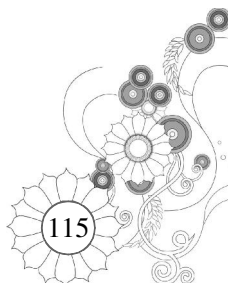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看吴万财一边揉眼，一边骂人，就笑笑对他说：“吴财主，你可不能再急了，你这心火已走到眼上来了。俗话说眼是心苗，要是再急火攻心就不得了了……”“你看你说的，俺能不急吗？湖里庄稼没收完，家里还有这么多白吃白拿钱的，割谁的肉谁不疼？”“吴财主，钱和饭是小事，比你的万贯家财，那不是九牛一毛吗？倒是你的眼，得赶紧治。”“那不还得去找先生花钱治吗？”周七猴子往吴万财跟前凑凑，低声说：“俺有个单方，专治火眼，不看你是东家，俺才不说呢……”吴财主急忙扯住周七猴子的褂襟不松手，说：“你快说，到底是什么单方？”“你记好，三个枣子，七个小草虾，不要花钱买，自己去找、去逮就行了，把枣子和虾放在黑碗里，研成糊，然后边抹边叨咕：‘枣、碗、虾，枣、碗、虾’……叨咕七遍，准好！”“就那么容易？”“那当然了！你可记住，得叨咕七遍。”吴万财赶紧派人去





找这三样东西。

一夜无话，第二天天还没亮，吴万财就让媳妇搀着他来到了短工们住的屋门口，嗷嗷地骂开了：“周七猴子，俺可叫你操死了！俺相信了你的话，不抹糊还好，抹了糊两眼肿合了缝，睁不开了。周七猴子，你给俺出来！俺跟你不拉倒！”周七猴子“咣当”一声打开了门：“吴财主，天还没亮，你嚎什么的？你照俺说的叨咕七遍了吗？”“俺当然叨咕七遍了，孩他娘给俺在旁边数着的，一遍也不少。”“你是怎么叨咕的？”“大枣黑碗草虾……”“咳！俺说呢，你叨咕错了！你每样叨咕一个字就行了。你得这样叨咕，枣（早）碗（晚）虾（瞎），早晚瞎，早晚瞎，早晚都得瞎！”“你，你，你个耍熊，你这不是故意操俺玩吗？你咒俺早晚都得瞎……”“你早就瞎了，俺看你，眼瞎心也瞎，五忙六月，你给短工吃霉粮煎饼，喝刷锅水。下雨天不能下地，俺们也没闲着，磨刀，搓绳，修农具，干零活。你把钱看得比你爹还亲，骂里骂外。照这样下去，以后谁还给你个瞎眼、馊抠熊打短工？”说完，蓆荚子往头上一戴，带着几个短工扬长而去。



42 破袄换皮袍

腊月二十四日，邳州城逢会。会上人来人往，买的卖的，吆喝声不断。街上的各家店铺，也都早早开门。店伙计带着笑脸，拼命往店里招呼客人。

周七猴子和本庄好友李斌也一起去赶会。刚走到一家皮店铺，看到门口乱哄哄地围了好几十口子人。顺着人缝往里瞅瞅，店门口站着位头戴狐皮帽，身穿黑洒金缎皮袍，外罩宝蓝色绸貂皮坎肩，四十多岁，老板模样的人正当胸抓住一个六七十岁、白发苍苍、身穿破棉袄裤、腰里勒根破布条的老头，手指着，破口大骂：“你个老东西，找死的！我才刚开门，你就把一罐臭豆乳摔到俺门上，弄得俺这店里店外都是臭气，我还怎么做生意？你得赔钱！把门口给我擦干净……”

穿破棉袄的老头吓得直抖，直给老板说好话：“对不住啦，老板！俺不是故意的。街上人多，俺走的是路边，谁知跑过来一个小女孩，还有一个人追小孩，说小孩吃他包子没给钱。小孩撞到了俺身上，差一点把俺撞倒，俺手里的豆乳罐子没抓紧，掉在了地上砸了。您别生气，麻烦你把店里的扫帚借俺用用，俺给您打扫干净……”那老板眼一乜，鼻子哼了声说：“你说得怪轻巧，我店里的扫帚借给你用，我还嫌你把我的扫帚弄臭了呢。”又上下打量老头几眼说：“我看你也没什么大出息，干脆就把你身上的棉袄脱下来，把俺店门口给俺擦扫干净。要不然你就找人叫你家里人拿钱来赔俺一天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生意损失，想就这么走了，门都没有。”周七猴子是个好打抱不平的人，看店老板仗着财大气粗，欺辱个乡下老人，气不打一处来，刚想挤进去打抱不平，又一想：“我非得让这个耍东西粮没领搭条口袋不行，看他以后还狗眼看人低吧……”想好了便趴在李斌耳上咕叽了会，李斌点点头。

腊月天气，天寒地冻。老头被逼得没法，抖抖嗦嗦脱下破棉袄，光着脊梁趴下来，用破袄擦扫地上的豆腐乳。正在这时，周七猴子一拉李斌，二人分开众人挤了过去。周七猴子上前一把将老头拉起来，抱在怀里焐着，咋呼说：“俺的老太爷，俺俩可找着您了，俺大街小巷都跑遍了，这要是找不着您，回去还不得叫县太爷——您妻侄把俺俩腿打折，都怨俺没伺候好您。哎！您老怎么把破袄脱下来了，这大冷天要是冻出个好歹来，俺俩怎么回去给县官太老爷交代，您这是怎么了？”老头一下子懵了，嘴哆嗦着，转身指指店老板：“是他叫俺脱袄给他擦门口的……俺，俺……”“什么？”周七猴子用手一捂老头的嘴说：“您老别说了，我知道了，那个混蛋看您穿得破，欺负你是吧？不是俺怨您老太爷，您说县太爷给您买多少好衣裳您不穿，非要穿您乡下穿来的破棉袄，还说穿着舒坦。您一出来，县太爷就立马叫俺俩把您找回去换衣裳。这可好，这下不用俺俩给您换了，倒被人逼得脱光脊梁了。”又甩手一指老板说：“麻烦你跟俺俩上县衙走一趟，把事说清，这可是你逼老太爷脱棉衣给你擦门口的，要是老太爷真冻出个好歹，俺们可担待不起。”边说边叫李斌去拉店老板。

皮衣铺的老板看周七猴子细腰乍背，剑眉入鬓，浑身英气逼人，又才三十多岁。看样子真是衙门里当差的。本来一上来还脸仰着，脖子梗着，嘴撇着，一听周七猴子说要带他上衙门，就像猪尿泡掉葛针棵里——消肿{种}带撒气，脸都吓黄了。“扑通”往老头和周七猴子跟前一跪说：“老太爷，您怎早不跟俺说清，怨俺瞎眼，有眼不识泰山，得罪了您老，哎哟！您老几位千万别跟俺一般见识。……”周七猴子脚一跺说：“别说你是个店老板，你就是天王老子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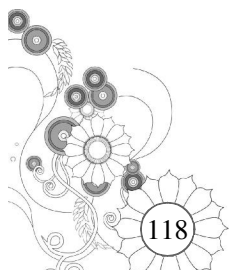
不能欺压良善，逼人受辱，老太爷的袄已脏的不能穿了，你说怎么办？”“是，是，是，我该死，就求老太爷赏个脸，俺这满店都是上好的皮衣，请老太爷挑一件，将就穿吧。您老千万别跟俺一般见识……”

“这还差不多。”周七猴子对李斌说：“你过来给老太爷焐着，我给老太爷挑件衣服先穿着，还不知老太爷愿不愿意穿呢。”说完进到店里左挑右捡，挑了件小二毛的绵羊皮袍，出来给老头穿上说：“您老就全当将就俺俩，穿上吧，您要是不穿，老板也得跟着倒霉。”“就是，就是，老太爷您就赏脸穿上吧。”老板跟屁狗样，把皮袍给前扯扯，后拽拽，又回头对店里的伙计说：“去，再给老太爷拿几吊钱，留老太爷重新买罐豆腐乳和点心吃。”

周七猴子手一指，眼一乜老板，说：“记住，以后别再狗眼看人低。你就在家多烧香，求菩萨保佑老太爷别冻出病来吧！”说完，就和李斌一人搀着老头一边胳膊走了。

到了老头自家庄头，老头对周七猴子和李斌千恩万谢：“二位大哥，俺今天要不是你们，非冻死不可，还给俺要了件这么好的皮袍子，俺连做梦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穿上皮袍子，俺有事想问您。”老头脸一红说：“您二位大哥是不是认错人了，您怎么说县太爷是俺妻侄的？”

周七猴子哈哈大笑说：“这些欺贫爱富的东西，俺要不让县官给您当妻侄，他能那么顺当给您皮袍和钱吗。”





周

七

猴

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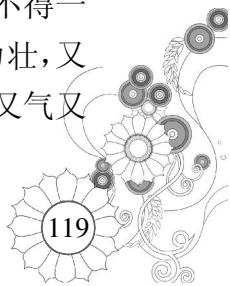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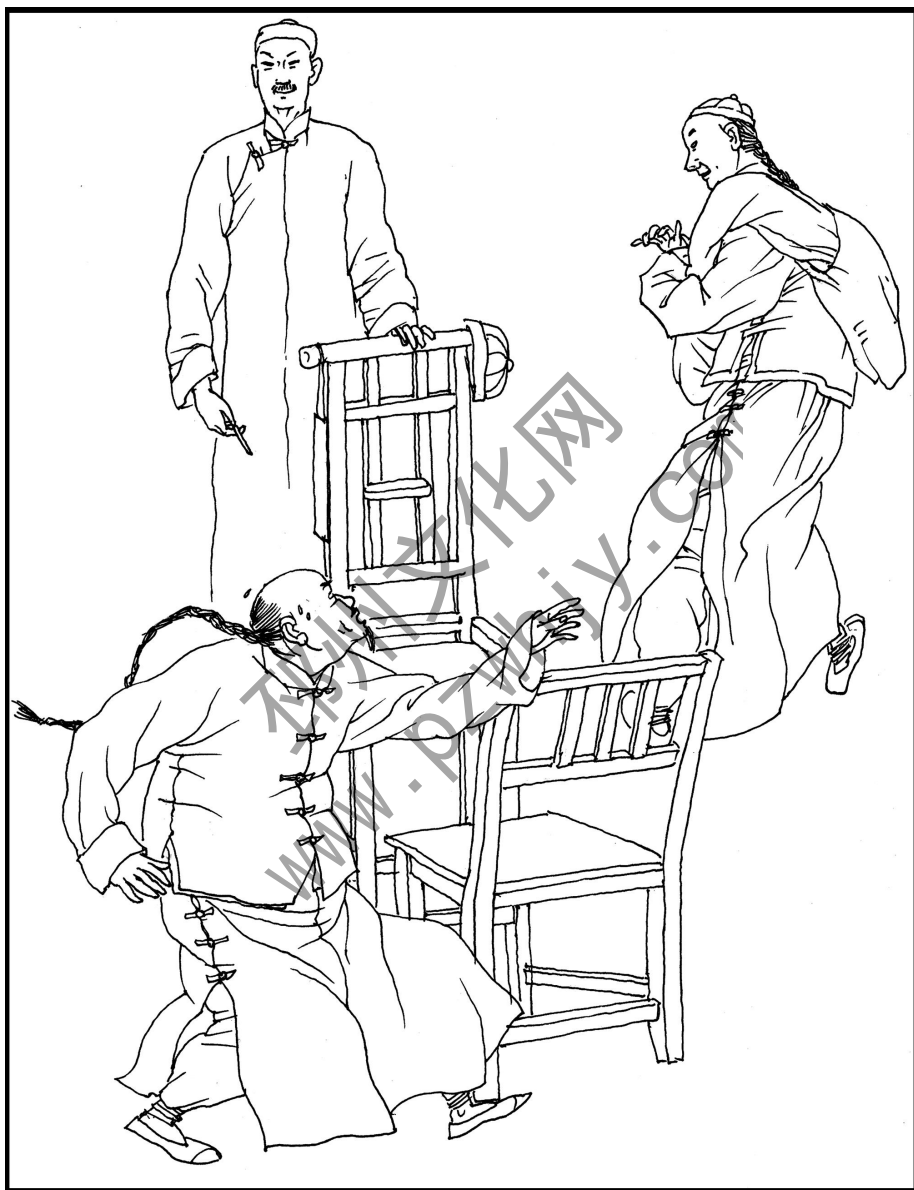
传

说

43 | 干 剃 头

这天，周七猴子在集上路边的剃头挑前刚剃好头，从南边来了个身背钱褡裢的五十多岁的土财主，往王师傅的剃头板凳上一坐说：“来，老王头，俺连剃头带刮脸。咱可先说好，你把俺伺候得舒服了，俺一文不少你，要是给俺剃得不好，刮得不舒服，俺不但一文不给，你还得倒找俺钱。”剃头的王师傅笑着接过话：“老哥，请好吧！俺保证把你伺候得舒舒服服。”王师傅边说边往炭炉子上的铜盆里加水，招呼土财主说：“水热了，过来洗头吧。”“什么？洗头！俺最近老寒病犯了，不能沾水，就连刮脸也得干刮。俺听说你本事怪高，俺才来找你剃的。用水洗好剃，谁不会，俺还找你干嘛？！你就给俺干剃干刮，你要是把俺头皮脸皮弄疼了、破了，你得赔俺二十文钱。”周七猴子本来想去赶集，听土财主一说这话气得难受，心想：“这不是明摆着想讹人吗！”周七猴子本来就是爱打抱不平的脾气，刚走几步，听土财主一说又回来了，心想：“俺今天先不去赶集，非让你这土财主掏钱不行。”眼珠一转，急步来到土财主跟前，一把抢下土财主肩上的钱褡裢往自己肩上一搭，回头就跑。土财主见有人抢他的钱褡裢，爬起来就追，边追边喊：“你把俺的钱褡裢还俺，快速贼啊……”周七猴子见土财主追过来，哈哈一笑，也不往旁边跑，就围着王师傅的剃头挑子转着圈地跑。那土财主爱财如命，恨不得一把夺回钱褡裢。跟在周七猴子腩后死命追。周七猴子年轻力壮，又会武功。那土财主人胖腿短，年纪又大，哪跑得过周七猴子，又气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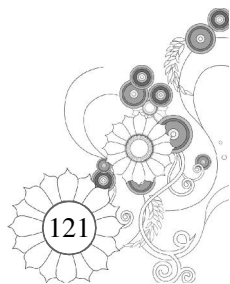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急。才跑了几圈，就满头满脸浑身是汗，张着嘴哈哈直喘。周七猴子看差不多了，不往前跑，反回身迎着土财主，几步到跟前，伸手把钱褡裢往土财主身上一搭，两手一架土财主往剃头的凳子上一按，对王师傅说：“您还不快过来干活。”王师傅立时会意，拿过剃刀“刷刷刷”三下五除二把头剃好，又回过刀来刮脸。一袋烟功夫不到就把土财主的头脸收拾得光洁干净，这时土财主的气才刚喘匀，周七猴子又两手做了个捏揉的姿势，王师傅立马就又给土财主揉肩捏背，土财主恣得直哼哼。忽听周七猴子问：“怎么样，舒服吗？”土财主正闭着眼享受着，他刚才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这会被王师傅一松筋骨，浑身又舒坦又轻松，听问连眼也没睁说：“嗯！舒服！真舒服……！”周七猴子立马接腔说：“舒坦，那就赶紧给人钱吧。你要干剃，人家王师傅可是丁点水也没敢用，这可是照你自己的意思办的。十个铜子，一个也不能少。”胖财主忙睁开眼，对着王师傅搬着的镜子左照、右照、前照、后照，挑不出一点毛病，只得叹了口气，不情不愿的把钱给了王师傅。临走时还气哼哼地对周七猴子说：“俺铁公鸡活了大半辈子，没想到今天叫你个毛头小子给耍了……”



44 | 下 厨

有年冬，徐州府官到邳州来巡察。顶头上司来了，邳州县令跟前跑后，唯恐哪点做得不周到，府官怪罪下来，头上乌纱帽难保。

晌午了，县令让厨子办了满满一大桌山珍海味请府官享用。可府官看着眼前的一桌子酒菜，眉头皱着，脸苦着，迟迟不动筷。县令看府官不动筷心慌了，连忙陪着笑脸，弯腰打躬小声问府官：“大人为何不动筷，是嫌俺酒菜太孬了吧？”府官摇摇头说：“年兄，俺不是嫌你办的酒菜孬，只因这次下来巡察，所到州县顿顿都是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俺实在是吃腻了，一看到这些，就觉心里堵得慌，满满地，实在一口也吃不下。”“那大人想吃什么？俺让厨师这就给您做。”“俺想吃的，年兄，你这会也办不来。要是能有盘香椿拌豆腐和蒜泥调黄瓜，有多过瘾！又爽口又不油腻。唉，这会天气，你上哪弄去……”说着，端起面前的酒杯，只喝了一杯酒，就告辞回去了。

县令回到后衙，唉声叹气，走坐不安。夫人问他怎么了，县令说：“实指望这次府官来寻察，把他伺候好了，将来好再升一级的。谁知俺办了一大桌子山珍海味，他根本不动筷，说是想吃香椿拌豆腐，蒜泥调黄瓜。按理说这两样土菜值不了几文钱，可是季节不是啊。你想，那香椿和黄瓜都是春夏的菜，这个时候，寒冬腊月，滴水成冰，别说是香椿芽、嫩黄瓜，就是老香椿树叶子和黄瓜秧子也早都当柴烧了。俺就是花再多银子，也是有钱买无市。唉！官大一级压死人哪！他这两天还都在这巡察，要是不高兴，随便捏俺个错，也



够俺吃不了兜着的。”夫人听州官这样一说，也跟着急得满屋乱转。这时丫环杏儿来送茶水，夫人一见杏儿忽眼一亮，手一拍说：“咱怎么没想起来杏儿的表叔周七猴子的，人都说他点子多，有状元之才，俺这就叫杏儿带俺去找他，看他能给想个法不。”

杏儿带夫人来到周七猴子家，把事对周七猴子一啦，周七猴子想了会，笑笑对夫人说：“您既然亲自来了，先回去吧，明天俺到你府上把两样菜给做出来就行了呗！”夫人不放心，又追了一句：“你真能把那两样菜做出来？”“咳，没有金刚钻，敢揽瓷器活？您把心放在肚子里，俺明天一准给做出来就是了。”

第二天晌午，县令请府官到县衙吃饭，对府官说有他想吃的那两样菜，府官根本不信，心想：“别说你个小县官，就是万岁爷也不见得现在能吃到这两样菜，不知出什么瞎相来……”正猜想，就听一声“菜来了！”下人端了两盘菜上来。

菜一上桌，满屋都是香椿和黄瓜的清香味，州官和府官都看直眼了。只见盘里墨绿的香椿拌着煮过的微显褐色的豆腐，最上边是一小撮细细的黄姜丝，还浇过烧开的豆油。另一盘蒜泥调黄瓜，这黄瓜片摆在盘子里是白中透绿，绿中透明，跟一片片翠玉似得。黄瓜片上浇上蒜泥，淋上香油，最当顶放一小撮细如丝线的红辣椒丝，两盘菜闻着香，看着馋，没等县官让，知府大人就忙不迭地夹了一大捧子放嘴里品开了。咂咂舌，正宗香椿味。越品味越香。再夹几片黄瓜放嘴里一吃，这黄瓜是又脆又嫩又爽口，还有点甜丝丝的。府官越吃越觉着好吃，一会，两盘菜连个渣也没剩，光光的了。知府大人竖起大拇指说：“此菜只应仙家有，人间哪得此时吃！”遂又问县官说：“做这菜的厨师是谁？俺要问问他，这些菜是从哪弄来的？”县官忙说：“做这两样菜的是周七猴子。”府官一听忙又问：“是不是人都说有状元之才的周七猴子？”“正是。”“怪不得呢，快叫他来见我。”

周七猴子来到客厅，知府一看来人年纪不大，二十多岁，问周七：“俺刚吃的两盘菜都是你亲手做的？”“是我亲手做的。”“那本府问你，这寒冬腊月，你是从那弄来的鲜香椿和黄瓜呢？”周七猴子



说：“两位大人想知道香椿和黄瓜是怎么来的，得先答应草民一件事。”县官为讨好府官，忙答应说：“什么事？本官答应你，你说吧。”周七猴子指着正送茶水的杏儿说：“我这表侄女，为替父还债，从小卖进你府给夫人当丫环，现也老大不小了，也该回家找婆家了，请大人发话，放杏儿回家吧，她也好照顾她的苦娘。”县官急着想让周七猴子说出菜的事，赶忙对衙役吩咐：“到后衙对夫人说，就说老爷让杏儿回家照顾她娘。今后不用再来县衙了。另再赏杏儿二十两银子办嫁妆。周七，你看这会能说菜是从哪弄来的了吧！”

周七猴子看看府官和县官，在椅子上坐下，不紧不慢地说：“说真的，俺也不是仙家，在这个季节手一指想要什么就变出来了。俺听说你们要吃香椿和嫩黄瓜，昨晚把俺家的老香椿树根挖来两节洗干净放水里煮了半宿，满满一大锅水熬成两碗汁，今天拎府里来，先把豆腐放汁水里浸煮，等豆腐进香椿味了，再把菜窖里的老菠菜拿出来，单掐嫩叶尖，放煮豆腐的汁水里一打滚，连豆腐一块捞出来切好装盘里，你们闻着是香椿味，吃嘴里也有香椿味，其实一根香椿芽也没有。黄瓜嘛！倒是真黄瓜，因俺干活累了，爱喝两盅解乏，总想冬天也有个爽口的下酒菜。后来还真叫俺琢磨出来个法子。俺把晚茬的嫩黄瓜摘下来，放在正要卷心的大白菜里，再把菜叶往里包上，用土坷垃压好。白菜一层层往里长裹着黄瓜，风不透雨不漏，不烂不坏。冬天俺多会喝酒想吃，就抻开白菜，把黄瓜从菜心里拿出来。黄瓜虽说在菜里不见日头，捂得有点发白，吃起来不比刚摘的新黄瓜孬。二位大人，这会知道菜是怎么来的了吧。不过俺周七还有话要奉劝二位大人，俗话说‘官家一顿饭，穷人一年粮。’你们山珍海味都嫌吃腻了，你都知道吧，俺庄户人早晚能吃上顿肉就觉得了不起了。俺要不是想把杏儿从衙门救出去，俺才不来给你们下厨做菜呢。你们吃饭时多想想穷百姓，口里‘留’点德，就什么都好吃了。”说玩，招呼也不打，转身走了。

知府叹了口气说：“怪不得人都说他有状元之才，无状元之命。他要是做了官，还能有俺这些人好日子过？”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45 最好吃和最难吃

县令的夫人要过寿，想起了周七猴子。问县令：“你还记得上回府官来咱邳州巡查，周七猴子来给办香椿拌豆腐和蒜泥调黄瓜的事吗？”县令说：“俺当然记得，因有府衙大人在场，俺把周七猴子的表侄女给打发回去，还白送了二十两银子。临了还叫周七猴子把俺和府衙大人数落一顿。”夫人笑着说：“那就趁俺过寿，把周七叫来难难他，看他还能吧。”县令摆手说：“俺看他比猴子还精，夫人恐怕难不倒他。”“俺想起个法，叫他用一样的东西给俺办出来最好吃的和最难吃的两样饭，到时好吃难吃还不全凭俺嘴说，再好吃俺也说难吃，再难吃俺也说好吃，让他丢丑。非叫他把那二十两银子赔咱不行。”“夫人，这个点子好，俺这就叫衙役去找他。”

周七猴子随衙役来到县衙，县令说：“因夫人过寿，特请你来，用一样的东西办两样饭。最好吃的和最难吃的，不知你能不能做出来？”周七猴子问：“做出来怎么说，做不出来又怎么讲？”“你能做出来，俺赏你二十两银子，做不出来，你掏二十两银子。”“夫人什么时候过寿？”“今天初三，大后天初六过寿。”“行，这事俺应下了，明天俺就到府衙来办。”

第二天，周七猴子在庄上向做豆腐的要来碗豆渣，又在路旁地里拔了齐齐牙、芥菜、猪耳棵子等一大团野菜跟豆渣一块包好拎县衙来了。周七猴子对县令夫人说：“夫人要想吃最好吃跟最难吃的，从今晌午起，到后天寿宴开席前，只能喝茶水，不能吃丁点饭。如夫人偷吃让俺看见，得罚银四十两，俺这两天哪也不去，就在州衙伙

房看着，夫人要不答应俺这就走。”夫人一心想看周七猴子出丑，也想叫周七猴子掏二十两银子，心想吃几十年饭了，三顿两顿不吃算什么，喝点茶能行。就答应周七猴子保准不吃饭。

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这话可没说错。州官的夫人，富里生富里长，从没挨过饿，答应怪好，晌午没吃，晚上就撑不住了。刚想溜后厨找吃的，周七猴子过来了：“夫人，咱可说好的，你要偷吃饭，得给俺四十两银子。”没法，夫人只能喝碗茶水。越喝越饿，好不容易撑到过寿那天，夫人饿得头晕眼蓝，前腔贴后腔，巴不得立马到晌午开宴好猛吃一顿。

来拜寿的人坐了十几桌，眼看要开宴了。周七猴子这时手端个托盘来了：“夫人，你要的最好吃的来了。”州官夫人接过托盘，抓起托盘里的豆渣野菜饼子，跟狼似的，三两口没来及品味就下肚了，又抓第二个，刚吞一半，周七猴子问：“夫人慢点吃，这饼好吃不？”夫人光顾吃了，早把赌银子的事给忘了，边嚼边唔唔地说：“好吃，真好吃，咸滋滋的，香喷喷的，还有点甜丝丝的。俺活恁大，这是俺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咽下最后一口菜饼，再想吃，没有了。周七猴子趁势说：“夫人，俺给你做的最好吃的你可吃肚去了，这当大家的面，你亲口说的，可不能耍赖。”

酒宴上来了，县令夫人刚连小半饱也没吃到，这可捞到大吃大喝了。这桌宴席差不多都塞她肚去了，撑得坐那不能动。周七猴子这时又端个托盘来了：“夫人，最难吃的来了。”夫人接过一看，还是刚才那一样的饼子：“哼，俺偏说最好吃，吃给你看看。”拿起菜饼子还没送到嘴，一股豆渣野菜味直钻鼻子，硬咬一口，又拉嗓子又扎嘴，干伸脖，咽不下。‘扑哧’一口吐地上说：“这什么东西，太难吃了，是刚才俺吃的那菜饼吗？”周七猴子高声大嗓地说：“俺一锅贴四块，刚才给你送两块你吃了，这是剩的两块，不信你问后厨是不是一样东西，一块做的。夫人，最好吃和最难吃可都你自己说的。”

县令和夫人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脸弄得通红没说话，只得给了周七猴子二十两银子。令州官夫人弄不明白的是：“一样的东西，一样做，怎么能就有最好吃和最难吃的呢？”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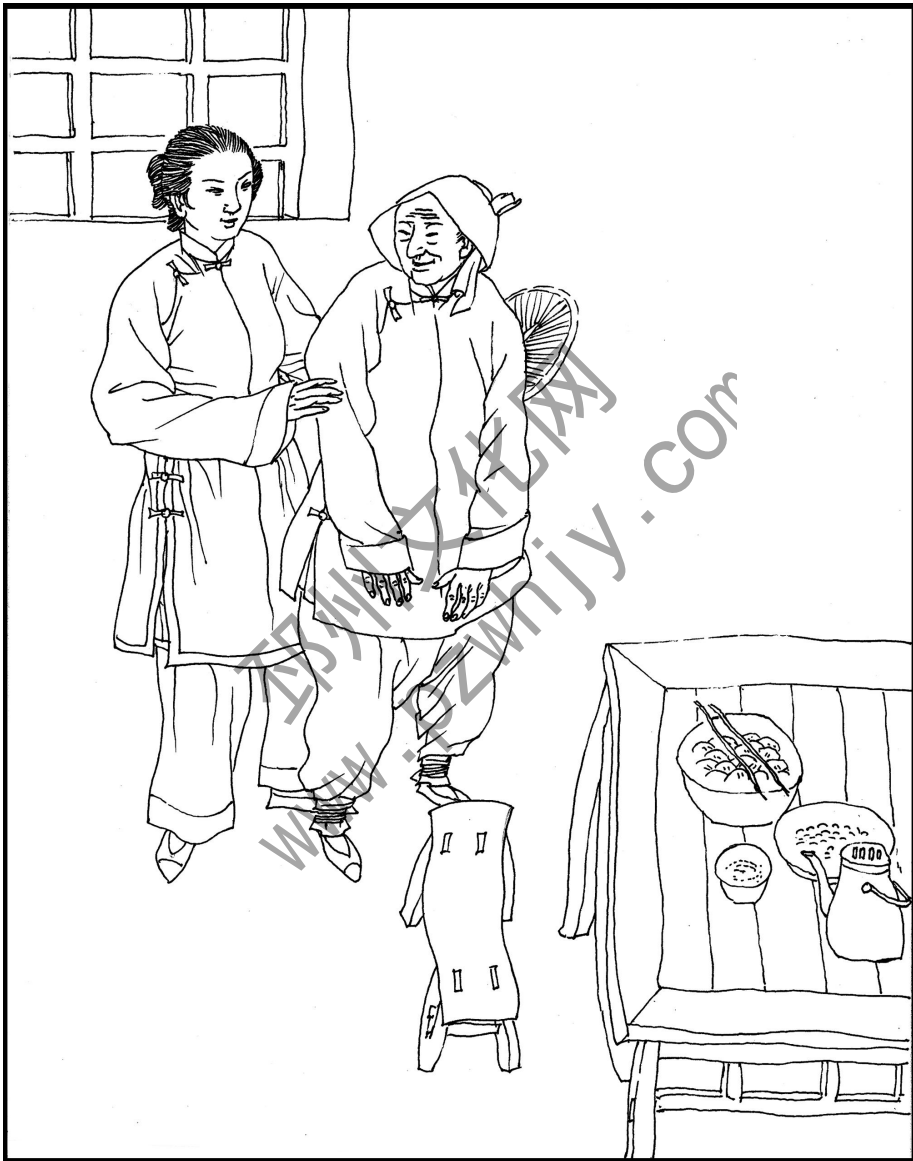
说

46 一百天自(恣)死

一天，周七猴子的侄女翠花，哭哭啼啼地来找他，说：“七叔，你快给俺想个办法吧，俺那个老不死的婆婆。吃饱了没事干，死要穷味，不是说俺这干不好，就嫌俺那不会干，还说俺好吃懒做，俺可再也受不了啦！”周七猴子心中有数，他这个侄女，在娘家是庙门旗杆——独一根，自幼娇生惯养长大的，没干过活，出嫁到婆家乍干活，当然过不惯，

周七猴子咂了咂嘴，小声跟侄女说：“丫头，你老婆婆要是死了，你不就不受她的味了吗？”“哟！看你说的，她壮得跟牛一样，俺多晚才能熬到她死？”“七叔有办法，叫她不出一百天自死，不过，你得听我话，照我说的办，不然不灵！”“什么办法，您可急死俺了，快说出来，俺都照您说的办还不行吗？”“你回家天天煮山药，沾上白糖给你老婆婆吃，得吃一百天整，你还得装的恭恭敬敬，不能叫婆婆看出来。还不能叫你婆婆干活出大汗，一出汗就不灵了！”“那重活都得我干了？”“反正一百天比几十年好熬呗！”“行！七叔，我回去就照您的办，到时候我来谢您。”

翠花回到家，买来山药白糖，天天煮给婆婆吃。婆婆去烧锅，翠花赶忙去拦：“娘，您歇着，我烧。”是怕锅门口热，老婆婆出汗多。婆婆要去下地干活，翠花赶紧把婆婆拉屋来：“娘，俺去干，您在家看门。”怕婆婆在太阳地干活出汗多。这下，可把翠花婆婆喜坏了，还以为翠花走娘家让娘家人给数说好了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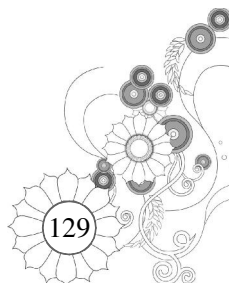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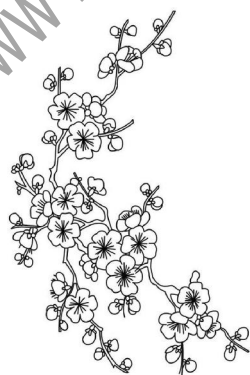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一百天已到九十九天了。这天，翠花又哭着来找周七猴子了。“七叔呀，您老行行好，再给俺想个办法吧。”“又怎么了？”“俺可不想叫俺婆婆死了……”“怎么变卦了？”您不知俺婆婆这会有多心疼俺，有口好东西，自己舍不得吃，留着给俺吃，卖鸡蛋青菜攒俩钱，一文也舍不得花，都贴补俺了；俺干活回家，洗脸水给俺倒好，饭菜摆得样正的。还逢人就夸俺贤孝，说俺疼她，亲闺女也没有俺好！七叔，明天一百天到期了，俺老婆婆要是死了，俺以后干活回家奔谁？喂谁？谁疼俺，管俺？那俺可怎么过哟！我那可怜的婆母娘呀……”话没说完，已哭得噎疙瘩了。

周七猴子拍了拍翠花的肩膀：“丫头别忙哭，你婆婆真好假好？”“真好！”“你不怕婆婆嫌你了？”“过去都怨俺，这会俺疼还疼不够呢！”“你不想叫她快死了？”“要想俺还来找你吗！”“那你快回去吧。”“您还没给俺想办法救俺婆母来？”“咳，憋丫头，七叔是说她吃山药沾白糖，一百天恣(自)死了，你解不开，怨我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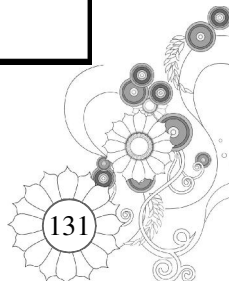
47 || 周七猴子戏“叫蚰子”

周七猴子的庄上有家姓庄的财主。弟仨，老大庄菀，在府衙当通判，雁过拔毛，瞒上欺下，家里金银堆成山。人背地里都喊他“庄黑碗”，意思是又刮又捞。老二庄刮，在州衙当师爷，也是个专赚昧心钱，吃人不吐骨头的货。人长得又黄又瘦，人背地都叫他“老黄瓜{刮}”，老三庄祐，仗着两个哥的权势，也是良田百顷，骡马成群，使丫唤小。长得一嘴大黄牙，挺肚凹腰。动不动就抬出他两个哥欺吓庄邻，庄上也给他起个外号“叫蚰子”。

春三月，正是青黄不接时，地里也没什么活。穷庄户人为省顿饭，半拉晌都出来坐在墙院边晒太阳，侃大呱。一到这时，“叫蚰子”庄三也左手提鸟笼子，右手剔着黄板牙，挺个蝈蝈肚，一步三跬的往场院来。庄邻们一见“叫蚰子”来，都脸一寒，眼一瞥，没人理他。“叫蚰子”才不想和穷乡邻搭谈呢。他是来吹牛显摆的：“哎，你们都听说没？”“叫蚰子”唾沫星乱飞：“俺大哥昨个又买了好几顷地，俺二哥又添置了好几处房子，还新娶了四姨太，光人送礼就好几大箱子没装完……”“呸”，不知是谁唾了一口，接着大家一起乱咳，乱呸。“叫蚰子”鼻一龘，嘴一撇说：“些穷相，给我提鞋都嫌你们手指头粗，好不好叫俺大哥、二哥把你们抓去坐牢……”“叫蚰子”正吹得一嘴沫，赶巧周七猴子在同窗家喝酒回来了，多远就听“叫蚰子”在那咧咧。冷笑一声走过来说：“庄老三，别动不动拿你两哥吓人，风水轮流转，俺看俺家的三个儿子也不比你弟仨瓢。”“哟，周七，俺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还不知道你，你家三小子大的多说七、八岁，小的多说三、四岁，浑身是铁能打几根钉，不是俺小看你，俺拔根汗毛下来，也比你爷几个绑一块粗。”周七猴子哼了一声说：“别看俺儿小，各有各的能，俺大儿两膀一晃，嗨！能单手举起‘黑碗’，俺二儿把脚一跺，‘喀嚓’能一口咬断黄瓜{刮}，你甭看小三才三岁，就属他管，两手一伸‘吱’，能活捉‘叫蚰子’。”“哈哈，哈，哈哈，哈”。众庄邻这下来了精神，看周七猴子连说带比划，笑得两手抱肚子，眼泪都出来了。都知道周七猴子是变着法骂“叫蚰子”弟仨的。“叫蚰子”憋得脸虚青，干张嘴变成了母蚰子——没声了。老半天，“叫蚰子”憋出个点子来：“周七，你不怪能吗？俺老娘自打去年俺爹老过后，到如今从没笑过，也没说过话，你有本事能叫俺娘笑，叫俺娘说话，俺情愿给你一石粮食。”周七猴子看看众乡邻说：“一石不行，笑一石，说话一石，两石。”“两石也行，那你要是没法叫俺娘笑、说话呢？”“任你罚。”“到时候你得趴在地上让俺打一百扁担。”“就依你，众乡邻都去作证。”众乡邻都和周七猴子一起来到庄家。

周七猴子和“叫蚰子”进了院，众乡邻都堵着门看热闹。“叫蚰子”的娘正盘腿坐在堂屋太师椅上，看她儿带周七猴子来了，瞥一眼，脸本着，哼都没哼一声。“叫蚰子”心里那个恣，心想：“周七猴子你就等着挨一百扁担见阎王去吧，这一年多俺什么点子都想遍了，也没能叫俺娘笑一下，说一个字。俺就看你能翻出什么花来……”

周七猴子东瞅瞅，西看看，看东屋山头趴条大黑狗，就使劲跺着脚过去。大黑狗站起来就冲周七猴子“汪、汪、汪”咬，周七猴子退到“叫蚰子”娘不远，大黑狗也跟着咬过来。周七猴子一下跪在大黑狗跟前“蹦”一个头磕下去，又跟着喊声“爹”，庄三的娘看周七猴子又给狗磕头，又喊爹，怎么也忍不住了，笑得前仰后合，嘎嘎的，差点一腩坐地上。还没等她笑完，周七猴子又回过身跪在她面前，大喊一声“娘”，爬起就往大门口走。“叫蚰子”庄三的娘被喊得猛一愣，等明白过来可气死喽。她爬起来就撵周七猴子，骂道：“你个坏种，喊狗爹，喊俺娘，转点子骂俺，俺逮到非揍死你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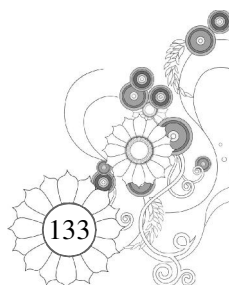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周七猴子前面跑，“叫蚰子”娘后面撵，到了大门口，一把没抓到，周七猴子站在众乡邻身后说话了：“是你儿叫俺来引你笑，引你说话的，反正我把你引笑了，说话了，你要骂骂你儿去吧。”众乡邻也都齐给证明。“叫蚰子”娘脸上挂不住，气没法出，回手啪啪两巴掌都扇在“叫蚰子”脸上，又骂“你个贱种，专门把人带到家里来骂俺。”

“叫蚰子”干气没话说，他娘笑也笑了，话也说了，白贴了两石粮食不讲，还挨了两巴掌。失火挨板子——双倒霉。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48 鸭子生鹅蛋

清明节快到了，听人说清明前腌咸鸭蛋既不空，鸭蛋黄还油多。周七猴子的媳妇就让周七赶集买些鸭蛋回来腌，留着麦收时当菜吃。

周七猴子来到禽蛋市一看，卖鸭蛋的还真不少，摊子一个挨着一个。周七猴子认得个专卖鸭蛋的张二大娘，知道她家鸭蛋最好，她家鸭子全是在河里放养，净吃活食，鸭蛋个大油多。二大娘就老公婆俩，无儿无女，全指望放在河汊里的那四五十只鸭子下蛋换个柴米油盐什么的。

周七猴子在集市西边找到了二大娘，二大娘已卖空了一个篮子，还有一篮刚掀开盖布。周七蹲下身刚想数鸭蛋，就见二大娘慌忙又把布盖在篮子上对周七说：“等会有人要来买，你就说这一篮子你全买完了，帮帮忙。”周七扬起脸对二大娘说：“俺只买四五十个就行了，要是都买了了，大娘，俺没带那些钱，再说……”“孩子，你弄岔了，俺不是让你都买了，”二大娘下巴往东边一点说：“你看到那个穿灰衣裳的人了吗，他是个专门啃街吃集的混子。花一个钱想买两个钱的东西，有时还硬赊账不给钱，一回占不着便宜，他就集集跟你捣乱，让你做不成买卖。俺可是吃他不少亏了。”周七猴子顺着二大娘的目光往东一看，只见那个穿灰衣裳的人有四十来岁，脸上两腮无肉，一对黄眼珠子滴溜溜东瞅西撒，长着带钩的尖鼻子，两片紫黑嘴唇紧抿着，下巴上稀稀拉拉几根胡子，一看就是个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奸滑之人。周七猴子眼珠一转，把嘴凑在二大娘的耳边，不知嘀咕了些什么，二大娘点点头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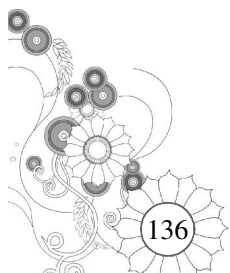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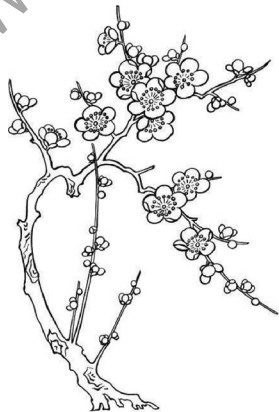
那人正乱瞅着，一转头看见了张二大娘，就直奔过来了，到了二大娘跟前，头一歪，斜瞅着二大娘说：“你今天换地方了，俺找你半天也没找着。今天再给俺十文钱的鸭蛋。”说着从篮里拿出个鸭蛋左瞅右瞄：“俺怎么看今天的鸭蛋比上集的还小，这回再多给一个，给十六个吧。”二大娘舌头舔舔嘴说：“俺都是卖一文一个，你回回都是十文钱拿十五个，今天还要多拿一个，俺这一篮鸭蛋还不知能不能多挣那六个钱呢。”这小子把眼一瞪：“听你说得，就跟俺王六沾你多大便宜似的，俺要不看你可怜，别人家鸭蛋比你这大多了，一文钱两个俺还不买呢。”

正说着，周七猴子慌忙忙过来了，对二大娘说：“二大娘，二大爷叫你赶快回家，说你家鸭子正在家下鹅蛋，都难产下不出来，叫你快回去看看呢。”“是吗？俺得赶紧回家看看。”二大娘挎起篮子就要走：“等等。”王六一把扯住篮梁，回头问周七：“俺没听错吧？你刚说鸭子下鹅蛋，这不白天说梦话吗，鸭子怎么能下鹅蛋呢？”“咳，这不是那些买鸭蛋的人老嫌鸭蛋小嘛，二大爷二大娘就天晚上数落骂鸭子们，鸭子们就下鹅蛋了呗。下鹅蛋大是大，可鸭子不是鹅，鸭小蛋大下不出来，就都难产了……”“瞎胡扯，俺长那么大还没听人说过鸭子能下鹅蛋。”周七猴子一本正经说：“俺才不胡扯来，你没看这街上那些卖的鸭蛋个个都跟鹅蛋那么大，都是两文一个吗，听说他们那些鸭子都是天天挨骂，憋足劲才下鹅蛋的。”王六脸对脸直瞅周七猴子问：“你有病吧？大睁两眼说瞎话，这条街俺刚从东到西全看过了，哪有你说的鹅蛋那么大的鸭蛋，还都没有二大娘的鸭蛋大，也都是一文钱一个卖的，俺亲眼看的还能有假？”“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大家都听见了吧？”周七猴子对围在四圈的人说：“这可是王六自己说的，这条街集上就数二大娘的鸭蛋大，人家也都是卖一文一个。那你既然都亲眼看见了，为什么你也大睁眼说瞎话说二大娘鸭蛋最小，人一文钱两个你都不买呢，你每回来买十来



个鸭蛋都是以二大娘鸭蛋小为借口，每回都得多拿人家五六个，不是逼着人家鸭子下鹅蛋怎么着？”这时一圈看热闹的人都乱说话了：“看穿得人五人六的，净想买人便宜。”“哼，他这吃柿子净捡软的捏，看老妈妈年纪大好欺负呗”“都照他这样，就是鸭子真下鹅蛋也不够本。”“呸，二五中十的，真好意思……”王六听人乱哄哄齐说，脸红到脖颈，又羞又恼，眼睁跟鸡蛋似的，手指点着周七猴子说：“你小子是干什么的？有种留下名姓来！”周七猴子胸一挺，往王六跟前一站说：“你七爷俺叫周七，人送外号——七猴子，俺最看不得人欺负人，你想找俺麻烦，那算你是扯和尚喊娘——认错人啦！你说是来武的还是见官，俺是年三十来送礼的——全接着。”

王六一听说是周七猴子，就好比生山芋放在火盆里——软了，赶忙双手抱拳给周七赔礼说：“原来是周七爷，都怨俺眼瞎招子不亮，您宰相肚里能撑船，别跟俺一般见识，二大娘的鸭蛋俺不要了，这十文钱也给二大娘，全当赔二大娘上回的鸭蛋钱。你放心，俺王六下回再干这事，您哪见哪揍，俺绝不回手。”“这还差不多，人活在世上，别让人背后戳脊梁骨骂八代，就算是给老祖烧高香了……”边说，掏出五十文钱给二大娘，数了五十个鸭蛋走了。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49 还帐簿

周七猴子的庄邻玉琪在邳州县衙当书吏。玉琪为人谨慎，平日少言寡语，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任谁也别想从他嘴里套出点东西。因此，玉琪深得张县令赏识。平日不管哪来富豪官绅请张县令赴宴，张县令总爱把玉琪带上。一是玉琪虽不爱讲话，却能喝酒，三、四斤酒不在话下，逢到县太爷招架不住时，他都替县太爷挡驾代酒。二是玉琪心细，每逢县太爷喝多了，玉琪都非得亲自把县太爷送回衙安排好，再自己回家。没让张县令在人前出过丑。

这次，张县令的一个同窗特从徐州赶来看望张县令。同窗相见，格外亲热，再说这同窗又是张县令的上司。张县令在邳州最好的大酒店摆上了满满一桌山珍海味，酒是从窑湾弄来的乾隆爷御封过的“绿豆烧”。连同邳州城内的八、九个头面人物，大家共坐一桌。张县令站起身端起酒敬同窗说：“今天为年兄接风洗尘，咱们不喝尽兴，谁也不准回去。”

张县令和同窗乡绅富豪们喝了一杯又一杯，觉得脸热心跳，舌头发硬，忙对玉琪使眼色。玉琪会意，站起身替县太爷代喝。一杯又一杯，一壶又一壶。玉琪也渐觉迷糊。这时就见趴在桌上的张县令从怀中掏出个蓝皮簿本给他说：“你替俺把这簿子先收好，俺要和同窗去小解。这簿本你到县衙再、再给、给俺。”玉琪伸手接过簿子往怀中一塞，又和一个找他喝酒的乡绅喝了起来。张县令和同窗小解回来后，又接着对喝起来。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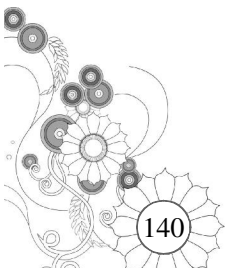
这场酒宴从晌午直吃到傍晚才散，众人都东倒西歪的回去了。玉琪也东脚打西脚的回到家中，砸开门，也不答妻子的话，往床上一趴，就呼呼睡了过去。

到了半夜，玉琪渴醒了，喊着要喝水，妻子递上早已准备好的温汤，玉琪接过咕咕喝了。妻让他把衣服脱了再睡，玉琪把长袍扣子解开，“啪”一个蓝皮簿本从玉琪怀中掉在地上，妻赶紧拾起递给玉琪，玉琪使劲想了半天才想起来，这是张县令让他给先收着的。送县令回衙时迷迷糊糊根本没想起来把这簿子交还给张县令。玉琪随手把帐本翻开看看，这一看不要紧，玉琪吓得浑身一激灵，酒一下全醒了。原来这簿子里记的全是张县令的私帐，某天某时因什么事谁送多少金，某天某时谁送多少银，谁送多少东西，这全是张县令亲记。为怕簿子被别人看见，张县令时刻把簿本揣在怀里。升堂时也可随时偷偷翻看，根据人送财物多少判人输赢。之所以让玉琪替他暂揣一会，一是张县令怕去小解时帐本掉出来同窗发现，二是相信玉琪人老实，不会在酒桌上偷看。这可倒好，这本烧红烙铁似的帐簿竟让自己揣家来了。如果明早还回去，没看县太爷也得说他看过了，如果不还，这么重要的东西县太爷托给他，还能忘了？这可怎么办哟！弄不好丢饭碗事小，恐怕一家人小命都难保。玉琪急得直拽自己的头发。玉琪媳妇一边安慰丈夫，一边也急得直转圈。猛然眼一亮，对玉琪说：“事到如今，咱们快去找周七叔吧，看看他能不能想想办法救俺们……”二人慌忙挑上灯笼，去找周七猴子。第二天，玉琪早早来到县衙后堂，对张县令说：“大人，俺昨天喝多了，把你交给俺的那什么簿子给弄不见了……”“什么？你把俺簿本弄丢了？”张县令轰隆站起，两眼直盯着玉琪问：“你是啥时丢的？大概在什么地方丢的？你看到簿子里写的东西了吗？”玉琪战兢兢回说：“大、大人，俺记得送你回衙时，在路边草棵后小解过，俺没看过你簿子里写什么。俺昨天确实喝多了，今早俺到路边草棵里到处都找过了，没找着，才、才来告诉您的……”“哼！找不着俺那簿本，俺……”“报老爷，外面有个拾粪老头说拾到了您的东西，要亲自交到

您手。”“噢！快带他来见我。”

衙役领进来个六十多岁的老头，那老头发辫也没编，头发乱糟糟的披在脑后，一张脸也不知道多少天没洗了，黑一块，灰一块的，身上衣服破破烂烂，拦腰勒根烂布条，弯腰弓背，背着个破粪篓子。“快把那粪篓子放远点。”张县令眉一皱说。老头把粪篓子放到背人处，从怀中掏出个蓝皮簿子，递给张县令说：“俺今早起来拾粪，在草棵里拾到这个本本。别看俺扁担长的一字不认识，可这本本上前后盖的官印俺认识。年前俺交粮，您衙门里给俺的就是盖这样红印的条条，俺想这八成是您县衙丢的，就给送来了。您看是不是。要不是俺拿回家还能当擦腩纸用呢，嘿嘿！”张县令把簿本从头往后翻了一遍，一张没少，又抬眼看看老头，老头一脸巴结的笑，便长出了一口气说：“本县谢谢你了，这就是俺丢的，是问案的记录，你回去吧。”老头似没听见似的，笑咪咪的，不吭声也不走。张县令一拍腿，笑笑对后堂喊：“夫人，快让人送五两银子过来。”老头接过张县令赏的五两银子，背起粪篓哼着小调走了。

当天晚上，玉琪请周七猴子到家中喝酒，端起酒盅，双手举着给周七猴子说：“七叔，要不是您想的这个点子，俺全家都得完了，多谢您的大恩。七叔，您别说您装的拾粪老头还真像，连俺都差点没认出来……”周七猴子摆摆手说：“俺还得谢谢你呢，不然俺怎能让县太爷白给俺五两银子。哼，别让这个贪官犯在俺手里，有机会俺得让他那帐本见见天。”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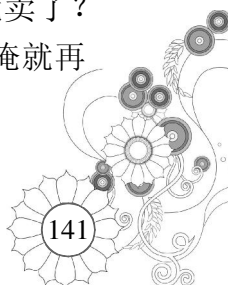
说

50 || 卖宝画

大财主吴万财，家中骡马成群，良田百顷，丫环佣人一大溜，金子银子用斗量。你别看吴万财家大业大，可他斗大的字不识两口袋，扁担长的一也写不直，就是爱假装斯文，买些个古董字画什么的，摆挂的满屋满墙。闲来无事，叫些有钱有势的亲朋到他家来喝酒品茶，赏玩古董字画。人家吃饱喝足也不管他的古董字画真假，都在那瞎奉承他，夸他儒雅有文化。别看吴万财对那些有钱有势的人茶饭酒菜地接送，对那些穷人，那是一文钱也舍不得的，谁想喝他家一口水都难，更别说是赏玩古董字画了。

这几天，吴万财老是听佣人们说周七猴子有张祖传宝画，是活的。有好几个人要出大价钱买周七猴子的宝画，周七猴子都不肯卖。吴万财问佣人是什么样的画，佣人们又都说是听庄里人传的，真的假的，谁也说不清。吴万财差佣人去叫周七猴子，叫了几趟周七猴子都回说没空，不愿来。

吴万财只好亲自上门来找周七猴子，正巧周七猴子正在家闲坐品茶。一坐下，吴万财就问：“俺听说你家有张宝画，今天来想看看的。”周七猴子笑笑说：“这事传得可真快，这都怪俺媳妇，趁俺不在家想把画拿出来卖了，好给俺带够进京赶考的盘缠。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俺这画可是传了十几代的宝贝，能随便说卖就卖了？也不怕被人耻笑，骂俺是个败家子。要不是俺回来的及时，俺就再也看不到宝画喽。”



吴万财越听心里越痒痒，求着周七猴子说：“七侄，到底你那宝画是什么样的，你拿出来给俺看看，又不能看少一块，你就拿出来让俺看看吧。”周七猴子长出了口气说：“哎，谁叫咱是一庄的呢，俺可告诉你，看是看，看完了你可不能到处乱说，省得那些人都来打俺这画的主意。”“好，不说，不说，你快把宝画请出来吧。”

周七猴子从里屋拿出一卷发黄的纸画，摆在桌上，慢慢的一点一点展开，是幅水墨画。只见画上画了一棵葫芦，秧子上开了五六朵葫芦花，靠梢结了个小孩拳头大小的葫芦，小葫芦的顶上趴着个大肚子叫蝥蝥，叫蝥蝥两根须子竖着，两个翅支楞着，两条腿一条伸着，一条蜷着，嘴里的大牙半露着，看样子正在那唱曲呢。画的下角有两方图章，上面的字曲里拐弯的，吴万财也不认识。看样子，这幅画年头不少，画纸发黄，画边都毛了。吴万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也没看出这幅画到底宝贝神奇在哪里。脸红了红对周七猴子说：“七侄，俺怎么看不出这画有什么神奇的呢？”周七猴子压低嗓音说：“小点声，别惊醒了蝥蝥，到天黑，你就知道俺这画的神奇在哪里了，咱先喝茶等着。”

吴万财人在客屋喝茶，眼一刻也没离开里屋桌上的画，怕周七猴子捣鬼骗他。好不容易盼到天黑，屋里黑得对面看不见人，周七猴子喊声：“点灯。”媳妇赶忙进到屋里把灯点上。周七猴子站起身在前面走，吴万财紧跟周七猴子就到里屋了。画还是摆在桌上，动也没动。周七猴子慢慢把画展开，又把灯往画跟前移移，吴万财就灯亮再细看那画，老觉着有什么地方不对。再仔细瞅瞅，哟！怎么蝥蝥跑葫芦叶底去了，两个翅也扞上了，两条腿也蜷翅膀底去了，两根须子也扞头后去了。就连葫芦秧上的那五六朵小葫芦花也都卷上了。图章还是那两颗图章，画还是那张画，纸黄边毛。这就出了奇喽，难说这画上的葫芦棵和叫蝥蝥都是活的？吴万财怕自己看岔眼了，揉揉眼，再仔细看看，没错，还是那样！

这下吴万财可是腊月天吞冰块——冻(动)了心。”这可是俺亲眼看见的，画上的葫芦秧白天开花，晚上花卷。蝥蝥呢，白天爬葫芦



顶上撒欢叫曲，晚上还知道爬葫芦底下躲露水睡觉。要不是亲眼所见，打死俺也不信。无论如何，俺得把这张宝画买下来……”就听周七猴子说：“吴财主，你看好了吧？俺得把画收起来了，别惊了蝥蝥。”吴万财赶紧拦住周七猴子：“七侄，听说你要进京赶考，盘缠不够，俺看你不如把这画让给俺，俺多给你银子。这画放俺这跟放你那一样的，你赶考回来多会想看，多会到俺家去看不行吗？”“不行！不行！”周七猴子手摆得风吹荷叶似的，“万财叔，这可是祖传宝画，怎能说卖就卖？后世子孙知道了，还不得把俺恨死骂死，不能卖！”

周七猴子越说不卖宝画，吴万财越是要买。争到最后，吴万财急了，一弯腰，就要给周七猴子下跪，被周七猴子给拦住：“万财叔，你这是干什么？”吴万财指指周七猴子的屋说：“七哎，你看你家穷得跟水洗似的，也不是赏玩字画的地方，放你这不是白糟蹋了这幅宝画吗，万一叫鼠啃虫啮了，你后悔都晚了。不如放俺那，俺家屋多厅高，也让你这画有个出头的日子……”周七猴子叹了口气，不情不愿地说：“吴财主，既然话说到这份上，俺这宝画要再不让给你，可真不够意思了，俺也不多要，看在庄亲庄邻的份上，两千两银子暂让你把画拿去，等俺有钱了，咱可说好了，俺还得把画赎回来。”“行，行，这两千两银票，你收好，画能给俺了吧！”

周七猴子满脸舍不得的样子，慢慢把画卷起来交给吴万财：“万财叔，这可是祖传宝画，你回家可不能慢待了，可得好好养着，可别伤了葫芦跟蝥蝥，你记住了吗？”“你把心放在肚子里，俺回家把它当祖宗供着还不行吗。”

吴万财两手捧着画回到家，把画放在大厅香案上，又点上三炷香，拜了三拜，这才回去睡觉。就这样，吴万财一天三遍烧香作揖，过了三四天，吴万财急着想显摆宝画，差佣人四处下请帖，把那些他认为有份量的人都给请来，观赏他新得来的宝画。

吴万财洗净手脸，又上香拜了三拜，这才捧过画来，让大家过来观赏。画，慢慢展开了，可是怪了，现在是大白天，葫芦棵本该开花的，蝥蝥也本该爬小葫芦上面去的，怎么葫芦花还是卷着，叫蝥



蝥还是趴在葫芦叶下睡觉呢？八成是闷得，没见太阳的事？吴万财心急火燎的捧着画，站在院里对着太阳晒。可不管怎么晒，怎么吹，画还是那样，葫芦和蝥蝥就是不变样了。这下吴万财可是山草驴掐尾巴——满肚子窜火，也不管满屋子客人，一蹦多高骂开了：“周七猴子，你个孬龟孙，你坑俺，俺上衙门告你去……”

三声鼓响，县官升堂问案，吴万财告周七猴子用假画骗他两千两银子。县官差人带周七猴子上堂，问周七猴子为何用假画骗人银钱？周七猴子说：“县太爷，俺的画是祖传宝画，怎么说是假画？再说，俺也没硬要卖画给吴万财，是他来俺家硬磕头作揖的非要俺把宝画卖给他。那画是他亲眼验过了的。当时是一手银一手画，俺又没逼着他买，何来骗他之说。除非他换了别的画，来诬告俺。”吴万财说：“老爷，画俺带来了，你可验看。”县官把吴万财呈上的画看了看，又传给周七猴子问：“你看看这是不是你卖给他的那幅画？”

周七猴子接过画，仔细看了又看，又用鼻子闻闻，忽睁大两眼，问吴万财：“这画你回家放在哪里的？”吴万财说：“俺供在香案上的。”“那你拿回去打开过吗？”“从没打开过，就昨天请亲朋来观赏才打开过。”“你是怎么供养的？”“你说是宝画，俺就放香案上，一天三遍香给上呢。”“俺的天来！”周七猴子转身对着县太爷。“您听听，俺的宝画就是被他给活活害死的，他临走时，俺还千叮万嘱，叫他好好供养，别伤了葫芦，蝥蝥。他可倒好，拿回家也不找个僻静的地方打开画放着。你卷在香案上，还一天三遍烧香，烟熏火燎的，小蝥蝥还怎么出来找食吃，那葫芦棵不见露水，硬香薰也熏干了。就是人三天不吃不喝，再用烟熏着，也活不成了。哎呦，我的宝画哎……”周七猴子说着说着放声大哭，“祖宗哎，俺对不起你们啊，不该把宝画交给这个无知无识的人，害死了宝画，老祖哎，俺有罪啊！县太爷，您明镜高悬，可得给俺作主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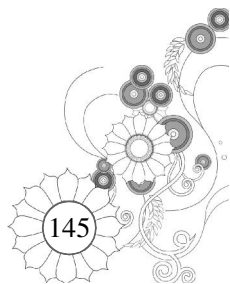
吴万财争辩说：“你又没告诉俺怎么养。”周七猴子说：“枉你白吃几十年粮食，你见过谁家养蝥蝥玩是用香熏着养的？这还要教你？俺教你一天三遍用香熏它了吗？”吴万财还想争辩，县官“啪”惊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堂木一摔：“大胆吴万财，你自己供画不当，害死了宝画，反诬告周七猴子。来人，拖下去重打三十大板，周七猴子无罪放回。”

事后，有人问周七猴子到底宝画是怎么回事。周七猴子总是唉声叹气，说可惜了这张宝画。倒是周妻回娘家时，告诉了母亲：“画是两张，是周七猴子自己画好又用烟火熏黄做旧的，先拿出的那张放在桌上，等天黑时，周七猴子一喊点灯，俺趁周七猴子在前面走挡住吴万财眼的时候，赶快从袖子里拿出第二张，换回头一张，又塞在袖筒里，然后点上灯。这些都是我们事先演习好了的。那个大财主平时穷人从他门前走过，他都叫佣人放狗咬，周七猴子早就想治他了。多亏了那两千两银子，要不然今年发大水颗粒无收，又不知得饿死多少人呢。那两千两银子，可救了俺全庄人的命了。”



51 治泼媳

这天，周七猴子的本家二哥周老实，眼泪汪汪的来找周七猴子：“您七叔，人都说你有状元之才，点子最多，你快给俺想个法，不然，俺和你二嫂子都没法再过了……”周七猴子装上一袋烟递给周老实说：“二哥，是不是您老公俩又挨儿媳妇骂了？”“哎！我这是哪辈子造下的孽，你知道，俺老公俩就大用一个儿，家又穷，拉扯孩子容易吗。盼星盼月的大用长大了，给娶上媳妇，实指望一家子和和睦睦过几年顺心日子。这下可倒好，娶来个阎王爷，自打她进门那天起，俺家就没过一天消停日子。家里地里活不干不说，还顿顿饭挑肥拣瘦。嫌你二嫂做的饭这不好吃，那不合味。你二嫂是个推倒爬不起来的老实人，从不敢说她一句。大用有时实在看不下去，说她两句，那算戳了马蜂窝了。她又摔碟子又砸锅，祖宗八代都叫她骂翻身。从她进门，就没喊过俺老公婆俩一句爹娘。当面哎，哎，背地都是称呼俺俩两个‘老不死’的。昨天，地里活多，你二嫂回家做饭晚了，她手指着你二嫂额头大骂。俺气急了数落她几句，可不得了喽。她又要上吊，又要喝卤，把家里的锅碗瓢盆砸完了还不解气，还非得叫俺儿去把她娘家人接来跟俺闹，说非得让俺老公婆俩给她磕头赔礼，她才能不骂不闹，这还在家里正骂着呢。您七叔，这日子叫俺和你二嫂可怎么过啊……”周老实话没说完，已满脸是泪，说不出声了。

周七猴子递过条手巾给周老实说：“您这个儿媳妇是得好好治



治了。俺早听庄邻对俺说你这个儿媳妇多泼多恶。没想到恶成这样，连老少都不分了。二哥，你回家照俺说得办，俺保证一回就把她给治改。”周七猴子和周老实叽咕了半天。周老实愣了会说：“这能行吗？出事咋办？”周七猴子拍拍周老实的肩膀说：“放心，出事包俺身上。”说完，又递给周老实一个铜盆，把周老实送出门。

快到家了，周老实镗、镗、镗敲了三下铜盆喊开了：“庄亲庄邻们，您都听着，俺把大用家的给得罪了，俺该死，俺给大用家的磕头赔礼了。大用家的饶了俺吧，别再骂了……”“镗、镗、镗”。他这一敲一喊不要紧，庄亲庄邻呼啦全都从各家跑出来了，把周老实家门口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周老实又“镗、镗”敲了两下盆说：“庄亲庄邻们，都怨俺个老不死的，不该说大用家的几句，惹她生气。她叫俺给她磕头赔礼，喊她三声娘，俺今天就照她老人家说的办。庄亲庄邻您都给俺当个见证……”边说，边泪流满面来到儿媳房门口，“扑通”跪下：“娘，我给您老磕头了，您老消消气，别骂了。”

这时，大用的媳妇大娇从屋里一下子窜了出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周老实的鼻子泼口大骂：“你个老东西，老不要脸的龟孙，谁叫你来喊娘的？俺搨死你个老小子……”边说，边捲袖捋胳膊的扑上前来打周老实。众庄邻上前拉住，七嘴八舌可就议论开了：“看看，这都是养儿赚的，早知这样，宁愿让儿打一辈子光棍，也不要这样的货！”“哼，打公骂婆欺丈夫，这样的女人少有，也不怕天打雷劈。”“老实大叔老两口往后可有‘好日子’过喽。”……孙大娇看庄邻都议论她，没有一个替她说话的，脸磨不开，转身跑回屋，“咣当！”一声关上门，嚎开了：“俺的娘来，俺可不能过了，都来欺负俺，这半罐子卤，俺、俺喝了死了算喽……”

这时，周七猴子从人群后走出来，一把拉过躲在灶屋的周大用：“快！快套车到西庄把你丈人接来，你告诉他们，来晚了，可就见不着闺女了！”

大用一走，周七猴子招呼众乡邻：“庄亲庄邻，咱不能见死不救，我听说灌大粪专解喝卤，谁帮忙弄点大粪汤来？”说着，对西院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二嫂一挤眼，二嫂说：“我去给弄粪汤，你们快把大娇给抬出来吧。”众乡邻七手八脚把睡在床上的孙大娇从屋里抬到院里。周七猴子接过二嫂弄好的粪汤，一手捏住大娇的鼻子，一手端粪汤往大娇嘴里灌。孙大娇根本就没喝卤，她是故意想吓唬人的，她能喝粪汤吗。死咬住牙，就是不张嘴。可是鼻子叫周七猴子捏住了，她得张嘴喘气，一张嘴，将一口粪汤灌下去了，一张嘴一口粪汤又灌下去了。孙大娇恶心死了，再也装不下去了，一挺身，爬起来就跑。嘴里乱喊：“俺没喝卤，您都别灌了……”一边跑一边扣嗓子干呕，周七猴子大声对众乡邻说：“大家快些把她抓住，越说没喝，越是想死的。快！别让她从院子里跑出去，拦住门，抓住她，还得灌！”说完，对众人挤挤眼。孙大娇在前面跑，众人在后面挤眉弄眼地追。

这时，大用把西庄的岳母岳父都接来了。老两口一看闺女披头散发，浑身黄屎汤，满院子乱跑，这气还打一处来吗！大娇娘扑过去推开众人，一把抱住大娇，娇儿心肝地放生大哭。大娇爹一把抓住周老实，气得脸蜡黄：“好啊，亲家，您家就是这样对我女儿的？逼得她喝卤寻死，又灌她屎尿，你们是想活活害死俺闺女！俺跟你没完，走，咱到县衙讲理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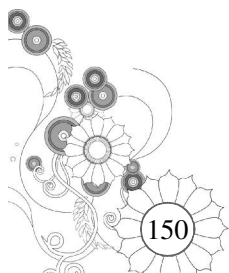
周老实往大娇爹娘跟前跪：“外姥爷，您千万别生气，怨俺没孝敬好您闺女，俺给您跪下赔礼了……”“你说的这叫什么话！你喊谁外姥爷的？俺闺女怎么能要你孝敬了，你疯了吧？”周七猴子来到大娇爹跟前说：“亲家公，他要疯了也是你闺女给逼的。这要怪还得先怪你老公俩，养女不教，把她惯的刁蛮成性。进门是活不干不说，还成天打公骂婆欺丈夫。人前人后叫她公婆老小子，老女人，老不死的。就因她婆婆晚给她做会饭，手指着婆婆额头骂，公公说她几句，就把家里锅碗瓢盆都砸光。老公俩祖宗八代都叫她骂翻身了。谁也劝不好，非得逼她公婆给她磕头赔礼喊亲娘不行。你说他公公要喊她娘，不喊你外姥爷喊你什么？你问问众乡邻，谁不知道你闺女是个泼妇！我二哥老公俩和大用侄都是老实人，换别人家，早一天三顿打，把她休了。实话说，这粪汤是我让西院二嫂用黄酱弄的，



根本不是大粪。你家大娇也没真喝卤，她整天都是用这招吓唬她丈夫和公婆的。她不死拉倒，死了，俺跟你到衙门去说理，告你个养女不教，再告你闺女个忤逆不孝，罪犯七出，这全庄人都可作证。哼哼，到时有难出衙门的！”

一席话说得大娇爹干张嘴，说不出理来。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憋了半天，一咬牙，一跺脚，手指大娇说：“大娇，这都是你在家俺老两口把你给惯的。只说你在这能孝敬公婆，没想到你这么不通人性。你以后要是再不改，再打公骂婆欺丈夫，你就是死了拉去喂狗，也别想叫俺和你娘来看你，我脸都叫你丢尽了。”一头说，上前扯起大娇娘，上了马车，头也不回走了。

从那以后，孙大娇再也不敢打公骂婆欺丈夫了。





52 || 惩 恶 棍

周七猴子外出，经过庄后乱坟岗，看见一年轻妇人，背着个小孩，趴在一新坟上放声痛哭，声音悲凄。周七猴子是个热心人，忙到跟前劝说：“这位大嫂，不要太悲伤了，人生无常。风大，别冻坏了孩子，活着的人还得过日子呢。”谁知这位大嫂一听，哭得更伤心了。周七猴子又不好上前硬拉，又劝说一会，转身刚想走，大嫂忽然转身“扑通”跪在周七猴子跟前说：“大哥，看你也是个好心人，你能不能把俺这可怜的孩子带去，您全当拾了个小猫小狗养活。俺到地下去找孩子他爹，来生变牛变马，替俺的孩子报答您的养育之恩。”周七猴子急忙说：“大嫂，好死不如赖活着，你这不是还有个孩子指望吗，等他长大了，娶妻生子，你的日子不就好过了吗。咬咬牙，没有过不去的坎。”妇人说：“大哥，不是俺不想活，俺实在是被逼得没法活了。”“大嫂，你孤儿寡母的，谁那么狠心逼你没法活？”“大哥，俺无亲无故，权当你是俺的兄长，实话对你说了吧……”

原来这位大嫂姓张，名叫翠娥，今年刚二十岁。去年嫁到李庄，住在庄头，丈夫李年华自幼父母双亡，孤身一人。翠娥嫁过来后，丈夫每天磨豆腐进城卖。翠娥在家种地纺线，日子虽不富裕，可夫妻恩恩爱爱，喝口凉水也觉是甜的。十个月之后，翠娥又生个胖小子，三口人过得乐融融的。

谁知祸从天降，李年华在城里卖豆腐，认识个在衙门里当差的人，名叫田混。自打田混一次跟丈夫到家后，见张翠娥长得漂亮，就



起了坏心。三天两头，老往翠娥家跑。要是翠娥的丈夫不在家，田混总是嘻皮赖脸地说些下流话，调戏张氏。翠娥总是板着脸，不理不睬，赶他走。等丈夫回家，翠娥多次告诉丈夫，可丈夫是个胆小怕事的人，总劝张氏：“咱无钱无势，那家伙县衙里有一班哥们，咱又告不倒他，以后他要来，你尽量躲出去，俺以后少做点豆腐，早卖完早赶回家陪着你就行了。”

那天下大雨，年华卖豆腐回家晚了，进门见田混正把翠娥硬往床上拖，张氏又踢又咬，孩子在地上哇哇大哭。俗话说泥人还有三分土性，李年华血冲脑门，扑上去抓住田混的后衣领子就往下摔。田混是在衙门里混饭吃的，年华哪打得过他，反被田混暴打一顿。第二天，田混又带了衙门里的几个官差来把年华锁走，说年华欠了他三十两银子赖账不还，还打他。年华被抓去关在牢里，受尽了折磨，看快不行了，才从牢里放出来，已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回家不到三天就吐血死了。张翠娥多次到衙门告状，都困有理无钱，不但没有告赢，反而还挨了几十大板。

田混看张翠娥没告倒他，更猖狂了。几次三番上门，硬说年华活着时借了他三十两银子，不还银子，就得翠娥到他家给他做妾抵债。给三天期限，今天已是第二天……”张翠娥讲到这里，已哭得噎疙瘩，说不下去了。头在丈夫的坟上只是乱撞。

周七猴子本就是爱打抱不平的人，听张翠娥一讲，气得脸焦黄，拉起翠娥说：“既然你把俺当亲人，你放心，俺一定给你报这个仇。你别哭，咱商量个法子，一定得治倒田混那个畜生……”

清晨，周七猴子来到翠娥家递给翠娥一个小陶罐，又低低地说了半天，用手往庄后乱葬岗方向指指，然后就走了。

天没到晌午，翠娥来到县衙门口，田混正站在衙门里脸冲大街看景呢。忽见翠娥笑咪咪得站在路边冲他招手，心想：这小娘们大概是被俺给逼怕了，这还不到三天，就主动来找俺了。几步窜到张氏跟前，眯着眼，头伸到翠娥鼻子跟前说：“妹子，找哥哥有什么好事啊？”张翠娥故作羞答答地说：“天黑，你到俺家去，俺在家等你。”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不等田混回过神来，转身就走。田混听翠娥说这话，酥得浑身像洗了花椒水澡，又麻又木，不知挠哪好了，恨不得找根长钩子把太阳一下给钩下来。

好不容易盼到太阳落山，田混又梳又洗，灌了二两烧酒，一路哼着小曲直奔翠娥家来了。到了翠娥家门口，天已全黑下来了，用手一推大门，门“吱”一声开了。“这小娘们，连大门也没插，专等我来的。”急三步来到堂屋门口，一推门，门也随手开了，只是屋里没点灯，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田混放低声音：“好妹子，哥哥来了……”边往屋里去，边脱衣服。蒙蒙糊糊看床上被筒里好像睡个人。一把掀开被，往上猛一扑：“哎哟！我的娘啊！”“扑通”田混从床上滚到了地上：“哎哟！疼死俺了……”田混疼得浑身打颤，光着身子，两手抱着衣服按在小肚子上，爬起来就往外跑。边跑边咬牙切齿：“臭婊子，你敢害俺，俺去衙门里找人来跟你算账。”刚跑到乱葬岗边，就听乱葬岗里喊：“田混，你还俺命来……”田混转脸一看，我的天哟！一个全身雪白，有头无脸的“白板鬼”正向自己飘来呢。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田混自己做下亏心事，害死了李年华，又想霸占翠娥。心想这是李年华的鬼魂找自己报仇来了。吓得连头发根都竖起来了。两眼睁得有鸡蛋大，光张嘴，就是喊不出声。想跑又怎么也挪不动脚步。眼看“鬼”要来到跟前了，忽听“扑通”一声，田混连疼加吓，脸朝地趴下了。

天亮了，有个拾粪的老头路过乱葬岗，看见了田混，赶紧报给县衙，衙门来人验尸，把田混翻过来一看，田混两眼大睁着，把自己的舌头都咬断了。肚子和命根子都肿得透亮，用手一按，还直往外出黑血水。验尸乍作说是被毒物咬伤，中毒后，又过度惊吓死的。至于田混为什么脱光了身子跑到乱葬岗，又怎么被毒物咬伤，怎么惊吓死的，田混已死，谁也说不明白。这事只好不了了之。事后人都传说，是勾魂鬼变成美女，把田混勾到乱葬岗，又迷得田混脱光衣服，放出毒物咬死了田混。也有人说，田混是坏事做多了，死了也是光尸朝天，应得的报应。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来这都是周七猴子和翠娥订好的计。那天周七猴子从山上逮来几条青皮大蝎子装在陶罐里交给翠娥。让翠娥把被筒卷成人睡在里面的样子，把蝎子倒进被窝里，所有的房门都不要插，也别点灯。翠娥和孩子都躲到柴房里去睡，外面就是有再大的动静也别出声。田混来到翠娥家还以为是翠娥睡在被窝里，脱光衣服猛一扑，那几条青皮大蝎子正庆幸自己找到个暖和地睡觉呢，被人猛一压，本能得伸钩子就蜇。田混疼得差点死过去，所以“扑通”从床上滚到床下，知道是翠娥故意害他，爬起来，抱衣服就跑。不敢大声喊，怕惊动邻人说他上门欺侮孤儿寡母，只想赶快回衙门治好毒伤，再来报复翠娥。谁知刚跑到乱葬岗，又遇上了穿着白衣，用白布蒙脸装鬼在那儿的周七猴子。周七猴子故意粗着嗓音喊：“田混还俺命来！”田混自然想到是李年华的鬼魂来找自己报仇的，吓破了胆，再加上蝎毒攻心，他不死谁死！周七猴子也是故意在乱葬岗装鬼拖延田混回衙门时间，让他死在李年华坟前的。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53 巧用“拧筋头”

周庄的周半仙，家有良田千亩，骡马成群，使丫头，唤小子，富得往外冒油。就有一条，周半仙连娶了三房太太，都没给他生下一男半女。周半仙已四十多岁了，眼看香火无继，又娶了第四房姨太太。不僮，在周半仙近五十岁那年，给周半仙生了个儿子。周半仙老来得子，喜得恨不得在地上安个把提起来转三圈。给儿子取名珠贵，意思是这个儿子比宝珠还金贵。整天七、八个老妈子、丫环围着珠贵转，珠贵说要干什么就得干什么，哪个要是惹珠贵苦苦脸不高兴了，周半仙只要知道，抓住不是打就是骂。

谚语说的好“物极必反”。珠贵被周半仙和几房太太给宠坏了，成了个又拧又坏的货，凡事非得跟人拧着来他才高兴。别人越说不能干的事，他非干不行，不论跟家里还是跟外边人，一回要是不让他拧着来，他非气病不行。这都十八、九了，拧劲非但没改，反而更来劲了。因此周庄的人背地都说珠贵是山西骡子不拉磨——拧筋头货。

有年冬天，庄上周老宽家要娶儿媳妇。老宽家太穷了，东挪西凑，才给儿子置办了一床被子，有盖没铺的，老宽两口子难为的直掉眼泪。心想找周七猴子借几个钱，谁知周七猴子也是老和尚的袈裟——一个扣没有。周七猴子几次进京赶考借人家的钱都还没还清，哪有钱借给老宽呢。看老宽眼巴巴望着自己，周七猴实在不忍心说无钱借给他。急得直挠头。忽拍大腿说：“看看俺怎么把他给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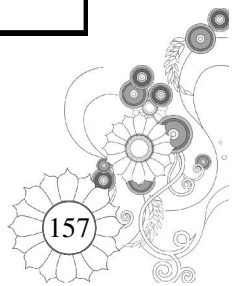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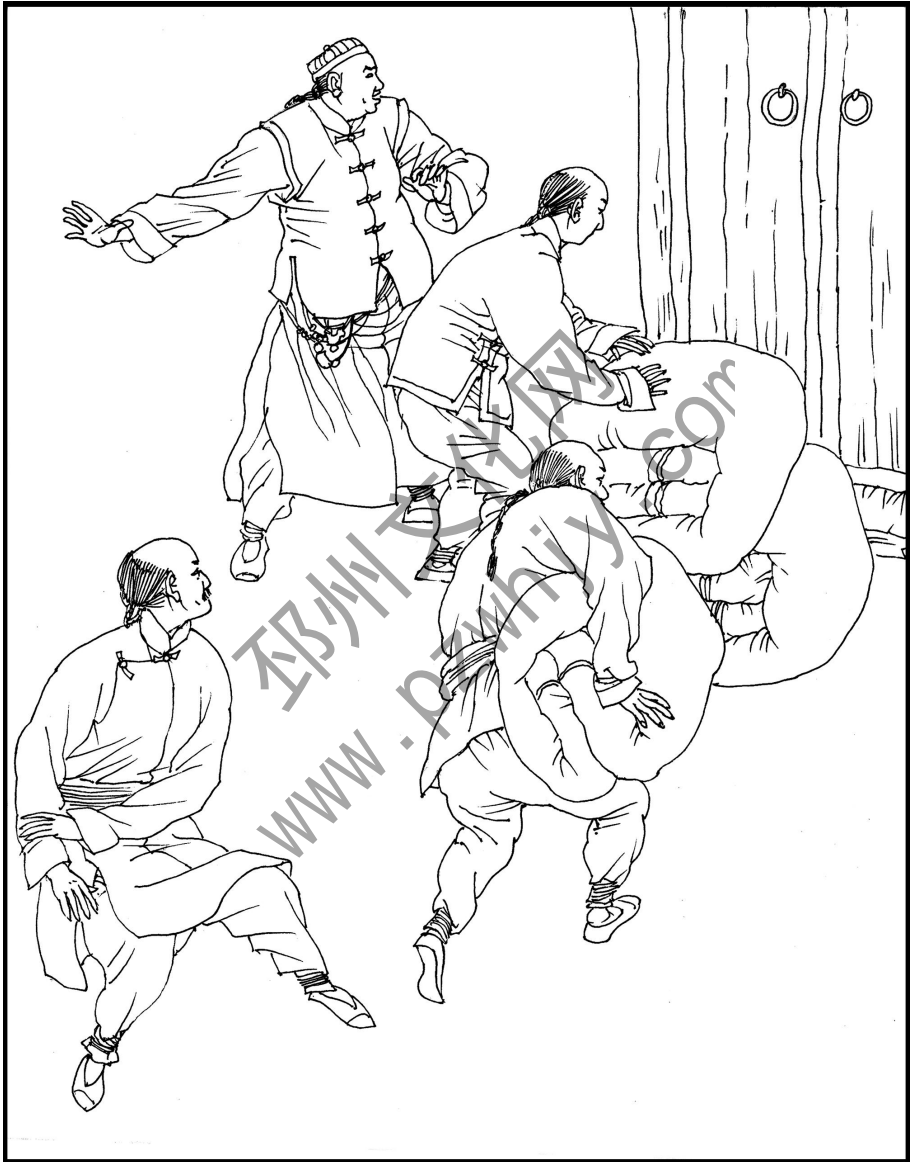
了。老宽哥，俺有法子了，保你不花一文钱，咱孩子还得有铺有盖的。”老宽苦笑笑说：“七弟，你要没钱借给俺就算了，不花钱能有铺有盖，除非去偷抢？”“哎！俺可没叫你去偷抢，咱得叫人硬给咱们送门上来。”“你七叔，大白天你说什么梦话，谁得迷病了，硬赶着给你送东西上门？”周老宽站起身想走，周七猴子一把抓住他，在他耳边低低说了老大会。周老宽不大相信，问周七猴子：“这样就能行？”“放心吧老宽哥，俺估计八九不离十，你照俺说的办就是了。”

第二天，周老宽背个大柳条筐，来到靠大路边的场上麦草垛边，一边往筐里一把一把的扯麦草，时不时往场边路上瞅着。一会儿，就见周半仙的儿子“拧筋头”珠贵过来了。后边还带着好几个下人，周老宽赶紧回头假装往筐里使劲装麦草。原早已等候在一边的周七猴子，也假装闲逛刚看见老宽似得，大声跟老宽打招呼说：“俺说老宽哥，扯那么些麦草干什么？烙煎饼？”周老宽边装麦草边大声回说：“烙什么煎饼，俺是要把这些麦草送喜房屋去，留孩子后天娶亲钻麦草里睡觉，好暖和的！”周七猴子摆摆手大声喊：“宽哥来，你可真抠，哪有娶新媳妇不给孩子置办新褥子被，叫孩子钻麦穰窝的？也不怕人笑话。”“这你就不懂了，亏你还是走南到北的人，”老宽用手指点着站在路边的周七猴子说，“俗话说得好‘有钱别置被，置被活受罪，清起焐凉袄，晚上焐凉被。这麦穰窝多好，往里一钻，又软又暖和。哪像你些憨蛋，花钱买罪受。晚上焐凉被，早起焐凉袄。”“别说了，”周七猴子假装生气地说：“照你这一说，凡铺褥盖被的人，都是憨蛋？俺看，你才憨蛋来！新被比麦穰草俺看得好呗。”“好个屁，俺才不找那罪受，再好的被也不如麦穰窝，俺才不上你的当来……”

周七猴子和老宽这一说一接，珠贵可是一句不落全听在耳里。他个“拧筋头”货一听这话，拧劲又上来了：“哼哼，你想钻麦穰窝暖和，俺偏让你一家子每天晚上焐凉被，清起焐凉袄不行，看你往后还骂置被的人是憨蛋吧……”也没兴头再遛玩了，手一挥对下人说：“回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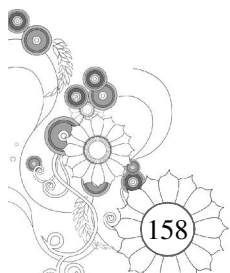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当天晚上，周老宽夫妻俩灯也没点，摸黑坐在屋里听外面动静，约有二更天左右，就听外面有人轻步蹑脚来到门口，好像是趴在老宽门上听了听。老宽夫妻俩大气不敢喘，听一个人低低声音说：“少爷，他们都睡着了。”一个声音说：“快，把几床被都抱过来放他门前。”就听放东西的声音，接着又听门被“啪、啪”使劲拍了几下，又听有几个人辟哩扑通跑了。周老宽假装被惊醒，问：“谁？黑天半夜砸门干什么？”点上灯，开开门一看，好家伙，门前堆着四、五床新绸缎被，最上边还放张纸条，拿过纸条就油灯一看，上边歪歪扭扭写着：新被送给你，不许再钻麦穰窝。要是敢不盖被再钻麦穰窝，明晚就点火把你麦草垛和草屋给烧了！周老宽夫妻俩喜得哟，你使劲拍我一下，我使劲拍你一下，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这真是瞎子掉钱——哪摸去。

过后老宽对儿子说：“你能有新绸缎被盖多亏了你七猴子叔啊！”





周

七

猴

子

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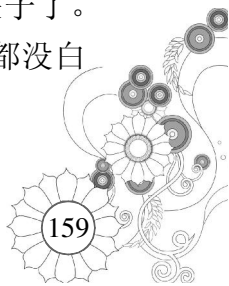
传

说

54 种瓜得肥

“拧筋头”自从那晚带人偷偷给周老宽家送被后，回到家想着周老宽家盖被时都苦着脸焐凉被的样子，想想就想笑，夜里睡觉做梦都笑醒好几回。过几天，实在憋不住了。见到周老宽，装着刚知道的样子问：“听说你拾了几床被，你盖怎么样，觉得暖和不暖和？”周老宽都是周七猴子事先就教好了的，见他问，就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地说：“哎，甭提了，俺不知得罪哪个缺德鬼了，硬送被子来叫俺盖，俺要不盖还要烧俺屋，你说这不叫俺活受罪吗？每天晚上得焐那凉被窝，清早起来还得焐凉袄。哎，真坑死俺了。”边说边又摇头又叹气。珠贵听了，心里那个恁，好不容易才忍住没笑出声来。

周老宽家人口多，地少，年年都租本庄地主的几亩地种，遇上好年景，连糠加菜掺着，还能将就够吃。摊上灾荒年，全家就得挨一半饿搭着。这年刚进腊月，周七猴子就指点老宽，让他种二亩早西瓜，瓜熟了换钱买个柴米油盐什么的，还不耽误种秋。周老宽就在自家的屋后支上个火炕，把从野地里汪塘里挖来的土掺上肥，又筛又过，弄得跟细面似的。再抻成一个个小泥碗，把瓜籽一个小泥碗放一粒，埋好，然后放在火炕上面，苫上厚厚几层草帘子，上点水，不断火，来年一开春，他的瓜芽子就长多深了。等到清明，人家瓜种刚下地，他早移栽到地里的瓜芽子，已长成两三拃长的瓜秧子了。看着二亩地里墨绿的西瓜秧子，老宽心想：俺一冬的苦累都没白受，今年俺家的灯火油盐有指望了。



谁知这天清早老宽来到瓜地一看，脸都吓黄了，瓜地里的瓜秧被人割得一棵没剩，扳了一地。只留有不到半拃长的瓜秧根直撅撅地站着，有的还直往外面冒绿汁水。一个冬天，老宽没睡过一个整觉，烧火、看炕、担水、抬粪、沤粪，一棵一棵地侍弄，好不容易要吐须开花了，叫人给割了，这不跟割老宽的心一样吗！要了他的命喽！老宽急得疯了一样，围二亩瓜地连转两圈，往地头一倒，打滚朝天地嚎。周老宽这一嚎，把周七猴子和庄上人都惊动了，大家一看出这事，都骂割瓜秧的是坏种，不得好死，都过来劝老宽要想开。周七猴子背着手弯着腰，先满地瞅了瞅只剩有三四指长的瓜秧根，又抓把土在手里，捻捻，搓搓，闻闻，把土一扬来到老宽跟前，嘴贴着老宽的耳朵问：“你昨天是不是跟人啦呱，夸你的瓜秧长得比别人长一拃多？收瓜也比别人早收？你说话时，看没看见珠贵那个‘拧筋头’种从你地边过去？”“哎呦！七弟，你这一说俺想起来了，还真有这回事，当时俺光顾跟别人说话了，没在意‘拧筋头’听没听见。光看他从俺地头走过去了。”“你不想想，除了他个‘拧筋头’咱庄周围转圈的人谁能干这事？你说，你的瓜秧比别人的长一拃多，他就给你割一拃多。不然，怎么叫‘拧筋头’种呢？”“不行，俺得找他赔俺的瓜秧，赔俺的血汗钱。他不赔，俺就跟他龟孙拼命！”周七猴子一把拽住老宽袄衿说：“你亲手逮到他了？他家要死不认帐你怎么说？谁给你作证？你无钱无势，拿什么跟人拼的？人家把你揍死，你到哪说理去！”“那俺这二亩瓜就叫他给俺糟蹋完了，俺就跟他拉倒啦？”周七猴子拍拍老宽的肩膀，轻轻说：“我看你这瓜还有法救，就是你这地太瘦了，缺大肥……”正说着，看珠贵两个膀乍着，脸扬着，眼乜着，嘴撇着正过来站在人后边看热闹呢。周七猴子对老宽一挤眼，眼往地上一瞥，老宽心知肚明，就势往地上一坐骂开了：“哪个缺德种，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你起根坏到梢，割俺的瓜秧子，老天有眼打雷劈死你，你以后养孩子也没腓眼子……”周七猴子一边往起拽老宽，一边大声说：“老宽哥，别骂了，你这瓜头也许还能憋出来，就是千万千万可不能上粪了。最怕上的就是麻酱和豆饼，要是上了，连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剩下的瓜秧根都得烧死，瓜头再也憋不出来了。你可记住了，不能上麻酱、豆饼，你这地不缺肥……”边说边硬把周老宽往地头拽，说：“哎，打破头，搧扇子，反正都这样了，明天找几个人在地里搭个瓜屋子，吃住和你儿轮换看着，再有人来使坏拿刀砍死他个龟孙。走，上俺家我陪你喝两盅解解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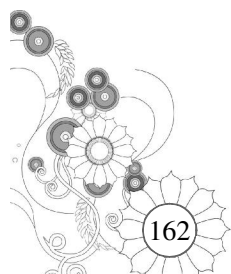
老宽来到周七猴子家，周七猴子让媳妇弄盘盐豆炒鸡蛋，又切盘咸辣疙瘩丝，弟俩脸对脸喝上了。周七猴子看老宽脸愁得能拧出水来，笑笑对老宽说：“老宽哥，你放心，俺说你瓜有救就有救。俺估摸着今夜那个‘拧筋头’种，连夜往你地里送粪，要能送沤过的麻酱和豆饼更好了。你那地，俺今天看了，缺肥瘦了，没有力了。就是瓜头憋出来了，你也弄不出钱来去买好粪上。明天你要看地里有粪，晚上就多带几个人去，我也去，你在离瓜秧根半尺远挖个半尺多深的掩，把粪上到掩里去再埋好压实。记住，当时别浇水，过四五天老天要是能下场透雨最好，要是不下雨，你就挑水往掩里浇透。七八天一过，俺保你瓜秧憋出头来，保你种的瓜不比人家熟得晚……”

第二天，天麻麻亮，周老宽就到瓜地来了。到地头一看，好家伙，二亩瓜地，起南到北，从东到西，倒有几十土车子沤好的豆饼和麻酱，焦黄冒油。老宽心里喜得蹦蹦乱跳，怕珠贵躲在旁边偷看，嘴里还瞎骂着：“这是哪个坏种给俺倒这么些麻酱豆饼，这是想连瓜秧根也给俺烧烂啊！俺可叫坏种把俺坑死喽！俺还得去喊人来把这些麻酱豆饼给推扳了！”半夜里，周老宽全家，又请了庄里的几个亲邻，周七猴子不请自来了。大家挑灯的挑灯，打掩的打掩，埋肥的埋肥，天没亮，几十土车子麻酱豆饼全埋好了。临回家，老宽问周七猴子说：“您七叔，你怎么知道‘拧筋头’家有沤好的豆饼和麻酱的？”周七猴子笑笑说：“我在周半仙家里打过几年短工，他家每年得种十几亩西瓜和甜瓜留自家吃，他那么有钱，怕瓜不好吃，每年都得沤几十大缸麻酱豆饼留上瓜地。他家又没种早瓜，金宝个‘拧筋种’自然也就能拉出来这些沤好的麻酱豆饼了，记住，下回再见到珠贵可得想着说话了。”



过了六七天，老天爷一场透雨，老宽的瓜秧根真憋出瓜头来了。出头就比大拇指还粗，一天一个样，等开花、打扭，结一个成一个。过去一棵秧上只能成一个，这回棵棵都结两三个，地壮肥足，个个瓜都有二十多斤，最小的也得有十六七斤，跟胖娃娃似的，趴满了地连下脚的空都没有。刚过麦，瓜就熟得差不多了。一刀切开，透薄的皮，红得发紫的瓢，咬一口，蜜甜带沙。吃过老宽的瓜的人都说，吃老宽的瓜，得找麻绳把舌头拴住，不然，甜得人能把舌头咽肚去。

老宽呢，摘了几个最大的西瓜，用土车堆着送到周七猴子家说：“您七叔，要不是你，俺毛也收不上来，还得拉帐。这瓜你收下，权当俺一点心意吧。”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55 || 骂 麻

这天，周七猴子正在家吃饭，大财主吴万财家的使唤丫头云秀一下子扑了过来，往周七猴子面前一跪，泣不成声地说：“七、七叔，您救救俺、俺吧，俺要被三、三姨太给打、打死了……”“快起来，孩子不怕，有七叔呢！起来慢慢跟七叔说，七叔给你作主。”周七猴子扶起小云秀一看，小云秀头上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脸肿的似发面团，嘴角的血还没干。周七猴子又疼又气急问云秀：“她为什么打你？快对七叔说！”

原来云秀六、七岁时，爹娘都病饿死了，撇下小云秀一人，是吴万财假惺惺地说要收养云秀，免得云秀在家饿死，其实他就是想给他的三姨太找个不要钱的使唤丫头。吴万财的三姨太是徐州万花楼的妓女，吴万财贩烟土到徐州逛万花楼看中了她，花钱把她赎出来做了三姨太。三姨太虽说跟吴万财过着吃穿不愁的生活，可她根本没看上比自己大二十多岁的吴万财。表面跟吴万财撒娇亲热，背地里却跟吴家的年轻管家勾搭上了。

这天，吴万财外出要帐不在家，小云秀来给三姨太送茶水糕点。看三姨太不在外屋，以为三姨太在卧房休息，就踮起脚悄悄奔卧房来，她是想不惊动三姨太，把糕点放在三姨太卧房。谁知一轻轻推开卧房的门，正撞见管家和三姨太搂抱着亲热。云秀小孩子不懂事，吓得转身就往外跑。三姨太和管家怕事情外漏，窜过去把小云秀薙着头发扯了过来，两人一递眼色，把小云秀按倒在地，往死

里打，他们是想杀人灭口。亏得吴府老妈子从三姨太门口路过，听三姨太屋里动静不对，使劲推开门，看到小云秀被堵着嘴，捆着手，眼看要被活活打死，就不顾性命地死死拖住三姨太和管家，小云秀这才逃了出来。

小云秀哭着掀开衣服给周七猴子看，只见小云秀浑身上下，没块好地方，青一块紫一块。有的地方被掐得皮都掉了……周七猴子气得牙咬得咯咯响，浑身直抖，骂道：“狗男女心也太狠了，这才不到十岁的孩子，你们竟下得去手。俺周七非得让你们狗男女知道知道，穷人家的孩子也不是路旁草，你想怎么踩就怎么踩！”

周七猴子给小云秀弄来治伤的药，让夫人给云秀全身都抹上伤药，换身衣服，扶云秀躺在床上养伤。周七猴子对云秀说：“闺女，先在七叔这养伤，哪都别去。大后天咱庄要来戏班子唱戏，就在吴财主家门口场上搭戏台。到时咱爷俩趁天黑过去，你指给俺看看谁是管家和三姨太就行了，这两天在俺家可别出去让人看到。”

过了两天，吴万财门口的院场上搭起了大戏台，各庄上知道的都扶老携幼到吴家门口来听戏。吴万财的家眷和亲戚人等都坐在最前面。他们的后边是各庄来的人，男女老少，有坐的，有站的，再往后还有站在石头或板凳上的。天黑了，“啵啵啵”三声锣响，大戏开场，全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家两眼盯着戏台，专心听戏。这时周七猴子和小云秀，顺着人缝，悄悄来到吴万财家人身后。小云秀指了指中间一个穿粉红色裙的女人，又指了指离三姨太不远穿着月白大褂的男人，对周七猴子点了点头，又悄悄顺着人缝走到外面回周七猴子家去了。

周七猴子蹲下身，从褂兜里掏出一大把从自家麻地里捋下来的麻花，从后面轻轻洒了三姨太一头一身。又到管家身后，也洒了管家一头一身。麻花小如针鼻，又小又有粘性，刚开还带有花粉，粘在身上，不使劲弹还掉不下来。由于三姨太和管家都全神看戏，谁也没觉察到轻如风样的麻花已粘在了身上。周七猴子洒完麻花，悄悄退了出来。站在最后面又听了会戏，回家睡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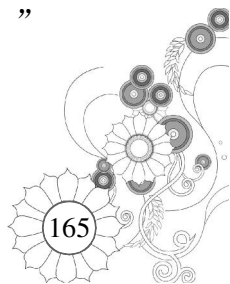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听周七猴子高声大嗓地骂开了：“你些不要脸的狗男女，不知道俺庄户人的苦嘛？俺辛辛苦苦种的麻，这才刚开花，全叫你们给作践了。你不好好听戏，钻俺麻地干什么？俺本想这些麻开花结种好留明年再种的来，这全让你们给压倒了。你各家男女都问问自家老婆男人，昨晚有没有上俺麻地去？别让人给你戴上绿帽子，你当活王八还喜得难受……”周七猴子又喊又骂，早把正搂着三姨太睡觉的吴万财吵醒了。吴万财因昨晚有事没能去听戏，就推推身边的三姨太，想问问她昨晚听戏时看没看见家中女眷男人半道出去。这一看不要紧，吴万财眼一下直了——三姨太头上粘满了麻花！忙一把扯过三姨太脱下的衣裙一看，上面也粘有麻花。

吴万财气得扬起手“啪”狠狠煽在三姨太脸上，三姨太被惊醒，捂着脸刚想问吴万财“嘞！”吴万财又一脚把三姨太从床上踹到床下，喘吁吁手指三姨太骂道：“好你个贱人，竟敢趁俺不在又跟人胡搞，真是娼妇本性不改，你快跟俺说，谁是奸夫！不说老子勒死你！”没等三姨太醒过神来，吴万财又大喊：“来人！把这贱货给俺捆起来，等老子抓到奸夫，一块处理！”

吴万财把所有家眷佣人都喊到院里集中，自己挨个浑身上下打量，到管家身边一打量，管家头上，身后，都粘有麻花和花粉。“好啊！原来你就是那个贱货的奸夫！”吴万财一边骂，抓住管家的领口“啪、啪”就是两耳巴子。“怪不得人家骂呢！你竟敢在俺头上拉屎，要不是俺亲眼验证，俺还真得再当活王八呢！来人把这贱种也捆起来，连那娼妇一起，给俺往死里打！”

三姨太和管家被打得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吴万财还是不解气地骂：“哼！趁听戏一会空，你们还得跑麻地热乎，要不是周七猴子骂得早，你们起来洗掉了证据，俺往后让你们害死了也不知道！来人，把他们拖出扔乱葬岗喂狗，看谁还敢再叫俺当活‘王八’！”



56 谁的孩子

周七猴子从家中出来，刚走到大运河岸边就见岸上围着一大群人，还听到有吵声骂声和婴儿的哇哇哭声。

周七猴子近前一看，人圈中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妈妈和一个二十来岁的小媳妇，在争夺包在襁褓中的婴儿。老妈妈和小媳妇各扯一头，拽来拉去，孩子在襁褓中哇哇直哭。老妈妈鼻涕眼泪糊一脸也不敢腾出手去擦，死拽着孩子的小包被又哭又骂。小媳妇也是披头散发，眼睛通红扯着小包被又喊又说。两人都说孩子是自己的，谁劝也不肯先放手。

周七猴子看不下去了，分开众人，挤到老妈妈和小媳妇跟前说：“您两人可不能再你拉我拽了！这么小的孩子哪撑你们这样拽扯惊吓，你们是不是不想要孩子的命了？”说着把孩子一把接过来抱着，对老妈妈和小妇人说：“你都说说，因什么要争夺这小婴儿？”众人见周七猴子来问这事，都长出了口气说：“这下好了，周举人给断，保证公道，比上县衙都问的清明。”

小媳妇先对周七猴子道了个万福，说：“这位大哥，俺是湖滩村的人。俺有个姐姐就嫁在这二里多远的大王庄。俺听人捎信说俺姐病了，今早俺就抱着孩子来瞧俺姐。走到半路，俺急着想解手，正巧遇到这个老妈妈，俺就请她帮俺抱下孩子，谁知俺解完出来一看，这老妈妈早抱俺孩子跑多远了。俺撵上她要孩子，她非说俺孩子是她，大哥您说，俺的孩子俺能给她吗，能不跟她夺吗？”“你放屁！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胡说！”老妈妈气得过来就想抓小媳妇，被周七猴子一把拉住：“您大哥，她全是胡说的。”老妈妈手抖抖地指着小媳妇说：“你也不怕让雷给劈了，红口白牙说瞎话。”又回头对周七猴子说，“你怀里的小孩是俺亲孙子，半月前，这孩子她娘跟她爹怄气，丢下这四个多月的孩子走了。俺儿看小孩没奶吃饿哭的疼人，就出去找孩子她娘，到今两人都没回来。俺一个老妈妈，少钱无粮的，又没有奶喂孩子，实在无法，就抱着小孙子出来，连找他爹娘，再要口吃的。看到人家有吃奶娃的，就求人家给孩子口奶吃。要不到奶喂，就要点稀饭汤糊糊将就喂，总不能眼睁睁看孩子饿死。俺抱着孩子正在这大堰上走，这小媳妇过来非要替俺抱会小孩，说她是来走亲戚的，看俺年纪大抱孩子累了，替俺抱让俺歇会。谁知她是黄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她把俺孩子接过去，就取开包孩子的小被褥子，说是孩子的小被松了，得重包。把俺孙子浑身上下都看过了，才又把孩子重包好，抱着孩子说：“走，跟娘回家吧。”扭头就紧赶慢跑。明明是俺的孙子，俺能让她抱走嘛，俺死也得把孙子要回来。老天你快打雷吧，这个坏女人不得好死，来赖俺的孩子……老妈妈说着竟又皇天爷娘哭了起来。这时小媳妇也手指老妈妈说：“你要把俺儿给赖去了，俺回家又怎么跟公婆和丈夫交待。亲娘来，俺更没法活了呦。”小媳妇也亲娘晚妗子的哭了起来。

周七猴子用手轻拍孩子，两眼眯着任由她们又说又哭，也不劝不说。老大一会，两妇人都说哭累了，不哭了。围观的人齐眼巴巴地瞅着周七猴子，看他到底咋分辨出孩子是谁的。这时周七猴子把脸凑到已睡着了的孩子脸上看了又看，鼻子对着小婴儿的嘴使劲闻了闻，眼一睁对两个妇人说：“既然你们都说孩子是自己的，那你们就说说今一头晌孩子吃的是啥吧。”小媳妇说：“孩子是俺自己生的，俺给孩子喂的是俺的奶水。”老妈妈说：“今头晌俺没给孩子找到奶吃，在东庄上讨了半碗麦糊汤和一小块熟山芋，就喂的这两样。”周七猴子点点头又问：“既然是自己的孩子，孩子身上有什么印记吗？叫这老妈妈先说。”老妈妈指着周七猴子怀里抱的孩子说：



“俺孙子肚子上有铜钱那么大的紫记，你解开包被一看就知道俺说得是真是假了。”小媳妇指着老妇人说：“就算你蒙对了，俺的孩子你也赖不去！”“哼，俺看你是自找难看……”老妇人也指着小媳妇说：“好好好，都别吵，等会孩子醒了，就叫这小娃娃自己认认谁是他亲人吧。”

“大哥，俺看这事悬。”围观的人这时乱议论开了：“你说才几个月的小孩，不会说话不认人，他怎么认谁是亲人？”“周七猴子既然说让小孩认，想必有他的办法，咱都别吱声，看周七怎么说吧……”大家正乱猜疑，周七猴子怀里的小孩醒了，周七猴子轻轻解开孩子的小包被说：“小东西，俺就等你睡醒的。来，该屙就屙，该尿就尿。”两手托着孩子把起屎尿来。

小孩刚睡醒，他可不管有人无人，先尿了一泡，接着又“扑啦”一家伙屙了泡稀屎。周七猴子用褥子给孩子轻轻擦好屁股，又把小被给孩子包好，笑着递给老妈妈说：“这孩子是你孙子，你快抱他去找他爹娘去吧。记住，不认得的人，不要再把孩子交给人抱了……”话还没说完，小媳妇一下扑过来，两手拽着孩子的小包被说：“凭什么把孩子给她，凭什么说孩子是她？”众人也都疑惑地看着周七猴子。“凭什么，你们看。”周七猴子指着孩子的屎尿说，“就凭孩子屙的屎尿，”眼看着小媳妇冷冷地说，“你说孩子是你生的，吃的是奶。俺看你年龄不大，身体又好，奶水定很充足。为什么这孩子又干又瘦，不像是吃奶的孩子。再者，俺刚才闻过孩子的嘴，太凡吃奶的孩子，嘴里都有奶香味。可这孩子嘴里身上连一点奶香味都没有，倒是有股酸食味，你们都看到了，刚才这小孩尿的尿，又黄又骚。那是小孩饥一顿饱一顿积的食火，孩子拉的屎有没化开的麦粒，还有两根山芋筋，这证实了孩子的奶奶没说空。吃奶的孩子拉屎成团，又黄又臭，怎会有麦粒和山芋筋呢？刚才俺为什么让孩子的奶奶先说，孩子身上有什么印记。因你并没说孩子身上被老妈妈看过，而孩子奶奶说你把孩子身上全看过了。按说老妈妈没看过孩子身，不该知道孩子哪儿有印记，可她却一口说了出来。她不能隔着包被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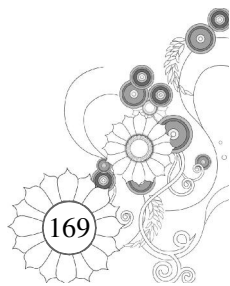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褥子就能看到小孩全身吧！”说着周七猴子又扒开小包被让众人看：孩子的肚子上确实有一块铜钱大的紫色印记。

一番分析，众人心服口服。有人气不过要把小媳妇送衙门治罪。小媳妇吓得“扑通”跪下，哭着说：“大爷、大叔、婶子、大娘，俺错了，因俺前天来走姐姐，半夜，小孩得了急病，请郎中诊治，没救过来，死了。俺害怕回家跟公婆丈夫没法交待，不敢回去，就天天在这河堰上转。今天，看着大婶抱个小孩，是个男孩，跟俺的孩子差不多大，心想，俺奶水还没上去，俺要把这孩子抱到姐家喂个十天半月，小孩长得快，到时俺不说，公婆和丈夫也不见得能认得出来，就起了坏心，想赖她的孙子……俺，俺也是没有办法啊，俺错了，求求你们，饶过俺吧……”

周七猴子点点头对小媳妇说：“你既然知道错了，俺们也不把你送衙门了，不过你要回家好好把实情对你公婆和丈夫讲明，千万不要再起坏心了。你想，谁的孩子都是谁的心头肉，谁丢了孩子能好过？回去对你家人说，俺周七猴子说的，你们还年轻，以后会有孩子给你们养老送终的。大家都散了吧，你和老大嫂也各自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57 治媒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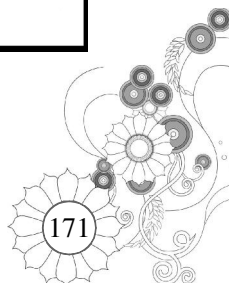
早上，周七猴子正在家梳洗，就听门外咋呼：“七兄弟在家吗？俺来给您道喜了。”周七一看，是本庄的王媒婆。他最烦这个王媒婆，巴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东溜西串，这家提亲，那家保媒，十句话九句空：死癞蛤蟆能说乱挤眼，跳到水里湫三圈。不知坑了多少青年男女，坏了多少好姻缘。见她进门，脸一沉问：“俺能有什么喜让你道？”“哟，七兄弟，你妻侄女不是打小在你家长大的吗，也有十六、七了吧？俗话说，大闺女到了十七八，不是填房就穷家。我心疼咱孩子自小没娘，整天给留意着找个好婆家。这不，咱庄大财主周半仙的少爷看上她了，虽说他原先也娶了二房，那都是聋子的耳朵——摆设，没个生养的。要是侄女过门能给周少爷生个一儿半女的，人家立马就给扶正为大。他家可是良田千顷，骡马成群，肥的流油哟……”

周七猴子拿自己的妻侄女比亲闺女还疼，知道孩子喜的是庄头周开源的二小子，周七猴子怕侄女年龄小过门吃苦，所以就留在家多过两年。王媒婆要把侄女说给人家做小，往火坑里送，气得浑身打颤。心想：俺得治治这个东西，让她下次不敢再来。

“她大表姑，孩子的事让你操心了，快坐，坐。天这么热，俺倒水给你喝。”周七从屋里端来碗温凉不热的白水递给王媒婆，王媒婆正讲得口干舌燥，接过来“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下去。周七猴子接过碗，手一拍额头：“哟，俺怎么忘了，家里现成的糖，俺得给你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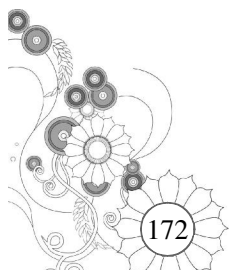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碗糖茶，你喝了嘴甜，心甜，才能给俺侄女说好媒。”周七又回屋端来一碗糖水。糖水可比白水好喝，王媒婆接过来又哧溜，哧溜喝干了。“哎呦，俺到底是个老爷们，心粗，家里的蜂蜜俺刚怎么忘给放了，那不比糖还甜吗。俺再给你倒碗蜜水喝。”“七兄弟，俺喝足了，不喝了，咱还是啦正事吧。”“那可不行，俗话说：‘媒人嘴，甜如蜜’。你不喝蜜茶，俺妻侄女的媒你能说好？你得喝蜜茶。”周七又端来碗蜜茶，硬放在王媒婆手上：“快喝，她表姑，喝完咱好啦正事。”王媒婆没法，只好一小口，一小口，抵完了这碗蜜茶。头上的汗，可就下来了。“啧啧，你看这大热的天，叫你劳累，俺可过意不去，正巧俺屋里还有俩大西瓜，我切给你吃。”“我可不能再吃瓜了，喝水喝足了，咱啦正事吧。”“你看看，俺这都切开了，红沙瓢，黑籽，吃一口，甜掉牙，你要不吃俺可什么也不跟你啦。”硬塞两块瓜在王媒婆手里，王媒婆没法，不能不吃，只得左手瓜咬一口，右手瓜咬一口，挺胸直脖，硬把两块瓜咽进肚里。吃完这两大块瓜，王媒婆可就坐不下去了。这三大碗水，两大块瓜，她能不憋尿吗？又不好意思当周七猴子面说上茅房，急得坐也坐不下，站也站不住，实在憋不住了，转身就往外走：“七兄弟，俺还有急事，得赶紧走，你侄女的亲事，咱明天再说。”“那哪能行，既然来了，咱就得把事说好，这眼看晌午了，说什么你也得在俺这喝两盅，俺得好好谢谢你，可不能走。”周七身子一横，把门给拦住了。

王媒婆急得脸都红了，想走，过不去。急得在屋里直跺脚，忽觉裤腿一热，呀！尿出来了。王媒婆又羞又恼，猛一把推开周七猴子，撒腿就跑。周七猴子追在后边喊：“别跑，中午在这喝两盅，俺还有好茶呢……”“好你个七猴子，俺这辈子也不上你家来了，你侄女就等老在家里吧，你个缺德鬼……”王媒婆边跑边骂，周七猴子在家门口哈哈大笑。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58 智斗王半仙

邳州大王庄上有个王婆子，四十多岁，好吃懒做，不务正业，整天走东串西，装神弄鬼，骗吃骗喝骗钱财。

那时人迷信，有个病伤的，不愿去请大夫瞧病抓药，偏要去请王婆子。王婆子到了人家先装模作样的在人家前园后的转一圈，然后就又跳又唱又念，烧香磕头，仙人附体，鬼怪临身的乱折腾。折腾够了，吃饱喝足，一抹嘴，拿钱走人。至于人家以后到底是死是活，她才不操那个心呢。也有几个人碰巧病好了的，王婆子就到处乱吹，说自己是半仙之体，能请来观音附身给人看病，看好了多少多少人。一传十十传百，王婆子成了远近闻名的“王半仙”。

周七猴子有个远房侄女，因生小孩落下了“月子病”。本来找大夫抓几副药吃就能治好的，她偏不去找大夫，非要请王半仙。王半仙到她家硬说她是妖鬼缠身，又用桃木剑砍，又用香火烧，折腾了几回，不出半年，病不但没治好，反越来越重，死了。

为此，周七猴子曾找过王半仙几回，劝她不要再装神弄鬼害人。王半仙非但不听，反说周七猴子诬赖她，看她治病赚钱多眼红。周七猴子决心狠整下王半仙。

这天，王半仙刚要出门，周七猴子的内侄赶着驴车上门来了：“半仙大娘，俺来接你的，俺周七姑父也不知得的什么病，眯眼不睁，浑身打颤，水米不进几天了，您赶快过去给看看吧。”

王半仙一听，心里可喜坏了：你周七猴子也有落到俺手里的时候啊！平时你净跟人说俺是骗人精，不叫人来找我，害老娘少挣了

多少钱财？今天看俺怎么治你，也叫你知道猴子是个尖嘴，婆婆是个娘。

王半仙来到周七猴子家，果然周七猴子在床上睡着。脸色蜡黄，浑身乱抖，嘴里还唔唔地说胡话，也不知说得什么。

王半仙来到周七猴子床前，拉过周七猴子的手腕摸了会，忽两眼一睁：“哎呦！俺的个娘来，可不得了喽，七猴子是让千年蛇精附身了，正吸他的原气呢，只怕再过一时三刻，七猴子就没命了！”这时周七猴子的家人和庄亲庄邻都赶紧围过来，求王半仙赶快作法，救命要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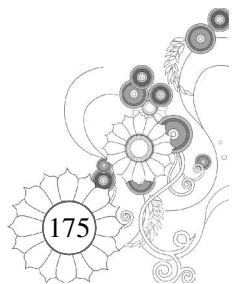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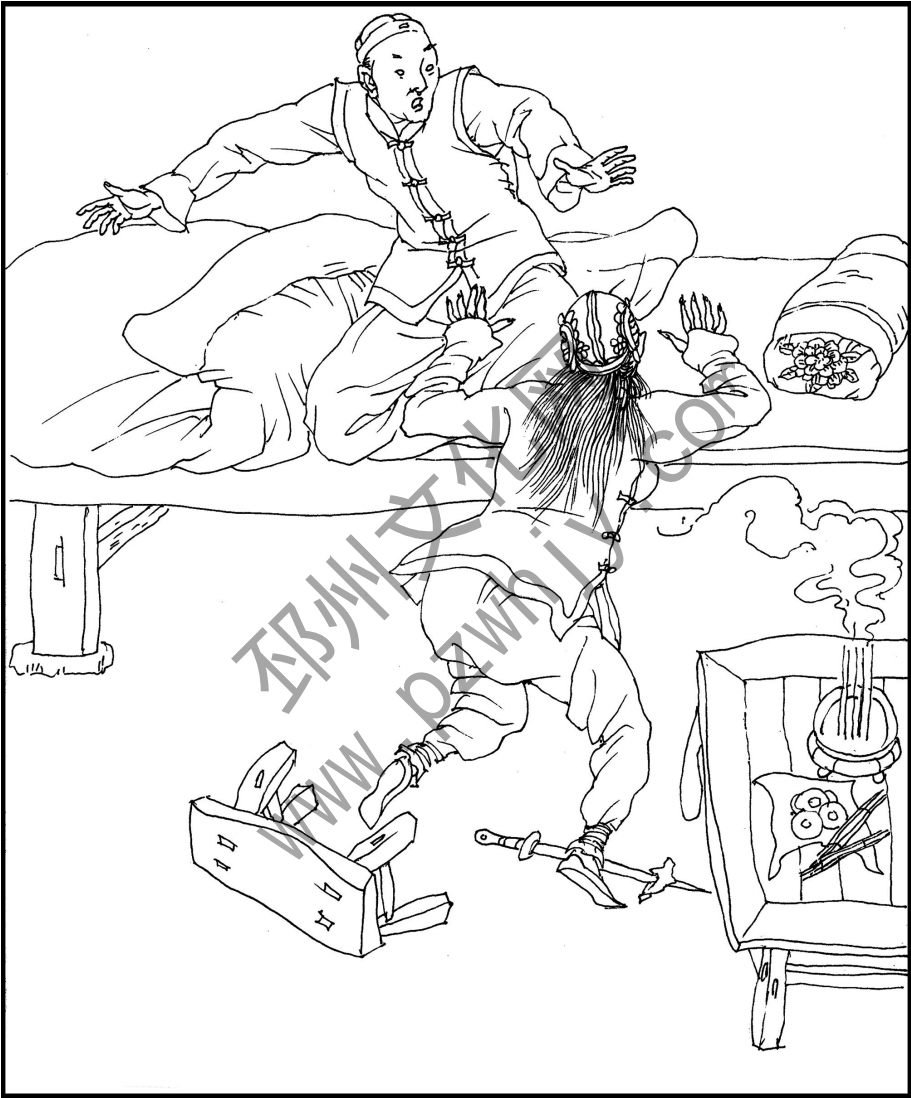
王半仙脸一寒，手一伸：“要捉老蛇精，毁俺道业功，要想他命在，白银百两快拿来。”周七猴子家人立刻答应：“给！给！大仙只要能把蛇妖赶跑，救了周七的命，要什么都给。”

王半仙心里那个笑：你周七猴子不怪能的吗，还不得由着老娘喊钱眼。弯腰从带来的包袱里取出把桃木剑，挑着张符纸，剑往上一指，“噉”的一声跳了起来，围着周七猴子的床左转三圈，右转三圈，蹦三蹦，晃三晃，来到供桌前，把挑着的符往烛火上一送，“呼”符烧着了。又用桃木剑对周七猴子指三指。两眼一闭，盘腿往地上一坐，嘴里念叨开了：“天灵灵，地灵灵，观音大士显神灵，派我大仙下凡界，来捉千年老蛇精。”念完，王半仙双眼猛睁，高举桃木剑，手指周七猴子大喝：“老蛇精，别逞能，桃木剑下现原形……”对着周七猴子的脖子就砍。说时迟，那时快。王半仙的剑还没落到周七猴子的脖颈上，就见紧闭双眼的周七猴子脖子一缩，腿一弓，人缩床头那去了。王半仙看一桃木剑没砍着，就又恶狠狠地两手握着桃木剑，对周七猴子的肚子就往下穿，周七猴子又巧妙地往床外一翻身，又没穿着，剑刺床上去了。

王半仙两剑没落到周七猴子身上，嘴上没说怕，可头皮直发炸。心里嘀咕开了：“这明明病得快死的人，动都不能动，我怎么一砍他就躲开了呢？难道说还真有什么蛇精附体？俺那可都是骗人的。娘哎，别是周七猴子这小子装病骗俺的吧？哼，俺就不信，老娘整天打雁，还能叫雁把眼给餐了。今天非让你知道老娘的厉害不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行，管你是真病还是假病。”想到这里，王半仙又从包袱里取出两张符，用木剑挑着烧完。又一屁股坐在地上，双手合什，念念有词：“千年蛇精道业高，快请上仙赐法宝，赐我神簪降蛇怪，管叫蛇妖命难逃。”念完从头上抹下簪子，对周七猴子的双眼就恶狠狠的刺去。就在此时，周七猴子“呼”得从床上跳起来，一把抓住王半仙的手，往她身后一别，王半仙“哎哟！”一声，手里的簪子掉地上了。周七猴子嘴里也念念有词：“俺本上仙降天宫，专来捉你狐狸精，两次三番把俺害，今天叫你现原形。”没等王半仙醒过神来，周七猴子变戏法似得从怀里掏出根绳子，三下五除二，就把她给捆上了。

王半仙这下可傻眼了，又不愿认栽，还得装下去：“千年蛇精道行高，本仙法小逮不着，庄邻快给俺松绑，俺请观音来捉妖……”喊了半天，众乡邻都没有一个过来给她松绑的。王半仙这才明白周七猴子是和庄邻做好局来治她的。恨不得一口咬死周七猴子，又不愿承认自己是骗人的。又咬牙切齿念道：“老蛇精，莫狂傲，观音马上就来到，捆仙绳把你锁住，扒皮抽筋命难逃。”

周七猴子一听，忙对众乡邻说：“这狐狸精不愿现出原形，敢于本上仙作对！快，大家快抱柴禾来，再给这妖精身上泼上油，架火上烧看能不能把她烧现形。”说完一挤眼，大家立即抱柴的抱柴，提油的提油，有的人就要动手点火。王半仙一看这阵势，脸都吓白了：“天老爷，这要动真格的喽！这要是真浇上油把俺架上去烧，俺十个王半仙也没有命了！还是顾命要紧，可不敢再装了。”王半仙这回是猪八戒哭师兄——没猴玩了。“扑通”往地上一跪：“周七，好兄弟，庄亲庄邻们，可不能用火烧俺啊，俺根本不是什么狐神大仙，那都是俺装出来骗人钱财的。周七猴子也没有什么蛇精附身，那都是俺胡编的，求求你们，饶了俺吧……”

周七猴子哈哈大笑说：“咳！你看你怎么不早说呢，早说也省得俺劳神费力地来捉狐狸精了。记住，今后如再不改，再装神弄鬼的坑人，俺绝不饶了你！快滚吧！”

从那起，王半仙再也不敢装神弄鬼骗人了。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59 驴吃腊条——肚里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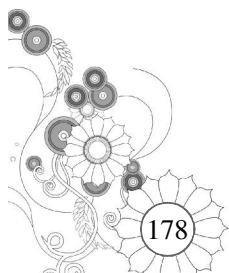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进城赶集，迎头碰见了吴万财大财主。吴万财吃过周七猴子几次亏，恨死周七猴子，总想找机会出出气。这下正巧赶集碰上了，吴万财眼珠一转，两只手一张，拦住了周七猴子说：“哎，周七，俺今天赶集遇上个稀奇事，保证你从来也没听过见过。”“什么事？”“俺在集东看见有个外地来玩猴的，连公加母大小有六只猴子，正在那玩猴戏呢。怪事出来了，一只母猴往旁边一蹦一下厕了个小鳖羔子出来。看玩猴的人都说这事奇喽，猴不生猴，咋生个鳖羔子呢？那玩猴的人也直发愣说：‘实指望能生个猴七呢，这怎么生了个鳖羔子呢？’哎，七侄，你见多识广，你见过猴生鳖羔子吗？”

周七猴子明知吴万财是胡编骂他的，笑笑拍着吴万财的肩说：“你还没听过更稀奇的事呢。”“噢？还有比猴生鳖羔子更稀奇的事？”吴万财乜着周七猴子。“谁说不是呢，俺来集的路上，前边有人赶着两头驴，两头驴身上都驮的鲜腊条。两头驴一前一后的走。后边的那头叫驴老是头伸头啃前面驴驮的腊条。等赶驴的人发觉，前面驴驮的腊条被后面的叫驴给啃得光剩一点杆了。赶驴的人可气死喽，抽出来根腊条就死命抽打后面的叫驴。边抽还边骂：‘叫你个龟孙嘴贱，叫你个鳖孙胡啃……’那叫驴被揍急了，头猛一扬，竟从嘴里吐出个簸箕来，赶驴人看直眼了，直叨咕说：‘它这哪来簸箕吐的，它是原有的？还是现编的呢？’吴财主你年岁大，你说它是原有的，还是现编的呢？”吴万财一下没转过弯来说：“俺看它八成是被

揍急了，现编出来的。”

周七猴子哈哈大笑，回过身边边走边说：“俺看它个老叫驴也是现编的……”

从那，咱邳州这一带就有了：驴吃腊条——肚里编，这条歇后语了。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60 教 侄

周七猴子有位堂叔伯大哥，名叫周嘉利，家有好田一百多亩，三进三出的大瓦房几十间，骡马成群，长年到头两个长工在他家干活。在他们庄那片，虽说不上是首富，也算得上吃陈粮，烧陈柴，年年有余钱的人家了。让周嘉利觉得美中不足的是，一辈子就只生了一个儿子。儿子起名叫宝根。夫妻二人把宝根视如珍宝，恨不得整天把儿子含在嘴里。俗话说“娇养出逆子”，这宝根被他夫妻二人给宠坏了。从小到大只知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家中钱尽他花，他想要天，爹娘也不许他半个。

宝根八岁被送到学堂，从不好好读书，打仨挟俩。先生说教只当耳旁风。等到再大了，整天跟着外面的一帮浪荡子小混混拧在一起，吃喝嫖赌抽，样样学得精。不出几年，家业就被败坏完大半。嘉利夫妻俩再想把儿子管过来，晚喽！爹娘一句话没说完，宝根早有十句在那等着。用宝根的话说“有钱不花，掉了白搭，谁像你老公婆俩，一辈子只知道省吃俭用，你们活得有什么意思！你们挣那大家业不给俺花，还能等你们死了都带棺材里去！俺不趁现在年轻时玩乐，什么时候玩乐……”爹娘气死，他该怎么作还怎么作。

又过了不到一年，宝根看实在从爹娘那勒不出银钱来了，就变卖家中值钱的东西，东西卖完了，再卖牲口和地，看看牲口和地也卖完花光了，宝根又打起了房屋的主意。嘉利夫妻俩被气得一病不起，不出半月，夫妇俩全眼睁多大，死在床上。



爹娘被活活气死了，宝根非但不觉得伤心，反觉没有人整天在自己面前唠叨，更能放开手脚胡作非为了。一进院、一进院地卖房子，卖到后来，自己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了，只好搬到柴房去住。

俗话说的好“有钱样样好，无钱事事难”。宝根把最后一点卖房钱也败坏光了！再想过花天酒地的日子，那是瞎子掉钱——哪找去。去找那些自以为不错的狐朋狗友借钱，人家一听说他没钱了，别说借钱给他，连正眼也不睬他！无奈找自己从不理的亲戚朋友借，人更不理他了。他胡作时谁也没沾他一分钱的光，现那么大家业都败光了，谁也不愿借钱给他败坏。到了这时，宝根才知道身无分文是啥滋味！

宝根一天没吃到东西了，实在饿极了，只有厚着脸皮伸手讨要，年纪轻轻的，讨要也没人给，认得他的人都不愿可怜他，还说这样败家子，现世报，饿死活该。谁叫他有钱那会死作呢……宝根已挨饿三天没吃到口东西，只觉得头重脚轻，眼发黑，干想走路抬不动脚。等他好不容易挪到一家小饭铺前面的时候，只觉得眼前一黑“轰通”一声，宝根倒在了地上。

宝根似醒非醒时，觉得有人正用饭匙往自己嘴里喂饭汤。宝根不敢睁眼，以为是做梦，心想在梦里多吃一口是一口吧。等到觉着肚子饱了，怎么有人直拍自己呢，睁眼一看，原来是七叔 - 周七猴子。

周七猴子见宝根醒来，冷冷的说：“俺才一年没在家，你就混成这样了？俺还听你婶说，家业全被你败坏得一点没剩，爹娘也都让你活活气死了！哼！不看俺那哥嫂往后连个亲人上坟烧纸的都没有，俺才不把你救回来……”宝根哭着说：“七叔，俺光知道花钱，谁知道钱恁不经花，谁想到那么些钱，就一下花完了呢……”“哼！你个不学好的东西！别说哥嫂这点家业，照你那样败坏作法，就是给你个金山，也能让你败坏干净！今天你好好歇一天，俺家山珍海味没有，野菜窝窝，秫秫汤还能让你吃饱。明天起，跟俺下湖学干庄稼活，俺一早一晚还得让你干别的，愿意你就留下，不愿意你就走，俺



绝不强留！”宝根想想差点被饿死的滋味，忙不迭的说：“七叔，俺愿留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周七猴子就把宝根喊了起来：“宝根，给你根大针，你就往这小瓦盆里挑土，多会挑满多会算。等你婶弄好饭，咱爷俩吃了再下地干活。宝根看看周七递到手里的缝衣针和洗脸用的瓦盆，不解的问周七猴子：“七叔，这么小的针，这么大的盆，你让俺用针往这盆里挑土，多会才能挑满盆？不是俺听错了吧？”“没错，俺就是让你用针往这盆里挑土，晚上跟俺在地里回来后还得挑，愿干就留下，不愿干就走，俺还是那句话，不留你！”“俺干，都听七叔的。”

一个早上，宝根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拢共用针挑到盆里的土还不够两个指头捏的。吃罢饭，又跟周七猴子到地里学干农活，傍晚回来时，又累又饿，吃着野菜窝窝头，喝着秫秫汤，觉着比过去吃得鸡鸭鱼肉都香甜，吃罢饭刚想去睡，周七猴子喊住他说：“别忙睡，去用针挑土，鸡不叫头遍不许睡，俺陪着你。”

第二天，第三天，一个多月了，宝根小瓦盆里的土快挑满了，地里的活不用周七猴子跟着教，自己也能干了。这天吃罢晚饭，宝根高兴的对周七说：“七叔，俺用针已挑满一盆土了，明天起，俺不用再挑了吧，光跟你学干活吧？”“明天俺自有安排，你先去睡吧。”

天亮了，周七猴子拿来个竹筛子给宝根说：“今个起，你再用针往这筛子里挑土，还是什么时候挑满什么时候算。”宝根看着都是眼的筛子，眼瞅着周七问：“七叔，这筛子都是眼，再多土装进去也不够漏的，更别说是用针往里装了。”“就用这装土，你愿不愿干吧？”宝根长叹了口气，谁叫自己把家业败光了，无吃无住呢，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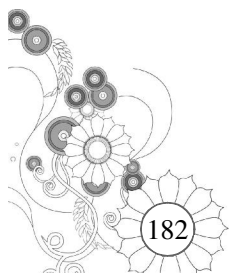
又过了十多天，宝根看着一点土也留不住地竹筛子，甩甩酸麻的手，一抬头，看见门口有人用荷叶包着块豆腐捧过去。“有了！”跑到村口荷塘里揪来两张荷叶往筛子里一铺，再挑土进去，不漏了！宝根这下有心劲干了，眼瞅着筛子积的土一天比一天多。这天，周



七猴子来到宝根身边，一拍宝根肩膀问：“宝根，好好想想，俺为啥让你用针先往盆里挑土，又往筛子里挑土。这么长时间了，你还不明白吗？”这一问，宝根忽觉脑中一亮，似被人一棒敲醒，一下明白过来。站起身往周七猴子跟前“扑通”一跪，哽咽着说：“七叔，俺明白过来了，过日子就好似用针往盆里挑土，靠的是勤俭，点点滴滴、积少成多。反过来就犹如这筛子，积点漏点，到头来什么也落不下。”“那这筛子这会怎么不往外漏了呢！？”“七叔，那是俺把所有的窟窿全给堵上了，没有往外漏的窟窿，慢慢就积多了。七叔，俺明白你的苦心用意了，过去都怪俺，俺知道错了……”

周七猴子拉起宝根说：“宝儿，明白就好啊！你还年轻，有错能改就好，不怕一时错，就怕一辈子错。如有漏，不知堵，不知勤俭，给你再大的家业还得败光。”“七叔，俺现在也学会干农活了，也明白了做人的道理，往后您就看着俺吧！”

“哈！哈！哈！”周七猴子捋着不长的胡子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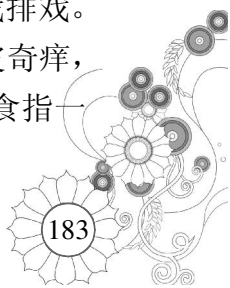


61 || 撵 没 撵

刚过罢年，周庄上的几家财主合伙从官湖请来了唱“拉魂腔”的小戏班在场屋里搭了个戏台，天晚上几家财主到场屋听戏。有顺眼的，就让人在场听，不顺眼的立马把人往外撵，因是几家财主掏钱请的戏，被撵的人也不好说什么。

这天，周七猴子也到场屋听戏，离开戏还有一会，周七猴子刚找个空地坐下，谁知被周万仓看到了。周庄上的几家财主都吃过周七的亏，至今都见了周七脸一寒。一见周七也来听戏，周万仓可逮着出气的机会了。几步来到周七猴子身边，猛一拍周七猴子肩膀，周七回头一看是周万仓，笑着问：“大财主，什么事？”周万仓气哼哼的说：“七猴子，这戏班子可是俺们几家掏钱请的，你小子可没掏一文，你想听戏行，掏钱配份子，不然就走人，不花钱想听白戏，哼、大腰裤子——没门，快走！”周七猴子望着周万仓又笑了笑说：“你看你，大过年的，没事找什么气生，你们请戏班来唱戏，不就是图个乐嘛。别气坏身子，长不成好老头。这样吧，趁戏还没开唱，俺先上台来段小故事，全当垫台。”不等几家财主点头，周七就跳上了戏台，冲台下庄亲庄邻一抱拳说：“俺先给大家来段白讲。大过年的大家图个开心。

“说的是唐朝年间，一天，唐明皇正带领大家在宫中演戏排戏。宫娥彩女太监们都在四周侍奉着。忽然一个小太监觉着肚皮奇痒，就把手伸进衣袍内抓痒，忽觉指间碰到个小东西，大拇指食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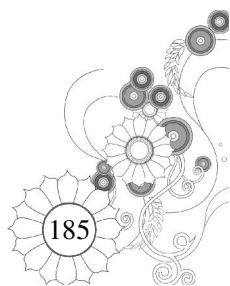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对,把小东西给捏了出来,拿到眼前一看,亲娘来,还是个喝得扁胖的大虱子。太监有心把虱子挤死,捏死,觉着让小虱子一下死了不解恨,放在嘴里咬死?恶心!放火盆里烧死?看着虱子死时模样,不解气!小太监一边想怎么惩治虱子,那捏着虱子的大拇指和食指两个手指头却没闲着,把小虱子捻来捻去。等这太监再一看时,小虱子早连点皮渣都不剩了。小虱子死得惨,心中恨死了那太监,阴魂不散,就到阎王爷那去告了太监一状。阎王爷一看状纸,确实太监对小虱子用刑太惨了。就下拘魂票,把太监的魂魄拘去对证。”

那太监来到阴府,阎王爷“啪”一拍桌案骂太监:“你心肠恁狠毒,来人,把这太监也给俺摁在板上捻死。”“阎王饶命,饶命。”太监吓坏了,大声分辨说:“阎王爷,您不要听虱子诬告俺,俺只是把它给捏死了,根本没捻它……”“你就是捻(撵)俺了。”虱子的魂说:“俺就是想在您身边听个蹭戏,您就把俺捻来捻去,把俺活活捻死。你说您没捻刚才哪个龟种捻俺的?”边说着,周七猴子拿眼瞅着周万仓说:“大财主,你说他个势利熊;撵‘没’撵?”

周万仓不傻不憨,还能听不出来周七猴子是故意以讲白讲为名,编故事骂他!气得手直抖,指着台上的周七猴子:“你、你……”你了半天,也没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气得差一点背过气去。台下来听戏的人也都听懂了周七的意思,一齐哈哈大笑。有人说:“可不敢乱‘撵’人了,别真叫阎王给拘了去。”

打那天起,几家财主再也不敢乱撵人了。



62 应 聘

一天，周七猴子正在榜高粱，忽本家大哥周伍过来喊他说：“老七哎，快别干了，俺今天进城看到有个姓刘的员外，大街小巷贴满了告示，俺听人念说刘员外要招个私塾先生到他家开馆教学呢。如被聘上，除每年有十两银子薪俸外，还另给五斗米粮。俺琢磨着你文武全行，你去保证合适。俺集也没顾得赶，就赶快跑来告诉你，你快去呗，别去晚了让别人聘上了……”没等周伍说完，周七就摆摆手说：“伍哥，谁有本事谁去，俺不想跟别人争。”“看你说的，你这状元之才不去教学生，岂不是一肚子文化都白搭了？快跟俺走吧。”周伍连衣服也没让周七猴子回家换，连拉带拽地把周七扯起就走。一路打听问信找到了刘员外家，对把大门的说：“告诉你家员外俺们是来应聘的。”把门的到里面把刘员外喊了出来。

刘员外满面带笑的来到门口一看，两个浑身是土的庄稼汉，头上戴个破斗笠，一身短打净补丁，哪里像识文解字的人。当时就脸一寒对把门的说：“什么人你都喊我出来迎，你看这两个人能是教书育人的吗？”刘员外一句话不要紧，一下激起了周七猴子的豪气，上前一步，一抱拳说：“老员外，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水不可斗量’。韩信当初也曾捧瓢讨饭，后为万户侯。朱洪武也曾给人牧猪放牛，后为帝王。俺虽衣衫破烂，可您要的是有学问教学子的人，老员外怎能以貌取人呢？！”两句话把刘员外说得老脸泛红，一躬身说：“老夫刚才失礼了，有没有真才实学咱们一会试过便知，二位里面请。”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周七猴子随老员外来到客厅一看，屋里已经来了十几位头戴儒巾身穿长衫的人，知道他们也都是来应聘的。周七猴子找了个位子坐下，只听刘员外咳了一声说：“承蒙各位看得起老夫，想必大家都是饱学之士，为对后代子孙负责，老夫就随便出两题，全当考题……”刘员外话没落音，正说着，忽听“吱”一声，一只蝉从外面飞来，落到了老员外家的大柳树上，“有了！”老员外眼一亮，左手一拍右手说：“咱们就以刚才这蝉为题，你们每位都做首诗上来，但诗中不许直提蝉字，还得让人一看就知道写的是蝉。咱们以半柱香为限，现在你们开始写吧。”

来应聘的人有的提笔沉思，有的皱眉摇头，还有三四个人一声不吭，站起身悄悄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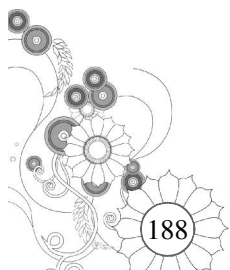
半柱香燃完了，老员外接过众人交上来的诗卷，一张张细看，越看眉头皱的越深，看样子都不满意，最后一张是周七猴子写的，老员外叹气，心想：“这一篇也不见得能写对题意，漫不经心的扫了两眼，谁知不看不知道，一看这眼光就再也离不开这诗卷了。越念越高兴，忍不住大声念了出来，‘弯腰驼背一老仙，来到圆门黑了天，葡萄架下住一晚，天明换身靴蓝衫，忽闻杨柳佳人到，知了一声会婵娟。’好，写得好！有景、有物、有比喻。还没提一个‘蝉’字。诗中有谜，谜中有物，这道题周先生当为第一。”周七猴子摆摆手说：“老员外过奖了，俺只不过是把庄户人整天见的东西实景写出来罢了。这个谜，乡下小孩子大多都能猜出来。”“猜谜好，小孩子多猜谜语，既长知识，又不厌烦。嗯！俺也想起来一个小谜，全当考题，说出来大家猜猜。”刘员外说着看了看客厅挂的几幅画说：“俺出的谜是：上不顶天，下不沾地，半截插在泥里。你们猜出来的可以写在纸上，也以半柱香为限。”一会众人纷纷交卷，有写藕的，有写树的，还有人看刘员外说谜前看了看画，还有写是画的，七八个人写什么的都有。刘员外看一张摇摇头，又看一张还是摇摇头，只是看到周七猴子的又点点头笑了。把周七猴子写的答案转过来扬给大家看说：“这次又是周先生一个人答对了，是枣胡钉。你们想那挂画和挂东



西的钉子不就是上也不顶天，下也不沾地，半截不得钉在墙上泥里吗。”众人听了都恍然大悟，可也有两三个人不服，说周七是侥幸答对了。

刘员外心中高兴，点点头说：“你们既然不服，老夫有一绝对，俺只有上联，想了几十年俺也没把下联对好，对得贴切。今老夫说出上联，如果谁能给俺对出下联，以上可以都不算，俺就聘谁为西席。”“老员外快说上联！”众人齐催，刘员外说：“那年老夫外出，路过一大沙滩，忽见一大蟒和一蛇游过沙滩，留下一溜印痕。老夫触景生情，随口作一上联：蟒蛇游沙滩，一溜高山洼岭，后怎么也想不出下联，这成了老夫的心病。今天诸位看谁能够对出，帮老夫去了心病。”众人反复吟诵刘员外作的上联，半天竟没有一个人吭声。这上联乍看似简单，细一琢磨还真难对，这上联有景有物，有比喻，有形象，要想对得贴切，太难喽！

众人齐把目光看向周七猴子，那意思是‘你不怪能的吗？你对出来看看！’周七猴子见众人都不出声，齐看着他，眼一眨笑笑说：“既然众仁兄都想看俺献丑，那俺就对了，俺就拿庄户人养的两种动物来对，俺对的是：鸡犬过霜桥，一路梅花竹叶。”众人听他说完，齐低低吟诵，忽齐高声称赞：“好！对得好！比上联还好，俺们服了……”刘老员外更是上前双手抓住周七猴子的手说：“想不到周先生如此大才，你对得太贴切了。比俺上联更有意境，老夫几十年的心病终于了了。”回过头喊家人：“来人，快带周先生去沐浴更衣，叫厨房准备好酒好菜，众位也都别走，咱们今天一醉方休。这下俺可给儿孙们找到位真才实学的先生了……”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63 换 饭

周七猴子和本庄几个人雇给大地主周万仓家帮工，俗话说：“五忙六月，累得脱节。”要干的活太多了，帮工们天不亮就起来下地，直到月亮出来老高才回家，忙得两头不见太阳，一天三顿饭都是在地里吃。周万仓嫌帮工来回跑耽误干活，早上是小秫秫稀饭，一碟老咸菜。中饭是三白七红的煎饼{三分麦、七分高粱}，做煎饼的粮食都是上一年的仓底粮，又粗、又糙，拿不成个不说，还有股霉味。中饭炒的两个菜是一碟豆芽、一碟萝卜条，菜里一点油腥也没有，清水烩的。晚饭还是三白七红煎饼，外加一碟咸萝卜干，秫秫稀饭。

这天晚上，帮工里一个叫大牛的人跟周七说：“七叔，照这样下去咱实在没法干了，咱们出的牛马力，吃得连他们家的猪狗都不如。俺有心走了吧，讲倒的是半道走人，工钱一分没有。不走，再天天吃这样的饭食，人非得累散架不可。您老点子多，就想个法子让周万仓给俺们换换饭食，他实在是太黑心了。”周七笑笑说：“俺正有此意！”一招手，大家齐围过来，周七猴子低低声音跟他们咕叽了半天。

第二天，天都大亮了，几个帮工都还在屋里呼呼大睡，没有一个人出去干活。周万仓气得跳着脚又喊又骂：“怎么着，都上俺这白吃白喝来了？俺一天三顿好吃好喝供着，你们到这时还不起，看俺好欺负吗？俺可先跟你们说好了，到时可别怨俺扣你们工钱。”这

时，周七猴子一脸无奈地出来说：“周财主，俺天没亮就起来喊他们下地，可他们没一个理俺的，也不知为什么？”这时大牛揉着眼出来，站在周万仓跟前说：“周财主，俺们都不稀罕你那一天三顿；好吃好喝，俺们工钱也不要了，不在你这干了，俺们都走。”“哎！哎！俺说你哥几个怎么说走就走呢？这五忙六月，地里活多得泼窝似得，你们走了，地里活俺一人累死也干不完。再说了，庄里庄外能干活的人早都让人请走了，你叫周财主再上哪去找人来干活？这要变了天，万一下大暴雨，麦子还都没上场，不都得烂在地里！你们不能走，有事好商量，是不是周财主？”周七猴子边说边给周万仓挤眼。

周万仓没想到帮工们宁愿这几天白干，不要工钱也硬要走。这下是一口吞个窝头——噎住了。愣了愣，一把拉过周七猴子到一边说：“七弟，你可给俺拦着，别让他们走，真要像你说的来场大雨，俺这一季的麦不就白种了吗？你替俺问问他们，要什么条件俺都答应不行吗！七弟，算俺求你了。”周七猴子被周万仓抓着不松手，一跺脚说：“行，俺就替您跟他们商量商量。”一回头跟几个帮工说：“哥几个，人周东家说了，你们只要不走，要什么条件他都答应，你们别走行吧？！”这时大牛脖子一梗说：“俺们都是老实本分庄户人，也不会提什么过分条件，你周财主也太狠了，俺们在你家没白没夜的干，你给俺们吃的什么？你再到别家去看看，人家帮工吃的是什，人家帮工一天三顿都是净小麦煎饼，喝的麦糊子，顿顿四个菜，不是炒鸡蛋就是熬猪肉，晚上还给二两酒解乏。俺们在你这可倒好，三白七红的煎饼还都是猪狗不吃的霉粮食做的，清水焯豆芽、萝卜条，连点油腥都不见。天天出大力、流大汗，再这样下去人还不都得累散架。咱哥几个宁愿回家喝稀饭，也不在这吃你周财主的煎饼。”几个人又挣着要走，周七赶忙伸胳膊拦着，用眼直瞟周万仓说：“不能走，哥几个，不就是因为点吃食吗，周大财主还会抠咱们这点饭食！？他肯定不知道这五忙六月，流汗出力，吃不饱哪有劲多干活，他要是知道了，你们就是要吃葱花烙油饼，盐豆炒鸡蛋，萝卜焯猪肉，周财主连眼都不会眨的。周财主，你说对吗？”边说，又给周财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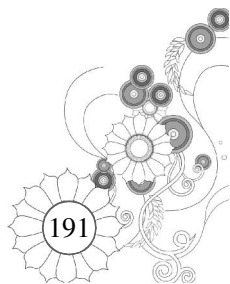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一挤眼。“噢，那是，那是！”周万仓像一口吞包针——扎心难受。有心答应，那就好比亲生儿送人——舍不得。有心不答应，这五忙六月到哪去找人来抢活。眼珠转了又转，猛一跺脚，冲伙房骂开了：“个败家的娘们，整天光知道抠，也不瞅瞅这是什么季节。打今个起顿顿给帮工烙油饼，炒鸡蛋，外加晌午一顿肉。什么时候地里活忙完什么时候算。”“那俺们工钱你还扣不扣了？”大牛问。“工钱照算，一文不少。”周万仓牙疼似的说。“哥几个，快放下行李，咱们先吃了饭，再下湖干活吧！”周七猴子吆喝说。

周万仓把周七猴子拉到一边说：“七弟，今天多亏你，晚上俺请你喝酒。”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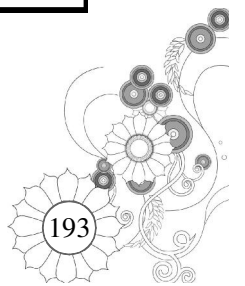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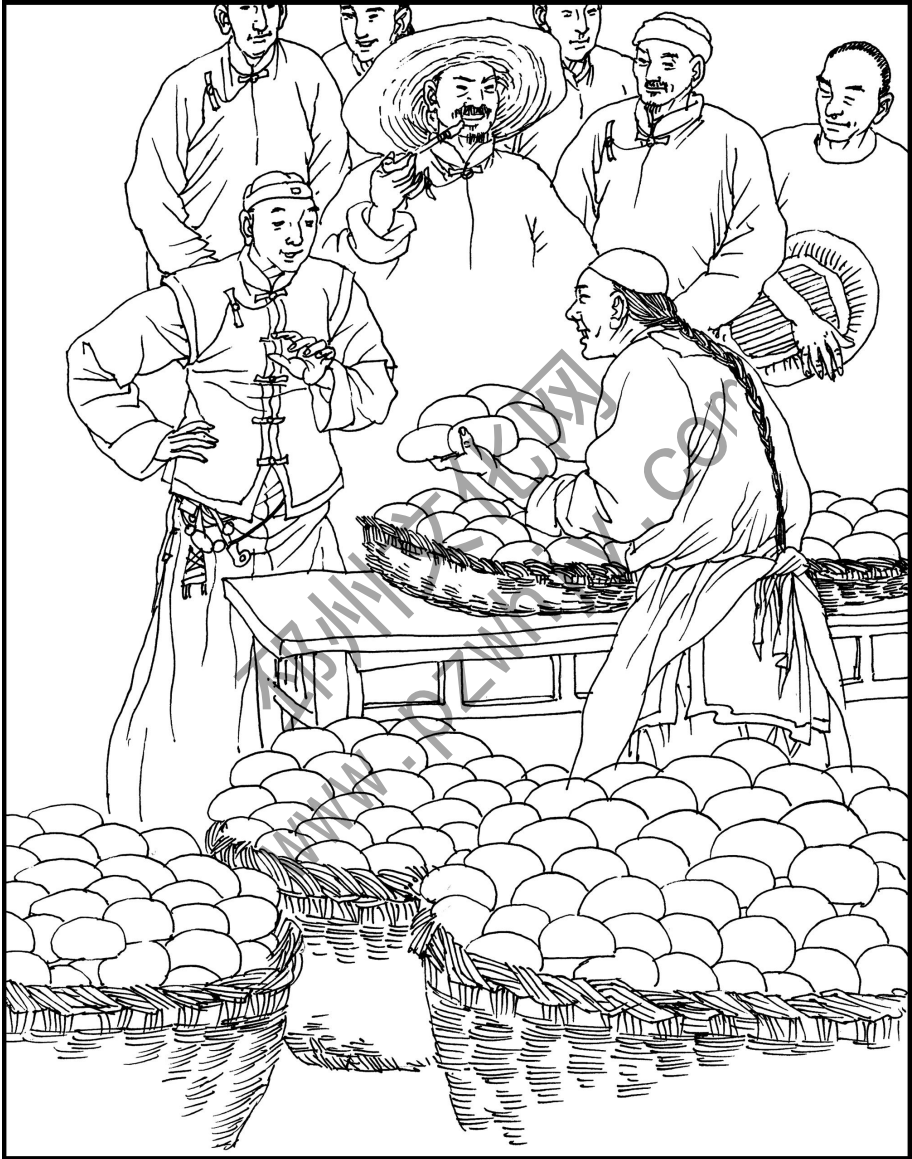
64 小馒头不挣钱大馒头挣钱

这天，周七猴子到粮店去买米，还没进粮店，就被在粮店旁边卖馒头的青年给拉住了。周七回头一看，认得，这人是跟他住在一庄的庄邻，名叫王大成，是外地逃荒来邳州落户的。周七虽年纪不大，在庄上辈可不低，王大成也跟着本庄人喊周七七叔，大成满脸带笑地说：“七叔，俺正想到您家找您呢，您老给俺支一招吧。”周七笑着问大成：“你让俺给你支什么招，俺可不会蒸馒头。”“俺的七叔哎！”大成打躬作揖地说：“谁不知您老点子多，人不说嘛‘南去找，北去问，不如周七点子最管混。南打听，北打听，周七点子最中听。’您可得给俺想个点子，俺眼看要混不下去了……”“你这孩子说了半天，到底想要俺给你出什么点子的？”王大成有点难为情的轻声说：“不瞒七叔，您看俺这一筐馒头卖了两天了还剩一多半，照这样下去俺一家大小连西北风也喝不上了。过去俺一天三筐馒头还不够卖的，现在也不知怎的，人都不来买俺的馒头了，求七叔给俺支一招呗！”

周七上前掀开大成盖在馒头筐上的布，看看筐里的馒头问大成：“你这馒头卖多少钱一个？”“两文钱一个。”“一斤面多少钱？”“三文钱一斤。”“一斤面能蒸你筐里这样的馒头几个？”“五个。”“过去你蒸几个？”“四个。”周七点点头说：“俺知道了，你要是真想听俺的，俺给你支的招就是从明天开始，一斤面蒸三个，永远别改，包你发财。”“七叔，俺一斤面蒸五个都不挣钱，您老让俺蒸三个，劳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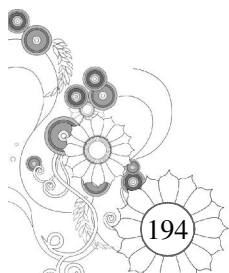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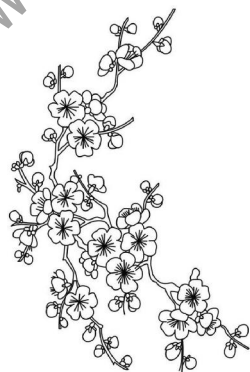


神费力再去柴火钱，一斤面才挣一、两文钱，别说发财了，俺看恐怕连老本都得赔进去。”周七脸一本说：“俺这个点子你听就听，不听拉倒。你要真照俺说的办，折了钱俺赔你。你不听就拉倒，俺买米去了。”

王大成回到家里真照周七说的一斤面只蒸三个馒头，头两天还不怎么样，三天一过，那真是一斤面长满缸——大发喽，蒸再多的馒头也不够卖的。忙不过来，又请两人帮忙。他的馒头摊前一天到晚都排多长的队。

这天，周七来到王大成馒头摊前，大城正忙得满头大汗，看见周七，忙从馒头筐里抱出六、七个馒头，硬往周七怀里赛。边塞边感激地说：“七叔哎！俺可真得谢谢您老给俺只这一招，您老这招可真是穿山甲打洞——硬过得去。您说也怪了，过去一斤面能挣六七文，俺还混不够吃的。现一斤面才挣两三文，反一天能净挣吊把钱，您说这到底为什么？”

周七笑笑，用手指点点王大成说：“你这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开窍，这叫小馒头不挣钱，大馒头挣钱。这个帐恐怕不是你一个人算不上来哟！”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65 斗笑面虎

每年一过大年初一，邳城乡总要请来外地的戏班子来邳城唱几天戏。邳城人爱听戏看戏，十个人得有八个人是戏迷，只要听说有戏班子来了，不吃不喝也得去听戏。今年请的是官湖唱“拉魂腔”的戏班，订好初三晚上在邳城戏院唱全本秦香莲，周七猴子和本庄几个人约好初三晚上一起去听戏。

初三这晚上，来听戏的人把戏院挤得满满的，没地方坐的人干脆就靠着墙或过道，或蹲或站。前面几排有桌有椅，桌上还有瓜子、花生、糖茶、水果，那是专门给头面人物和有钱有势的人坐的。

“咿、咿、咿！”三声锣响，戏开演了。别看演秦香莲的演员扮的是“青衣”，可她却是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名叫玉梅。这玉梅生得粉面桃腮，冰肌玉肤，就像月中仙子。人一上场，水袖一抖，一亮相，还没唱就迎来台下一阵叫好声。等玉梅开口一唱，人们更是如闻天籁，全场鸦雀无声，连喘气都能听得见。

当唱到秦香莲卖发葬公婆时，玉梅水袖往上一抖，右手去理鬓边的发丝，叫了声：“俺那苦命的公婆呀……”一句白还没道完，忽听坐在前排中间的一个人喊：“下去吧，唱漏喽，别在台上丢人现眼喽，下去吧……”他这一喊不打紧，台下立时大乱，有人站起来，有人往前钻，人们纷纷互相乱问：“怎么了，怎么唱得好好的，轰人下去呢？”来听戏的人有不少认得那个轰演员的人，他叫花大鹏，是邳城花泉营花财主的独子，今年三十多岁，家有良田千亩，金银成山。

这小子从小就骄纵成性，欺男霸女，见人都是皮笑肉不笑，人送外号——笑面虎。他这猛一咋呼，台下一乱，台上的戏没法唱了。戏班子的班主赶忙来到花大鹏跟前，双手一抱拳问笑面虎：“贵公子，不知刚才戏里哪点唱得不对，俺们初来贵地，还望多多指教。”花大鹏眼一乜班主，皮笑肉不笑的一指台上说：“俺问你，唱戏是不是要演得真演得像？”班主说：“演戏当然要演得真、像，俗话说‘演得不像、不如不唱’……”“是啊！”笑面虎一摆手又问：“俺问你，秦香莲穷得身无分文，连葬公婆都要割自己的头发卖，它还能留着玉镯戴吗？既有玉镯为何不卖，偏要卖发？”原来玉梅刚才扬手理鬓发时，水袖下滑，露出了手腕上的玉镯。这也是玉梅女孩家爱俊，没把玉镯抹下来唱戏，被花大鹏看见，又是喊，又是撵人下去。

班主明知笑面虎故意找茬，可小戏班初来乍到，不敢得罪当地一霸，只得打躬作揖，赔着笑脸说：“大公子，怪俺们不对，是俺们的错，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多包涵……”“包涵！？行！要那唱秦香莲的今晚亲到俺家给俺赔礼，不然今晚所收的戏金你们全部退回，还得罚你们在这连唱一月，分文没有。快到后台去问那演秦香莲的愿不愿意，今晚戏还得唱。”“那您稍等，俺到后台和玉梅商量商量。”班主苦笑着一招手，台上演员全到后台去了。

这时周七猴子早就气得咬牙切齿，眼珠一转想：“不能硬来，俺得治治这个小子。”周七猴子挤出人群，也来到了后台。只见演秦香莲的玉梅早已泣不成声，哽咽着说：“俺们今天唱得再好，那个无赖也非得找茬，他是故意来羞辱俺的。”玉梅哭着讲起了前一天的遭遇：原来戏班子是初二到的邳城，当天没戏，玉梅就和几个姐妹到城里去逛。谁知遇到了花大鹏，笑面虎看见玉梅像是苍蝇见了血一样，死盯不放，嬉皮笑脸地告诉玉梅，他家金银成山，骡马成群，使奴唤婢。虽已娶过两房，只要玉梅愿意，他立马就把前两房休了，娶玉梅为正室。边说着就想凑上去摸玉梅的脸。玉梅最恨无耻下流之人，气得粉面通红。看笑面虎凑到跟前，伸双手猛一推，该冤孽，路边是个开饭馆的，靠门口放了个倒剩饭菜的瓦碴缸，笑面虎被玉梅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狠劲一推，脚下一趔趄，没站稳，往后就倒，“轰通”身子砸在了大瓦缸上，“扑哧”大瓦缸被压个稀碎，一大瓦缸的馊饭脏水全糊在笑面虎身上。乘笑面虎没爬起来，玉梅和小姐妹们跑回了戏班。

“原来是这样！”周七猴子点点头对戏班班主说：“俺叫周七，人送外号七猴子。你们要想平安离开邳城，须得这样做……”周七猴子和班主小声叽咕一会儿。这时，只听笑面虎在外面喊：“怎么还不出来唱戏，大爷们等得不耐烦了……”

“啵啵啵”锣声响过，演员上台，换戏了，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演穆桂英的还是玉梅。玉梅身穿大靠，怀抱令旗帅印，英姿飒爽往台上一站，一个亮相。“好！”台下轰然一片叫好声。只见穆桂英令旗一摆，唱了起来：“在马身，传下令，儿郎三军你们听。此番到了两军阵，你们要个个奋勇往前冲。吩咐声，众三军，往前所行……”唱到这里，穆桂英令旗一挥，一扬手中马鞭，转到后台去了。紧接着，只见戏台上的兵将们围着戏台转了一大圈，从右边上来，左边下去，左边上来，右边下去，走马灯似的，没完没了。转了有几十圈了，还在上来下去的转，台下已是一片嗡嗡声。笑面虎这回更逮着理了，手中茶碗拿起来“咣”砸到了台上，站起身，一只脚踏在椅子上，手指着台上叫喊：“你们他娘的唱的这叫哪一出？推磨呢，转不完了，拿俺们邳城人耍着玩，是吧……”这时台下看戏的人也跟着齐喊乱说。

这时周七猴子出来站在戏台上，往下按按手，双手抱拳说：“各位父老乡亲，姐妹们，俺周七有话要说，您都懂戏。唱戏的有行话叫‘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扬鞭奔马驰骋，舞浆舟船划行。’刚才花公子说秦香莲唱的不真，人戏班子就换戏唱《穆桂英挂帅》，这穆桂英统领百万雄兵，俺刚才数了下，这走过去的兵将连三百还没到呢，你们就耐心等着吧……”花大鹏一跳多高：“你算什么东西，他这台上兵将要走个几天几夜，俺们还得在这等个几天几夜？演戏、演戏，只要演得好，唱得好就行了，谁还真去数过去多少人，这不吃饱了撑的吗！”“好，花大少爷，俺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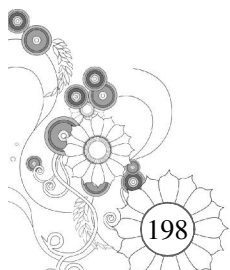


然知道演戏演得好，唱得好就行，为啥还要找人戏班子麻烦。人家演得不好，唱得不好吗？人家戏班子也是被你逼得才这样演的。”

接着周七猴子就站在台上把笑面虎前一天怎么调戏玉梅，要人给他当三房的事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接着又说：“谁家没有兄弟姐妹，常言说得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亲朋。’如果咱们自家的兄弟姐妹出门在外别人欺辱，你们答应吗？”“不答应！”台下观众齐声回应。”怪不得这家伙老是找人茬呢，原来是黄狼子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哼！仗着有钱欺男霸女，不得好报……”“砰！”不知是谁一个茶碗对笑面虎扔了过来，紧接着就是瓜子、花生、茶壶，还有谁的一只臭鞋全部对笑面虎扔了过来。笑面虎吓得弓着腰蹲在茶桌下面，双手护头，恨不得地上能裂开条缝，好让他钻进去。这时周七猴子双手直摆喊：“父老乡亲，都静下来吧。大过年的，咱们再接着看戏吧，别让他一个人扫了大家的兴……”“笑面虎，滚出去！”后排不知谁喊了一声：“滚！笑面虎滚出戏园子，别在这丢人现眼喽……！”这时笑面虎再也没有原来的霸劲了，耷拉着头，眼瞅着地，在众人的喝骂声中落水狗样走出戏园。

戏又重新开演，戏演得认真，唱得又好，观众听得如痴如醉。戏都演完老大会了，观众还不愿离去，弄得演戏的人不得不一次次出来谢幕。

这事过去好多天了，还有人说：“那天要不是周七猴子上台抖落笑面虎的丑事，咱们那晚能花一场戏的钱看两场好戏吗！”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66 借 粮

乾隆年间，邳州地方连续两年旱涝灾害，庄稼绝收。俗话说‘当年不收当年穷。’庄户人全指土中刨食。这连续两年不收，可苦了穷百姓了。家无隔宿粮，袋中无分文。没法，纷纷携儿带女，外出逃荒要饭。

周家庄上的人都知道周七猴子有点子，齐聚他家，让周七猴子想个点子向本庄几家大户人家借点钱粮，好让乡亲们熬过一冬春。

周七猴子瞅着满院瘦得皮包骨的老少乡邻，全都眼巴巴的看着他，都等着他拿主意。他不由眉头皱了又皱，默默吸完一袋烟，忽然眼一亮，把烟袋锅对鞋底磕磕说：“粮，俺去找那几家财主借，您也知道，那几家都是雁过也想拔毛的人，空嘴说话去借，肯定不行。咱们得先破费点，办桌酒席，请他们过来吃席，保管能借来粮……”“唉，七兄弟。”周七猴子话没说完，庄头住的孤老头周老实插话说：“俺看这事悬，那几家财主都是扣腩眼唾手指的货，掉一个还想沾仨，他们吃咱一顿，就能借粮给咱？”周七猴子又点上一袋烟，笑笑说：“老实哥放心，这事包在俺身上，到时借不来粮，俺情愿把头割下来给你们当夜壶！那几家哪家不存几百石粮食，俺要借就连种子粮也一块借来，省得过完年咱们没种子下地。只是眼下俺家只有两小坛绿豆烧和一点咸萝卜干，也凑不齐一桌席……”“俺家还有只老母鸡，没啥喂，也不下蛋了，俺一会回家就给送来。”周老实抢着说：“俺家还有只鸭子在河里，俺今晚也给送来。”“俺今夜到河里摸

几条鱼送来。”“俺家还有年下孩子他姑送来的几斤肉，俺没舍得吃，都腌上了，留着隔几天切两片给俺娘烧汤喝的，等会俺也拿来凑一样……”众人你家一样他家一样，七拼八凑，总算凑够能办一桌酒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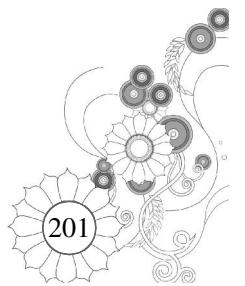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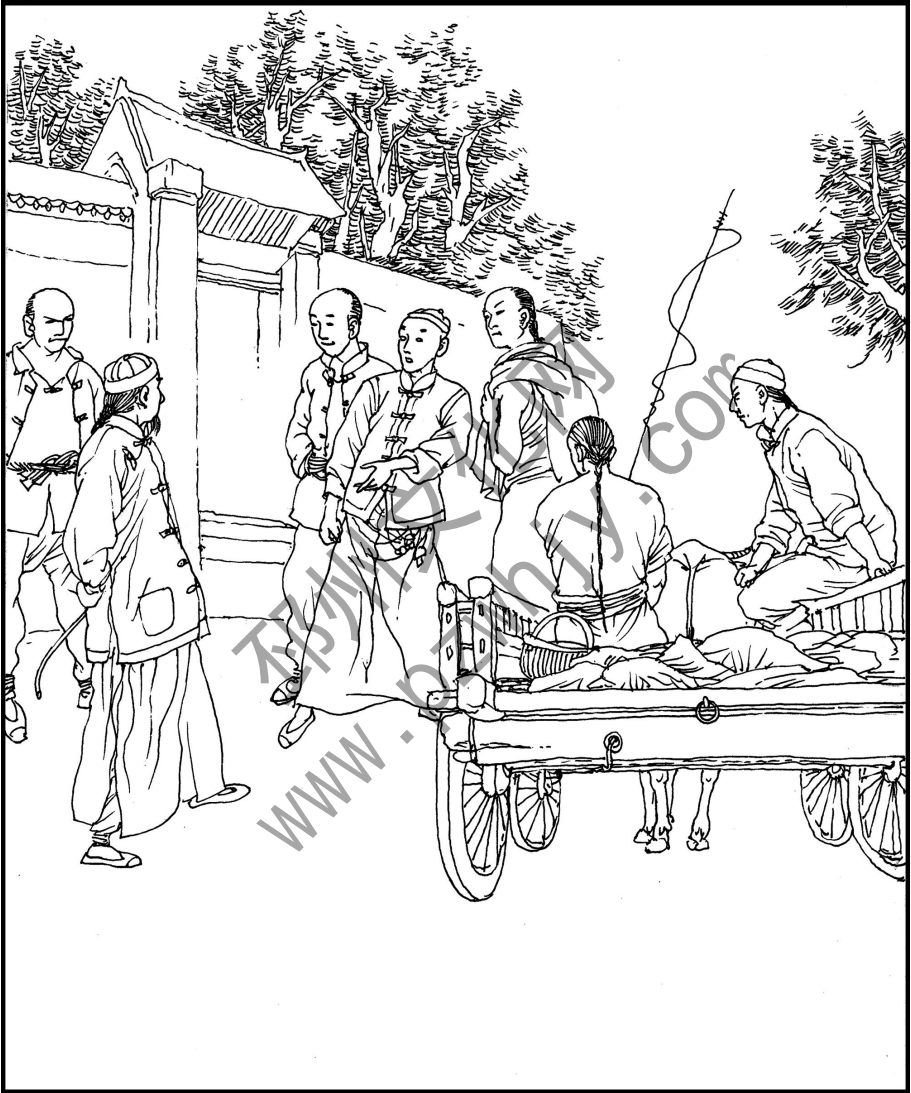
第二天小半晌，周七猴子挨家去请几位财主到他家吃酒席。周七猴子前脚刚离开，几家财主就聚在一起议论开了。财主周万仓说：“人说吃人嘴短，拿人手软，俺看周七猴子无故不会白请咱，他大概是想问咱们借粮，我看咱们还是不去的好。”财主周万宝手一摆说：“怕什么，咱到他家是话不说，该吃的吃，该喝的喝，吃饱喝足抬腿走人，他还能抱着咱啃不成。”财主李运发眉毛皱在一起，摇摇头说：“咱要是吃过喝过，他硬拉着不让咱们走怎么办？”“咳！看你说的。”财主周半仙抢过话头说：“他要真不让咱走正好，咱们就坐在他家吃喝，又不是咱们硬上他家吃喝的，是他七猴子硬请咱们去的，吃饭喝酒行，要提借粮钱，咱们转身就走！”“好！就照你说得办，咱们一粒粮也不借给那些穷鬼，一言为定！”

晌午了，几位财主齐来到周七猴子家。堂屋里八仙桌、椅已摆好，周七猴子请的厨师正忙着煎炒烹炸。见财主们来到，周七猴子忙把他们往堂屋请，端茶倒水坐在桌旁陪他们闲扯，绝口不提借粮钱的事。几位财主互相瞅着，递着眼色，意思是说：“他这会不好意思提，等会喝酒他肯定得乘酒意提。甭管多会提，那也是嘴头抹石灰——白说！”

酒菜上来了，几个财主甩开腮帮子大吃大喝，周七猴子只管一个劲地劝酒让菜。直到几个财主肚皮撑得溜圆，实在吃不下去了，周七猴子也没提一句借粮钱的事。这下几个财主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互相瞅瞅，都猜不透周七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这时，周半仙给几个财主一递眼色，站起来说：“七，俺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天不早了，俺哥几个也该回去了……”“哎。哎。忙什么，天还早呢，俺这还有个京城朋友给俺送的包好茶叶铁观音，俺给您们泡一壶，你们喝完茶再走也不晚。”说着，进屋去拿茶叶泡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茶，几个财主又互相望望，心说：“趁喝茶该提借钱粮的事了，哼，就是不借，看你有什么点子想。”

谁知一大壶茶喝完，周七猴子光跟他们唠家长里短，半个字也没提借钱粮的事。周七猴子不提，那几个财主可坐不住了，怎么的，个个内急呗！他们哪知道周七猴子不光在茶壶里放了茶叶，还有一包泻药呢。几个人都觉得小肚子直往下坠，肚里咕噜噜响，再不走就得解裤子里了。财主周万仓先站起来说：“天快黑了，俺还有事，先走了……”“俺们一块走。”几个人忙不迭的往大门口跑：“别慌，别慌，俺早套好车了，就在门口，你们都上车，俺送送你们。”不管几个财主愿不愿意，周七猴子硬把他们一个个推上牛车。

“驾”周七猴子鞭一挥，牛车叽里咕噜慢慢往前走，路上高低不平一走一颠，几个财主这下更受不了啦，齐喊周七猴子停车，宁愿下来往家走。周七猴子也不理，伸手从路旁拔了一把香蒲草，捡根草梗透鼻子，边透边唱：“香蒲草，透鼻道，又提神，又开窍，透了不屙也不尿……”香蒲草梗透鼻子能不屙不尿……周七猴子话没说完，几个财主忙抢过他手里的草梗就往鼻孔里透：“阿嚏，阿嚏……”几个财主一打喷嚏，屎尿再也憋不住，全拉裤裆里了。屎尿顺着裤腿往下流：“周七猴子，你个缺德熊，你可把俺几个人坑死了，俺，俺这怎么回家了……”几个财主齐指着周七猴子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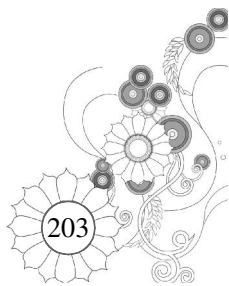
周七猴子停下牛车，用鞭指着车里几个财主说：“你几个人真不要脸，俺觉你几个是本庄有头有脸的人物，好心请你们吃喝，您们跟八辈子没捞着吃喝似的，撑得还没到家就屙裤裆里了。你们衣服脏了回家能换，人家这牛车脏了，又骚又臭，让俺还人车时怎么跟人家说。还反过来骂俺，行，俺这就把全庄人都喊出来，让他们评评理。”说着鞭一撂，转过身就要大声喊：“别，七，七祖宗来，你可别喊，你要是把庄上人都喊出来了，看到俺几个人这样，俺几个人往后还能有脸见人吗，都怨俺几个人还不行吗，今天这事你可千万别对别人说，你有什么要求，俺几个人都照办行了吧，只求你别把今天这事对人说……”几个人连说加求，周七猴子这才不情不愿地赶



着牛车回去了。

第二天早饭刚过，就听周七猴子在财主周万仓大门口喊：“周财主，俺们借粮来了！”周万仓来到门口一看，周七猴子带着七八个人，赶着三辆牛车正站在家门口要借粮。周万仓脸一寒说：“七猴子，俺什么时候说要借粮给你了？”“看万仓老哥这记性，话不是你们昨天答应俺的吗，俺也不光借你一家，你几位每家五石，先从你家开始，带俺们进去搬粮吧。”“想从俺家借五石粮，门都没有，不借！”“真不借？”“就是不借！”“那俺可要唱了，您都出来听哟！”这时庄上人都围过来了，再加上周万仓家的长短工几十口子。就听周七猴子两手一拍唱：“香蒲草，透鼻道，又提神，又开……”“哎，老七，大兄弟，你怎么恁不经逗得，俺不是跟你闹着玩的嘛，你唱什么唱，管家，带老七他们到库房去装粮，要什么粮食任他们自己挑，还不快去！”周万仓可不敢让周七猴子唱下去，要是庄上人都知道了他几个财主昨天在周七家吃完酒席，撑得屙尿在裤子里，今后他们在人前还怎么抬起头来。

周七猴子带着三辆牛车在几位财主家共借了四十石粮食，回来全部分给了庄邻。那一年他们庄上没有一家饿死人和逃荒要饭的。



67 俺的萝卜剩半截

傍晚，周七猴子回家的路上，碰到本庄在城里卖菜回来的周老三。因都是一个庄的，周七猴子忙上前打招呼：“三哥，又到城里卖菜去了，哟！你怎么苦着个脸，碰到什么让你不欢喜的事了？”“唉！”周老三没说话，先叹了口气说：“你看看，俺天一亮推进城的一筐萝卜，回来剩下一多半，跟没卖的一样。叫俺回家怎么跟你三嫂子说，俺全家还等着卖完这季萝卜买粮添衣呐。唉，庄户人真难……”“怎么，今天集上卖萝卜的太多了？还是三哥的价要贵了？还是人嫌你的萝卜孬？俺看你这红萝卜又大又水灵，该不愁卖不出去的呀！”周老三头一扬：“要是俺要价高，萝卜孬，卖不出去俺也认了。俺是因那集上的两个‘啃街鬼’给俺捣乱，不让俺出摊，把俺萝卜摊挡在他们旌后，俺萝卜怎么卖出去！？”周七猴子来了兴趣：“它们怎么捣乱的，你啦给俺听听。”

周老三放下土车把，用袖子擦了擦脸上的汗对周七猴子说：“今早天还没大亮，俺就到城里集上了，看大榆树街东南角有块地方，俺就把萝卜摊摆那了。俺的萝卜好，价又便宜，一下围上来好多人要买俺的萝卜。俺才刚卖了两三份，过来两个人，一个胖得像猪，一个瘦得像猴，上来一把把俺的秤夺了去，说这地方是他们先占下的，谁让我搁这卖的？要想搁这卖，先给他们一吊钱，俺一筐萝卜也卖不到一吊钱，哪来的钱给他们！这集上地方谁先来谁占，又不是他们家的，俺凭什么给他们钱。俺就上去夺秤，跟他们讲理。谁知他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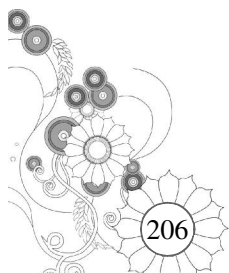
们看讲不过俺，又有那么多赶集的指指点点说他们。他们把俺的称往萝卜筐里一扔。一个人去拿来个大筛子，一个人去拿来个罗面罗，往俺摊子跟前一挡说：“咱们比谁的东西大，谁大谁就出在前面，东西小嘛，哼哼，你就只能搁俺们腩后。”他们俩挤在俺前面，把俺的摊子挡得一点不露，人家谁一问价想买萝卜，他们就喊“俺的筛子大，俺的面罗大。”不让人过来，俺的萝卜还卖给谁。俺再想到别处去出摊，一瞅瞅，集市里早被赶集卖东西的占满了，俺的萝卜还怎么卖。他们还说等下集要是再去卖菜，不给他们一吊钱，就别想卖出去一斤菜。唉，俺窝心死了。”“三哥，别愁，别窝心。”周七猴子拍了拍周老三的肩说：“后天逢集，你还早去，还把摊子出在那地方。俺跟你去看看，俺就不信他们的筛子、面罗能大过你的萝卜。这些倒街卧巷的东西，早就该有人治治他们了。”

转天，周七猴子真的就和周老三一块来赶集卖萝卜。周老三的摊才刚刚出好，那两人又来了。手一伸：“拿钱来，没有钱一会俺们还在你前面卖大筛子、大面罗，谁大谁在前。”这时，周七猴子往摊前一站说：“俺们没有钱，还得在这卖萝卜。你们不是比东西大吗，比就比，谁怕谁！”“哟嚯！还带个帮手来了，行，咱们就比谁的东西大。”一会，两人一个拿筛子，一个拿面罗，往萝卜摊跟前一摆喊开了：“俺的筛子大如天，能装海，能装山，能装星斗江河川！”瘦猴接着喊：“俺的罗子大无边，地上万物在里边，能走车，能跑马，中间还能跑早船……”他两人一喊，集上赶集的人“呼啦”围上一大帮都来看热闹。这时，周七猴子慢吞吞从筐里拿出个萝卜往那两人的筛子和面罗沿上一搁说：“俺的萝卜大无节，装你筛罗用刀切，一片装满你天大的筛，一片塞满你地大的罗，筛子、罗子都装满，俺萝卜还剩大半截！”“你、你……”这两人听周七猴子说完，想了半天，再也找不出词来和周七比了。胖猪气恼地一指周七问：“你是卖萝卜的什么人，来多管闲事？”瘦猴也卷手捋胳膊地想打架。周七猴子望着他俩，冷笑了笑说：“俺叫周七，人送外号七猴子。你们不服！？文也行，武也管。再不然，俺和你这两个欺行霸市的东西到衙门去讲理。问



问你们这大天白日明讹硬夺，还有没有王法了。净欺负老实人算什么本事……”没等周七猴子说完，瘦猴和肥猪一听他是周七猴子，转身挤出人群就蹿得比兔子还快，从那再也不敢到集上讹人了。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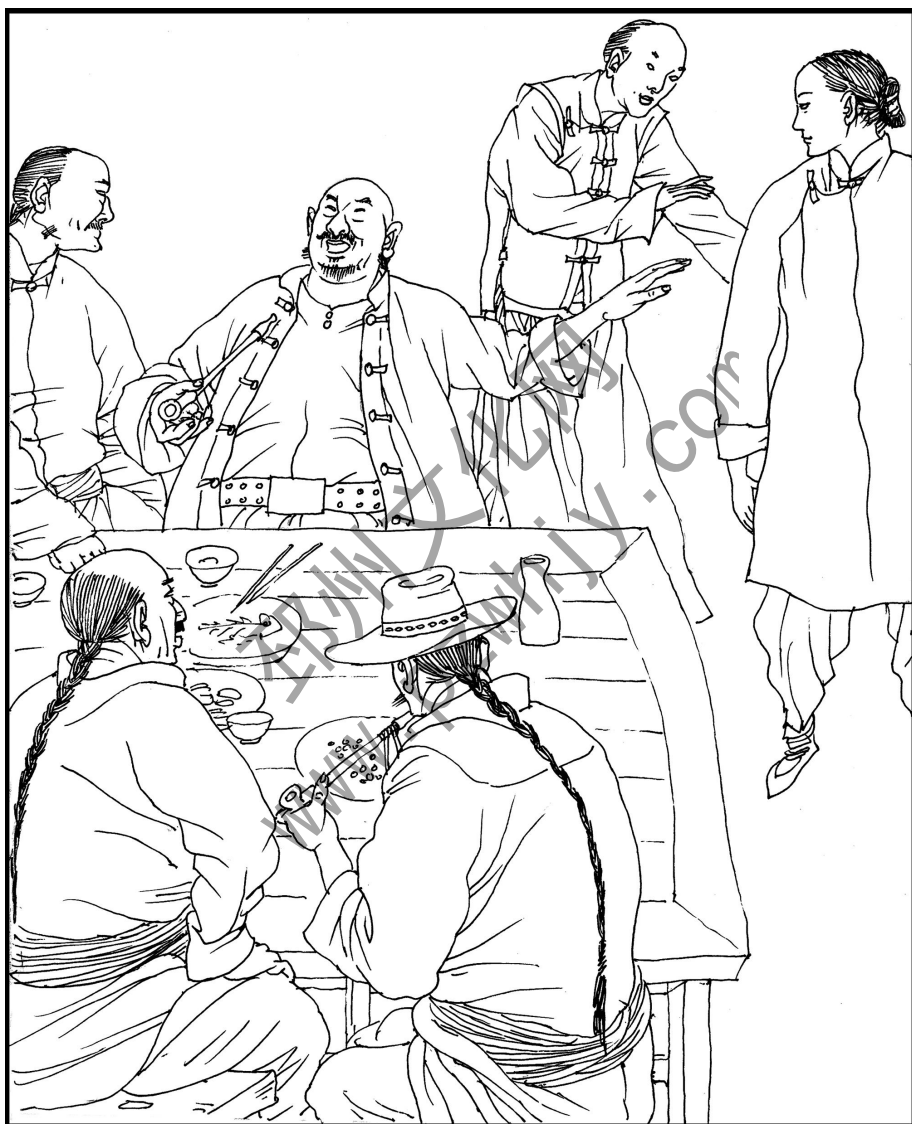
说

68 || 老江湖

这天，周七猴子和媳妇刘氏一起赶集卖粮。回来时已晌午大西了。两人都觉得肚子空得难受，离家还有一二十里路要走，周七猴子就说：“孩子他娘，你看，天都这会了，你肚子也早该饿了，咱不如在集上的小饭铺每人吃碗面再回家。人是铁，饭是钢。饿着肚子，走半路，咱就走不动了。”“行，依你！从早到这会，咱俩连口汤都没来得及喝，俺真饿得走不动了。”刘氏说。

周七猴子就和刘氏来到一个挂着《悦客来》牌子的小饭铺，进门一看，饭铺不大，统共就摆了三张桌子，有两张桌子都坐着有六七个人，正在喝酒划拳。周七就和刘氏坐在最靠门口的那张没人占的桌子。天热，刘氏和周七都满脸是汗。刘氏就站起身从身上掏出手巾自己先擦了汗，又到门口水盆里洗了下递给周七擦脸，周七接过来擦完脸把毛巾又递给刘氏时，一愣，一把抓住刘氏的手问：“俺娘留给你的戒指呢？你不是从不离手的吗？怎么没在手上？”刘氏对手上一看，可不是吗，戒指不见了。刘氏慌了，边低头四下寻找，边说：“刚进来时，俺还看到戴在手上，怎么这眨眼的功夫就不见了？可能是俺刚才往外掏手巾时把戒指拽掉了，不会掉远，你快帮俺找找……”

周七猴子和刘氏两人从小饭店门口一直找到饭铺后墙，桌子底下，板凳腿边，到处都找遍了，没找到。刘氏带着哭腔说：“能掉哪去？这可是咱娘留给俺的戒指，让俺等孩子娶媳妇时再传给儿媳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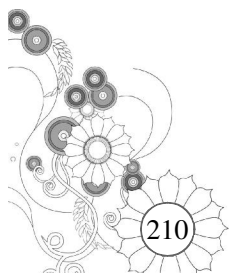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的，这要是找不着了，俺怎么跟婆母说，亲娘来，俺不想活了……”刘氏数落着，竟小声哭了起来。“哭什么，会找着的。”周七猴子安慰刘氏说。

此时，周七猴子冷眼打量起小饭铺的几个人。饭店老板正忙着又切、又炒，还得顾炉火，一个人根本没闲工夫弯腰捡东西。两桌喝酒划拳的人，一桌正划得起劲，另一桌有个胖子神色不大对，老是拿眼偷瞅他两口子，周七猴子心中有数了。站起身，来到胖子这桌跟前，双手一抱拳说：“各位大哥，对不住，打扰你们了。刚才贱内不小心把家传的戒指弄丢了，不知被那位大哥捡起来了。俗话说得好见面分一半，俺那戒指值三十多两银子，谁见到的，给俺二十两银子，俺就立马走人，决不食言……”半天无人吭声，周七猴子又说：“行个方便吧，不然贱内会伤心死的。俺再让二两，给俺十八两银子也行……”还是没人搭腔，周七猴子一咬牙，一跺脚又说：“俺们急等回家，这么着，俺权当交个朋友了，俺再减二两，十六两也成。十四两、十四两吧，再不给俺，可不够朋友了……”刘氏急了，扯扯周七猴子褂襟说：“本来能值三十两的戒指，你、你十四两就让人了，回家怎么跟婆母交代……”“你别吱声，娘家懂什么！”周七瞪了刘氏一眼，又忙对几个人陪着笑脸说：“各位大哥，别跟妇人一般见识，银钱算个屁，算个王八蛋，没有还能赚。不就是个金戒指吗！”周七故意把“金”字说得很重。“俺权当舍给叫花子了，权当叫狗给含跑了……”“啪！”酒桌上的胖子一拍桌子，手指周七问：“你这个东西瞎骂谁呢？你看俺们谁像叫花子？”说着，回身从搭在椅背上的钱褡链里摸出两锭元宝，往桌上一砸说：“这些爷们拔根汗毛下来也比你腰粗，你搁俺们跟前演什么演？少亡鬼还想哄老家钱，俺走的桥比你走的路多，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跟俺们玩这套，哼！这都是俺们玩过时的玩意儿。寡妇嫁和尚——也不捡捡家。你少搁这装了，俺们几个‘老江湖’还能上你个刚出道的当！”周七猴子这时不好意思的冲那些人又一抱拳，回过身，拽刘氏衣袖，气哼哼地说：“俺说不让你在这演，你偏不听，怎么样，包子破皮——露馅了吧。”



快走吧，别搁这丢人了……”“俺、俺窝心难受……”“难受什么？还不快走，没看见他们都是‘老江湖’！”拽着刘氏就往外走，忽听身后“扑哧”一声，胖子喊：“回来，回来把你这个烂铜圈圈拿走。还祖传家传的，回家和你媳妇再练练，什么时候觉得能哄倒俺们这些老江湖了，再出来混吧……哈、哈、哈、哈！”两桌人都哈哈大笑，周七猴子弯腰拾起戒指递给媳妇，又一挤眼，小声说：“俺看这回这些老江湖是瞎了眼喽！”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69 题诗消祸事

周七猴子几次赶考没中，后到原在京城做官告老还乡的刘员外家当私塾先生。刘员外一家待周七很好，逢年过节宴请宾客什么的都让周七到场当作上宾。这次刘员外要过六十大寿，又把周七猴子请来了。刘员外的闺女闺女婿也都接了来，全家老少连同家奴院工纷纷给老员外拜寿。接着摆上了酒宴。刘员外分外高兴，捋着胡须笑着说：“今天老夫高兴，你们都敞开了吃喝，大家一醉方休。”

这顿寿宴直吃到傍晚，众人都觉醺醺这才罢宴，各自回房歇息。刘员外的大女儿翠萍因好长时间没跟母亲见面了，起来挽起母亲到母亲房中闲话家常。刘员外自到书房，让她母女二人说私房话。这时酒桌上只剩下大闺女婿李潇和老员外二女儿翠玉。李潇因是长女婿，酒宴上难免多喝，已有九分醉意，几次想站起来都站不稳，没有先离席。翠玉呢，因坐在下首，又是没出阁的闺女，本想走的，因姐夫坐得靠门口，她脸皮薄，想等姐夫先出门她再走。这下事来了。

李潇醉眼朦胧，干站站不起来，转头看见翠玉，还以为是妻子翠萍。因翠萍姐妹俩今天穿着打扮都一样，都是粉衫红裙，又长得差不多模样。李潇以为妻子是等他一块走，就招手喊翠玉：“来，快把俺扶，扶你屋躺会，俺歇会再回家也不迟……迟。”翠玉见姐夫喝得舌头都大了，有心不过去搀姐夫，姐夫站起来直要倒，过去吧，这姐夫小姨的又怕别人看见笑话，想喊别人吧，姐夫又直冲她招手，

犹豫了会，看姐夫直往桌下缩，没法，只好扭捏捏过来，搀起姐夫，扶他到客房安歇。

李潇往床上一躺，手却抓住了翠玉的裙摆说：“娘子，别……别走，过来咱一块睡，歇……歇会……”翠玉见姐夫扯着自己的罗裙不撒手，又羞又急，使劲往外挣，她越挣，姐夫越死扯着不松，二人一使劲“哧啦”翠玉的裙子被扯下一块。翠玉见罗裙被撕坏，气得眼泪都出来了，又不好声张，转身跑出房门，越想越气恼。来到堂屋，屋中无人，见桌上有笔墨，一肚子气无法出，抓笔在手，就在堂屋白粉墙上写道：李潇借酒起歪心，装醉扯坏奴罗裙。不念他是大姐夫，定要告他进衙门。写完，把笔一扔，自跑花园假山后面哭去了。

再说大姐翠萍和母亲啦会呱，看母亲直犯困，就扶母亲睡下，自己出来找丈夫回家。来到堂屋，抬头忽见白粉墙上有字，一念，知是妹妹翠玉写的，她与丈夫李潇夫妻恩爱，知李潇为人。不怨丈夫，反怪妹妹。也提笔在手，在妹妹写的诗后面写道：李潇做人原本份，怎会欺你未嫁人。如不是你太轻浮，怎会扯坏你罗裙。写罢，也找个无人地方坐着生闷气去了。

这时老夫人醒了，喊丫环泡上壶好茶，出房去找女儿女婿和她一起品茶。来到堂屋，一见墙上留字，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李潇，吃着碗里，看着锅里，胆敢调戏二丫头，气得也拿起笔来在墙上写：大胆李潇小匹夫，伦理纲常全不顾，不讲你是大女婿，剥你如同剥头猪。老夫人手中笔还没放下，老员外从外面过来了。一看墙上各人留字，气得一把夺过老夫人手中笔，饱蘸墨汁，也写道：李潇非是登徒子，凡事弄清假和真。奉劝你们细思量，莫以己意度人心。这时刘员外的小儿子也到堂屋来了，一看墙上各人留的诗句，想是二姐受了委屈，气得袖子一撸，也抓笔在墙上写：李潇做事太不该，快送衙门夹起来。不讲你是大姐夫，抱你倒头往下摔。写完，笔一扔，卷袖撸胳膊得就要去抓大姐夫送衙门。正巧这时大姐翠萍和二姐翠玉一前一后进来了，大姐见弟弟要去打姐夫，送衙门，抓弟弟就打。老夫人忙上前去护着儿子，老员外就去拽老夫人，翠玉坐下就放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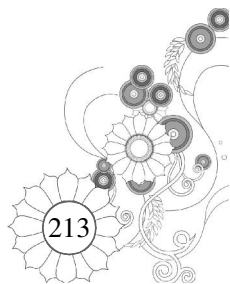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大哭。家奴院工齐过来乱劝，一家闹得不可开交。

周七猴子正在学馆打瞌睡，忽被乱哄哄吵闹声惊醒。赶忙过来先把众人拉开，看了看白粉墙上各人留的字点点头，让下人找水来把墙上留字全擦洗干净。也在桌上拿起笔刷刷刷写了起来，众人见他在纸上写道：识文解字书香人，可知眼见未必真？光知提笔乱留字，怎知留下大祸根。倘若外人乱传讲，全家往后怎对人？闺阁之女怎论嫁，出嫁千金怎上门。听俺末学一句劝，找来李潇细辩分。众人看了，仔细一想，周期猴子写得有道理，赶紧去找李潇。

李潇此时还在呼呼睡得正香，根本不知自己惹下了祸事。被下人叫到堂屋，见岳父全家都眼瞪着他，感到半夜吃糖包——不知哪头进糖（堂）。周七猴子上前，轻声问李潇为何把翠玉罗裙扯坏，又把刘员外全家因他闹成一团，墙上留诗要把他绑送衙门的事从前到后一说。李潇听后直羞得面红耳赤，满脸热汗直往下淌，低眉顺眼，再不敢抬头看岳父全家人。他不好意思说，只得也提笔在纸上留字道：酒后朦胧眼迷离，错认娇妻拉小姨。只想留妻同休歇，扯坏罗裙自不知。不是西席压祸事，身陷衙门无脸皮。写完对周七猴子深施一礼，又对岳父全家深深一拜，伸手拉过翠萍，含羞带愧的走了。

周期猴子一首诗，把刘员外家一场眼看要发生的祸事消弥于无形。



70 || 一句话打赢官司

大运河南岸有个王家庄，庄上有位叫王洪昌的员外。王员外家有良田四、五百亩，楼房几十间。虽家境富足，王员外却事事亲为，生活上从不敢奢侈挥霍。王员外是乐善好施，急公好义之人，人都称他王大善人，方圆几十里的人没有不夸他的。

美中不足的是王员外跟夫人李氏成婚二十多年，所生三子都没活过六岁就夭折了。眼看王员外已年近五十，夫人李氏也四十有五，却是膝下空空，无有一男半女。为此事，李氏多次劝王员外再纳一妾，以续香火，可王员外说什么也不肯，劝得急了，王员外就说：“命中无儿，俺纳妾也没用，再说我若纳妾，怎能对得起跟我同甘共苦的夫人你呢。”

王员外不肯纳妾，可把他弟弟王洪远喜坏了。他早就看他哥的大家大业眼红了。原来他们爹娘死后，弟俩分家过日子，所得财产都差不多，可王洪远不学好，整天吃喝玩乐，万贯家财都败坏完了。他不怨自己，反对哥嫂又妒又恨，见哥哥已近半百，膝下无有儿女，又不肯纳妾，心想机会来了。

这天王洪远办了一桌酒席，把本族的长辈族长和哥嫂全请到家中。酒过三巡，王洪远亲自为哥嫂各满了一杯酒说：“今俺特把哥嫂和本族长辈请来，有事相商。俺看哥嫂年纪也都不小了，至今没有一男半女，等哥嫂百年以后，谁给你们领棺下葬摔老盆呢？俺有三个儿子，不如乘族长在这，哥嫂就从俺那三个儿中挑一个作继



子，将来哥嫂老了，也好有人养老送终……”

王洪昌听了弟弟的话，低头半天没吱声，他也曾想过要过继洪远的一个儿子，可他太知道自己弟弟的秉性了，他不是想让儿子到人家过日子，他是想利用儿子谋夺亲哥的家业，自己好有钱胡作非为！王洪远见哥哥不出声，又催问：“哥你到底怎么想的？给个痛快话！反正养自己的亲侄儿比养那些外姓人强呗！”王员外叹了口气说：“不是俺不愿过继，俺是不死心！这样吧，我还差两年到五十岁，等我过了五十，如再没有子女，再过继一个侄儿吧，你也不在意多等两年。”“好，那就一言为定，各位族亲也都作个证明！”王洪远大声说。

眨眼又一年过去了，老天有眼，李氏夫人有喜了！十月一过，生下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把王员外夫妻俩喜得各庙敬香还愿，又开仓舍粮，舍钱，舍衣，给穷苦百姓。他们给儿子起名叫：继业，意思是有人继承家业了。王洪昌得子添丁，可把他弟弟洪远气恨死了，眼看再有一年，他哥的家业就到他手了，谁知老天不长眼，又让他哥生了个儿子，眼看煮熟的鸭子飞了，吞火蛋子喝烧酒——窝火烧心！

光阴如梭，小继业已六岁了。那天继业睡到半夜，忽喊浑身疼痛，难受，李夫人一摸儿子，浑身热得跟火炭似得，赶紧和王员外带儿子找郎中看病。谁知连着吃了十几副药，病情不但没轻，反越来越重。后又请了十几位远近有名的郎中来给继业看病，都不见好转。眼见小继业奄奄一息，王员外夫妻俩急的头发全白了，涕泪长流。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奶奶拄着棍过来看过小继业后对王员外说：“王员外，俺说了你别生气，既然孩子都这样了，你不如把他舍给庙里吧，人都说孩子一舍给庙里就无灾无病了，你，你就舍了吧，总比……总比你眼睁睁看他走……走好吧……”人说病重乱投医，事到这样，王员外夫妻俩只得信了老奶奶的话，把小继业抱着送到崛山的庙里。说也怪，小继业被送到庙里三天，也不知老和尚怎么给治的，病居然全好了，老和尚赐名——无尘，小继业成了庙里最小的



和尚。那时孩子一舍给庙里就要不回来了。王员外夫妇虽心有不甘也没有办法，心中宽慰的是：儿子虽当了和尚，命保住了。

又是七八年过去了，王老员外得病去世。李氏刚把丈夫送下地，王洪远就带着三个儿子上门来要分大哥的家产，理由是哥哥去世，无有后人，家产理应由侄子们平分。李氏哪里肯依，告到县衙。官司从邳州打到徐州，都是判李氏输，因为他家无后，又不肯过继儿子，所以官衙要判他家产平分给侄儿们。李氏气得手指王洪远问：“你哥尸骨未寒，你就那么急着要夺俺家业？”王洪远皮笑肉不笑地说：“谁叫你们当初不愿过继儿子的？俺王家的产业当然要留给王氏子孙喽，谁叫你无儿呢……”“谁说俺没儿？俺儿不是在峒山庙上吗？！”“哼，哼，孩子舍给庙里就属庙里管，出家人四大皆空，他早不是你儿喽！不然你为什么官司打不赢？再给你三天期限，再不把家中钥匙地契交出来，甭怪俺不客气！”

李氏到庙上跪求老和尚放儿子回家还俗继承家业，当家老和尚因没有官府批文，再加上王洪远背地里给庙里不少香火钱，终是不肯让继业还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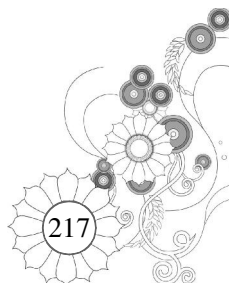
眼看告求无望，李氏心如死灰，心想等王洪远三天后再来逼，就跟他拼一死。这时有一乡邻悄悄告诉李氏：“王夫人，俺看事到如今，你不如去找有状元之才的周七猴子，他点子多，又好抱打不平，也许他能帮你打赢官司。”当夜，李氏在乡邻的指引下找到了周七猴子。周七猴子问清了事情的前因后果，笑着对李氏说：“王老员外在世时，乐善好施，远近都知他是个大善人，现在你有难，俺要不帮还算人吗，俺这就给你写状纸。”

第二天，天刚亮，李氏就到邳州县衙去击鼓喊冤。县太爷升堂一见来的又是李氏“啪”一拍惊堂木说：“王李氏，你膝下无有儿女，你夫已死，你的家产理应由王员外亲侄儿继承，你为何又来告？”李氏将周七猴子写的状纸高举过头说：“民女还有状纸！”县令接过状纸展开一看，上面只有一句话‘庙中百僧容易得，寡妇一子也难求！’就写了这一句话。县官仔细一琢磨，不由深吸了口气。‘是啊，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你庙里想收和尚，只要你愿收，人愿来，百千个也能收到。寡妇呢，再想生儿，丈夫已死，怎么生？况这李氏年岁已高，只有一子，还因病舍给了庙里，让她何处求子？！再好的月亮地不如雾阴天，过继儿怎比亲生子，再说那王洪远就是为了图谋哥哥的家业，如不让继业还俗，李氏是死也不瞑目啊……”县官对着状纸上的一句话十四个字，足足瞅了有顿饭功夫，越想越觉得写状纸的人不简单。忍不住问王李氏：“你这状纸是何人所写？”“回大老爷，这状纸是周七猴子所写。”“噢，怪不得呢。”县官心说：“俺就觉着写这状子的不是一般人，原来是有状元之才的周七猴子啊！”他可不好惹，再说了，他表哥李蟠又在徐州府为官，是我的顶头上司，弄不好别把头上乌纱帽丢了，既然周七猴子出面帮他，我又何必光腚勒腰带——多揽一道。干脆卖周七猴子个人情，让李氏儿子还俗，回家继承家业吧……想到此，县官一拍惊堂木对王李氏说：“王李氏，本官念你夫在世时是出名的大善人，今就给你一纸批文到庙上领回你的儿子，回家继承家业，下堂去吧。别忘了替本官给周七带句话，说是本官看他状纸写的好，才判你赢的。”



71 绵苍子开花蒲篮大

六月天像小孩脾气，说变就变，刚还好好的，这会又是劈雷又是闪电，眼看大雨就要下来了。周七猴子见变天了，赶忙披上蓑衣，戴上斗笠，往庄后荒草滩跑。他清晨把家中两只羊拴在那吃草，怕雨来了淋着。刚把羊牵着往家跑，一抬头，看见本庄的枣儿正赶着两头老母猪往南去。枣儿今年十四五岁，六年前枣儿娘得病死了，为给枣儿娘看病，家中欠下了吴万财三十两银子。吴万财见枣儿爹还不起债，硬逼枣儿爹把枣儿送他家去当童养媳。吴万财和大老婆赵氏都是干骨头里都要榨出油的人。自打枣儿进他家，不讲枣儿是个十岁不到的孩子，洗衣、做饭、推磨、烙煎饼、放猪、喂羊、涮锅、洗碗，全让她干。枣儿出的牛马力，吃的猪狗食，十四五了，还没有人家十岁的孩子长得高，被他家折磨得又黄又瘦。

雨眼看要下，周七猴子赶紧喊枣儿：“枣儿，憋丫头，人下雨都往家跑，你怎么反往湖里跑呢？”枣儿揉揉眼说：“七叔，俺得去放猪，不去又得挨打。”“那也得看天霁好，眼看要下大雨了，你去山上放猪，山路滑，又没地方避雨，你出了好歹咋办？快回去……”“七叔，你快回家吧，俺得放饱猪才能回去。他家说猪在家吃食太费了，猪不在外面吃饱不准俺回家，俺走了……”周七猴子看枣儿不敢回去，心中为这苦命的丫头发酸，暗恨吴万财两口子太没人性，心想：“俺得想法让这可怜的丫头过几天好日子。”几步跑到枣儿跟前，一把夺过赶猪棍对枣儿说：“走，跟叔先到俺家，等大雨过去再说。”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叔，你让俺去放猪吧，要是俺回去让他家看到猪没吃饱，非打死俺不行。”“憨丫头，你只管跟俺走，俺家还有你婶今早割的两大捆草，够这两猪吃饱了。快跑，要下雨了……”

周七猴子牵着羊，帮枣儿赶着猪，一阵紧跑，终于在雨下大前赶到了家。“轰”、“啪”炸雷催雨，天像被人一竿子捅漏了似得，直脖往下倒。周七猴子庆幸，亏了把枣儿带家来，不然这苦孩子指不定出什么事呢。这时，七猴子媳妇刘氏已做好了饭，把枣儿拉到桌前和他们一起吃饭。枣儿心事重重，老是愣神。周七猴子用筷子轻敲桌子两下，对枣儿说：“闺女，你只管吃完饭在俺家歇着，雨不停不要回去，吴家那边俺早给你想好了对付他们的话，放心，俺保管他们不会打骂你，往后还得拿你当宝贝似的养着，你好好吃饭吧！”瓢泼大雨直下到傍晚才停，枣儿赶着猪刚进吴家大门，赵氏就一下堵在了枣儿跟前：“哟！死妮子，俺当你和猪都掉山下摔死了呐！这、这怎么浑身还干干地回来了呢？怪了，猪也吃饱了，也浑身干干的。这是怎么回事？你快跟俺说清。”

枣儿按周七猴子教她的话说：“俺赶着猪还没到山半坡，大雨就下来了，俺正愁没地方躲雨，忽见山傍一棵绵苍子(学名苍耳)开花了，还放白光，那花比蒲篮还大，俺就赶着猪躲在那花底下。那花下面净是猪喜吃的草，俺没淋着，猪也吃饱了。雨一停，俺就赶着猪回来了。等俺从那花底一出来，那花一道白光就不见了。俺也不知怎么回事……？”赵氏听枣儿讲完，眼睁多大，想：“要说枣儿说的是真的吧，这事也太奇怪了。要是假的，枣儿和猪的身上怎么一点没湿？猪还吃得饱饱的。俺得把这事跟老东西说说，看是真是假……”赵氏鼻子一哼：“俺知道了，你快去把家里那些衣服洗了吧。”

赵氏把枣儿的话对吴万财一说，吴万财先是听得两眼越睁越大，后又喜得猛一拍他老婆说：“孩他娘哎，咱家出大贵人咯！”“贵人？谁是大贵人？”“还能是谁，枣儿呗！俺听过老辈人讲，从没人见过绵苍子开过花，谁要见过绵苍子开花，准是大贵人，后辈儿孙准出大官。枣儿不但见了，还见花开得比蒲篮还大，还直放光。恁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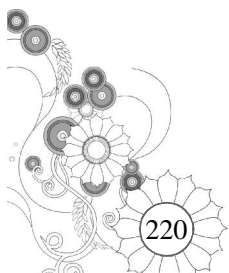
她想避雨，绵苍子花就开了，她一走，花就不见了，你说她的命得多主贵。你记住，从明个起，不能再叫枣儿再干那些粗活了，得好吃好喝的养着。养得白白胖胖，一过十六就让她跟咱三儿圆房。嘻嘻，到时咱就等着当官太爷爷、太奶奶吧。”

第二天早上，鸡刚叫二遍，枣儿就和往天一样，爬起来准备淘粮食推磨，赵氏就在自己屋里喊：“枣儿，你别干，喊你大嫂二嫂起来推，你回屋睡觉。多会她俩把饭做好了，再喊你起来吃。从今往后，你只管吃好饭、养好身子就行。俺说老大老二家的，还不赶紧出来淘粮食推磨办饭，还搁床上挺什么尸的？难道还让老娘上你屋请才起？这几年你们福也该享够了，该换换了！”

老大老二媳妇不情不愿地起来推磨，两人禁不住嘀咕：“你说这老不死的换的什么魂？这些活过去不都让枣儿干的吗？还说从今往后让枣儿吃饭养膘，等老东西起来咱问问她，到底因为什么……”

“因什么，因你俩没有枣儿命主贵呗！”赵氏乜了大二两个媳妇一眼，边说边拿过枣儿的饭碗，把自己碗里的荷包蛋拨在了枣儿的碗里。

蒲篮——用竹或腊条编的半尺来高的大筐，椭圆形，放在独轮车上，用来接亲戚，新娘走娘家或赶集买东西用，也可铺上被褥，放婴儿在里面睡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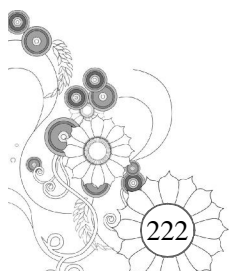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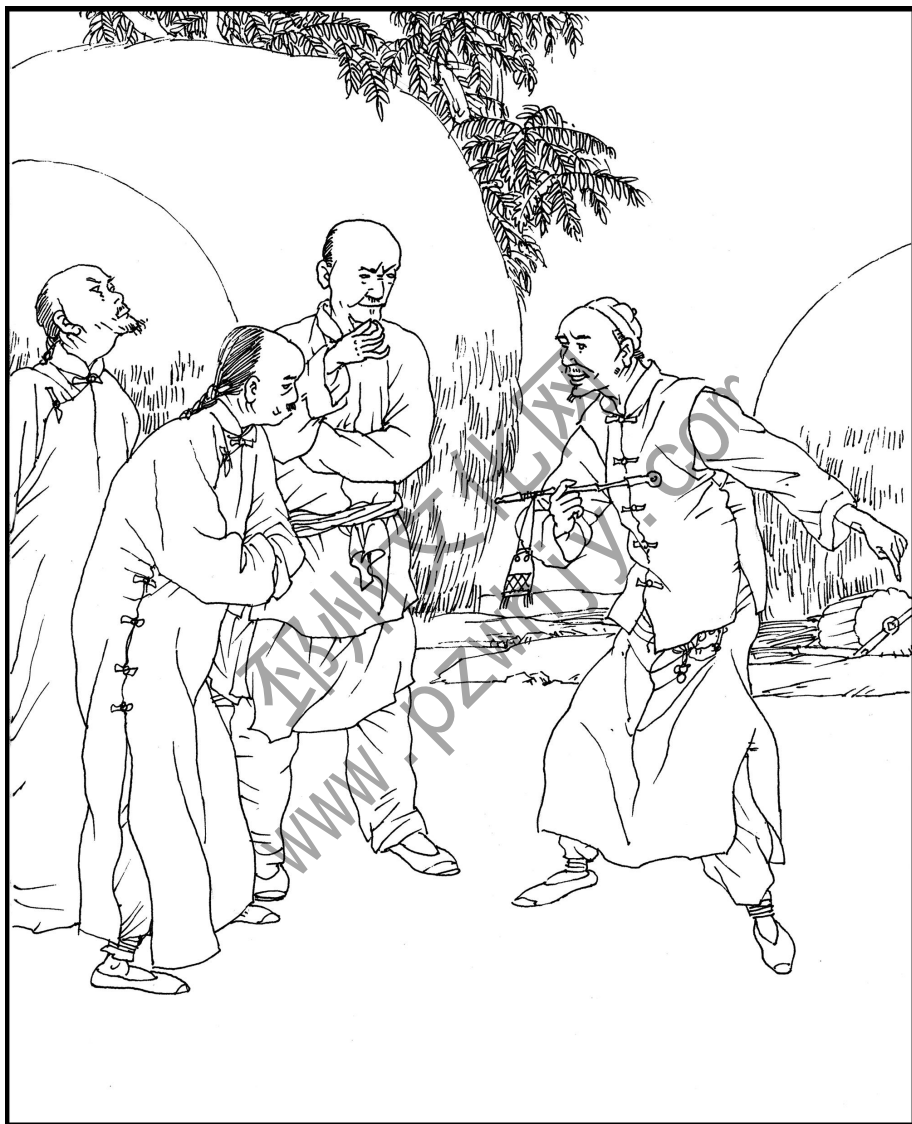
72 || 周七猴子怕妻

庄邻都说周七猴子怕老婆，周七猴子听了总是脸一本，头一扬说：“怕老婆有饭吃。”

这天，几个庄邻聚在一起闲拉呱，见周七猴子从一边过来了，有个人出点子说：“咱今天难难周七，当大伙的面问他为什么怕老婆，看他怎么说。”

周七猴子一过来，几个人把他围在了中间说：“周七，俺们问你个事，你要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俺们就让你走，你要是说不出个道道来，你得请俺们几个喝酒。”周七猴子拿出烟袋，点上火说：“什么事，请问吧，我要是说上来，你们几个得请我喝。”庄邻说：“人都知道你怕老婆，你就说说，你因什么怕老婆的吧。”周七猴子笑笑啐了口烟袋说：“俺先问问你们，怕不怕神仙？”“怕，当然怕了，神仙谁不怕，谁不敬？”“那就是了，你想想俺老婆年轻时长得跟仙女似得，仙女是神仙不？仙女是谁养的？是王母娘娘。俺连土地庙里的小仙都怕，更别说是神上神王母娘娘养的仙女了。”众人听了，拍手鼓掌，哈哈大笑。

一个庄邻问：“你老婆年轻时跟仙女似的，你怕罢了，那她生了孩了，老半货子了，你怎么还怕她呢？”周七猴子又抽了两口烟，一拍大腿问：“你们都怕鬼不？”“鬼谁都怕，谁不怕鬼？”“对呀，俺老婆生的那三个儿子，就是三个活鬼，天天嗷嗷叫要吃要喝要穿，筋都快给俺啃断了，俺是死怕他们。你想，俺连小鬼都怕，别说是小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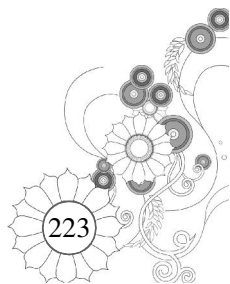


他娘——鬼母了。俺不怕她怕谁？”

“哎哟哟”，众人笑得捂肚子弯腰。一庄邻又说：“你媳妇这都成老太太了，你那三个小鬼也都成家了，你怎还怕她？”周七把烟袋锅一磕，眼一睁问：“你们说怕神、怕鬼，那你们怕不怕妖怪？”“那自然更怕妖怪喽。”“这不结了，俗话说‘少若天仙老若猴’，俺媳妇这会是‘脸黄头发稀，一身老树皮’，远看活像个老妖怪，马猴子。俺连小毛妖都怕，能不怕她个老妖怪吗？”

众庄邻都想笑，可不知咋的，他们再也笑不出来了。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后 记

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流传至今已三百多年了。从清至今,在丰富的社会生活中,人们通过口口相传,不论真假,人们凭着自己的喜好,添枝加叶,产生了大量的不同版本的周七猴子传说故事。流传下来的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各种形式都有,有的精彩,令人拍案叫绝,有的幽默诙谐,让人忍俊不禁,有的感情丰富,让人心酸落泪,有的寓意深刻,让人如梦初醒,有的荒诞不经,让人遐想联翩,终生难忘。它影响着几代人的生活处事。六七十年代前,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在邳州乃至整个苏鲁地区,几乎尽人皆知,一提起周七猴子,谁都能讲上几段,既带给别人快乐,也乐了自己。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电视,电脑等,几乎占据了每个家庭,人们的精神有了新的寄托,不再热衷于听和讲故事传说等,也因此现在能讲周七猴子传说和故事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因父亲是说书艺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经常听父母亲及师叔和师兄们讲说周七猴子。后来上学认字了,就试着凭记忆把所听过的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整理写出来,后又多方多地搜集记录,整理记下了近百篇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并于八十年代开始先后在《徐州日报》《邳州日报》《邳州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徐州《乡风》邳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省《民间文学集成》徐州《民间文化集》和周伯之老师所主编的《周七猴子的传说》等多家刊物上发表了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后经邳州市文化局,文化馆高伯华副馆长及邳州文联



周
七
猴
子
的
传
说

民间文艺家协会张士伦，周伯之老师们的共同推荐下于二〇一〇年四月，我被徐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批准为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邳州市周七猴子的传说代表性传承人，并颁发了荣誉证书（现又报省“非遗”待批）。

作为“非遗”传承人，我更有责任把周七猴子的传说故事传承发展下去。我把我过去在各刊物上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归拢在一起，从近百篇中选出七十多篇集结为一册，奉献给喜爱周七猴子传说故事的朋友。（如能得到认可，可再出续集，周七猴子故事传说百集）

当前，生活的步伐太快，有的读者朋友往往没时间看长篇文章故事，我所整理出的周七猴子传说故事都不太长，最长两三千字，最短几百字，各自成篇。读者朋友工作之余或茶余饭后，就可轻松看完几篇，既缓解了压力，还可愉悦身心。

由于文化水平所限，我所写的《周七猴子传说故事》往往言语不够简洁，口头性语言表达得不够逼真，情节的讲述不够生动，不能完全把周七猴子的神韵表达得更完美贴切，有些故事更是土得掉渣。在这里敬请各位方家、读者朋友多多谅解，多提出批评指正。您的每一句批评或建议都是对我的最大支持和鼓励。

时光匆匆，过去的是岁月，留下的是一个故事。无论岁月更替快慢，故事时时都在发生。在这春风送暖的日子里，我期待着读者朋友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最后，我要深深感谢曾给予我支持、关心、鼓励和帮助的单位及个人。

感谢：

邳州市文广新体局，邳州市文化馆，邳州市“非遗”保护中心，邳州市文联，邳州文化研究会，邳州市大运河文化研究会及相关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感谢（以姓氏笔画为序）：

马其法、王如坤、石荣胜、刘彤、刘汉超、刘学继、刘印云、孙长

胜、汤向云、张士伦、张荣海、张桂英、杨光正、周伯之、尚化启、屈绍金、姚兴宏、徐景洲、葛兰、薛家太、曹元芹等及我的家人和诸多老师、朋友。您的支持和鼓励是我心中最深切的感动，您的每一句关心，都是我坚持写作的动力，再一次说声：谢谢！祝您们和读者朋友生活幸福、健康长寿！

作者：刘向侠
于二〇一五年春

邳州文化丛书

邳州文化网
www.pzwhjy.com

